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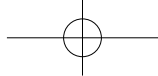
脊梁

2023 第5期

文学顾问（按姓氏笔画）：

王剑冰 李敬泽 毕淑敏 何建明
肖复兴 陈建功 赵瑜 莫言
萧立军 曹文轩 梁鸿鹰 舒婷
蒋子龙

大型文学双月刊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刊



脊梁 

脊梁

2023 第5期

总第54期

主管：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办：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目录

报告文学

- 006 张 怡 梁嘉晟 / 跨越千年山谷
- 011 易 兵 / “电骡子”之路
- 020 刘永琴 / 好人老杜
- 026 李月菊 / 战旗高扬
- 031 李朝全 / 中国“硅谷”

中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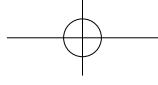
- 065 罗国栋 / 风落后张村
- 093 高万红 / 寻找
- 121 缪红芹 / 洞底三天两夜

短篇小说

- 145 刘安杰 / 灯师傅
- 152 黄 楠 / 五禽戏

“中国一日·走近中华文明”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专题

- 160 姜铁军 / 年画寻味



散文

- 167 张 振 / 途中的人
172 罗佳宝 / 雨山红
177 徐明卉 / 海岛的渔家号子
179 谢作尾 / 情系焦坑
181 付金琪 / 心中绿竹
185 罗宗福 / 心愿
191 秦铁飞 / 饮茶趣事
193 郭文英 / 沙枣花的梦
194 董 丽 / 飞翔的蒲公英

诗歌

- 198 蒲素平 / 电的荣光
200 王宏玉 / 电厂（组诗）
202 刘淑清 / 火红的奔赴（组诗）
205 徐明莉 / 唱给光明的歌（组诗）
207 许庭杨 / 电是电力工人的血脉（组诗）
208 麦 莎 / 人生没有彩排（组诗）

本刊编委会

名誉主任：杨 昆

主 任：王海啸 郑 林

委 员：

王树民 潘 飞 沈维春

田晓蕾 梁传国 闫霄鹏

王万春 白学桂 李厚新

田泽新 任 悦 张 军

刘光义 王俊生 陈富强

任林举 王啸峰

总编辑：

王树民

执行主编：

潘 飞 周玉娴

责任编辑：

庄晓玮 张献方

骆 喆 苏亚静

封面设计：

孔令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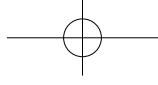
封面绘画作者：

王 林

美术编辑：

孔令维

林 赛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2-1859/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5-8307
出版：《脊梁》杂志社
编辑：《脊梁》编辑部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209号
邮编：430077
电话：027-88565542
投稿邮箱：jiliangzazhi@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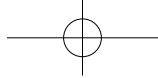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秘书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西街19号
邮编：100005
电话：010-63412276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于茜
电话：010-63412806

文艺评论

- 212 张菁 / 常理常情中的人世温暖
——评王啸峰小说集《虎嗅》
- 215 侯军 / 行走中，寻觅诗意和乡愁
——品读散文集《大地上的行走》

新人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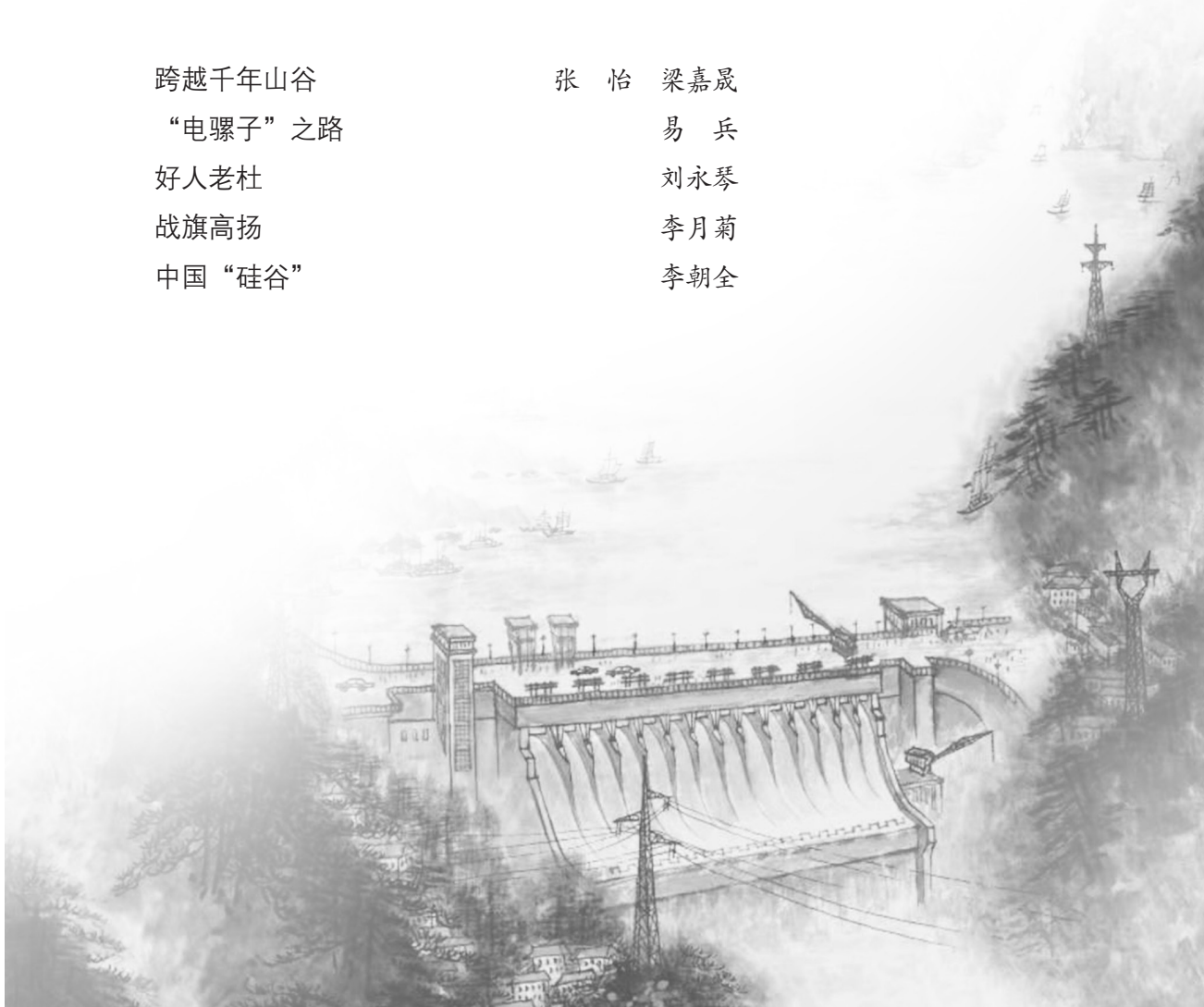
- 218 苟国军 / 失眠（小说）
- 221 徐芝婷 / 最是梅子红时雨（散文）
- 222 杜鹏 / 故乡在忻州（散文）
- 224 张瑞成 / 山坳里的红薯地（散文）



报告文学

跨越千年山谷
“电骡子”之路
好人老杜
战旗高扬
中国“硅谷”

张 怡 梁嘉晟
易 兵
刘永琴
李月菊
李朝全





跨越千年山谷

张 怡 梁嘉晟

2023年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他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故事从2002年就开始了。

他们在广袤无边的大山中、在漫山遍野的云雾里、在艰险嶙峋的悬崖边建设电网。他们的足迹遍布“一带一路”沿线8个国家，推动电网建设的中国标准在海外落地，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做出了贡献。

他们是华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海外项目团队。让我们沿着他们的足迹，去了解他们的故事。

点亮绿树蓝天之国

忽而晴空万里，忽而大雨倾盆，雨林、绿树遍布，这颗位于西非的明珠，正是人称“小巴黎”的科特迪瓦共和国。2018年，一支20人的队伍来到这里承建了科特迪瓦电网发展和改造工程、科特迪瓦项目仓储服务及内陆运输项目，包含431公里输电线路的架设、3座变电站的新建和4座变电站的扩建工作。

细数过往，这支海外项目团队先后承建了赤道几内亚吉布劳水电站输变电工程第1、3标段，开始了在非洲、中亚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勤奋耕耘，为巴基斯坦、肯尼亚建强了电网。但临海的科特迪瓦，潮湿、闷热，加上各类小动物，让他们领略了什么是真正的原生态。

刚下过雨，原始森林里散发着红木树叶的香气。一个男人穿着靴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他每次抬脚，都带起一大块淤泥。他是科特迪瓦电网发展和改造工程2标的项目副经理张光佑，也是海外项

目团队中的一员。在烈日的炙烤下，他的长袖工装早已湿透。在国内输电线路工程进行桩号复测时，他与前期协调工作人员处于相同的语言环境，但是要在非洲的国家开展前期协调工作，语言就成为沟通壁垒。科特迪瓦的官方语言是法语，但是这个项目所在地科特迪瓦阿比让、达巴卡拉等地说的并不是标准的法语。

“我们需要在这里建设输电线路，要把这些农作物清理完。”张光佑说。布瓦凯—塞黑布（Bouake 2-Serebou）输电线路要横穿村庄。摆在项目团队面前的，不仅有高大的树木，还有当地村民的不理解。

“是为了给你们村庄通电，这边建好了你们就能用上电了……”项目部请来的翻译王明解释。

“我们农作物被碾坏了怎么办，吃什么用什么，活不下去……”当地农民阿布朗焦急地用法语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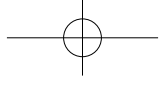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科特迪瓦是农业大国，出产可可、咖啡、油棕、橡胶等多种热带经济作物，当地农民也基本都是通过种植、贩卖农作物来获取生活资料，因此这种忧虑可以理解。

王明在场，张光佑和当地村民的协调整整持续了一上午。这才是第一个村庄，后面还有数十个需要协调的村庄排队等待。他抹一抹额头渗出的汗水，刺眼的阳光让他眉头紧皱。

这前期协调工作才刚刚开始……

7月到10月，一年里有长达4个月的雨季，这里的气候严重拖慢了施工进度。

“再发动试试……”出发去现场的科特迪瓦电网发展和改造项目2标技术员陆立国开着工程皮卡车，车轮胎陷入雨后泥泞的土



坑里。钥匙在车锁孔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油门被踩了数十次，车轮胎却死活出不了泥坑。这急得陆立国直接下了车，准备推车。可是，瘦小的他如何推得动近3吨的汽车？

他一个电话叫来了吊车。这个重量级的家伙也没能避免陷入泥坑的厄运。这时，毫无预兆地，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密集而硕大的雨滴将他们周围的泥坑砸得更深了。此时此刻的陆立国只能哭笑不得地摇摇头，感叹“这雨下得真是时候”！

听说现场情况的老师傅毫不犹豫地开着推土机来接陆立国。“咔咔咔……”凭借稳重的底盘，慢吞吞的推土机将耙子对准汽车底部，一下子把汽车从泥坑里抄底挖了出来。面对笔者，陆立国将这段小插曲当笑话讲，但那种无奈他每过几天就要体验一回。科特迪瓦达巴卡拉当地的路几乎都是蜿蜒小路和林间小道，有时候甚至连路都没有。

这种道路状况对变压器运输造成了更大的困扰。2019年3月，首批2台每台重达82.5吨的变压器要从阿比让港口运至邦杜库225千伏变电站。“变压器运输又有何难，我们200多吨重的都运过。”科特迪瓦电网项目仓储服务及运输项目副经理陈家云信心满满。

“陈师傅，我不同意。”220千伏变压器运输方案讨论会上，张光佑手指地图说，“这个桥可是年久失修，这么重的东西从来没有在上面运过。”

“有其他的道路吗？”

“可以从这个地方走。”

“总能想出办法的。”

……

大家纷纷加入讨论，但始终没有定论。

“距离运输变压器还有2个月时间，我们先测试一下。”华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海外分公司原经理游长沛说。他组织邀请了国内桥梁专家到工程现场测算。喜人的是，测算结果为可通行。为确保万无一失，华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还邀请了相关机构开展实地实重测试。

当地时间2019年3月5日10点30分，2台载有变压器的运输车辆分别缓缓驶入阿布拉

博库桥。从车辆进入桥梁开始，大家就时刻观测着桥梁的变形情况。检测人员绷紧神经。最终，历时约8分钟，第一辆车顺利驶出桥梁，第二辆车经过7分钟左右也顺利通过。

非洲复杂的天气和环境，给工程推进带来了不可预计的困难。在可预料的雨季到来前，卡秋拉地区、达巴卡拉地区、科霍戈地区、马拉巴甲萨地区的工程都先干完了，干燥而海拔相对较高的孔市地区和布瓦凯地区的工程，他们则尽量争取时间。

但，这还远远不够。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生活了28年的科特迪瓦人萨诺，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成为组立输电铁塔的施工带头人。上个月，他还只是一名司机。为了提高施工效率，科特迪瓦电网发展和改造项目2标项目经理刘晓龙向上级汇报后便启动当地员工培训计划。经过简历筛选后，刘晓龙挑选出经验丰富、文化水平较高、吃苦耐劳的一批人员，通过班组微讲堂、现场“1对3”教学进行培训。培训内容既包含拧螺丝、递工具等简单操作，也包括地面塔材组装、登高作业等高难度工作。

“萨诺，你这边的螺栓拧反了。”组塔现场，中国师傅吴帮应手把手地教外国徒弟萨诺拧螺栓。语言不通，他们就用手比画，然后再通过翻译确定操作步骤。除此之外，项目部制作了上面有中文和当地语言的双语工器具学习卡，这样，两国人员都可以通过学习卡确认现场较为常用的工器具和一些简单的常用术语。

还有一个科特迪瓦小伙子名叫阿方斯，非常大胆，一应聘就想着去高空参加作业。他家一家四口的生计都压在了他身上，相比于其他作业，高空作业的工资要稍高些。然而，到了现场仰望数十米的高塔，自信满满的阿方斯犹豫了。铁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阿方斯的表情也逐渐紧张。“你可以先从整理塔料、螺栓、工器具开始，慢慢学。”老师傅邹庆付感叹小伙子的勇气，拍拍他的肩膀，鼓励他从最基础的做起。阿方斯勤快地搬起了塔材。3个月后，在师傅的帮助下，他开始接受一对一的高空作业培训。4米、10米、20米，



他不断突破自我，终于登上了塔顶。他不仅可以配合项目部的施工人员工作，还具备了独立从事高空作业的能力，成为独当一面的人才。

在此期间，项目部还开展了3次班组微讲堂活动，组织当地员工参加专项内容学习。项目部人员将组塔时螺栓的穿向、工器具分类等要点通过图文的形式生动地展现出来，让外籍施工人员掌握施工要点。他们对立塔作业的危险点进行交底，讲述劳保用品的正确佩戴使用方法，强化安全管控和防护意识。

实操培训中，2名中方员工带4名当地员工组装铁塔，再由这4位当地员工带8名当地员工一起组装铁塔。最终，项目建设中的一些作业项目可以由当地员工单独作业完成。当地工人不仅掌握了技术，还组成了一支施工队伍。

从2017年初铁塔基础施工开始，到2018年7月组塔队伍进场，再到11月16日工人开始架线，最后一直到2020年9月8日工程中的七线七站建成收官，施工最高峰时华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中方施工人员也只有70多人。这些参与建设的科特迪瓦工人对这项工程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华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项目团队离开后，他们已经掌握了“吃饭本领”，可以服务于其他输变电建设公司，每月有稳定收入，改善了家人的生活水平。

“Monsieur……”2018年9月的一天，听到叫喊声，科特迪瓦电网发展和改造项目2标经理助理方明看到一名人高马大的当地汉子和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大步流星地走进项目部，以为施工中发生了什么大事影响到了当地居民。谁知他们只是坐下来，拉起了方明的手说了一通法语。随后三个人又瞪大了双眼看向翻译。“他们来，是为了什么事？”只听懂一些简单词汇的方明悄悄问了下翻译。

那汉子是科特迪瓦达巴卡拉市市长、布瓦凯变电站站长，老者是塞布鲁村村长。

听翻译的一番转达，方明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原来，在达巴卡拉项目部西北方向约十公里处有一条道路，下面的金属涵管锈蚀，导致道路北侧的水不能及时排出。那

市长担心在即将到来的雨季，排水不畅可能会给村子带来水灾。当地市政府已经动员村民集资购买了18节涵管，但是他们缺少机械设备，没办法铺好涵管。

“你们能帮我们把路修缮好吗？这是塞布鲁村通往达巴卡拉市唯一的道路。这条路不通，村民们想把农产品运出去卖，还要绕行30多公里路，非常不方便。”从塞布鲁村村长的表情和语气中，方明能看出他对村民的关心和深深的忧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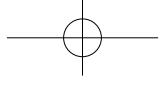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当然可以，不过我们要先去现场看一下情况，再决定使用什么工具。”方明爽快地答应了。听到肯定答复的村长，紧紧握住了方明的手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说：“谢谢你，谢谢你。”

方明跟他们到了损坏的道路旁，发现原本平坦的路已经被水淹没，村民走路就得蹚水，不仅不方便，而且还有很多安全隐患。对于达巴卡拉项目部团队来说，修路早就是他们的必备技能。他们派出了一辆挖土机、一辆装载车、一名现场管理人员和当地4名工人。“你搅拌水泥，你去把土堆到这边……”方明统筹指挥，在8小时内完成了道路修缮。道路修好后，围观的村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还有人对着中方人员竖起了拇指。

科特迪瓦电网发展和改造项目在2020年的秋天收官。这项工程增加了科特迪瓦高压输变电线路的长度，提升了当地的供电质量和供电安全水平，改善了45万个家庭用户的用电质量。而且，这项工程还让当地500个村庄全部通电，科特迪瓦北部地区有8万户家庭可享受到优质供电服务，较大地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条件，促进了科特迪瓦相关产业及社会经济发展。

转战丝绸之路枢纽

1000多个日日夜夜，华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海外项目团队都奋战在科特迪瓦，离家万里。家人打来视频电话，他们就“快了，快了”，承诺“不久就要回去”。他们的坚守换来了8个海外工程的顺利投运。



2022年7月，项目团队转战国内，来到了丝绸之路上的新疆，承建了750千伏乌风线工程。

时间回到2021年5月。

“呸、呸、呸”，一个瘦瘦高高的身影刚从黄色皮卡车里跳下来就吃了一口“独山子沙”。这人正是750千伏乌风线项目负责人刘晓龙。他和项目总工陆立国到新疆克拉玛依市的独山子大峡谷跨越点勘查。他们要在这里建设新疆境内跨越档距最长的输电铁塔。大峡谷两边铁塔档距达1346米。

“要挑风小且温度适宜的时候立塔，4月底5月初或者10月也许可行。”一手拿着测风仪的陆立国转头向一旁的刘晓龙说。这里的风很大，刘晓龙瑟缩着掖了下衣角，点了点头，又说：“你考虑过谷底吗？还有220千伏、35千伏、10千伏输电线路，有县道，这都是我们的线路要跨越过去的被跨越物。”陆立国被问住了。他们跟着750千伏乌风线项目副经理张光佑开车去深192米的峡谷谷底。

“暗渠在障碍物西边，明渠在东边，还有后面的水库，被跨越物在一个包围圈里，这可怎么弄哟？”到达谷底后，干了30多年线路工程的张光佑连连叹气，他已经在谷底勘查了2个多小时了。

“张师傅，这个谷底的斜坡可以利用吗？坡度也就30度左右。”陆立国想着在谷底上层空间寻找突破口。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众人往上看了过去，但是大家对斜坡土质、高度都未知，更不知道是否有塌方的危险。

“你看，能行吗？”张光佑把手指插进了斜坡的土里，扬起了一阵灰，“只怕人踩上一只脚，这个斜坡都得塌，更别提机器和跨越架都上去了。”

搭设跨越架看来行不通了。

“如果像我们之前，在N4062号塔上装假横担，再把假横担和地锚连起来呢？”沉吟片刻，张光佑想起了老法子。“但这不又加了一道高空作业的风险吗？”刘晓龙提出问题所在。不过，当他说完话后，心里已经浮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利用大峡谷的“大高差”，在坑口和谷底分别设置16吨地锚，

将两处地锚连接封网，以“地对地”的方式取代常规跨越架封网。数次复测后，陆立国将测量好的数据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完成了这项工程最难部分的设计。

施工方案编制完毕，基础施工也提上日程了。

零下15摄氏度，风力6级，寒风如同刀子一样要把人脸划出几道口子。铁塔基坑口站立着的班长张奎穿着三层棉裤、头戴抗寒保暖安全帽，犹如一只北极熊。他不停地搓手取暖。

新疆冬天很长，冬季有效施工期只有短短的40天。2021年10月，峡谷旁的跨越塔N4061的基础浇筑工作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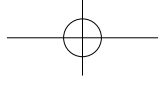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该下去添炭了。”瞄了一眼表盘，施工现场安全员陈建国开始催促同事张奎到深基坑内给四个炉子加炭，防止火灭了基坑内温度降低而影响混凝土成形。冬季的铁塔基础施工，不仅要按照冬季施工要求用热水配比混凝土，还要在混凝土车外包一层薄膜给混凝土保暖，这样浇筑出来的基础才会坚固。

“给我一氧化碳测量仪，下面烧着炭呢，我得先测测。”接过仪器的张奎带着另一位胖胖矮矮的年轻人踩着软梯就下到深5.85米的深基坑内。

基坑坑底，每个塔腿附近的混凝土上都覆盖了两层厚厚的塑料薄膜和4条厚棉被，附近还有一个有着小火苗的炉子。张奎并没有直接加炭，而是掀起棚布给坑内通风，再用一氧化碳测量仪测量空气里的物质，确认合格后才把炭扔进炉子，快要熄灭的炉火慢慢恢复燃烧，基坑内暖意更浓了。

2022年6月10日，项目基础部分的工程才全部顺利完工，紧接着进入组塔高峰期。独山子大峡谷跨越架线工作条件也渐渐成熟。然而好事多磨，因“新冠”影响，他们错过了9月最佳施工期，又度过了4个月的架线冬歇期。2023年4月，江南已是春暖花开，新疆这时候依然乍暖还寒，昼夜温差很大，且时常有漫天的黄土风沙。

4月5日，风依旧很大，视线也不好。看着1000多米宽的大峡谷，感受现场的狂风，拥有40年架线经验的架线队队长汪玉友不禁



有些担心，这也是他第一次指挥这样长档距的大峡谷跨越架线。

“放线准备，1号线167N，2号线注意180N……”脑中思绪万千，但黝黑的面庞却不动声色，汪玉友果断地通过对讲机下达了命令。他的方法就是通过控制导线力度阻止导线处于同一弯度，从而避免大风中出现“绞线”情况。

“护线人员注意，导线就要过去了。”在靠近张力场最近的一基塔N4063横担上坐着线路工黄小斌，他一边听着传呼机里发出的命令，一边紧盯着缓缓上行的走板。

七孔的走板，牵引着六根导线正丝滑地向上穿行。突然，走板在风中跳了槽。“暂停放线，我要整理下。”黄小斌飞速拿出对讲机向汪玉友反馈消息，同时将“调皮”出队的那一根导线拨回“正途”。

40分钟过后，6根导线向着峡谷那一边的另一基塔N4062号齐齐奔去。

导线架设并不是终点，次日，他们还有高空走线的任务。

“走。”随着现场负责人何建龙一声令下，三位高空作业人员同一时间迈开了第一步。N4061与N4062铁塔之间仅有18根导线牵着，大峡谷深192米，一个不小心他们便有可能摔出线，成为挂在导线上的“蜘蛛人”。

“与之前走线环境唯一的不同就是峡谷有纵深，不过大家放平心态就行。”何建龙说。每一步他们都在小心试探，在大风中控制下脚的力度就如同在刀尖上行走一般。何建龙俯下身，将第一根间隔棒慢慢向前推，再掏出扳手，将12个螺丝一一拧紧，这样的操作流程还要重复81次。

5月，新疆已经逐渐暖和，导地线架设完毕。750千伏乌凤线工程建成投运后，会将伊犁电网富余的水电送至乌昌电网和南疆电网，也将提升“疆电外送”输电规模，并对新疆电网快速建成“内供四环网、外送四通道”主网架格局以及助力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就在750千伏乌凤线全线贯通当天，项目部门口多出了一筐奶油玉米。项目部后勤负责人陈家云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哪儿

来的玉米？

这个时候，一个小姑娘探出了头朝项目部方向偷看。原来，她是N4170塔附近的住户王有的女儿。她家和项目部之间还发生过故事。

每年4月，当地农民都会采用滴灌的方式浇灌农作物，确保农作物能够汲取充足水分。但农田里的塔基如果施工，必然会影响到他们滴灌农作物；如果不施工，又会影响到工程进度。怎么办？

“不能耽误农时，我们想想其他办法。”看着茁壮生长的玉米苗，刘晓龙说。

项目部把铁塔组立区域分为两个部分：草原区域和农田区域。他们抢着在2022年4月前把所有农田区域内的塔基建设完了，这样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项目进入架线阶段后，刘晓龙和陆立国就经常到现场监督检查。一天，他们被一个维吾尔族姑娘叫住了。小姑娘有深邃的眼眸、高挺的鼻子，未说话先露出笑容。“你好，能不能请你们帮我家修下路。”话一说完，她就羞涩地挠了挠头，把手指指向了农田边。他们看到，从大路进入农田有条便道，但一部分道路已经塌陷，歪歪扭扭，年久失修。“当然可以。”陆立国满口答应。对铁塔附近的农户的合理要求，项目部一定是积极响应。

陆立国带着一台推土机来到了现场，把农田便道的土重新推掉，再从其他地方挖了新土给埋上，把道路做平整了。这样的路不光可以轻松让人通行，就是大型机械车辆也可以方便通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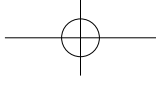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秋季，王有家收了700斤玉米。小姑娘就给项目部送去一筐。

华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海外项目团队还有很多故事。故事里，他们始终充满斗志。电网建设征途漫漫，新的故事正在续写。

张怡女 供职于国网上海华东送变电公司。

梁嘉晟 供职于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娟



“电骡子”之路

易 兵

收到来自壶瓶山的邮件

我是在15年前与“电骡子”结缘的。
那是2008年1月，雪一直在下。

从“三九”过后，雪一直下到农历腊月二十八，湖南省境内从北向南，不分昼夜，垂直倾泻。冰临黄河，雪雨长江，冻颤三湘大地，直扑常德城。到处都是皑皑白雪，贯穿湖南南北的电力大动脉因冰灾而“瘫痪”。当年1月11日，常德电业局（2013年1月改名为常德供电公司，2017年1月更名为常德供电分公司）3000名员工全部进入防冰冻保供电主阵地。

1月12日，位于桃源县龙潭镇梨树垭村的黄德线观冰哨发出全省第一个220千伏输电线路覆冰报告。

1月13日，常德电业局紧急制订黄德线融冰方案并报湖南省电力公司（2013年1月改名为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2017年1月更名为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

1月14日，常德电业局局长李荣冒雪赶赴梨树垭观冰哨。同日，该局党委书记钟建秋深入临澧、澧县、津市、安乡慰问一线员工，了解受灾情况；主管生产的副局长张亚林转战黄德线；总工程师罗成明赶赴岗市、铁山等变电站组织除冰工作……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不是在一线采访，就是在新闻中心办公室记录着这一切。

1月25日凌晨，新闻中心的办公邮箱收

到一封邮件——《抗冰勇士胡元泽》。稿件的三个小标题是这样写的：“猴子能上我们也能上”“只要天上不下刀子，就要出门抢修”“多亏了那几个红薯”。稿件署名是壶瓶山供电所所长——覃道周。

读着读着，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起身伫立窗前，雪依旧在下，沉寂的寒夜里，隐约可见几点灯光。

过了小年，我受命前往壶瓶山。

壶瓶山位于石门县西北部，是湘鄂两省的分界山，主峰高2098米，被称为湖南“屋脊”。这里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266座，峡谷23条，一座座山峰高耸入云，地势陡峭，是北纬三十度上的一座“自然迷宫”。

车驶入山区，雪夹着冻雨不断袭来，汽车前风挡玻璃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车行驶速度极其缓慢，从常德到壶瓶山，花了将近10个小时。

供电所几乎所有人都出去抢修了，我们赶赴抢修地点南坪村与他们会合。远远地，我们瞧见一辆电力工程车在山路上缓缓向我们驶来。车上都是壶瓶山供电所的抢修人员，从上面走下来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人。那是我同覃道周第一次见面，只觉他面容俊朗，表情凝重。

覃道周来不及与我们寒暄。只见他一挥手，抢修队队员熟练地换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开始上杆工作。雪还在下，风依旧肆虐，刀子般刮过他们的脸。不一会儿，电杆上的



两个兄弟就成了雪人。他们浑身都落满了雪。农户们站在自家门口焦急地张望，似乎在观看一幕无声的电影。他们的心里，期盼着家里的灯能早点亮起来，电杆上的雪人能早一些下来。30分钟后，故障终于排除了，随着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家家户户渐次亮起了灯。大家终于松了口气。

雪依旧在下，天气越来越冷，路面上的冰越结越厚，司机曾广明开始发愁了，车子陷在了山间冻住的泥坑里，根本走不动。这时，前方突然出现一群人，黑压压的一片，全是当地的老百姓。他们有的抱一捆稻草，把稻草塞在工程车轮胎下面，并在工程车前方铺路；有的拿起绳子，将一头绑在工程车上，另一头握在手中，由近20人在前面拉着。“撸起袖子干啦，嚯嘿！加油干啦，嚯嘿……”大家齐心协力，把工程车拖出了泥坑。

第二天，我跟随壶瓶山供电所南坪营销班班长胡元泽，来到鹰子尖——传说中老鹰飞过歇脚的地方。

鹰子尖位于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抬头是天，相望是山，悬崖峭壁，连猴子都难上去。我们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艰难，没到过鹰子尖的人，无法想象这里的路有多难走。

2008年年初，湖南遭遇30年来最大降雪，壶瓶山电网面临巨大压力。1月23日，途经大棚村的10千伏泥南线有一根电杆因山体滑坡倒塌断裂。胡元泽立即向供电所报告。各处都在抢修，人手严重不足，覃道周只能抽调出3名电工，并嘱咐老胡，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恢复送电。

南坪村离大棚村还有10多公里。情急之下，胡元泽立即打电话向大棚村村支部书记求援。村支部书记二话不说，立即带着10多名村民赶到南坪村，肩扛手抬，一脚雪，一身泥，跌跌撞撞，硬是把几百斤重的电杆抬到了现场。电杆还得抬到山坡上。邻村桐树村的村支部书记也来了。见状，他一边埋怨胡元泽“不够意思”，一边打电话，紧急召来10多名村民。大伙齐心协力把电杆抬上了陡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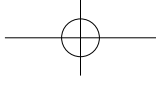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鹰子尖高高的山顶上住着一户人家，方

圆五里也只有这一户人家，户主叫覃世军，他家已经断电两个星期了，晚上只能用菜油灯照明。听说供电所的人来抢修，覃世军从家中一路飞奔出来，对胡元泽说：“兄弟，有用得上我的地方吗？”“太感谢了，来，搭把手。”

听了胡元泽的回话，覃世军马上投入工作。他手持一把弯刀在前面开路，不慎脚下一滑摔了一跤，按在弯刀上的四根指头瞬间鲜血直流。胡元泽见他伤得不轻，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要送他下山就医。覃世军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缠住受伤的手指说：“这点小伤算什么，把电搞通是大事，你别管我。”看到乡亲们急切的眼神，胡元泽暗暗下决心：快过年了，不能让乡亲们摸黑，一定要让他们过个亮堂年。

这支抢修队伍，一半是供电所员工、一半是当地老百姓。山高路险，平常人走在崎岖的山道上都得小心翼翼的，此时结冰的路面更令人心惊胆战。安全是第一位的，胡元泽让全体人员在鞋上缠上稻草，以增加摩擦力，避免打滑。到了危险路段，他就站在令人发晕的悬崖边保护大家。故障究竟在何处，得沿线路一路排查。手机没有信号，得等各路人马查完线路碰头后才能知道。这天，胡元泽他们每个人都走了30多公里，累得人仰马翻。功夫不负有心人，故障点终于找到了，大家兴奋不已。旋即，胡元泽又带头投入紧张的抢修中。他和队友们身上到处是碰伤，但谁也不喊一声疼。当家家户户的灯光重新亮起时，累得站不起的胡元泽和队友们欣慰地笑了。

那年冰灾共造成壶瓶山供电所供区内37公里10千伏线路瘫痪、断杆35根，73公里低压线路严重受损、断杆81根。没有电，百姓急，电工更急。积雪深达2米，电工和抢修设备无法进山。农历正月十五这天，覃道周带人兵分两路，冒着冻雨进山抢修。白竹山村村民易建生的家距村道最近，电工在他家安营扎寨，一住就是半个月。没有床铺，他们从牛棚里搬来苞谷秆，铺在地上睡；没有大米，就吃方便面；水泥电杆运不进山，就用树木当电杆……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他



们圆满完成了全面恢复供电的任务。

一根根银线飞架在白云缭绕的山间，一盏盏明灯闪耀在崇山峻岭，鹰子尖上传来土家汉子粗犷的山歌：“天上星星地上明，村里电灯耀眼睛，星星没有电灯亮，电灯照亮百姓心。”

那歌声在峡谷里久久回荡，不绝于耳。

覃道周其人

初次与覃道周打交道，他腼腆得很，一说话还有些脸红，对我们专程来的记者总是客客气气的。相处久了才发现，他这个人不仅脑子活泛、工作能力强，还特别能侃，属于文武双全的那类人。

当年石门电力局根据上级要求，接管了壶瓶山的原小水电供区，成立了壶瓶山供电所。供区内有3个行政乡(镇)场，即壶瓶山镇、南北镇和东山峰农场，共86个行政自然村。

当时供区内用电秩序相当混乱，电网基础薄弱，当地人说这里用电“吹不得风，下不得雨，打不得雷，还出不得大太阳”，用电安全隐患多，电费回收难度大。供电所成立之初，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谁能挑起这个重任？

覃道周，是不二人选。

“我到壶瓶山的时候既没有办公场所，也没有员工，就我一个人。整个壶瓶山的电网一团糟，安全隐患多，没有一条像样的线路，没有一户有像样的用电设备。”覃道周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说。

我问：“看到这种情况后有没有胆怯和退缩的想法？”

覃道周回答：“没有。一是我相信自己，二是我相信山区的群众。只要是问题，就能解决。”

这样的底气，来源于他自身的努力，还来源于他在农电战线上多年积累的经验。

覃道周1968年6月出生在石门县所街乡水南渡村，在家里排行老四，家里经济条件较差。在那个人为衣食发愁的年代，一家人常常为下一顿饭而苦恼。经常饿着肚子上

学的覃道周在心底暗暗发誓：长大后，一定要让家人的日子好过一点。

1987年，覃道周高中毕业，未能考取理想的大学。此后，他在湖北宜昌一家厂子干过仓库保管员，后来因为思念母亲，回乡跟着别人搞过长途运输，卖过黄杨木，做点小生意赚钱。但无论身处何地，他从没有放弃过读书，这也为他日后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1989年秋天，乡政府招聘干部，他成功考入。1992年，他开始担任水南渡电管站站长。一直到1993年，石门的深山老林里还有些人家用不上电，靠枞膏、蜡烛和煤油灯照明，电气化加工业更是无从谈起。当时25岁的覃道周受命负责焦山等3个无电村的“村村通电”工作。看到乡亲们为了用上电，卖猪的卖猪，卖羊的卖羊，有的老人甚至卖掉了棺材，来筹措通电的资金。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上下奔走积极联系，得到了常德电业局和当地政府的支持，解决了3个村通电工程的资金问题。

在山区建设电网，何等艰难？这里毒蛇猛兽时有出没，雷电暴雨频繁发生，山洪冰灾接二连三。当时的焦山村不通公路，电杆等设备只能靠人力搬运。在大山里建电网，树叶上的毛虫、山蚊子不时袭击大家，钻心地痒；木屑混合着汗水粘在人身上，让不少人起了很多红疙瘩，这滋味可不好受。施工队伍没日没夜地干，累了就睡在老百姓的屋场里，第二天用山泉水洗把脸又继续干活。

覃道周永远忘不了在焦山村经历的一幕。有一次抬运一根700多公斤的高压电杆，他和当地近20名乡亲一道，花了整整三天才将电杆抬上山顶。可就在电杆落地的一瞬间，老天爷开了个玩笑，电杆突然滑下700多米深的谷底！大伙傻眼了，有人瞬间哭了出来。面对这样的情况，覃道周没有气馁。他一边安抚大家，一边在心里对自己说：再怎么困难也要拼，拼掉无电村，拼出一个个亮堂堂的山寨。

1995年11月18日，是覃道周与乡亲们约定完成工程的期限。秋末冬初，山风一阵冷过一阵。覃道周龟裂的手掌贴满止血胶布，



熬红的双眼布满血丝，他焦急地期盼着竣工的时刻早点到来。此时，家里一个电话打到了工地上——妻子临产了。年迈的母亲无力照顾病情加重的父亲，催促他回家处理家务。然而当时施工现场确实离不开他，他只能拜托亲戚送父亲到县人民医院治疗，又请岳父家人照顾妻子。

工程终于竣工了，供区内最后一个无电村通电的任务也顺利完成。在通电庆祝仪式上，覃道周含着热泪接过乡亲们敬来的苞谷酒一饮而尽。

如今，在焦山村村部，有一块高2.8米的大石碑，碑上写着：党恩浩荡。这是焦山村村民1995年为纪念村子通电而立的。这块碑，既是老百姓对党的关怀的感激，也是对覃道周和电工们无私奉献的赞美。

说起带队伍，覃道周有一本经，什么经？“身先士卒”的经。他说：“只要有不畏艰险的将，手下的兵自然不窝囊。”

壶瓶山供电所供区面积876平方公里，有高、低压线路1642公里，负责1.4万户客户的供电、保电、服务工作。壶瓶山山高林密，自然灾害频发。灾害发生时，覃道周都身先士卒。他知道一个团队的当家人，不能只发号施令，要敢于说“跟我上”，只有这样，员工才会服你，各项工作才能干出成果。

2011年6月17日，特大雷阵雨袭击壶瓶山。那雷声从大地深处传来，像一条龙在地底穿行。那声音刚开始沉闷有力、绵绵不绝，后来它翻腾着长啸而起，将天空撕开了一个口子，巨大的轰隆声在人们头顶炸开。久旱遇暴雨，石门山区山洪暴发，引发山体滑坡，造成多条电力线路受损。

当天，石门电力局各供电所的配电员都在集训。覃道周听说汛情后，立即请示，要将队伍带回壶瓶山抢险。他们午夜启程，皮卡车艰难移动。过了黄虎岗大桥，就要到达集镇时，公路被滑坡的山体截断，无法继续行进。险情信息“轰炸”着覃道周的手机，泥南线受山体滑坡影响，泥江线部分电杆受洪水袭击，泥峰线也面临倒杆断线的风险，再不赶回供电所，后果不堪设想。覃道周打

量着眼前的泥土和大石块，果断决定：“爬着回去抢险。”山石还在不时滑落，旁边就是几百米深的悬崖，覃道周抓起绳子，绑在腰间，第一个爬过塌方处，再让其他队员顺着绳子爬过去。回到所里，他立即组织员工兵分四路逐条线路开展抢修，终于在17日夜里12点前完成了抢修任务，恢复了供电。

为了规范供电所管理，覃道周建章立制，制订了《壶瓶山供电所准军事化管理工作方案》等一系列管理办法，以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要求全面提升员工素质。新入职员工与老员工签订师徒协议，制订详细的学习培训方案，保证每个员工缺啥补啥，扎扎实实提升技能。所长念好了“身先士卒”的这本经，所里员工的精气神也提了起来，业绩也越来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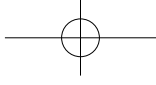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到供电所采访，我发现了一个细节，覃道周一个眼神，员工们就能心领神会，每个细节都配合得天衣无缝。供电所的员工们说“所长对我们比亲人还要亲”。

当初调覃道周到壶瓶山供电所任所长时，石门电力局局长覃国庆许诺，两年之后就准他下山和家人团聚，5年多过去了，覃道周还没有下山。他说：“这个团队是我一手带起来的，能征善战，组织纪律性强，日子长了，真舍不得他们。”对自己的员工，覃道周看得比自己还重。

供电所营销班江坪班组的刘强，平日里翻山越岭去抄表收费、维护线路。2008年7月的一天，雷电袭击导致江坪村停电，他和另一名同事立即去巡检线路，在回程途中，山里突下暴雨，河水暴涨，道路被淹没，一片汪洋，通信信号也中断了。

雨一直没停，覃道周得知情况后心急如焚。他立即向朋友借了一辆底盘高的双排座小卡车，一路涉水去找人。当他发现刘强在一户村民家躲雨时，已经晚上8点多了。“兄弟，没事吧？我来接你了。”覃道周拍着刘强的肩膀说。一身泥水的刘强紧紧抱住覃道周，两人眼里全是泪水。待两人出来，发现洪水已有半个轮胎高，确认安全后，覃道周又摸索着把车开回所里，顺利把刘强带回了家。

盛夏，配电班全员去巡线，经常是早上8



点出去，回到所里有时已将近晚上10点。大伙太累了，没力气吃饭，倒头就睡。覃道周见没人来吃饭，便到宿舍去叫他们。宿舍里，大家倒在床上鼾声如雷，有的头上还挂着树叶、蜘蛛网。他轻轻掩上门，吩咐食堂师傅一定要等他们睡醒之后再做饭。

每次到食堂，覃道周总让厨房准备这准备那，掌厨的王玉忠也总是笑嘻嘻地端出大伙最喜欢吃的菜肴。我问王婶，为啥这么听他的话？她回答我：“所长对咱们太好了，他肯为大家伙操心，身子又单薄，我必须做点好的，给他补补身子。”看来，覃道周是真得人心。

老百姓叫出来的“电骡子”

问起“电骡子”的由来，覃道周说：“这个称呼是老百姓叫出来的，寻根究底，来源于一包盐。”

那一年春天，覃道周在街上碰到一位老人。老人年过七旬，手里提着一包盐，在树荫下剧烈地咳嗽。看老人的状态不太好，覃道周坐过去，递上一瓶水，和老人家拉起了家常。攀谈中，覃道周得知老汉姓张，是青林村人，所住的村子距南坪有四十多里山路，儿子在外打工，就他和老伴在家。今天出门买一包盐，往返走了八十里路，几乎走了快一整天！听了这话，覃道周心里一阵刺痛。他将老人送回家后，脑子里生出一个念头。

当时，常德电业局正在全市60多个供电所开展“阳光服务”行动，有许多兄弟供电所走在了前头，作出了表率。壶瓶山供电所如何创出自己的特色，是覃道周那段时间思考的问题。

张老汉买盐，给了他启示：何不在供电员工走村串户抄表收费的同时，提供捎带服务，给当地老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呢？早在原水南渡电管站任站长时，覃道周就推出了“阳光电力服务箱”服务举措——每个员工的摩托车行李箱里，都是为方便百姓而准备的灯泡、导线、开关之类的备品备件。覃道周决定把这个“服务箱”的功能再拓展

一下，做成便民箱。

他立即组织供电所员工开会，对大家说：“咱们供区内很多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家里只留下老人和小孩，他们的生活面临很多困难。咱们生在大山，长在大山，为父老乡亲办事，责无旁贷。咱们从小事做起，为老百姓买包盐，一点一滴，一定能帮到更多乡亲。”所里员工一致赞同。从此，这些电工的后备厢或者摩托车后座上，又多了不少东西，要么是带给乡亲们的日用品，要么是返程途中带出来的山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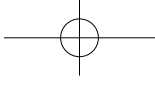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这样的事情做多了，当地的老百姓都说，这些“电骡子”，方便了我们这些住在山上的“泥腿子”。

壶瓶山供电所的电工们还多了一个特殊的记录本——“‘电骡子’服务物资明细本”。上面详细记录着为村民代购生活急需品、代销农副产品的情况。日期、台区、客户、数量、联系电话一目了然；从大米、面条到肥皂、洗衣粉，再到孩子上学的行李，应有尽有。

而供电所的厨房里，也多了一些土豆、红薯、葛粉。这都是所里的小伙子们带回来的。有一次，供电员工郑沅为北山村一位老人维修家用电器，老人没钱购买配件，便塞给郑沅一袋土豆，嘱托他卖掉后当作购买配件的钱。维修结束后，郑沅带着土豆返程了。山路颠簸，袋子突然裂开，土豆纷纷滚落，沾满了泥水。郑沅把土豆一个一个捡起，装进袋子，又用铁丝把袋子裂口处扎好，继续赶路。没走多远，袋子又裂开了……就这样，好不容易带回来的土豆，也没有找到买主，他就请同事们吃了几天的土豆“大餐”。

“上坡登上天，下坡到河边，两山能对话，见面要半天。”壶瓶山出门是山，地势崎岖不平，一个村子的两户村民有可能相距几十公里。每次送货带货，电工的摩托车只能骑到村口，再肩扛手抬，走上几公里、几十公里的山路，把货物送到村民手上或带下山。

久而久之，村民开始委托电工捎带农副产品到镇上销售，有茶叶、烟叶、鸡蛋等。销售农产品是村民重要的经济来源。这样的重托，电工们不敢怠慢。他们每次把农产品



带下山，交到约定的收购点后，都要仔细核对重量、成色，及时反馈信息。

壶瓶山供电所有6个营销班，距离供电所驻地最近的也有十多公里，最远的则有40公里。住得最偏僻的村民，离最近的营销班有80多公里的距离。6个班38名电工人人都有一本“电骡子”服务物资明细本。他们常年奔走在崇山峻岭间，为村民送去爱心。

炉岩村的郭文秀老人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湖北逃难过来的，独自住在一座破煤窑里。

“户户通电”时，电工义务给老人家中接电，还帮忙打扫卫生。发现郭文秀没有亲人，胡元泽一阵心酸。回到供电所，他就向覃道周汇报，将郭文秀确定为供电所的爱心服务对象。

从此以后，老人没钱交电费，胡元泽就自掏腰包为她代交；老人家屋顶漏水，胡元泽和班里的陈章未、吴剑、吴俭等人给她家盖上了石棉瓦；老人平日烧柴做饭，胡元泽和班员就顺路在山里捡些柴火带过去；每到农历春节，胡元泽都会和爱人一起去看望老人，送些油、米、腊肉。

有一年冬天，胡元泽与爱人给郭文秀老人送腊肉时，发现老人的耳朵上挂着铜丝作装饰。回家后，胡元泽就和爱人商量，买一对银耳环送给老人。那年春节，郭文秀收到了这对银耳环，她不禁落泪了。

郭文秀离开人世后，胡元泽和同事们为她料理后事，发现那对银耳环依然挂在老人的耳垂上。

“脚踏湖南屋脊千山万水，心系山区百姓万家灯火。”南坪营销班门口的这副对联，默默诉说着电工们的心声。

桐木山村党支部书记文远荣说：“村里的年轻人都打工去了，这些‘电骡子’胜过了自己的伢儿。我们这些老人也要为伢儿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每当电工维护线路时，附近的乡亲都会自发帮助他们，反复嘱咐预防五步蛇、葫芦蜂的办法；遇上山体滑坡导致电杆被泥土和岩石掩埋，乡亲们主动伸出援手，帮电工们抬电杆、拉电线、垒护坡……

“给我一碗水，还你一桶油。”这就是

山区百姓的秉性。

剩头吊桥，是壶瓶山十大景观之一。这座全长116米、高188米的铁索桥，很多人都不敢走。两边是峭壁，桥下是滚滚湍水，人站在上面，腿就发麻。

常德市皮肤病性病防治所剩头疗养院位于剩头山，剩头是一个三面环水的孤岛，唯一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就是剩头吊桥。疗养院建于1952年，海拔1500多米，专门收治麻风病患者，最多的一年曾收治麻风病患者1481人。如今，仍有15名因各种原因留在这里的已愈病人，他们是这里最后的居民。他们的病虽已痊愈，但疾病却在身上留下了深刻而残忍的痕迹。他们肢体残缺，无家可归或有家不能归，大多数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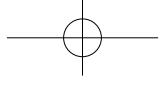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2006年，“户户通电”工程惠及剩头疗养院，也是从那时起，壶瓶山供电所就与这里的老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山上没有路，这群背着生活物资的“电骡子”一次次进村，在峭壁间凿出了一条路，在杂草中踩出了一条路，源源不断地将生活物资送进村。

每年端午、中秋、春节，供电所员工都会去和这里的老人们一起过节，为老人们做一顿大餐。掌厨大婶王玉忠最会包粽子。每逢端午节，她就将新鲜的猪肉切成粉末，将桂圆、红枣调进糯米里，硬硬的米粒包进苇叶飘着清香的怀抱里，变成一个精巧的粽子。煮上半个小时，屋子里就弥漫出醉人的清香，美极了。

“把好事做好可不是容易的事，给老人做好事得先摸清楚他们每个人的脾气秉性，尊重他们的想法。”壶瓶山供电所员工田家赐说。

“电骡子”忘不了，听说他们要来，剩头疗养院的几位老人远远地站在村头张望；“电骡子”忘不了甘培根老人的话“最开心的就是每个月供电所员工来巡线、抄表”；“电骡子”忘不了李三新老人在烟盒上写的那封感谢信“你比我们的兄弟还亲”；“电骡子”忘不了他们返程时，老人们依依不舍地跛着脚送了他们一程又一程……

壶瓶山供电所供区是重雷区，一下雨打



雷，电力线路就有跳闸的风险。完成“户户通电”工程后，供电所着手完善电网设施，先后安装了50处线路避雷针、10台分段真空开关，更换88组跌落式保险，改造83处接地电阻不合格的台区，更换了两条主要线路1608基电杆的6568个绝缘子。在改造后，壶瓶山供电所连续5年没有出现一例严重违章，没有发生一起轻伤以上生产事故。壶瓶山地区年售电量从2007年的350万千瓦·时增加到2010年的840.6万千瓦·时，翻了一番还多，农村居民客户家电拥有量也大幅攀升。

时任常德电业局局长张孝军在调研壶瓶山供电所后，称赞道：“他们的队伍建设、作风建设、管理水平、工作业绩都很突出。38人管800多平方公里的供电区域，三分之二的地方不通车，电费回收率达100%，并有50万元的预收电费；2011年实现零跳闸，这是一个奇迹。”

“历时三年，人抬肩扛，完成电网建设改造工程，解决了大山深处的用电问题。创立‘电骡子’特色服务，甘当山里群众的运输队。平凡中现真情，任劳任怨的覃道周是百姓的好公仆。”——这是2013常德市“道德模范”颁奖晚会上，写给覃道周的颁奖词。

道路越走越宽广

在覃道周的带领下，“电骡子”的服务越做越好，他们的感人事迹也传播得越来越广。

2011年9月，壶瓶山供电所被常德市委作为重大典型向全市推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国家电网报》等30多家媒体先后对“电骡子”便民服务事迹进行了报道。同月，常德电业局党委印发《关于开展向覃道周及其团队学习的决定》，鼓励更多供电员工加入“电骡子”的行列。

2012年7月21日，中共常德市委、中共湖南省电力公司党组联合请示上报中共湖南省委，请求将覃道周同志作为全省重大典型进行推介。8月8日，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梅克保作出批示：覃道周同志的先进事迹非常感人，我们时代需要这样的典型。

“忠于职守，勤勉质朴，贴心为民，勇于探索，同心同德，志在一流。”经过充分总结提炼，常德电业局党委将“电骡子”精神表述为这24个字。这24个字阐释了“电骡子”务实、敬业、创新、进取、奉献的精神。

2013年1月16日，湖南省“重大典型覃道周同志新闻采访团”来到壶瓶山供电所，对“电骡子”的事迹进行了集中采访报道，极大地鼓舞了“电骡子”团队的士气。壶瓶山供电所13名共产党员主动发起“1+1”扶贫帮困行动，结对孤寡老人、贫困学生。

南坪村61岁的王礼贵就是帮扶对象之一。他在娘胎里患上了小儿麻痹症，行走需要借助双手在地上爬行。一年夏天，一场百年不遇的山洪把他困在了毛竹河对岸。由于柴火被雨水打湿，无法生火做饭，他只能啃了三天的生玉米棒。第四天，洪水退去，胡元泽在巡线途中听到他的呼救，连忙蹚水过河，将他背过了岸，临时安置在王礼贵的姐姐家。不久，王礼贵的姐姐病故，胡元泽便承担起了帮扶王礼贵的责任。王礼贵行动不便，胡元泽到县残联为他申请了一辆轮椅。从此，王礼贵又多了一位亲人。说起这段经历，王礼贵说：“没有‘电骡子’，就没有我王礼贵的今天啊！”

特困生胡颖在南坪小学读书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她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电骡子”将她列为帮扶对象，覃道周就像父亲一样关心、照顾她。为改善胡颖家的生活，覃道周给胡颖的爷爷出了个点子，在山上放置蜂桶，收集野蜂蜜，由他负责找销路，算下来一年能增收七八千元。老人常念叨：“遇到供电员工，是我们家的福气！”2015年，胡颖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胡颖不愿回到母亲身边，覃道周便和她谈心，劝她理解母亲的难处。2022年，胡颖从吉首大学毕业，现在在深圳一家企业实习，每次打电话过来，都亲切地叫覃道周“爸爸”。

众人拾柴火焰高。壶瓶山供电所员工的爱心行动得到了常德供电公司党委、工会的大力支持。该公司号召全体职工捐款，设立“电骡子爱心家园”基金，为“电骡子”扶贫帮



困爱心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不知不觉中，我与覃道周成了朋友，在他的影响下，也开始与壶瓶山的家庭困难孩子结对子。覃道周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说：“易妹儿，来我们山里头搞慈善的多了，大多是走形式。不但没有帮到孩子们，反而不利于他们的成长。我从2007年开始先后资助了5个孩子，有些经验。帮助一个孩子，要真正帮助他们成长，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既然开了头，就要坚持下来，多花些心思。”说实话，采访“电骡子”多年，覃道周对我的影响不小。在我心里，他有一分霸气、二分义气、七分正气，是个十足的男子汉。他总说，要让老百姓日子过好一些，要让老百姓真正得实惠。他是说到做到的人，心里一旦有了想法，就会扎扎实实地付诸行动。和他在一起，总能感受到一种向上的力量。

“电骡子”下山进城

2018年6月，覃道周下山了。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家庭和身体情况，将他调入离石门县城较近的宝峰供电所任所长。他调离的时候，我去壶瓶山看望了他。

站在东山峰顶，远远望着对面的山河圆、剪刀峡，两鬓已有白发的覃道周对我、对后辈们讲了许多心里话：“我父亲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二伯12岁跟着闹革命，22岁战死在金陵，大伯是红军侦察连连长。我这么拼命工作、分内分外的事都不遗余力，很大程度是受到了父辈的影响。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只要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其他得失都不重要。”

从壶瓶山到宝峰，从服务山区居民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覃道周又开始思考“电骡子”应该怎么做。“模式不能复制，但精神和思想可以传承。”覃道周这样说。

2018年6月，覃道周一上任就来到附近的二都街道高桥社区，现场勘查低电压问题。为了保障石门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产用电，覃道周带领供电所员工对开发区负荷进行分流，并安排专人每季度对97台企业专用变

压器检查一遍，还着手为开发区打造专用供电线路。

2019年4月，宝峰供电所党支部与高桥社区党支部结成“联学联创”对子。社区党支部听说覃道周是湖南省党代表，便邀请他给村里党员上党课。覃道周还带着供电所和社区党员先后深入薛家村王新法党性教育基地，前往位于临澧县的林伯渠故居等红色教育基地，学习革命先辈精神，锤炼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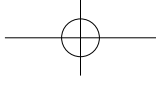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转变服务方式，让‘电骡子’精神下山，就是要把百姓放在第一位。百姓反映的任何问题都不能怠慢，正常用电需求必须得到满足。”无论是山上还是山下，覃道周都牢记为民服务的初心。

自2016年起，壶瓶山供电所成为常德供电公司供电所所长、新入职员工的实训基地。供电所的老师傅们给这些新入职的孩子们起了个名字——“电小骡”。

“我们像小跟班一样，跟在师傅们屁股后面，白天出去巡检台区、勘查业扩情况，晚上还会聚在一起上课，学到了许多实操技能、知识。”2021年入职的员工谭佳侠说，“走在山路上，师傅们的车子经常会被叫住，乡亲们会送上些茄子、辣椒，有时会问一些用电方面的问题，师傅们总会耐心解答……”谭佳侠觉得在壶瓶山供电所培训的日子很开心，希望能多待些日子。

为了做好传帮带，壶瓶山供电所充分利用过道、走廊、宣传栏等载体，精心策划了“电骡子”之路、“电骡子”之家等特色企业文化展板。一幅幅真实的照片、一个个来自身边的故事，让“电小骡”们收获颇丰。他们还自拍自演微电影《画爱》《壶瓶山上电骡子》。自创的广播剧《壶瓶山深处的灯光》在湖南广播电视台“潇湘之声”播出，打动了听众的心。该剧还获得中国广播剧研究会广播剧专家评析奖单本剧一等奖。

“‘电骡子’与百姓的鱼水情让人特别感动，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很难。很多为民服务的具体做法也很有借鉴意义，这个品牌值得宣传部门跟踪关注。”2022年3月9日，常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彭晔丹到壶瓶山供



电所考察该所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成果时给予高度肯定，点赞新时代“电骡子”品牌形象。2023年4月，常德供电公司党委对发扬与传承“电骡子”精神提出了新要求：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载体作用，建强用好国家电网湖南电力东方红（电骡子）共产党员服务队、“电小骡”青年志愿服务队，推广实施“党建引领村网共建”，在电力供应主战场、为民服务第一线、急难险重任务最前沿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2023年4月27日，该公司举办“传精神·学模范·青年说”主题道德讲堂。请公司党委书记李卫要求全体员工发挥聪明才智，岗位建功立业，将“电骡子”精神落实落地，推动更多先进典型涌现，真正做到“一名党员一面旗，我为党旗添光彩”。

后记

2023年6月，我再次来到壶瓶山供电所。壶瓶山供电所所长田家赐介绍了供电所年初在南坪河村开设“电骡子驿站”的经验做法。田家赐自覃道周下山后，就扛起了国家电网湖南电力东方红（常德电骡子）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的大旗，获评“2021年常德市最美志愿者”。

15年前，“电骡子”们进山带商品，出山带山货，如今大山里实现了“村村通”，偏远的地方也通了水泥公路，之前需要步行很远捎带物资的村庄逐渐变少、消失。“电骡子”们紧跟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步伐，开设“电骡子驿站”，为当地居民免费提供休息场所，山区居民可以在此临时寄存物品，查阅最新的电力政策、业务办理指南等。

“电骡子驿站”里摆放着座椅、饮水机、电视机，干净整洁的桌子上备好了自助茶水。维修室里摆放着十几台电机，胡元泽正在修理。好久不见胡元泽，我上前与他寒暄，才知道他去年已经退休，但不愿闲在家里，主动申请到驿站工作。桌子上的“电骡子驿站”服务登记表上，详细记录着每一次服务的完成情况：“更换开关，清洗转动部件”“电机副绕线短路，处理后正常”……

“电骡子”们创新开展了“你点单，我服务”志愿服务，建立“心愿台账”，为各村建起网格服务群，公布供电员工联系电话。居民可以通过在“电骡子驿站”留言、打电话、微信联系等途径“点单”，无论是电力维护还是其他延伸需求，供电员工都主动上门服务。

多年耕耘，壶瓶山供电所这个集体先后涌现出“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覃道周、石门县脱贫攻坚优秀驻村干部漆绍英、常德供电公司劳动模范田家赐等先进个人；壶瓶山供电所先后被评为“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全国工人先锋号、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示范点”、国家电网公司“五星级乡镇供电所”等称号，国家电网湖南电力东方红（壶瓶山电骡子）共产党员服务队两度被评为国家电网公司“金牌共产党员服务队”。

风也见过，
雨也见过，
你在泥泞的山路上奔波。
驮的是乡亲们的渴望，
还有你爱的执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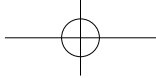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月也见过，
星也见过，
你在孤寂的夜色中奔波。
驮的是老百姓的呼唤，
还有你浓情似火。

每次听到这首歌，我的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想起覃道周，想起身边“电骡子”一样的革命战友们，就感觉生活有了新的希望、新的奔头。累一点，苦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胸中有团火，生命就会绽放精彩。

“电骡子”之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这条路铺展出光明、闪耀着人性，让后来者一个又一个地去追随。

易兵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湖南常德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好人老杜

刘永琴

他带来的光明，不仅驱散了视觉上的黑暗，更点亮了一盏盏慰藉心田的明灯；他带来的光明，不仅消除了岁月老去的无助，也温暖了一颗颗孤苦无依的心灵。他用爱心擦亮百姓的“心灯”，用真情传递人间温暖，用奉献点燃生命的希望。

老杜其人

暮春。

大漠。

安静的沙丘，安静的植被。

各种不知名的植物虽然枯黄，却依然挺立。它们在蛰伏、在蓄势，为了美艳一个夏季，也为了给冬天一个回报。

他，静静地端坐在沙丘深处，眉头紧锁，满面愁容，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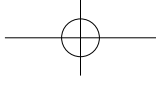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把你那点工资全投进困难群体的‘无底洞’，也跟小石头扔进海里一样，连一点

涟漪都激不起来……”亲朋好友的话语一遍遍在他耳畔回响。

春天的沙漠上有的的是旋风，一股一股的，把黄沙卷起很高，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把沙漠揭去一层，又揭去一层。一个个沙浪向前涌动着，像地平线上冒起的浓烟，打着转在沙漠上飞跑。极目远眺，沙漠平展展的，一直铺到天边，在天和地交接的地方，起伏耸立着锯齿形沙丘。

他的内心也如同眼前不断涌动起伏着的黄沙。是坚持还是放弃？他一遍遍问自己。自己刚转业不久，妻子没有正式的工作，年迈的父母需要赡养、嗷嗷待哺的孩子需要悉心养育……样样都需要钱。

点亮一盏灯容易，点亮一份希望却需要长期坚守。此刻的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他心里一直想做的那件事，一定要去做，但以自己现在的处境，能不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他心里着实没底。



他沿着电力线路继续前行巡线，粗砺的沙砾随风吹打在他的脸上，生生地疼。他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新的环境还适应吗？好好干，你虽然转业了，但要始终牢记军人的初心与使命，还要始终铭记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打开手机，老班长的短信映入眼帘。

老班长简短的信息将他的思绪一下子又拉回到在军营的那些日子。他想起16年的军旅生涯、党对自己的培养以及自己在部队接受的教育，想起战友们在在一起时互帮互助的场景。记忆的阀门瞬间豁然开了一个大口子，他在淳朴民风的滋养下长大，儿时邻里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的情景一直是他记忆里最美的风景。他想起乡亲们对他们一家无私的帮助。所有的一切他都铭记着、感恩并感动着。从小，他就在心里埋下一颗爱的种子，给自己立下“军令状”，等长大了一定竭尽全力帮助别人。想到这里，他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心中那个想法更加坚定了。

不管以后的路有多难走，一定要坚持走下去。他在心里暗暗下决心。一瞬间，他的眼神从迷茫变得炯炯有神，紧锁的眉头也一下子舒展开来。他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沙土，提起安全帽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站在沙丘上，放眼望去。整齐有序的铁塔一直延伸到天的尽头，像一个个忠诚的卫士，默默守护着大漠。

他就是主人公，今年57岁的杜志虎，甘肃民勤县供电公司一名普通电力工人。有人叫他“好人老杜”，有人喊他“电工老杜”，有人喊他“活雷锋”，也有人喊他“愚公老杜”。

传递温暖

我对素未谋面的老杜师傅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各种媒体的报道上。一路上，采风团一行人讨论最多的话题也是“好人老杜”的种种先进事迹。“老杜自掏腰包做公益真的不容易，一两次为别人提供帮助并不难，难能可贵的是他坚持做了整整16年啊”“他的善举赢得了社会各界及受助者的信赖和称赞”……

见到“传说”中的杜师傅时，他正穿着工服沉浸在紧张的工作中，点库、搬运、装车……他将在部队时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带到了工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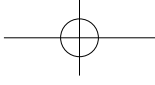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2000年，34岁的杜志虎从部队转业到民勤县供电公司，因为常年在一线工作，他接触到了许多因病致贫、因残致贫的家庭。很多残疾人因为身体的残缺而丧失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让他很痛心。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去帮助这些陷入困境的人们！尽管自己收入不高，无法从经济上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但他相信，一份爱心可以唤起他们对生活的勇气，给予他们好好生活下去的希望。

2007年年初，老杜在一次营业普查时遇到一位残疾老人。老人衣衫褴褛，形体佝偻，神情疲倦。老人一只手提着水桶，另一只手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着。由于身体重心本就不稳，加上道路坑洼，每走一步，老人水桶里的水便会溢出来洒在裤管上，很快裤管便结了冰。天寒地冻的，看着着实可怜。他快步跑上前去，接过老人的水桶，一路搀扶着老人送他回家。

老人所谓的家，除了一个土坑、一床破旧且散发出阵阵异味的被褥以及一口锈蚀的铁锅外，再没有其他东西。屋里更是像冰窖一般，丝丝寒风从本就不严实的门缝、窗户缝里不断入侵，用“家徒四壁”形容一点不为过。从聊天中他得知，老人叫李希林，打了一辈子的光棍，孤苦无依。他心情十分沉重，把兜里仅有的一百多块钱塞给了老人，让老人先买点生活用品。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来，久久拉着杜志虎的手不愿松开。

自此，李希林成了杜志虎的一份牵挂。工作稍有闲暇，他便去看望老人，送米面、蔬菜等生活物资，陪老人聊天解闷。杜志虎得知村里其他人家都通了自来水，李希林却因交不起自来水接管费用，得一瘸一拐到井边打水。他出资出力为老人接通了自来水。老人感动得连连称赞：“杜师傅真是个大好人！”

李希林曾是一名军人，一直希望能看一次国庆阅兵，但由于家里没有电视，这个小



小的愿望无法实现。考虑到老人一个人孤苦无依，也没个说话的人，杜志虎省吃俭用，攒钱为老人买了台电视机。2015年10月12日，老人终于看到了庄严的阅兵仪式。看到老人开心的样子，杜志虎从心底里觉得这钱花得值！老人因身体残疾，不方便洗澡，洗衣服也很费劲，身上常有异味，有时会遭到他人不友善的对待。这让杜志虎心里很难受。思来想去，他又给老人买了一台洗衣机，解决洗衣服的问题。

有人说：杜师傅把心掏给了百姓，百姓自然跟他心贴心。俗话说麻绳专挑细处断。民勤县夹河镇七案村村民李普清一家共四口人，三人身患残疾，一家人仅靠几亩薄田养家糊口。在一次登门催收电费时，杜志虎踏进李普清家，登时愣住了：屋顶能看到天，地上长满青苔。看到这一家人的困境，杜志虎心里像针扎一样难受。

2011年，寒冬腊月，一场意外的火灾将原本就破败的房屋化为灰烬。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却成了一片废墟。看着李普清一家人抱头痛哭的凄惨场景，老杜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于是，刚刚参与完灭火的老杜，顾不上休息，蹬上自行车就把自己在供电所里的被褥运来送给李普清。数九寒天，呵气成冰，这一家人晚上要住在哪里？一路上他都在琢磨这个事。突然，他想到李普清家屋后还有一间库房幸免于难，于是立即为他们买来电线、灯泡，将李普清一家人临时安顿在库房里，又连夜解决了李普清一家的生活用电问题。

等忙完这一切，已经是华灯初上，繁星点点。被褥都给了李普清家了，今晚自己回所里盖啥？但一想到李普清一家人此刻在有电热毯的被窝里，他心里又暖烘烘的。

深夜，伸手不见五指，大漠的寒冬冷得刺骨。四周一片静寂，除了风，没有人知道他的心事。他在寒风中蹬了几个小时的自行车回到了县城的家。

一夜未眠。只要一闭眼，李普清一家人抱头痛哭的场景就会浮现在他的眼前，一家人的哭声久久回荡在耳畔。天刚蒙蒙亮，他

推醒还在熟睡的妻子，商量把备年货的钱分一半，为李普清一家添置一些棉衣、棉裤和棉被等御寒用品，还要为他们置办部分年货。

“我的棉衣还能穿，先不买了，你是没看见，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

“还有要邮寄给我父母的年钱也减少一些吧，匀出来一部分帮帮李普清一家。老人们知道这事，相信他们会理解我们的。”

看到疲惫不堪、满眼血丝的丈夫，善解人意的妻子知道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会成为老杜的一块心病。她赶忙拿出准备过年的钱，跟老杜去采购。

第二年春天，老杜得知这家人实在无力购买农资，又为他们送去了两吨化肥、两吨地膜等春耕必备物资。此后数年，李普清老人一直被他牵挂在心，他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2018年9月，李普清因心脏病突发不幸离世。弥留之际，已不能说话的他用手指指屋顶的灯泡，在场的人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叫杜师傅过来，临走想见他一面。

李普清离世后，留下了三个身患残疾的亲人。老杜成了他们的希望。经过老杜多方奔走，三人被送到了武威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养老，老杜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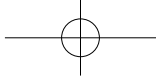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谁家都有老人，谁都会有老的一天。今天他们为我们做些什么，等我们老了，也一样会有人来关心我们。”老杜说。

多年来，老杜做过许许多多这样的“小事”，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间大爱。他为这些孤寡、残疾、困难户送温暖、交电费，一坚持就是十六年，十六年来他无怨无悔。

提起老杜，曾受过他帮助的安霞感慨万千：“在我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时候，是杜师傅帮我买了电脑，开了网店。也是在杜师傅的关心和帮助下，我才有了重新活下去的勇气。我现在心态很好，身体也恢复得不错，网店有不错的收益，日子越过越有信心了。”

老杜用点滴善意把阳光和温暖带给了困难群众，困难群众也把他当成了家人。

“我儿子50多岁了，自小就有病，一直



杜志虎（中）和同事一起为客户提供用电服务

在炕上躺着，起不来身。多亏老杜给我儿子买了轮椅，还给我们买了洗衣机，对我来说，老杜就是自家人。”70多岁的黄金华老人感激地说。

“老杜是个大好人呐，时不时来看望我这个老婆子，陪我说话，前几天还给我送了米、面、油、牛奶。”一提起老杜，昌宁镇安宁村的刘芬兰老人便忍不住热泪盈眶。

每次到贫困户家抄电表时，老杜都“骗”他们：你家有困难，按照国家政策，给你减免了电费。这些电费都是老杜自掏腰包垫付的，他常年为16个困难家庭垫付电费，成了他们的“电爸爸”“电亲人”。

“一个人一辈子或多或少会遇到坎坷，我们要学会理解和包容。尽最大能力去帮助困难群体，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与关爱，鼓励他们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老杜说，这是这么多年，他感悟最深的一点。

爱心助学

“点亮一盏灯，这盏灯既是孩子们的梦

想，也是孩子们的希望。”

提到这些孩子们，杜师傅一脸自豪：“我从小家境贫寒，没念过什么书。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不能让孩子们也留下这个遗憾。”

“因为在基层工作，我从事过抄表、收费、检修等工作，服务对象都是山区村民。穿梭在乡间，我真真切切感受到有些偏远村庄的贫困。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那些成绩优秀的孩子因家境贫寒而辍学。”于是，捐资助学的想法在老杜心中愈发强烈。

一提到这些孩子们，老杜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有一次我为资助的沙梁镇的丁岩送去过冬的衣服。走进他家，我看见了用水泥砖和木板堆砌成的简易书架，木制屋顶上悬挂的灯发出微弱的光，墙上贴满了奖状。”看到丁岩面黄肌瘦的样子，老杜鼻子一酸，当即把身上仅有的500元钱给了孩子，并叮嘱孩子一定要补充营养，有好的身体才能更好地学习，并承诺资助他完成学业，帮助这个单亲家庭走出困境。

老杜还发现丁岩家中的线路老化严重，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需要及时更换。他二话不说，上高爬低立即整改了有隐患的线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丁岩通过自己的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医学专业。

同年，老杜一直资助的吴多瑞同学也以552分的优异成绩被长安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录取。

“杜爸爸，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自从妈妈走了，是您将一束光照进了我灰暗的世界，是您给了我温暖，让我看到了希望。您的爱让我懂得积极向上，懂得感恩。谢谢您，杜爸爸……”吴多瑞的短信老杜一直保存着。他的手机里至今还保存着孩子们录取通知书的照片。

2017年国庆假期期间，民勤县尚未到供暖期，气温骤降，老杜惦念着民勤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怕他们经受不了这样的寒冷，为孩子们送去了50条毛毯和10袋大米。当问起孩子们的心愿时，一个十岁的男孩说：

“我想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一样，穿上漂亮的校服。”老杜把这句话记在了心上，积极筹钱为40多名孩子订制了校服。2018年“六一”儿童节，孩子们穿上了属于自己的校服，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看着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和开心的样子，家长们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我们这里的孩子们情况比较特殊，杜师傅经常来给孩子们送来牛奶、衣服、被褥、学习用具，跟孩子们讲以前部队里的事情。”民勤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谢青说。

2022年9月8日，中秋节来临之际，老杜和同事们带着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再次来到民勤特殊教育学校，与为50名儿童送上节日的关怀与祝福。品尝凝聚着满满爱心的月饼，孩子们开心地笑了。孩子们表演了舞蹈《感恩的心》等，表达心中的感谢。小小的月饼，将爱心人士与孩子们的心连在一起。

10多年来，杜志虎和爱心人士先后资助多名学生完成中学到大学的学业，每年助学款达9000余元，累计8万多元。在关怀下长大的孩子们心存感恩，长大成才后，用学到的知识回报社会，用爱心温暖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学生马欣怡说：“我要好好学习，为学校、为社会、为国家做力所能及的事，不辜负爱心人士期盼，长大后把爱心的火炬传递下去，让人间处处都是爱的春天。”

16年来，杜志虎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阳光助学，让爱行走”的宗旨，不断号召身边同事、朋友一起奉献爱心，为一个个山区寒门学子带去希望。

“点亮一盏灯，这盏灯既是屋里的电灯，也是他们的心灯。”杜志虎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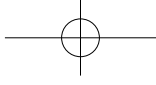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手留余香

他的军人本色和为民初心感染了周围的朋友和亲戚，越来越多人参与到扶贫帮困的行动之中。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溪流必将汇聚成大河。2015年，杜志虎组建成立了“小蚂蚁”爱心团队，吸纳了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参与公益事业，为孤寡老人、残疾人、留守儿童捐资捐物，排忧解难。

他16年的无私奉献，获得了组织的肯定和群众的好评。近年来，他先后被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评为“陇电明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员工”等；2017年被武威市人民政府评为“助人为乐道德模范”；2018年被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评为“优秀志愿者”；2019年与妻子被民勤县委、县政府评为孝老爱亲“最美家庭”；同年被甘肃省人力资源厅和省残疾人联合会评为“甘肃省助残先进个人”；2020年荣登二至四季度“甘肃好人”榜……

“老杜，你出名了！”面对一项项荣誉，有人调侃老杜，憨厚的老杜笑而不语。老杜唯一的心愿，是把公益事业进行到底。

奉献爱心，扶贫帮困，已成为老杜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了他的生活习惯。在他的感召和影响下，他的妻子，由最初的埋怨、不理解，到现在的极力支持，儿子、儿媳妇也一起加入。说到家人，老杜顿时红了眼眶，他知道这些年亏欠了妻子和儿子。作为一家之主，他把大部分工资都用在了帮助别人上，妻子50多岁了，还在药店打工挣钱补贴家用。



作为一个父亲，这些年来，他没有好好关心过儿子的成长、生活。但是家人从不抱怨，一如既往地支持他，成为他前行的动力。

从一个灯泡、一双袜子、一双鞋子，到给帮扶对象送去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16年来，他一刻都没有停歇，扶贫帮困，永远在路上。

不为求名，不为谋利。多年的坚持，他有很多收获，但也有很多遗憾。

大坝镇65岁的孤寡老人王春元身患残疾，是老杜的帮扶对象。一次闲聊时，王春元说：“大兄弟，听说牛肉面非常好吃，但我从来没吃过，我都这把年纪了，再吃不上就真的吃不上了。”老杜心中顿时五味杂陈，只说了句：“下次来时我一定带上。”可是天不遂人愿。当老杜忙完工作，特意买了一碗牛肉面送去时，老人不幸去世了。他呆立在门口，眼泪瞬间决堤。采访中说起这件事，这个倔强的西北汉子几度哽咽，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以来，杜志虎先后帮助孤寡老人、残疾人等30余人；帮助孤儿5人、残疾儿童43人。他的足迹遍布民勤县每一个乡镇，累计捐赠帮扶资金40余万元。点滴善举温暖了人心，让人间大爱悄悄蔓延。

心中有爱

穿上军装，他是保家卫国的人民战士；脱下军装，他是助残帮困的志愿者；穿上“国网蓝”，他是技术精湛的电工。多年来，杜志虎用善心义举把“好人老杜”打造成一张响亮的公益名片。

他还把公益事业当作“传家宝”，传给了儿子杜阳。杜阳已跟随他做了11年的公益事业。

“老杜刚开始做公益的时候，我很不能理解。因为当时孩子还小，老人需要赡养，我又下岗了，家里的经济很拮据。还有人说我家老杜傻，资助了那么多人，自己住的却是老房子，更有人说老杜就是在作秀，就是

为了捞一个好名声。后来跟他去了几次乡下，看到那些老人的生活状况，我渐渐理解了他，也开始支持他。”妻子刘萍说。

与慷慨对待帮扶对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杜志虎对自己十分吝啬。他一年到头穿的都是工作服，用的手机是家人淘汰的，家里的家电、家具更是能凑合就凑合，从来舍不得买新的。

“在我有能力的情况下，一定要把扶贫帮困的‘小善’做到底、做好，传到我的儿子、孙子手里。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也是使命。”谈起今后的打算，杜志虎这样说。

爱是一盏灯。

爱是一盏明灯。

点亮一盏灯，点燃热血与梦想。

点亮一盏灯，星光点点化作万家灯火。

点亮一盏灯，照亮原野，温暖了百姓的心窝。

爱是一粒种子，从不选择土壤，有心灵的地方就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老杜用他无私的爱，点亮了大漠一盏又一盏的明灯。

英国诗人西德尼曾说：“做好事是人生中唯一确实快乐的行动。”光阴流逝，类似的故事不断上演，杜志虎辛苦并快乐着。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望无际的大漠，银光闪烁的电力线路，宛如一条条蛟龙蜿蜒起伏、气势磅礴，优质、可靠、安全的电能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输送到四面八方，点亮大漠的万家灯火。

站在大漠深处的老杜，头顶安全帽上圆形的国网标志像初升的太阳，引领着他将温暖传播到四面八方。他胸前的党员徽章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党员徽章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分外夺目！

刘永琴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脊梁》《当代电力文化》《亮报》等报刊。出版有散文集《微光》。供职于甘肃天祝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战旗高扬

李月菊

2020年9月28日下午3点17分，安能一局唐山分公司应急救援大队基地。基地的大会议室外面聚了不少人，有的紧张，有的轻松。高晚军坐在会议室对面的办公室里，捧着他的手机刷题。

身边一起等待的战友讨论起来，其中一人用手肘推了推高晚军：“听说又中标了新项目，到底是什么工程啊？”

高晚军没有移开视线回道：“啊？我也不知道。一会儿叫你进去座谈，你就知道了。”

排长神秘地说道：“听说，抽调人员除了要求是工程相关技术类人员，云南籍的也被优先考虑。小高，我记得你就是云南文山人，这次云南有项目，你会去吧？”

高晚军退出了建造师题库系统，收起手机：“既来之则安之，穿上军装，我觉得无所谓南方北方。”

排长拍着他后颈，感慨道：“是啊，我们武警水电部队在2009年就纳入了国家应急救援体系，你是2015年那批兵，应急救援的骨干，入伍这些年，大大小小的抢险救援任务都赶上了，全国各地跑。”

此时，会议室的门被无声地推开，传出一声指令：“高晚军！”

“到！”高晚军起身双腿一合，啪的一声，站得笔直。

“进来，到你了。”

“是！”高晚军把手机顺到裤兜，迈步

走进去，动作流畅，流水行云。

偌大的会议室里只在边角上坐了一圈人，有安能一局唐山分公司的两位领导，即原武警水电一支队的支队长和政委。

武警水电部队从2019年5月28日转隶为2018年9月新组建的央企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但他们叫惯了在部队时的称呼，一时改不过来，部队时的作风也一直没变。

“坐。”支队长刘其森朗声道。

“是！”高晚军直挺挺地坐下去。

刘其森笑了一下，说：“放松点儿。组织上想和你聊聊，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当然，项目主管亲自招兵组队，你们双向选择，我们会尊重并支持你的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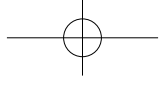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坐在最边上的是分公司市场开发部的张涛。他拿着文件夹，缓缓道：“你是救援大队的驾驶员和操作手，一直在大队执行任务，没有项目工作经历。”

“是，原二大队五中队一期士官。”高晚军不自觉地挺了挺胸。

“我们在云南中标了新项目，我是项目部书记，你愿不愿到这个项目来工作？你可以在施工现场当操作手，也可以担任办公室文员。”张涛开门见山。

高晚军思考了一瞬，坦然道：“如果可以，我想尝试新的技术业务岗位，我会努力学习专业知识，达到岗位要求的执业技术要求。”

政委王建元扬起了嘴角，笑道：“你的



想法很好，我很支持。自改企以来，我们不断改革用人制度，就是鼓励广大官兵突破自我，寻找在企业中的新定位，成就自我。”

刘其森也鼓励道：“很不错，你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愿意走出舒适圈，提升自我，挑战新的岗位。”

张涛点头赞同，缓缓问道：“业务部门岗位大多有相应的执业证书要求，我觉得你可以先从物资装备部现场材料员开始干。为了提高效益，人员一岗多责，你熟悉车辆、装备操作，精通机械装备，所以还要肩负项目施工装备的管理工作，业务会繁重些、辛苦些。这样的岗位你接受吗？”

高晚军眸光一闪，正色道：“我接受。”

张涛与刘其森、王建元商量了一下，便正式发出邀请：“高晚军，欢迎你加入云南楚雄项目，期待你的成长与表现。”

“是。”高晚军干脆利落地起立敬礼，笑容明亮。

王建元呵呵笑道：“不错不错，年轻人有干劲！”

高晚军脚跟相扣，利落地转身，走出门外。

2021年的建军节，高晚军是在地下100多米的洞室中度过的。那天下了夜班，他驾驶皮卡车从巷道中驶出，豁然开朗，满天繁星璀璨。项目建在大山深处，海拔在1700米以上，即使是在夏暑时节，昼夜温差也不小，夜班时仍要穿上寒区军大衣。

自2020年进场，高晚军已经在项目上连续工作了10个多月，其间只请过3天假，去广西南宁参加了二级建造师考试。回想考试前的那段时间，辛苦程度不亚于部队高强度魔鬼训练。白天，他要及时完成现场材料入库验收和出库领用，管理车辆装备并送修保养，晚上填报当天资料，工作全部完成后，才能开始学习备考，一天24个小时都不够用。终于结束了考试，他和战友多换了些夜班，回报他们前段时间替自己值夜班的情谊。

项目部办公区还很热闹，几个部门的战友在加班做内业，高晚军和物资装备部的杨建庭交流了一些业务问题。

工作结束后，杨建庭说：“听说今年校

招的大学生马上就要来了，咱们这儿最少能来10个人。他们要是来了就能帮上忙了，缓解一下各部门人手不足的压力。”

高晚军点头说：“不过用人之前，还要先带人，部队优良传统，老兵传帮带。”

“有大学4年的知识做底子，一定上手很快。”杨建庭突然转了话头，“你也老大不小了，个人问题怎么打算的啊？老家介绍的你也不回去看看，我让你嫂子在唐山张罗，你又不同意。”

高晚军道：“无论是老家还是唐山，都是异地，我怕照顾不了人家。”

杨建庭无奈道：“异地不是问题，家属可以随军随队，还有在项目当地安家落户的，武警水电官兵都是这么过的，总能找到解决办法。你这第一步还没迈呢，就抗拒，这个观念不对，一定要纠正。要给自己和对方一个机会，多接触了解，感情到了，异地都不是问题……”

高晚军平时话就比较少，此时在杨老兵的思想教育课中，虽然只是点头嗯嗯回应，一些话多多少少还是听进去了。本来每天忙于工作和学习，高晚军觉得日子很充实，现在才发现，热闹中又似乎有一丝孤独。

两周后，11名大学毕业生来到了项目部，其中一名是财务专业的女生。

紧张，忙碌，一身泥浆和机油的高晚军，在人生最充实又最疲惫的那一天，遇到了刘叶。

刘叶是陕西宝鸡人，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大二便取得了初级会计证。这批大学生在安能一局那马基地集训了20天，根据人员配置和个人意愿，分配至各个单位。大部分女生都留在机关业务部门，而刘叶主动申请到施工一线。

在项目部晚饭开饭之前，接站车到达了项目营区，项目部全体人员院子里欢迎新同志，帮他们卸下行李物品。高晚军下午收工回来，只来得及洗干净手，身上的工服尚未替换，便没有上前帮着搬行李。

在热闹的人群之中，刘叶笑容灿烂，落落大方。高晚军远远地看着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他们青春，充满热情、希望。他本打算



高晚军（左一）修理机械设备配件

先行离开，未及转身，却看见刘叶向自己走来。高晚军怀疑她应该是冲着自己身后的其他人而来，但刘叶真真切切地走到他的面前，伸出了右手。

刘叶眉目舒展，笑道：“高老兵，很高兴见到您本人了。”

高晚军很惊疑，迟滞了一下才伸出手，问：“你好，你认识我？”

刘叶说：“在那马集训队上课时，我们以标兵和优秀员工为榜样，学习过您的先进事迹。”

“哦，这样啊。”高晚军此时才觉得杨建庭说得对，天天在工地干活，自己连和女孩子说话都不会了。

短暂的沉默被开饭的哨音打破，二人相视一笑，随众人走进食堂。

11名大学生被分到各个部门，由指定老兵当师傅，签订师徒协议。在财务部的我，一下子收了3个徒弟。办公工位调整时，出了个小插曲。财务部原本是我办公、住宿一体的房间，这次调整我搬至二楼宿舍区，财务部办公室改成公共办公区，财务部的4名员工都在这里办公，还有一个工位空着。

杨建庭说：“菊姐，你看项目部就我们物资装备部和你们财务部业务沟通最多，物资装备部搬进去，提交物资结算单伸手就办了，多方便。”

我是财务部门的老大姐，一向有话直说，便毫不留情地拒绝了：“物资装备部、合同经营部、办公室这三个部门别想了，业务关联多更不能在一个办公室，这叫规避原则。”

杨建庭说：“那就剩下安全、质量和工程了。菊姐，你选一个吧。”

“工程部。”

“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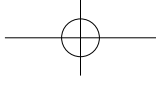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工程部大多都在现场，而且有两个人不抽烟。”

质量部的老兵起哄：“我们质量部也跑现场，也两人不抽烟。”

我笑着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什么，人家工程部全部已婚，家属孩子都来过项目部。”

事情就这么定了，大家在笑闹中，帮着工程部挪动桌椅。

调整后，项目部办公区晚上加班和学习



的人明显增多。新入职的大学生第一年不值夜班，多半会在办公区学习、工作。几名老兵可能是受到大学生学习氛围的影响，也留在办公区看书。

云南夏天日落晚，8点了才天黑，余晖撤出办公楼，房间的灯陆续亮起。高晚军保持着在部队时坚持体能训练的习惯。没有夜班的日子，他就沿着山路跑步健身，回来冲澡换上干净的体能服，再去办公室加班。

安排好第二天的工作，我和刘叶从里间办公室里出来，正巧看到高晚军，便对他嘱咐道：“小高，明天我要去税务局交税，家里会留人办业务，你那边现场物资材料盘点的事儿刘叶去，你们对接好啊。”

高晚军利落起身，答应道：“好的，资料我都准备好了。”

刘叶拿着第二天要盘点的物资材料清单，站到了高晚军身边。她指着其中一部分标红的材料，轻声说：“我想提前请教一下这几批材料的情况。从入库日期看，存货周转有些长了，财务上需确认是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杨建庭值夜班去了，高晚军请刘叶坐在隔壁杨建庭的工位上，操作电脑调出物资台账，逐项介绍材料的在库状态。

高晚军说话声音不大，但办公区其他人仿佛按下了静音键，偌大的办公室只有他们两人的交谈声。

第二天上午10点，工程、合同、物资、财务人员全部到位，物资盘点开始。

洞挖项目施工工艺复杂，仓库内存储着大量物资材料，这些材料性质各异、种类繁多、规格型号复杂，高晚军作为库管员，对在库物资的材料数量和保管情况烂熟于心。参与盘库的各部门人员在高晚军的带领下进入仓库，对一个个堆放区进行盘点，确认仓库材料实际情况与账面情况都相符。

几天后，项目部领导在周生产例会上表扬了刘叶和高晚军，鼓励大家学习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全局意识。

转眼到了国庆，项目部没有节假日，照常上班。沿袭部队聚餐的传统，1号晚上，营区院子支起了烧烤架，七八人围着一个烤炉，

边烤边吃边闲聊着。

我坐在刘叶身边，随口问道：“你怎么想着来项目工作？听说还是主动申请的。”

刘叶说：“我觉得机关财务岗位分工太细了，好比生产线上的一道工序，项目财务贯穿工程全周期，参与全线管理，学到的知识更全面、系统。”

我点头说：“机关细分核算、资金、税务等岗位，项目上一个人全包了。不过我觉得机关财务有一个项目财务没有的工作，就是合并报表。能在上级机关参与编制母公司财务报表，将所有子公司报表合并，学到的是整个母公司报表处理的知识。”

刘叶笑问：“我们这种刚毕业的人，很难有机会参与编制上级单位财务报表吧？”

“可能还真有。听说最近有轮训计划，唐山分公司各个财务岗位轮流。”我转了话头，“听说你还准备考研呢，打算读哪里的学校？”

刘叶说：“家里让我考北京或者天津的学校，我想云南的也可以。昆明那么多院校呢。”

一直忙着烧烤的高晚军转头插嘴道：“咱们项目在山里面，进出交通不方便，开车去昆明也要四五个小时呢。还是听家里人的话，选择北京、天津的学校，唐山坐高铁半个小时就到北京、天津了。”说完转头，视线落在了烤炉上。

刘叶呆滞了一瞬，结结巴巴地说：“我，我这还没考试呢，也没什么信心，再说吧……”

见气氛略显尴尬，杨建庭道：“哎，小高，这几天出成绩，你的二建考试结果出来了没？”

高晚军迟疑一下，说：“出来了，通过了。”

“好事，应该庆祝庆祝。”杨建庭拉着高晚军，端起饮料，“你先别烤了，和大家喝一个。”

战友们都围过来，大家一起举杯庆贺。

项目部的生活虽然简单枯燥，但只要多探索，总能找到新鲜的乐趣。附近的农田果园盛产各种南方水果，下班后，大家经常去采摘、购买水果。

刘叶最近逛遍了附近所有的果园，晴王



葡萄、蜜香柑橘、贵妃芒果……一副要尝遍当地所有水果的架势。有时是我带着她去，有时她是和来项目部的家属同行，但无论和谁一起去，总得有个司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高晚军开车载着大家。

10月底，唐山分公司的轮训文件下来了，刘叶将在三日内去分公司财务报到。

“我报考了天津大学的在职研究生，要回唐山工作了。”刘叶站在营区院子里，对夜班归来的高晚军说。

高晚军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他俩谁也不出动静，话语全在心口澎湃。

“沉默也是一种回答。”大约几十秒后，刘叶才悠悠地细语道。

“沉默不是我的回答。”高晚军走近她身边，刘叶身上淡淡的香气把他整个人都笼罩了进去。

这是很微妙的一刻，他们一心一意看着彼此，心意相通……

2022年的春节，刘叶留守机关值班，在唐山过年。高晚军本计划春节假期去唐山看刘叶，但因新冠疫情防控，云南至河北的道路关闭了。

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高晚军收到了刘叶寄来的快递：一条黑色的带徽章的领带，内附一封信。

高晚军一到宿舍就拆开信，里面是很薄的一张信笺，字体娟秀，熟悉入骨。

刘叶在信里说，她已经被天津大学会计专硕录取，高晚军邮寄的蜜香柑橘很好吃，末尾一句，纸短情长，不尽依依。

自去年10月底一别至今，已经过去5个月了，高晚军才意识到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现实的距离。

高晚军又看了一遍信，认真折好，夹到书里。他突然觉得很惆怅，勇敢而又惆怅。

这天下班后，高晚军上楼回宿舍，路过张涛的房间，里面灯亮着，门开着。张涛还担任安能一局北方区域指挥部经理，为工程局开拓市场拿项目，经常在外出差，今晚刚回到项目部。

“小高，回来了啊，来坐坐，晚上喝点

酸奶好睡觉。”张涛仿佛等着他下班一样，迎他进屋里坐下，递过去一瓶酸奶。

看着高晚军喝了一口，张涛说：“最近我们跑遍了天津的政府机构和有关央企、国企，跟踪一个新能源项目。新能源是现在国家能源发展的重点，安能一局要争取更多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的市场份额。”

张涛是个渡江海却静无声的人。一瞬间，阻隔在坍塌，高晚军仿佛看到了前面的路，万里辽阔。

2022年4月11日，安能一局中标天津龙源盐光互补项目，合同金额20.8亿元，张涛任项目经理。

在公司的统一安排下，高晚军由云南楚雄项目部物资装备部调岗至天津盐光互补项目部负责质量工作。刘叶完成分公司财务半年轮训后，调入天津盐光互补项目部财务部。

他们终于能在一起工作了。

为保证工期有序推进和控制性节点顺利完成，项目自开工起，便掀起了热潮。正值“奋战一百天，全力全面攻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活动，项目部将盐池施工区域划分为A、B、C、D、E五个“战区”，举行“五大战区”授旗仪式暨“百日攻坚”活动誓师大会。授旗仪式上，张涛向“五大战区”负责人授旗，负责人签订“军令状”，全体队员面向战旗郑重宣誓。

刘叶站在盐池边，高晚军的冲锋舟驶向打桩船，远处浩瀚的盐海上预应力管桩整齐列队。鼓角相闻，旌旗在望。

他们是恋人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两个人英勇无畏，充满力量。

此生许国，亦不负卿，战旗下的爱情分外浪漫。

李月菊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曾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中篇小说《碧邨留君》《武警橄榄绿》、报告文学《但为安澜自不息》。《碧邨留君》获得《解放军文艺》优秀中篇小说奖。供职于中国安能一局唐山分公司天津盐光互补项目部。

责任编辑：张献方

中国“硅谷”

李朝全

改革和创新是特区发展之根与魂。世界许多媒体都把深圳看作是中国“硅谷”，那是创新之都。而天生便携带有改革创新基因的深圳前海，则是创新之海。当今世界进入工业 4.0 时代和互联网+ 以后，工业生产制造走向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对于环境的污染日益减少。高精尖科技领域是世界各国着力发展的新赛道，也是深圳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改造提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向。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简称“前海深港合作区”）作为深圳的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区，在这些方面无疑都走在了前列。前海深港合作区 2015 年正式启用，目前已有一大批境内外优秀的高新科技企业入驻，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天下创新唯快不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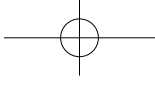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深圳思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思谋科技”）的发展历程堪称一部传奇。

这家高新科技企业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在前海深港合作区登记注册，入驻深圳南山科学园，迅速完成了天使轮融资，承接了首个商业项目。

不到一年，思谋科技便与上海徐汇区政府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并且完成 A 轮融资，成为最年轻的“准独角兽”（准独角兽企业是指估值在 1 亿美元以上，发展速度快、相对稀少，有希望在较短时间成长为独角兽公司中的人工智能（AI）企业。思谋科技在全球多地建立研发和商务中心，发布第一代智能制造产品和第一代超高清视频产品，成为 10 多家大型企业客户的重要供应商，荣获境内外大奖 50 项以上。

2021 年，思谋科技完成 B 轮 2 亿美元的融资，成为独角兽 AI 企业，新增中国北京、杭州、重庆以及新加坡研发和商务中心，与苏州市高新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思谋科技



的第一台智能 AI 机台交付，又陆续研发了 30 多种软硬件一体化产品，紧接着第一个“智慧产业 +AI”项目落地，累计创立 10 个标准产品体系……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思谋科技便完成了天使轮、Pre-A 轮、A 轮、B 轮共 4 轮的融资，融资总额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企业人员规模也在一年之内从最初的几个人扩展到 600 多人。

目前，思谋科技的业务遍及中国及海外市场，合作客户来自消费电子、汽车、新能源、互联网、智能终端等多个行业。思谋科技在深圳市南山区三航大厦租下了 22 层和 23 层两层办公楼，并在前海深港合作区嘉里中心也租下了多层办公区。除了在深圳设立总部之外，思谋科技还在苏州、上海、北京、杭州设有分公司，在香港、东京、新加坡等地也设有办事处或分公司。思谋科技在很短时间便迅速发展成为“人工智能 + 视觉处理、图像视频”处理方面的独角兽企业。

思谋科技，无疑是前海深港合作区高新技术和专业服务领域里的一匹黑马和一个典型代表。

思谋科技创始人兼董事长贾佳亚是香港中文大学终身教授、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院士、国内外视觉智能方面的顶级专家。

贾佳亚，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湖南人，20 世纪 90 年代末在复旦大学计算机系读书，2000 年毕业。2004 年在香港科技大学获得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阶段，他由香港科技大学和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培养，师从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邓智强和微软原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博士毕业后，贾佳亚进入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任助理教授，2010 年成为终身教授。

贾佳亚一直对计算机图像拥有浓厚的兴趣，因此早在大学阶段他便投身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研究这一领域。他同时非常注重技术的应用。计算机视觉方面大量的研究都是由应用的需求所激发的，都是为了解决实际

问题，因此，他也把计算机视觉方法得出跟人类的自然视觉相匹配的结果当作重要的关注点。

从上大学到进入大学教书，贾佳亚在大学度过了近 20 年时光，选择研究计算机视觉方向更多的是因为兴趣。2010 年，贾佳亚在工作六年后拿到了终身教授职位。那时，他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和改变世界的想法，能拿到终身教职就已够他“吹一辈子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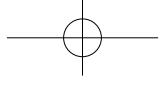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转机是在 2016 年发生的。

这一年，谷歌研制的人工智能阿尔法狗击败了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成为第一个战胜世界围棋冠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在互联网领域和社会各界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高度关注。爱屋及乌，几乎所有从事相关研究的科学家随即便成为各大公司争相挖掘的人才。各个互联网公司的高管四处搜寻那些在学术界有分量的科学家。作为计算机视觉领域的权威，贾佳亚更是抢手。他办公室的门槛都快被求才若渴的大公司的高管踏破了。当时，至少有几十家上市或没上市的公司都来找过他。而在多年的研究中，贾佳亚取得了多项具有突破性的技术。他自己也希望将这些技术更好地应用于现实之中，转化为生产力。

徐立第一个找到了自己的导师，诚邀他加盟。但是，贾佳亚做事特别稳重。当时贾佳亚还看不清商汤科技到底能不能走下去、能走多远，他担心自己对于商业任职的理解还不够深刻，最终婉言谢绝了徐立的邀约。

后来，贾佳亚经过反复权衡，选择了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017 年 5 月，贾佳亚加入腾讯优图实验室，担任实验室负责人，成为腾讯最高级别的 T5 科学家。之所以选择腾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腾讯的地址在深圳，距离贾佳亚在香港的家很近。而且，为了方便贾佳亚办公，腾讯甚至还特地在香港给他提供了一间办公室。更重要的是，腾讯的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总裁刘炽平等都对贾佳亚的新技术演示很感兴趣。他们渴望引入这些新技术应用于公司各种各样的场景。



而贾佳亚也早就想把这些技术变成产品。双方十分投缘。

当年，贾佳亚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就想做出一款美颜软件，但是他的学生们都不愿意帮忙。有一名学生说：“老师您就别想了！您又没有人，就算我帮您做了，您又能怎样呢？您自己推销，您自己推广吗？”当时，贾佳亚对于如何同投资人打交道、如何将产品卖出去的确一无所知。因此，他放弃了将研究成果转化成看得见、用得着的产品的想法，而继续埋头从事自己的科学研究。现在到了腾讯，他就可以将这个埋藏在心底深处的小愿望变成现实。这无疑是让贾佳亚十分开心的一件事。那时，他甚至打算在腾讯干一辈子。

优图实验室是国内领先的机器学习研发团队，研究的是图像处理、模式识别与深度学习，主要关注应用层面，特别是在人脸检测、五官定位、人脸识别、图像理解等方面。优图实验室依托腾讯平台，资源强大，拥有可以用于研发的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海量的数据，因此在多个领域都有产品落地。贾佳亚希望通过加盟腾讯，依托腾讯社交网络的海量数据开展研究，扩展应用场景。

贾佳亚的目标是在一定时间内让优图实验室依靠云平台开展城市级规划的项目，在城市级的项目开发或管理层面上让云和云结合起来，比如管理超过10万级、100万级规模的摄像头。

自从加入腾讯后，贾佳亚召集了上百位个人能力极强的技术研发人员，一直冲锋在AI落地的最前线，取得了非凡的行业影响力。

刚进入腾讯时，贾佳亚团队的成员都喜欢以技术亮点来实现单点突破。而腾讯则更注重将技术产品化，而不是拘泥于展示单个技术亮点。因此，贾佳亚团队也逐渐改变了此前的做法，以集中满足用户的需求作为整个团队的核心思想。

短短两年间，贾佳亚便带领自己的研发团队涉猎多个领域，开发出具备筛查青光眼能力的“觅影”项目、能将手语实时转换成文字的AI手语翻译机等，在社交娱乐、工业生产

和前沿科技探索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展。

当然，在工作过程中，贾佳亚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压力，包括如何找到自身及团队的定位，如何壮大自己的团队，如何在几年之内对公司的业务起到推动作用，等等。这些困难都需要一一克服，需要依靠综合多方面的能力去形成一套解决方案。

在腾讯的第一年，贾佳亚还一直处在慢慢寻找和探索的阶段，一点一点地找到了自己的正确定位。譬如，当贾佳亚不认同上级领导的一些安排时，会采取折中的办法。他还需要为自己的团队挡住来自上级的压力。比如有一些上级领导不一定支持但是他认为值得去做研究，他还是会鼓励自己的团队成员去做。

在帮助腾讯创造更大价值的同时，除了对腾讯想要开展的项目进行投入外，贾佳亚还会考虑到为腾讯进行科研储备。要做科研储备，就需要开拓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使团队保持持续的创造力和凝聚力。在他看来，那种指东打东、指西打西、只关注“战时”系列研究而不注重储备的研究管理方式，非常容易造成团队成员涣散。然而，在企业搞研究，让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有一些研究工作可能无法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开展，腾讯的高层管理人员可能更关注跟业务直接相关的研究……这些因素都给贾佳亚在具体的研发工作上带来了相当多的困扰。

优图实验室从属于腾讯的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贾佳亚在这个事业群的整体任务中选择了工业检测领域，但是要在这个领域做出实绩并实现成功落地却困难重重。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个人的诉求与企业要求存在冲突，技术实现和应用的落地存在落差，促使贾佳亚最终离开腾讯。

2019年11月，贾佳亚从腾讯离职，回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继续教书。

回顾在腾讯的两年，贾佳亚觉得自己获得了最多的启发和最快的成长，包括应该如何去管理一支技术团队，如何跟业务团队合作，如何教育人才，帮助他们从研究型的思



维方式转换成企业需要的业务型思维方式。

不久后，贾佳亚便带着学生沈小勇等，在香港科技园创立了思谋科技（SmartMore）集团有限公司。随后，他率领自己的核心团队在深圳前海深港合作区注册了思谋科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之所以取名“思谋”，贾佳亚的本意是要思考现在的技术手段，谋划未来行业的发展，以服务行业为核心。“不仅仅 smart（智能），还要 more（远见），这是产业的期望与要求。”在贾佳亚看来，越是基础设施，越是关系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是需要应用综合科技能力去全面推进，解决经济发展缺人力、浅智能的问题。因此，工业生产全面实现系统化、智能化、自动化是思谋科技瞄准的方向。思谋科技的企业目标是摆脱单个算法领域的数据局限，以系统化体系架构开创 AI 2.0 时代。

贾佳亚注意到，非常多的行业还无法用上合适、简便的 AI 系统。他认为，对于所有的电力行业的企业来说，减少能源损耗是一个重要目标，发电机则是核心部分。但是，很少有 AI 方向的专家能够明白这个行业的具体需求，更不要说定制化地提供优质的解决方案了。因此他相信，AI 下沉到各行业一定会带来新的爆发点。

贾佳亚团队已在计算机视觉领域深耕了 20 余年，所以，思谋科技的定位是致力于 AI 视觉体系架构在智能制造、超高清视频领域的落地应用。

在腾讯工作时，贾佳亚曾带领他的团队尝试将计算机视觉在工业生产中落地应用，帮助 TCL 旗下液晶面板生产子公司华星光电检测面板缺陷。

液晶面板生产涉及上百道工序，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面板缺陷种类多达 120 种。贾佳亚和他的团队设计出了人工智能自检设备。设备搭载在生产流水线上，可以在 5 秒内准确识别出有缺陷的面板，从而将生产线所需的质检人员数降低了一半。

这次计算机视觉在工业生产优化上的成功应用，坚定了贾佳亚在创立思谋科技时首

先确定的新赛道——工业制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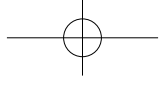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今天的工业制造已然迈入了智能制造时代，亦即工业 4.0 时代。工业 4.0 对于中国的工业发展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机遇。智能制造的关键在于智能，也就是要让制造业拥有“大脑”和让“大脑”指挥各种神经系统。计算机视觉研究所要解决的则是看得清和看得懂的问题，也就是“看见”之后还要会分析，这正好对应人的眼睛和大脑。只有用眼睛看清楚，再用大脑进行缜密思考，才能最大化地发挥智能手臂的作用。这，也正是人工智能让制造业拥有会思考的大脑之核心所在。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将贯穿于工业设计、生产管理和服务等生产活动全链条中，会让制造业生产线具备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

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升级，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优化提升质量的关键和基点。将传统制造业全部转化为智能制造业，它激发出的生产效能和提升的生产力将是难以估计的。2019 年和 2020 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的规模均超过了 31 万亿元。传统的工业制造业的效率哪怕仅仅提升 1%，也将是几千亿元的经济增值。人工智能在工业制造中的落地，目前已经出现在半导体、汽车、航空、新能源、精密光学等行业。思谋科技紧紧盯住的正是工业制造与数字转型。

计算机视觉领域的顶级科学家贾佳亚“下海”创业的消息，引起了行业震动。

IDG 资本合伙人牛奎光第一时间就关注到了这条消息。IDG 资本是一家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于 1993 年率先在中国开展风险投资业务。多年来，IDG 资本始终追求长期价值投资。牛奎光知道，此前有许多公司邀请贾佳亚加盟，贾佳亚原本可以继续选择在一家成熟企业担任技术总指挥，但却毅然选择创立思谋科技，这确实是十分难得的。于是，他率先与贾佳亚和沈小勇取得了联系。双方一道吃了一顿晚饭。

2020 年 1 月，IDG 资本宣布，向思谋科



技提供天使轮投资。

贾佳亚又同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通了一个跨洋电话，交流了几个小时，真格基金便同意参与思谋科技 Pre-A 轮的投资。真格基金是由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王强于 2011 年联合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立的投资机构，累计管理资金总规模超过 10 亿美元。

2020 年 6 月，思谋科技宣布完成数千万美元的 Pre-A 轮融资，由 IDG 资本领投，真格基金和联想创投跟投。

由贾佳亚执掌的思谋科技迅速引爆了创投圈。

各种投资基金纷纷看好思谋科技，首先是因为创始人贾佳亚的个人能力和经历，同时，他们更看好思谋科技所选择的智能制造赛道。基石资本天使基金合伙人坦言：“贾佳亚在学术界有极高地位，也曾在腾讯担任要职，创业成功的概率很高。此外，思谋科技在创立之初即获得多个客户订单，避免了科技企业创立即陷入长期亏损的局面，这也和贾佳亚个人对市场需求有深入了解有关。”

那段时间，许多科技领域的投资人几乎都希望能够认识思谋科技的人，思谋科技常常被各家投资机构拿到内部会议上讨论。

2020 年 10 月，思谋科技拿到了超过 1 亿美元的 A 轮融资。新投资方包括红杉中国、松禾资本、基石资本、闻天下投资等。

2021 年 6 月，思谋科技完成了 2 亿美元 B 轮融资。本轮投资方除了红杉中国、IDG 资本、基石资本、联想创投、真格基金、松禾资本等老股东外，还有具备产业资源的新股东和暄资本、雄牛资本、绅湾资本加入。

此时，距离思谋科技成立才刚刚一年半！

思谋科技快速成为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独角兽企业。

思谋科技的融资事宜和企业发展的整体战略都是由贾佳亚主持的。思谋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EO 沈小勇说：“贾老师就是我们的导师、引路人。他帮我们找到对的方向后，我们踏实执行就好了。”

沈小勇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是一

直跟随贾佳亚的学生之一。他 2010 年和 2012 年先后从浙江大学数学系本科和硕士毕业。随后便师从贾佳亚，2016 年毕业获得博士学位。

沈小勇博士阶段攻读的是计算机视觉与机器学习专业，研究深度学习在图像视频处理理解中的应用。读书期间，他就和华为、微软、谷歌等企业有合作。他博士毕业时，已在多家顶级期刊上发表了 6 篇论文。

2017 年年初，贾佳亚决定加入腾讯时，带了两位想跟自己一起到外面去“闯一闯”的学生，沈小勇就是其中之一。那时，沈小勇刚毕业没多久，对研究成果落地也很感兴趣，于是便跟着导师加入腾讯优图实验室，担任高级研究员，并迅速成长为当时腾讯最年轻的 T4 科学家。沈小勇还担任了 X-Lab 研发总体负责人，两年间取得了 3 次技术突破，从 0 到 1 建立起高效 AI 研发体系，主导研发了国内首个 AI 视频理解推荐系统、首个商用级工业检测平台、首个移动端人体特效系统等，领导并落地了多个 To-B 的 AI 产业应用标杆。2019 年，贾佳亚离开腾讯，沈小勇跟着离开，随后成为思谋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沈小勇是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专家、深圳市“孔雀计划”高层次人才，已在国际顶级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超过 60 篇，论文被引用 3600 余次，国内外获授权专利 50 项以上，在多个领域取得开创性成绩，包括全球首个自动人像分割系统、首个商用级实时道路理解系统，首次提出了基于“scale map”的多模态图像视频处理技术，这些研究被奥多比、谷歌、高通等广泛应用。

在沈小勇看来，思谋科技不是一家 AI 公司，而是一家“工业制造+AI”的公司。换言之，思谋科技的运作模式不是“AI+”，而是“X+AI”。其中的“X”，就是行业。

蒋园园是思谋科技的一名项目经理。她向笔者讲述了思谋科技创立初期的局促情形。

2019 年 12 月，贾佳亚带着他的 3 个博士生在深圳前海深港合作区创立了思谋科技。CTO 是贾佳亚的高中同学、当时在新加坡的吕江波博士。其他人是贾佳亚从腾讯带过来



的一支商务团队，总共也就十几个人。

思谋科技创立伊始，便赶上了新冠疫情。但是在这种情形下，思谋科技工作人员仍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联络并正式开工，还通过视频面试的方式不停地招兵买马。

蒋园园，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同济大学和美国的一所大学，是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女生，出于仰慕贾佳亚之名，毫不犹豫地应聘加入了思谋科技。2020年3月，她正式到思谋科技上班，做销售。当时，销售部只有一名产品经理，特别缺人。蒋园园感觉当时自己就像是在“救火”，哪里有需要自己就去哪里。譬如，要为一家公司进行无线充电线圈的检测，思谋科技没有懂该专业的专门人士，作为项目经理的蒋园园是学计算机的，也不懂无线充电线圈的技术原理，她就去找客户帮助解决，一面安排人写代码，一面再去招人组建团队，然后进行细分工作……

思谋科技就这样一边不停地招人扩充项目经理团队，一边不断地拓展项目。入职才一两个星期的员工就成了“老员工”，就要开始带新人。通过老人带新人，他们一面摸索一面招新人，共同分享探讨企业该如何发展。工业制造领域门槛较高，很多专业知识都是这些项目经理不熟悉的，他们只有通过不停地学习，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本领才能胜任工作。

思谋科技相继进行了四轮融资，开展了芯片分析项目、无线充电线圈产品研发等等。当时，许多工厂招不到工人，成本大幅提升。而工业领域的多数从业者又不懂高科技，不懂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这些都给思谋科技研发的赋能工业领域的产品提供了极好的商机。因此，到了2020年4月，思谋科技便已崭露头角。许多客户纷纷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合作。2020年11月，思谋科技参加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 Vision China2022（深圳）展览会，并在中央展台进行展示，引起业内轰动。许多企业借此认识了思谋科技。

思谋科技每年的业绩和利润都在高速增长，团队也迅速地扩展到了600人，办公区域从原先的一间办公室扩展到了办公楼整层

的办公室。因为人员增长太快，有时还不得不将会议室临时改造成办公区。2021年6月，思谋科技又租下了三航大厦三层一整层的办公室。接着，他们又准备在嘉里中心租下若干层楼的办公室。

蒋园园是一名“85后”，湖北襄阳人，2018年回国到深圳找工作。她是IT领域记忆医疗工程研发工程师。蒋园园和老公是在美国读书时认识的，两个人都认为国内的发展机会很好。老公先回国应聘进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从事材料科学研究，工作相当繁忙。笔者见到蒋园园时，发现她个子不高，鹅蛋脸，穿着白色衬衫和吊带裙。她说话语速极快，经常让人来不及反应。显然，她是一个思维敏捷的人。

2020年12月，在广州举行的一场竞标角逐中，思谋科技成功中标，获得了全球顶尖光学厂商蔡司公司的青睐，拿到了思谋科技成立后在精密光学领域的第一份订单。然而，竞标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要完成合同，任务极其艰巨：按照双方约定，思谋科技必须在4到5个月内研发出光学领域第一台由人工智能企业开发的镜片隐形二维码识别设备。

此前，思谋科技虽然在计算机视觉应用方面进行了很多的市场开拓，但主要是将计算机视觉应用于消费电子产品零部件瑕疵检测，而这一次拿到的订单却是来自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且是精密光学领域的企业。这份订单对于思谋科技而言，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代表着思谋科技在工业制造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突破。

思谋科技要完成的任務就是设计出一台能够依靠智能定位识别读取不同度数镜片上的隐形二维码的设备，并将这台设备安装在对方的生产线上，以便其在全过程中实时监控镜片的质量，同时让镜片具备防伪功能。

这个二维码是一个由点阵组成的二维码。但是，它的点阵大小只有0.125毫米×0.125毫米，且是隐形的，载体还是近视眼镜镜片的原材料，也就是一个个曲面的镜片毛坯。

隐形二维码读取设备的工作任务很简单：

一是对整个镜片进行完整拍摄，二是在1到2秒内成功读取镜片上的隐形二维码，并将数据自动上传至蔡司公司的内部质检系统中。

然而，这看似非常简单的两个步骤，其实难度极高。

首先，只有从特定的角度往曲面镜片上打光，上面的隐形二维码才有可能显现。蔡司公司使用的是先进的镀膜工艺对镜片进行高透设计，即便从完全相同的角度打光，也可能读取不到其中的隐形二维码。成功读码的稳定性难度极大。镜片的度数、厚度和品类不同，比如墨镜和近视镜的类别不同，也会造成光线的反射率不同，隐形二维码的嵌入方式与位置也都需要有差异。镜片的材质是透明玻璃且会反光，即便是没有任何折射角度的无度数镜片，机器也未必能在透明的介质上自动识别出隐形二维码。更难的是，镜片还分为凹透镜和凸透镜，度数不同光线折射的角度也不同，如此细小的隐形二维码只有在特定的角度和光线上才会显现出来。识别隐形二维码的技术相当于金字塔塔尖级别的，用贾佳亚的话说，这难度比在整个广东省一秒钟内准确定位出一个带有轻微故障的红绿灯的难度还要高。

这，对于思谋科技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他们的专长是在计算机算法能力和计算机视觉方面，而在光学原理与膜材设计方面他们并不精通。

在此之前，蔡司公司识别隐形二维码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源头管控，在开模时就预先在模具上刻出隐形二维码，在镜片成型时将二维码一同印在镜片上，然后通过模具的编号进行镜片追溯。但是，这种方法的缺陷是只能从源头管控，而隐形二维码就相当于镜片的一张身份证，每完成一道生产工序都要进行一次识别，以证实该二维码已经通过了所有的工序。如果只在源头管控，就相当于只监测了最开始的开模工序，而无法通过全生产线持续跟踪该二维码，把控每个生产环节的质量。

第二种方法是花高价购买一台德国产的隐形码识别设备。但是，这种设备的缺陷是

只能依靠人工手动检测，识别速度很慢，而且设备价格高昂。

蔡司公司的这个项目对于思谋科技而言，既是一项极其严峻的挑战，又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

竞标成功时，思谋科技上下一片欢腾，大家撸起袖子决心大干一场。然而，当他们具体开始这项工作时，却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们需要攻克的技术不仅仅是借助机器让人看见隐形的二维码，还要解决目标识别物背后的光学技术难题。好在思谋科技在工业产品缺陷检测中具备两项核心技术：一是视觉算法，二是光学成像。思谋科技在成立伊始就创立了一个光学实验室，并且招聘了一批富于研发经验的光学系统研发人才。

这台检测机器要识别的隐形二维码的大小是2毫米×2毫米的矩阵，其中每一个小方块即点阵的边长是0.125毫米。

镜片是一种“空气—膜—玻璃”的三层结构。光的入射角、膜的厚度与镜片折射率等，都会影响光线的传播。某些角度下，光线甚至可能在膜里产生全反射，导致隐形二维码无法被检测到。因此，在打光时，镜片的膜材料必须将光源分解为一束束直径比0.125毫米还要小的光束，这样隐形二维码才能顺利地显现出来。

要用计算机视觉算法成功识别镜片上的隐形二维码，关键在于要找到一种高透光度、高光洁度、耐高温、适应高精度陶瓷刀具加工强度的特殊的膜材料，这种材料还必须能兼容不同曲率、不同折射率的镜片，使光束能从不同的方向平行射出。

然而，蔡司公司给思谋科技的研发周期只有短短5个月！

时不我待，思谋科技一面迅速着手开发算法与制造设备，一面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寻找适合机器识别的膜材料。他们买来了各种不同的膜原材料，进行了不少于100次的实验。这些实验足足耗费了三个月的时间。

在此期间，思谋科技研发人员与国内外的光学厂商、高校研究团队频繁交流，尤其



是与原材料厂商进行深入探讨。这些厂商知道膜材在什么温度下的加工效果最好，透视率与折射率如何才能达标。

经过不懈地寻找，他们最终找到了一种十分特殊的膜材料——多面体微钻石结构的光源反射膜。但是，这种膜，材料市场上没有销售，思谋科技必须自己研发设计。加工这种膜材料，要求达到纳米级的精度，所需要的特殊制作刀具只能从日本定制。

随后，思谋科技运用新的膜材进行了多次的开发与反光测试。2021年4月，就在约定交货日期的前两天，思谋科技终于成功解决了膜材料问题，且完成了生产加工，如期交付设备给蔡司公司。

蔡司公司及时组织了验货检测。用思谋科技提供的监测仪器扫码44片100度到700度的镜片样品，结果全部成功识别隐形二维码。思谋科技研发的膜材料能够实现无论镜片是凹透镜凸透镜、度数是高还是低，机器都能准确地将镜片上的隐形二维码完整识别。度数越低，识别速度越快。500度以下的镜片甚至能够在50毫秒内识别出来。这个成果，令合作双方皆大欢喜。

思谋科技研发这项技术的成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对于透明介质产品的缺陷检测极其重要。除了玻璃镜片，他们的这一解决方案还可应用于面板类产品的裂痕检测与缺陷检测，比如车灯透镜和手机摄像头的瑕疵检测。

这个项目合作成功后，思谋科技和蔡司公司又开展了其他领域的合作，包括难度极高的AR镀膜工艺、大数据分析等各种产品生产线上的诉求，这也让计算机视觉与其他机器学习方法在精密光学领域有了更广泛的应用。

这次合作成功也让思谋科技的研发人员有了一个深刻的体会：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创造出价值。而所谓的创新，其实就是不断地拓展计算机算法与行业结合的技术边界，实现“工业制造+人工智能”的愿景。

目前，思谋科技已在我国的香港、深圳、上海、北京、苏州、杭州、重庆和新加坡、日本的东京等多地设有前沿技术研发和商务

中心；业务覆盖消费电子、汽车、半导体、新能源、广播影视、文教旅游、智能交通等多个行业。迄今为止，思谋科技已服务了蔡司、空客、博世、佳能、大陆、舍弗勒、宝洁、联合利华等超过100家的行业头部企业，技术已惠及数千万工业与消费产品。依托于20多年的前沿AI技术积累以及亚洲最大的一支工业制造领域AI顶尖团队，思谋科技已具备算法、应用、工程、芯片的四位一体解决方案能力。思谋科技拥有智能制造、超高清视频两大核心解决方案，让AI技术能深入产业一线，直接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

在智能制造领域，思谋科技的先进技术获得了广泛而卓有成效的应用。

思谋科技服务于国家重点企业，为其提供12英寸硅片AI视觉检测。晶圆片单一晶粒尺寸极小，其检测接触面直径一般只有50微米，相当于头发丝断面直径的2/3，传统的检测方式需要在显微镜下完成。思谋科技实现了晶圆硅片全线的自动化检测，并可同步实现统计分析产线数据和产品良率。

在芯片工艺分析领域，思谋科技可以进行芯片结构图片的定位和分析自动化。芯片，通常只有成人一个指甲盖大小，但里面所涉及的技术和工艺丝毫不亚于建造飞机或航母。方寸之间，包含了数十亿个晶体管，用高倍显微镜来观察芯片的内部结构，你会发现那比世界上任何一座摩天大楼都要复杂。思谋科技研发了芯片分析系统，可超高速高扫描芯片结构，并实现亿级晶体结构的全自动聚类分析。

在变速箱轴承缺陷检测方面，思谋科技承担了全球顶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未来工厂”质检无人化项目。轴承是汽车的关键基础零部件，决定着汽车的性能、质量和可靠性，一直被喻为汽车的心脏。轴承制造是一种精密的基础件制造，精度以0.001毫米来衡量，比普通机械零件的精度要求高10倍。思谋科技为全球头部汽车轴承厂商搭建质检无人化系统，实现了多种细分类AI自动化检测。

在无线耳机充电线圈检测方面，思谋科技能够开展超过20种高难度缺陷检测，通过

了全球市值最高智能终端品牌厂商的 ARR 测试（对生产一线的质量管理的一种测试）。思谋科技构建了多模型方案，可同时在多区域进行超过 20 种类型的自动化检测，每日每生产线可处理 2.5 万片以上，且还是 AI 全检，削减了 95% 的人力成本。

思谋科技通过研制的“至臻”超高清视频 AI 解决方案及 SMore ViKit、SMore ViEdge、SMore ViPower 三大产品，赋能超高清视频，成功实现超分辨率、画质修复、HDR 色彩增强和智能区域增强。思谋科技的这一套超高清视频解决方案被广泛应用于智慧文旅、智慧交通、智慧教育和广电媒体等领域。

在智慧文旅方面，思谋科技可以为用户提供 AR 场景与实物互动、VR 全景体验、沉浸式场景体验等全沉浸体验。

在智慧交通方面，思谋科技可以帮助用户打造交通智能体，实现全域智能，赋能五大核心业务数据提升。其中，思谋科技可以对公路实现智能病害鉴定、智能车流统计、智能人流统计、全域实时监控；对地铁实现智能夜间巡检、智能电力巡查；对铁路进行高铁电力系统智慧养护等。

在智慧教育方面，思谋科技可使教育直播画质增强，提供 AI 助教、AI 课程、专递教室和智能批改、沉浸教学、名师课堂、虚拟实验、学情分析等。

在广电传媒方面，基于 AI 技术，思谋科技可以提供一站式的画质内容增强解决方案：基于深度学习的 2 到 4 倍超分辨率技术，可将拍摄的高清视频提升至 4K/8K 画质水平；精准定位划痕、斑点等画面瑕疵，对成像不理想、视频压缩及存储介质损伤等造成的画质缺陷进行修复；实现 VR 视频内容从 2K/4K 向 6K/8K 甚至更高分辨率的转换，解决 VR 内容不足和生产成本高的问题等。

2021 年 10 月 21 日，第五届全球智能工业大会暨全球创新技术成果转移大会在深圳召开，贾佳亚在会上作了《智能制造的核心 AI 技术》的专题报告。他提出，智能制造的核心在于智能，智能不是简单的自动化，而

是要让制造拥有“大脑”和让“大脑”决策的各种“神经系统”；只有拥有了聪明的“大脑”，才能最大化地发挥自动化“手臂”的作用，而 AI 则是制造业拥有会思考的工业机器设备的核心因素。未来，人们将会看到一个拥有“智能身体”的工厂。这些智能 AI 可以自行了解原料和生产是否达标，产品的质量如何，自发地调整机器的工作效率，迅速针对生产需求开展生产，预测未来产品生产的数量，还可以根据产品销售情况及时地调整生产安排。

当然，要让智能制造落地并不简单。

要让工业 AI 落地，首先遇到的将是算法的数量难题。以智能手机为例，一款手机可能有 400 个供应商参与生产制造，每家供应商有 5 种制程（事物运作程序的处理过程。常指计算机芯片框架的运算速度量），每个制程 25 条产线。那么，如果要让 AI 覆盖全生产链，单是一款手机的生产就需要 3 万种算法。而全球前 5 名的手机厂商，按每家每年推出 6 款新产品计算，工业 AI 要想在手机行业头部企业落地，第一年就需要 90 万种算法。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其次是数据缺乏的难题。可靠的 AI 模型离不开大量数据的训练。然而，目前工业生产的有效数据非常稀缺，可供训练的样本极少。在训练样本不足的情况下，AI 检测是很难检测出非常见的产品缺陷。

基于以上原因，贾佳亚带领的思谋科技致力于突破 AI 工业落地中的几大难题，实现自动算法组合和部署，打造工业级 AI 系统，构建以智慧为核心的新一代工业 AI 架构。

目前，思谋科技的工业 AI 架构可以赋能的细分领域超过了 1000 个，并且与芯片、半导体、精密制造、汽车、航空、新能源等多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开展合作，完成了多个新型工业 AI 设备产品的落地。

思谋科技推出的这个新一代 AI 系统架构，落地处理效率平均可以提高 90%，并且支持智能迭代。如果按照落地到 20 个制造领域计算，每个算法设计成本为 2 万元，那么，新一代的 AI 系统架构所带来的研发和设备增



值将能达到 5400 亿元。贾佳亚相信，沿着这个方向，产业变革就一定会发生。

隔空传感检测

走进位于前海深港合作区青年梦工场内的朗思传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办公室，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一个稍高偏瘦，一个稍矮略胖。高个子的帅小伙，戴着眼镜，名字叫许可，身高有一米八左右，是这家公司的 CEO 和联合创始人，1992 年出生，才 20 多岁。稍胖的那位名叫江荣平，昵称“罗宾”，长得憨厚而朴实，头发已有些“少年白”。他是福建光泽人，1978 年出生，是一名资深工程师，也是朗思科技在深圳招聘的第一名员工。

更吸引我的是办公室中间居然还安有一台“机床”。许可告诉我，这间办公室也是他们的一个简单的实验场地。他们在深圳地铁九号线南山区粤海门站那边还有一个 70 平方米的实验室。这张“机床”实际上是一个光学平台。他们制作好的一些仪器被打磨之后，可以放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一些操作和调试，而这个光学平台可以隔绝振动。

朗思科技是 2020 年 11 月在前海深港合作区注册成立的。成立不到一年，便已完成了两轮融资。第一轮天使轮融资于 2021 年 1 月完成，英诺天使基金助力他们完善产品和扩展业务。第二轮“天使+”轮融资于 2021 年 11 月完成，投资机构是国宏嘉信资本。朗思科技获得了数百万元的资金。融资资金主要用于新产品研发、产品研发团队建设及在售产品的批量生产等。

朗思科技是一家激光传感技术服务商，业务包括超高灵敏度气体传感器，自主研发和生产搭建全厂“物联网”式在线传感系统，提供原创的配套软件和数据库服务等。朗思科技的核心技术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激光吸收光谱技术、光声光谱技术及光纤传感技术等。根据实际应用场景优化选择相关技术及组合，结合自主研发的自动控制及人工智能算法，朗思科技设计和制造一系列响应速

度快、免标定、超高灵敏度的便携式气体传感器。他们还将芯片集成封装、无线数据传输以及信号处理等多种技术融合，构建下一代智能气体传感及控制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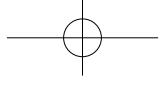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激光传感器是利用激光技术进行测量的传感器，是激光传感技术的核心设备。它由激光器、激光检测器和测量电路组成。激光传感器是新型测量仪表，优点是能够实现无接触、远距离测量，速度快，精度高，量程大，抗光、电干扰能力强等。

在前海深港合作区创业不到半年，朗思科技便已完成了超高灵敏度光声气体传感器二代样机 PAS Series S21 的开发，研制出了烟气脱硝氨氮协同测量系统 DN2020。

超高灵敏度气体浓度分析仪 PAS Series S21，是一款基于红外光声光谱技术的产品。它利用激光功率稳定的红外半导体激光器作为探测光源，采用高灵敏度的石英音叉打造探测模块，通过更换相应的光源即可检测各种不同的超低浓度气体成分，最低探测浓度达到 PPb 级（十亿分之一）。该产品具有体积小、便携、操作简单等优点，可用于涉及超低浓度气体探测的各类场景，例如城市管线泄漏巡检、厂区安防监测、屋宇室内环境监测、生化实验气体追踪以及临床呼气诊断等。

烟气脱硝氨氮协同测量系统 DN2020 是一套基于中红外激光吸收光谱技术的在线多气体监测系统。它采用可调谐激光吸收光谱技术，结合气体吸收增强、原位探测的方法，通过实时分析目标气体分子的特征谱线，快速获取气体浓度信息，可在高温和高水汽浓度的干扰下实现燃煤电厂 SCR（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选择性催化脱硝过程氨气和氮氧化物的实时在线精确测量。

仿佛看出了我的疑虑似的，许可笑着解释：“我们公司的人员一共是 19 位。香港那边有 6 位，深圳这边有 13 位。”深圳这边的实际运营是从 2021 年 3 月 5 日开始的。2021 年 9 月 16 日，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光博览会开幕。朗思科技在博览会上推出了自己的光声光谱技术超高灵敏度气体分子检测仪第二



代版本。因此，朗思科技其他人员都到现场去参加展览了，只有他和罗宾两个人留在办公室。他也是刚从博览会上特意赶回来接受我的采访的。在当天的博览会上，他们的产品被热议，他们准备的名片盒里投满了各地客户和寻求合作者的名片。

朗思科技团队人员都很年轻，平均年龄大概在30岁。

许可本人是一位还不到30岁的年轻人。公司的董事长兼创始人，许可的导师任伟，年龄也才30多岁。

许可老家在江苏常州。任伟教授是江苏镇江人。许可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父母都是1964年出生的。父亲在常州工学院担任数学教授，母亲则是江苏理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父母一文一理，而许可则选择了工科。十八岁那年，他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在那里用了6年时间读完了本科和硕士。毕业时，许可想继续留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设想是到清华大学去读博。当时，他找到了清华大学的一位和自己研究方向比较相似的课题组的导师。这位导师也是一位著名教授，那一年他手上有招收两个博士生的名额，但是全部都给了由清华大学本校直升上来的优秀硕士生。因此，他就没有名额再招收其他学校的学生了。但是他看过了许可发表的一些论文，十分欣赏，于是就将许可推荐给了几位从清华大学毕业、在海外读完博士的年轻教授。这些教授很需要带学生。

许可和这几位教授通过电子邮件联系。香港中文大学的任伟教授最先给他回复。两人第一次通话就通了两个多小时，彼此默契。任伟教授是1985年出生的，也是江苏人。2002年，17岁的任伟以江苏省高考分数排名前几名的成绩考进清华大学，此后，他本科和硕士都是在清华大学读的，用6年时间就读完了本硕课程。2008年，任伟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跟随国际激光传感领域的祖师爷汉森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用了5年时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不到一年时间，任伟便拿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教职。因为他的学术成果、学术背景非常优秀，

所以香港中文大学给了他助理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职位。

许可也很喜欢任伟教授研究的机械与自动化工程专业这个可以投入实际应用的研究方向。他认为这个方向将来可以做出一些实物类的产品，能够在市场上获得一些应用。任伟教授也很欣赏许可的研究潜力。

就这样，两人一拍即合，许可也不再考虑其他的导师，选择跟定任伟教授。当然，那时许可根本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会和自己的导师一起创业。

其实，在那之前，许可自己也还不敢创业。2015年，政府开始倡导“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候，他还在大学读研究生。那时他也曾考虑过创业。但是，父母都觉得这不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正常的发展路径，并不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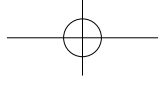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2019年，身在江苏的父母非常担忧许可在香港的安危，不停地劝他回来。可是许可当时尚未取得博士学位，于是他便跑到了住在深圳龙岗的同学石超家里，一起商讨创业计划。

2019年，许可读博士的第四年，开始和自己的导师酝酿创业计划。

香港中文大学拥有很好的创业氛围。201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汤晓鸥创立，在香港科学园孕育的商汤科技更是许可等准备创业的学生们推崇备至的偶像企业。商汤科技自2014年成立以来已融资超过30亿美元。2021年12月30日，商汤科技正式登陆港交所，总市值超过了1400亿港元。

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系更是一个“创业大系”。后来与朗思科技一起获得香港特区政府创业资助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另一个项目——手术机器人项目也是来自这个系的一支创业团队。

当时，许可有一个师兄叫田雪峰，是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毕业的博士。他在2015年开始创业。那时因为经常碰到一些零件加工的需求，他发现零件加工品质参差不齐，于是萌生了创建一个互联网加工平台的想法，也就是以“自营工厂+协同工厂”的方式来解决零件加工的难题，目标是“让零件加工像网上购物一样简单”。他想通过由优质工



厂组成一个庞大的加工网络，以信息化、数字化的手段来实现客户订单和工厂产能之间的快速精准匹配。于是，他创办了速加网。如今，这个线上云平台就像一座超级工厂，影响很大。

创业伊始，许可便经常向同系的各位创业前辈请教问题。

未来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由香港中文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团队联合创办，总部位于深圳福田区，是智能仓储、无人搬运解决方案供应商。未来机器人公司致力于打造国际化的工业车辆无人驾驶技术平台，通过加装独有的高性价比视觉导航无人化模块，将人工叉车、牵引车、港机等工业车辆升级改造为无人驾驶工业车辆AI搬运机器人，解决企业仓储自动化升级难题。

这些前辈创业成功的事例极大地鼓舞了许可和任伟。

2019年，在深圳逗留的一个月期间，许可一直都在和导师任伟讨论起草将要回香港提交的创业计划，去向香港特区政府申请经费。

2019年11月，朗思科技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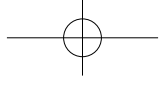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之所以起名叫“朗思”，许可解释：这是一个英文名称的谐音，“激光传感”的英文Lasense，音译就是“朗思”。而之所以选择激光传感这一领域，特别是激光气体传感这一领域，是因为他们发现激光气体传感的应用在现实生活中是急需的。激光气体传感就是用激光准确地测量环境中各种难以探测到的微小的气体物质，可以应用于工业和医疗领域。譬如，在医疗领域中可以用于检测人体呼出的碳元素，从而帮助医生判断胃内有无幽门螺杆菌和一些病症早期的症状。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就是可以检测一些能源气体的泄漏。近年来，我国发生了多起天然气燃爆事故。这些事故都在昭示市场急需研发微小气体泄漏的检测设备。政府有关部门也提出要做好气体安防、气体监管。许可和任伟研制的激光传感技术很早就开始涉猎这一领域，可以研制出设备用来实时捕捉气体，并

将其成分准确地检测出来。这种检测只能通过光的方法而无法通过化学反应的途径，因为化学反应周期都比较长。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他们选择了激光气体传感作为创业的核心领域。

这期间，许可一面准备博士论文及答辩，一面参加了2019年12月香港特区政府举办的TSSSU（technology start-up support scheme for universities）——“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计划”的申报和评审。

当时，TSSSU评审团一共有十几个人。他们中既有香港著名的投资人、香港科技创业园的领导，也有知名教授和科学家。他们对任伟和许可的创业项目进行了深入的评审。评审程序是：先由申请者介绍公司的创业情况，然后由评审团提出问题，申请者答辩。评审的标准十分严苛。在回答评审团提问时，任伟和许可都充满了信心。但是，他俩也不曾料到居然能够顺利拿到当年香港中文大学这个竞争项目的第一名，而且获得了顶额资助。香港特区政府给予了他们一份为期三年的种子基金，每年资助70万元港币，三年资助总额达210万元。资助的条件是要求这个公司必须三年之内一直在香港存续，且不能偏离当初的计划方向。香港特区政府每年分两次拨发资助金，每半年给一次，一次35万元。

香港特区政府的这项创业支援计划，每年拨款数达千万元，是用于资助那些从香港的院校里孵化出来的科技项目。2020年，与朗思科技同时获得这项资助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项目还有一项是做手术机器人的。这家公司先是在香港成立，后来又在深圳福田深港科技合作区注册。这家公司的主推产品是人工智能控制机械手给病人实施手术，切口比人工手术要小。这种手术机器人有两个应用场景。一个是帮助摘除患者体内肿瘤，譬如女性的子宫肌瘤。如果由医生做手术，需要从子宫上方开刀进去再切除，而手术机器人则可以从阴道直接探进机械手进行微创摘除。另一个场景是可以应用于一些非常敏感的区域辅助医生进行手术。譬如在心脏手术中，



手术机器人可以确保高稳定性。机械手可以按照指定的程序去执行，替代医生的手。如果机械手稍微偏离位置，即可通过人工按停止键随时停止。手术机器人可以进行许多“高精尖难”的手术。

2020年6月，许可博士毕业。这时，他们在香港的创业公司已经组织起了一支5人小团队。这个团队主要致力于激光光谱和前沿科技的应用。朗思科技又获得了第6届香港大学生创新及创业大赛创业项目的特等奖。

8月，朗思科技用香港特区政府提供的资助金在香港科学园租了办公区，正式入驻科学园。9月，朗思科技成功研发并推出了COVID-19气溶胶模拟分子追踪传感器。

这一年，任伟35岁，获评香港中文大学终身教授。他也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2020年，从香港回到内地的人员都需要隔离。从2020年8月第一次回内地到2021年9月第三次回来，许可先后经历了三次长时间的隔离。

2020年8月，许可从香港回到内地，拿着公司的项目计划书和一些样机成果去寻求天使轮融资。他还参加了许多路演和创业比赛，努力打响朗思科技团队的知名度。此外，他也想到深圳寻一个落地的地方。

当时，许可比较了其他的一些孵化园区，发现前海深港合作区提供的政策对他们而言是最有利的，相关的配套也是最到位的，这里有着比较完备的政策和制度，且这些政策和制度还在不断更新。许可也向从香港来内地创业的一些前辈们取经，包括向在前海深港合作区青年梦工场落地的随身宝科技公司的郭玮强团队请教。同时，他还和几个孵化器的负责人交流。最终，他们确定在前海深港合作区落地，选择斑马星球这个孵化聚落。因为斑马星球更注重纯粹的硬科技赛道。而前海深港合作区对于像朗思科技这样一个拿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基金资助的公司可以给最高的经费支持。朗思科技团队里有多位香港青年创业者，又可以享受前海深港合作区关于人才房的优惠政策。一些博士毕业的

高学历、高层次人才还可以到深圳市进行高层次人才认定，在前海深港合作区也能获得相应的配套补贴和支持。这一系列的利好消息，促使许可他们决定选在前海深港合作区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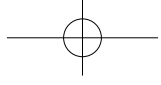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2020年11月16日，朗思传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正式入驻青年梦工场。不久之后，他们便拿到了天使轮融资。

2021年3月，许可第二次从香港回到内地，又经历了一次集中隔离。他准备筹建在深圳的办公室。在这里，他聘请的第一名同事就是江荣平这位非常有经验的福建工程师。3月，朗思科技成功推出了超高灵敏度光声气体传感器。5月，他们自主研发的高灵敏度激光气体检测系统荣获“2021年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7月，朗思科技研制的烟气脱硝氨氮协同测量系统（DN2020）进驻电厂。

8月，朗思科技推出的超高灵敏度光声气体传感器完成二代样机开发成功。这台超高灵敏度气体分子检测仪采用的是填补国内空白的一项技术——光声光谱。它的先进性在于超越了传统的化学方法。传统的化学方法首先是检测速度不够快，其次是百万分之一以下的气体含量的检测不太准确。朗思科技研发的产品在低浓度领域仍旧可以保持超高灵敏度，能够达到十亿分之一的检测能力。

当然这种高灵敏度的检测主要适用于一些分子级的测试，应用场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大型科研机构，一个是大型企业的分析化验室。因为这台仪器可以极大地提高检测效率，而且可以将其安装在已有的无人驾驶车底盘上或者机器人上。目前，这台具有高科技附加值的高端精密仪器，每台售价在30万元左右，国内还没有同类产品。与国际上的知名品牌如西门子、ABB公司的同类产品相比，朗思科技的产品更灵巧、更小、更便携，且更加集成。

2021年9月14日，朗思科技的产品夺得了“深圳逐梦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冠军。这一年，任伟教授也获得了“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港澳）”。和他同时获选的



港澳人才一共只有六位。任伟的获选项目为“激光光谱流场诊断”，此项目旨在开发一种新型激光协同诊断技术，实现极端条件下高焓流场的非侵入式准确测量，理解强激波与热化学反应的耦合机制。

朗思科技在香港的团队重在进行一些面向未来的研究，一些创新性的预研项目。作为一个创新平台，香港特区政府包括香港科创署、科学园等部门都十分支持。朗思科技在深圳的团队则注重工程应用开发，通过了解客户需求将客户的意见及时反馈给工程团队，以推动相应仪器的研发。这个团队的工程类人才的不断补充，也有力地反哺了朗思科技，推动了其融资进度。

朗思科技推出的另外一项成果——多气体检测仪，可以用于测试污染物，测量电厂里排放的氨气和一氧化氮这两种污染气体的数量，采用的也是激光吸收光谱法。这是朗思科技团队比较擅长的。

现在，朗思科技团队中的两位香港青年可以参与大湾区青年创业计划。这是2020年香港特区政府和内地配合开展的一个计划。香港青年在毕业之后只要签约了一家科技公司，三年之内，香港方面可以给予他18个月的资助。只要他在大湾区工作时间超过6个月，在他工作的前18个月每个月香港特区政府都会补贴其工资1万元。这两位青年就享受了这项计划，而且顺利地申请到了前海深港合作区提供的人才住房。

2021年7月，许可回了一趟香港，将他在香港的房屋退租，然后回到深圳全身心地投入创业。

朗思科技在香港的团队计划研发一些灵敏度稍低但是成本更低的传感器。这种传感器检测速度更快，且能够测量数量更多。他们的目标是制造出一款售价在1万元以下的激光传感器。这是他们下一步的研发目标。现在，朗思科技主要走的是高端路线——灵敏度比ppm高出1000倍，达到了痕量级。这也是国家倡导的专精特新技术。朗思科技专注于填补激光传感领域的技术空白，目前已拥有12项国家专利，提交了21项专利申请。

我在朗思科技办公场所见到的设施都非常简单。许可说，他们每个人的办公设备就是一台笔记本电脑，来了带着来，离开的时候就背着走。大家之所以需要聚在一起，是因为可以一起讨论，碰撞出一些“火花”来。办公室也是一个简单的试验场地，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些检测。

目前，朗思科技研制的产品，其中的核心光学部分是由他们自己的工程师手工调制而成的，其机械的外壳、电路板组件等都是由朗思科技设计好后请外面的协同工厂帮助生产的，然后再由朗思科技负责组装。

许可老家江苏常州经常也有一些工业园区联系他，希望他能够回到老家落地一条生产线，因为常州在制造业和电子类、机械类工业方面的成绩也非常出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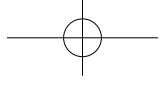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许可是家里的独生子。以前，他想创业，父母都不支持。后来听说他是和任伟教授一起创业，父母也都彻底转变了态度，十分支持。

当我问到业余生活时，许可说自己实在是太忙了，基本上每天都在奔波中。他说父母都很着急，希望他能够利用国庆节放假的时候跟以前的同学聚一聚、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发展一下搞定一个女朋友。

我半开玩笑地说：“像你这么优秀、这么帅气的人才，女友应该是不难找的吧！”

业余时间，许可喜欢运动，主要是球类运动。前海深港合作区有非常好的生活环境，会经常组织一些体育活动。青年梦工场组建有一支篮球队，还有一支足球队。许可戏称自己是“足篮双修”——每周二，他都会到深圳体育运动公园的草坪上去和队友们踢一场足球赛，周末时就会参加篮球队去打一场篮球比赛。平时，他也经常参加一些健身运动。担任朗思科技的CEO，他需要经常和人打交道，和客户、供应商、投资人打交道，由于彼此观念分歧，难免会有一些沟通压力，而通过运动就可以很好地排解压力。运动过后，他都能休息得很好。

目前，许可的生活半径基本上就是青年梦工场方圆3公里之内。吃饭就在周边的前海卓越或者壹方城，自己基本不做饭。他的



生活十分简单，除了工作就是锻炼身体。在前海，他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像他这样的 CEO 就能有十几位。他认为，这就是前海的一种年轻的生态环境。

1978 年出生的江荣平 2002 年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同事们都亲切地叫他名字荣平的谐音“罗宾”。江荣平的老家在闽北光泽县的一个小镇上。母亲在他小时候就过世了，父亲是一名已退休的乡镇干部。他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江荣平至今还未成家。许可在香港的时候，就已通过网络在线上 and 江荣平作了交流。到 2021 年 3 月，许可回到深圳时，江荣平便正式入职，独立负责广东珠江电厂测试的产品线，是朗思科技的一名技术骨干。

神奇的“魔法”

跨进深圳市前海科创石墨烯新技术研究院，我仿佛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这家成立于 2018 年，并于 2019 年正式入驻前海深港合作区的民营非营利机构，在我面前展示了许多匪夷所思、让人叫绝、令人向往的全新的工业产品。它们为我打开了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生活的窗口。

2018 年，在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的支持下，前海科创石墨烯新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2019 年 10 月进驻前海万科企业公馆 4 号楼，拥有一栋独立的办公楼。

成立三年来，研究院构筑了两大平台三级架构，在宝安区建成了两条中试线，成立了 6 个项目公司，推出了 29 种产品。

石墨烯新技术研究院理事长张云宝女士和院长潘登博士一道向我介绍了这家新型研究机构推出的一些最新产品。

与爱家科技合作，他们在“发热”领域推出了护颈、护腰、护膝产品，包括坐垫、羽绒马甲这样的轻便产品。这些产品能快速发热，为人体保暖。石墨烯羽绒马甲可以直接放在洗衣机里清洗，且不会影响快速导热的功能。

他们研制的石墨烯面膜，有很强的吸附

力，能够将人脸上黏附的尘灰或者重金属吸附出来，同时将面膜里含有的一些精华元素更好地导入皮肤，还有淡斑的效果，且保湿滋润效果非常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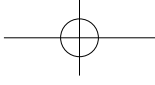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在一堆灰黑色的海绵状物品前，张云宝让我揉拭了一下这块材料。它摸起来像海绵或棉花似的柔软，它被称为石墨烯金属纤维。张云宝打着打火机，对准这堆“棉花”的底端不停地烧，但“棉花”竟然一点儿也不着。这就是加入了石墨烯的一种涤棉材料。加入石墨烯后，它具有复杂的组织形态，包括特殊的编织方式，能达到防火阻燃，甚至能够防电子干扰、屏蔽、抗腐蚀。

石墨烯材料被广泛应用于抗菌领域。石墨烯抗菌材料能破坏并阻隔细菌生长。围绕抗菌领域，他们目前一共研制出了 29 种产品，石墨烯可降解餐盒就是其中之一。

传统的可降解餐盒使用的是聚乳酸材料，但成本较高。聚乳酸（PLA）是一种新型的生物降解材料，使用可再生的植物资源（如玉米）提取出的淀粉原料制成。淀粉原料经由糖化后得到葡萄糖，再由葡萄糖及一定的菌种发酵，制成高浓度的乳酸，再通过化学合成方法合成一定分子量的聚乳酸。聚乳酸具有良好的生物可降解性，能被自然界中的微生物完全降解，最终生成二氧化碳和水，不污染环境，是公认的环境友好材料。聚乳酸适用于吹塑、热塑等各种加工方法，应用广泛，可用于加工各种塑料制品，包括餐盒、无纺布、工业及民用布等。往聚乳酸里添加石墨烯，既可增强饭盒的硬度，还可大幅减少材料用量，达到减重效果。减少聚乳酸用量就能降低成本。由于聚乳酸产品里添加了一些淀粉或者碳酸钙等，容易导致霉变，而加入石墨烯后还可达到很好的抗菌效果，从而延长餐盒的保质期。

石墨烯可以在原有的材料里添加，添加的比例并不多，却能够很好地增强原有材料的性能，包括可以同 PP 结合、同 ABS 树脂结合。

PP，即聚丙烯，是丙烯通过加聚反应而形成的聚合物，是一种白色蜡状材料，外观



透明而轻。在 80 摄氏度以下的温度中，聚丙烯能耐酸、碱、盐液及多种有机溶剂的腐蚀。聚丙烯在高温和氧化作用下分解，广泛应用于纤维制品、医疗器械、汽车、自行车、零件、输送管道、化工容器等的生产加工。

ABS 树脂是五大合成树脂之一，是丙烯腈（A）、丁二烯（B）、苯乙烯（S）三种单体的三元共聚物。三种单体相对含量可任意变化制成各种树脂。ABS 兼有三种组元的共同性能。丙烯腈使其耐化学腐蚀、耐热，并有一定的表面硬度。丁二烯使其具有高弹性和韧性。苯乙烯使其具有热塑性塑料的加工成型特性并改善电性能。因此 ABS 树脂是一种原料易得、综合性能良好、价格便宜、用途广泛的坚韧、质硬、刚性的材料，在机械、电气、纺织、汽车、飞机、轮船等制造业及化工中获得广泛应用。

在 PP 和 ABS 树脂等材料中加入石墨烯后，除了能增强原材料的性能外，还能够很好地取得抗菌效果。

石墨烯新技术研究院研制出了石墨烯保鲜膜、保鲜袋。这些保鲜膜和保鲜袋都有很好的抗菌效果。比如，石墨烯材料可以应用于制造空气净化器。在净化器滤芯中加入石墨烯，可以让空气净化器拥有抗菌功能。

张云宝让我体验了加入了石墨烯的口罩。我当即试戴，感觉这种口罩更轻更贴合脸部轮廓，具有很好的透气性，佩戴舒适。

石墨烯口罩的第一层用的是网纱，而不是无纺布。无纺布的透气性当然不如网纱的好。真正起到隔断病菌传播作用的是口罩中间的熔喷布。在熔喷布中添加石墨烯后，可以让口罩的使用时间持续 48 小时。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口罩在 48 小时之内都有杀菌抑菌、灭毒杀毒的效果。现在，这款口罩已经有几百万只的定制生产量。如果是定制生产，成本可以大幅降低。

我国芯片领域的“卡脖子”问题较为突出。如果能够很好地应用石墨烯技术，就有可能推动我国在芯片领域获得技术突破。芯片是一层一层地经过抛光抛平，然后才能在第 1 层上做第 2 层、第 3 层，然后一层一层

地叠加制造出来。因此，芯片能够达到多少纳米的厚度，关键就在于抛光材料。这就像我们建房子一样，建了第 1 层房子，然后才能建第 2 层、第 3 层。只有上一层的平面都做得很平整，才能够继续建下一层。芯片的抛光工艺包含了三大要素：一是抛光液，二是抛光垫，三是钻石碟。国内的抛光液只有上海安集集团能够生产。这家公司 2020 年已经上市，市值 200 多亿元。国内的抛光垫则有湖北的鼎龙公司能够制造。它原先也不是制作抛光垫的，是制作计算机打印用的炭粉的。而钻石碟国内迄今还没有一家公司能够生产。

从全世界范围看，能够制作钻石碟的共有三家企业：一家是台积电，一家是美国的 3M，一家是韩国的三星。目前，生产钻石碟还没有加入石墨烯技术。抛光垫需要耐磨。如果加入石墨烯材料就能够实现更加耐磨的功能。因此，围绕芯片领域的石墨烯应用还可以做许多的拓展，譬如芯片的散热需求。加入石墨烯材料的芯片具有更好的散热功能。如果通过各领域科学家的协同攻关，我国是很有希望在芯片领域实现新突破的。

研究院正在进行研发的项目之一是制作钻石碟。钻石碟和抛光垫都会用到石墨烯。制作集成电路必须经过抛光工艺，目前国内还没有企业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研究院就瞄准了集成电路这一领域，规划把它推向产业化，未来参与研发制作石墨烯芯片。

石墨烯究竟为何物？为何具有如此神奇作用呢？翻开石墨烯这种新材料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的确是一种全新的材料，石墨烯研究领域则是一个神奇的领域。

实际上，石墨烯本来就存在于自然界，只是人类难以剥离出其单层结构。石墨烯一层层叠起来就是石墨，1 毫米厚的石墨大约包含 300 万层石墨烯。换言之，如果能够将 1 毫米厚的石墨一层层地剥离开来，大约可以得到 300 万层石墨烯。铅笔芯是用石墨制成的，一支铅笔在纸上轻轻划过，留下的痕迹可能就是几层或者仅仅一层的石墨烯。

2004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安德烈·盖姆（Andre Geim）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Konstantin Novoselov）发现，能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获得越来越薄的石墨片。他们从石墨中剥离出石墨片，然后将薄片的两面粘在一种特殊的胶带上，再撕开胶带就能把石墨片一分为二。反复不断地这样操作，于是石墨片越来越薄。最后，他们便得到了仅由一层碳原子构成的薄片，这就是石墨烯。从此以后，制备石墨烯的新方法层出不穷。2009年，安德烈·盖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在单层和双层石墨烯体系中分别发现了整数量子霍尔效应及常温条件下的量子霍尔效应，他们也因此获得了2010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发现石墨烯以前，大多数物理学家认为，热力学涨落不允许任何二维晶体在有限温度下存在。所以，这个发现震动了凝聚体物理学学术界。虽然理论和实验界都认为，完美的二维结构无法在非绝对零摄氏度环境中稳定存在，但是单层石墨烯却能够在实验中被制备出来。

石墨烯是已知强度最高的材料之一，同时还具有很好的韧性，且可以弯曲。

石墨烯是一种零距离半导体，具有非常好的热传导性能。纯的无缺陷的单层石墨烯的导热系数高达5300W/mK，是迄今为止导热系数最高的碳材料，高于导热系数3500W/mK的单壁碳纳米管和导热系数3000W/mK的多壁碳纳米管。石墨烯看上去几乎是透明的，具有非常好的光学特性，在较宽波长范围内吸收率约为2.3%。石墨烯还可以吸附和脱附各种原子和分子……目前，石墨烯常见的粉体生产的方法为机械剥离法、氧化还原法、SiC外延生长法等。

石墨烯的研究与应用开发持续升温，与石墨烯有关材料被广泛应用于电池电极材料、半导体器件、透明显示屏、传感器、电容器、晶体管等方面。石墨烯材料由于其优异的性能及潜在的应用价值，在化学、材料、物理、生物、环境、能源等众多学科领域的应用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2010年2月，IBM公司宣布，将石墨烯

晶体管的工作频率提高到了100GHz，超过同等尺度的硅晶体管。

由于高导电性、高强度、超轻薄等特性，石墨烯在航天军工领域的应用优势亦极为突出。2014年，美国NASA开发出应用于航天领域的石墨烯传感器，能很好地检测地球高空大气层的微量元素、航天器上的结构性缺陷等。

石墨烯的柔性也让它的未来市场广阔。三星公司和成均馆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张63厘米宽的柔性透明玻璃纤维聚酯板上，成功制备出电视机大小的纯石墨烯。这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块头”最大的石墨烯块。随后，他们用该石墨烯块制造出了一块柔性触摸屏。研究人员表示，从理论上讲，人们可以卷起智能手机，然后像铅笔一样将其别在耳后。

2018年3月31日，中国首条全自动量产石墨烯有机太阳能光电子器件生产线在山东菏泽启动，该生产线主要生产可在弱光下发电的石墨烯有机太阳能电池。在这条生产线上应用的技术，破解了应用局限、对角度敏感、不易造型这三大太阳能发电的难题。

中国在石墨烯研究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从生产角度看，作为石墨烯生产原料的石墨在我国储量丰富、价格低廉。

石墨烯虽然从合成和被证实存在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但却已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其优异的光学、电学、力学、热学性质促使研究人员不断地深入研究。随着制备方法的不断进步，石墨烯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被更广泛地应用到各个领域。当然，石墨烯产业化目前尚处于初期阶段，一些应用还不足以体现出石墨烯的多种“理想”性能。世界上很多科研人员正在探索石墨烯“撒手锏”级的应用。

深圳市前海科创石墨烯新技术研究院是专注于石墨烯产业核心技术研发、高端研发代工服务、科技成果孵化转化的新型研发机构。它的定位是：以“立足前海、联通港澳、面向大湾区，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双轮驱动力”为使命，以“自主创新新材料技术产业发展”



为愿景，致力于打造成为国家级创新机构、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推进器、粤港澳大湾区新材料产业协同发展创新平台。

研究院在产业链上定位成为连接学术端和产业端的协同创新平台，并积极营造以产业创新为核心，创新轴、转化轴、孵化轴、产业轴四轴联动的科研成果转化新环境。当前，研究院的主要工作：一是以突破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为主要任务，通过成果扩散、行业服务，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提升新材料产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二是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融合技术链，协同产业链，加快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促进粤港澳新材料产业形成国际竞争力。

现在，每半个月甚至每周都有 200 人次的企业家登门拜访，到研究院来洽谈合作。目前，大量的企业都在酝酿转型升级和寻找进口替代产品。研究院也会定期邀请一些教授、博士到研究院来和企业家们互动，让他们了解企业的需求，促进科研项目的落地和产业化转化。

目前，研究院已经建立起石墨烯复合材料、环境净化材料、生物传感器、柔性电路四大实验室，成为支撑产业应用的技术开发平台。

研究院下设产业平台公司，由平台公司与产业伙伴合作，孵化成熟产业项目就成立项目公司独立运作。围绕新一代环境净化材料和抗菌产业、生物传感器、CMP 半导体等方面的技术需求，研究院现已成立 6 家项目公司，孵化了石墨烯口罩、空气净化器、石墨烯保鲜膜、石墨烯可降解塑料、石墨烯生物检测芯片、石墨烯油水分离海绵等 20 余项产品。

在让我试戴过石墨烯口罩后，张云宝又让我戴上了一双白色的“纱线”手套。从外表上看，这双手套和普通的手套并无二致，也没有啥神奇的地方。但是，当她拿起一把折叠刀，准备切割手套时，我着实吃了一惊：“这没有危险吗？不会割到我的手吗？”张云宝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是一种防割手套。”然后，她用折叠刀在我戴着的手套上反复用力切割，但

是手套竟然没有破，我的手毫发无伤！

原来，这就是加入了石墨烯材料的手套。它能够经受反复使用却很难被磨破。对于那些从事危险工作的人来说，这副手套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同样，石墨烯还可以用于制作防弹插板、防弹头盔，在不同的场景中都能得到应用。在最高精尖的科技领域，同样可以应用到石墨烯。研究院进行的并不是一种基础研究，而是一种以市场需求为核心的应用研究。

在一个狭窄的玻璃展柜前，一个小伙子为我展示了石墨烯海绵。这块看起来同普通海绵并无区别的东西因为加入了石墨烯材料，从而具有了很强的吸油净水能力，而且能做到只吸油不吸水。这样，在原油开采特别是在原油泄漏时，就可以应用这一材料来处理油污。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吸油的海绵还可以反复使用。

在展柜上，小伙子放上了一只透明的玻璃杯，杯内液体上面是一层黑色的石油，下面是半杯清水。他用一根玻璃棒将油和水充分地搅拌混合在一起，然后再放入一块石墨烯海绵，开动机器。只见那些混融在水里的黑色石油一点一点地被海绵从水中吸附出来，然后抽出导流到另一只玻璃杯内。没过一分钟，油便被全部抽干。玻璃杯中只剩下了半杯清水。

我目不转睛地观摩了整个操作过程，感觉就像是在看一场魔术表演。

石墨烯的这种高吸附力还被应用于制作人工水草，用来处理污水和臭水。目前，研究院正在承担的一个项目是贵州茅台镇酒厂的污水处理。2021 年，茅台镇关闭了 100 多家酒厂，原因就是酒厂的污水处理问题没能解决好。通过加入石墨烯吸附材料可以很好地对这些污水进行净化处理。

张云宝还为我展示了一种加入了石墨烯的特殊铜合金材料。这种材料具有很强的传导性。我将手放在这块铜合金上，就能将手掌的温度迅速传导到铜合金下面的冰块。几乎只需几十秒的工夫，肉眼便能观察到通过我手上的温度传导冰块开始融化。

深圳市前海科创石墨烯新技术研究院院长潘登，1986年出生，安徽人。本科在中国科技大学就读，后来在美国加州大学获得化学材料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以前，他也是学校的院所里从事科学研究。后来，一方面由于家庭的原因，另一方面他也更希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和商品实现价值，于是选择回国工作。2018年，他进入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随后选择到深圳这座创业之城参与创立深圳市前海科创石墨烯新技术研究院。在潘登看来，前海深港合作区具有优异的项目孵化基础和技术升级转化的条件，而且具备非常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这和在高校里工作是迥然不同的，这里发生的一切令人振奋。

其实，在他们的石墨烯项目被引进到深圳之前，潘登也曾经考察了许多地方，最终才选定了深圳前海。前海深港合作区对于研究院给予了开办经费、人才住房、房租补贴等各个方面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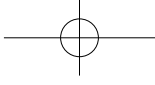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目前，石墨烯研究院包括三级架构。第一级是非营运组织的应用研究，以市场为主开展应用研究，一共有四个实验室。第二级是成果转化平台，也就是深圳石墨烯产业有限公司。这家2019年7月设立的公司相当于一个孵化器平台，研究成果的转化就由这个平台来执行，包括了解市场需求、为应用研究投入资金等。第三级相当于每一个独立的项目公司。每一个项目、每一个领域都可以成立独立的项目公司。研究院的特点就是以市场需求为先导，通过市场来引导科研。在广泛的合作交流中，研究院将石墨烯材料特性与现有市场产品结合，提升产品的使用品质和功能特性。根据客户厂家的产品设计需求，他们立项开发新型材料、研究加工工艺，解决批量化生产的技术难题。而后，再由平台公司与客户厂家、社会资本联手孵化项目子公司，以合作开发的新型材料为产品进一步拓展同类市场的增量业务。

目前，研究院的工作还处于新研发阶段。这个研发过程需要相当长的周期，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潘登和张云宝看来，石墨

烯的应用现在还处于初始阶段。在各个方向，石墨烯都可以得到广泛应用，包括散热方向、传感方向、涂料防腐等。在高端工业领域，包括传感和芯片等高附加值领域，石墨烯也能得到应用。研究院是一个新型的研发机构，不仅要尖端的基础性的研发，还要注重工程化的研究、产品转化的研究，注重研究和市场、产业相结合。其实，研究院所有的研究都是围绕着石墨烯的特殊性能。它可以渗透进各个工业领域。

现在，研究院已经完成了一条完整的生态链，从市场需求到实验研究，再到产业化。在国际上，技术等级被分为1~9级。1~3级是实验室技术，以理论研究为主，比如像我国各大高校的实验室技术；4~6级是产品技术；7~9级是商品技术。研究院到前海深港合作区来，对标的就是中小企业，就是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所需要的商品技术，而不是止步于基础研究。研究院会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研发方向和领域。这种应用型研究也是许多香港科研院所需要的，因此可以很好地搭建起香港和内地在应用研究方面的桥梁。

作为一家新型研发机构，深圳市前海科创石墨烯新技术研究院不是从事基础研究的。新型研发机构起点新、终点新、客户群体新，能够快速把握客户需求，把握石墨烯的应用场景，并以此为核心通过技术攻关合作，帮助企业实现他们的目标。因此，研究院需要做一些很好的示范项目。针对客户提出的需求，他们先调查了解市场需求究竟是否足够大、差异化是否足够强、自身的技术是否能够解决好，再针对企业所要的参数先在实验室把新技术研究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是没有收入的。等到研究成果出来后，产品如果达到了企业所需要的目标，就能很快实现转化。这就意味着，研究院前期的投资和投入会比较大。因为这里有一个试错成本，需要不断研发的成本。所以，特别需要政府和各界人士关注像石墨烯研究院这种新型研发机构，并给予更多的支持。目前，市场上已有的扶植政策实施大多是以投入的设备和



资金多少为标准，或者以它的产值实现目标多少为标准。这两个标准都偏向于成熟的技术。而对于新型研发机构而言，他们所需要的是自己的技术能够很好地得到转化，需要和企业进行很好的对接。在此期间，他们尤其需要政府帮助推荐，去促成合作。

目前，我国的科技创新主要有两条路径。一个是国有体系主导的院所模式，依托国家科研经费，承担技术攻关任务，以论文和课题为考核标准，应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工程；一个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模式，依靠社会资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研发，应用于产品生产，最终以经济效益为检验标准。而前海石墨烯研究院则嫁接了这两种模式，依托院所雄厚的基础研究支撑，坚决地做市场需求的技术开发，不以论文论英雄，始终瞄准产品要效益。通过大量的应用型研发和市场培育，让曾经“高大上”的石墨烯材料真正地走进千家万户。

对于基础研究机构而言，要实现成果的转化并不容易。而像深圳市前海科创石墨烯新技术研究院这种新型研发机构，从创立伊始就确立了以实体经济为导向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以企业需求为主，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攻关、技术研发，致力于做民品方向产品转化的平台、技术转化产品导向的平台。因此，这是一种全新的科技创新模式和探索，也是推动自主知识产权创新成果转化的一种模式。了解到市场规模足够大、差异足够强，研究机构就可以迅速地投入研发，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推出可以推广实用的技术及产品。

目前，深圳市前海科创石墨烯新技术研究院人员总数不到40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32岁。研究院以人才为核心。从设立伊始，研究院每一个产业化平台、每一个项目都有员工持股的制度平台，持股从25%到30%甚至50%不等。这样的一种分配制度，对于吸引和招聘人才，特别是招聘到精干的人才是非常有益的。这也是研究院能够保持旺盛生机与活力的奥秘所在。

吃垃圾造蛋白

看过用石墨烯变出的“魔法”之后，我又知道了香港青年余广滔靠养一种神奇的虫子创业的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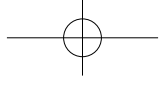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黑水虻是一种腐生性的水虻科昆虫，能够取食有机废弃物，如禽畜粪便、食品加工业副产品和餐厨余垃圾，生产高价值的动物蛋白饲料。因为这种虫子具有繁殖迅速、生物量大、食性广泛、吸收转化率高、易于管理、饲养成本低、动物适口性良好等优点，所以可以进行资源化利用。黑水虻的幼虫被称为“凤凰虫”，是与蝇蛆、黄粉虫、大麦虫齐名的一种资源昆虫。

黑水虻原产于美洲，在南北纬40度之间广泛分布。近年来，我国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湖南、湖北、上海、台湾等地都有分布，被广泛应用于处理鸡粪、猪粪及餐厨垃圾等有机废弃物。

黑水虻幼虫食性杂、食量大、抗逆性强，有生活史重叠且弹性很大、预蛹营养价值高等特性，因此，在将禽畜粪便转化为昆虫蛋白领域，黑水虻备受青睐。

黑水虻最早受到关注是它能有效地控制野生的家蝇种群。科学家们通过观察发现，在黑水虻繁衍栖息的粪堆附近，家蝇的数量很少，而家蝇成虫也会尽量避免在黑水虻幼虫取食的粪堆上产卵。在黑水虻和家蝇幼虫混合饲养的情况下，只有少量的家蝇幼虫能够发育成熟。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人们发现黑水虻幼虫在取食过程中还能将粪便中的有害病菌进行消化和分解，从而降低其对环境的危害。科学家还研究了黑水虻成虫的求偶和交配行为，发现黑水虻成虫在交配前有环境因子诱导的求偶行为，其中强烈的阳光就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诱导因子，而黑水虻的交配行为需要在飞行中完成，因此，饲养黑水虻成虫的饲养室需要有足够大的空间。

黑水虻体内的蛋白质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脂肪含量也很高，其氨基酸的含量



高于普通的豆粉，与鱼粉接近。同其他蛋白质饲料相比，黑水虻虫体中几乎检测不到沙门氏菌等有害菌。因此，将黑水虻添加到饲料中，可以提高饲料的质量。更让人叫绝的是，经过黑水虻处理过的粪便可以作为优质有机肥。

人们经常利用黑水虻来处理有机物垃圾，包括餐厨余、食品加工边角料、过期及临期食品等。经过黑水虻处理过的畜类粪便，其中有害菌的含量和种类都明显下降，且没有臭味，可以作为有机肥使用。因此，黑水虻被广泛应用于处理有机物垃圾。

2013年10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推出《可食用昆虫报告》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力推昆虫替代畜禽蛋白饲料的来源，其中黑水虻就是应用前景极广的一种。

余广滔选择黑水虻作为创业项目，也是缘于一次偶然的机。

那是2016年，他在从事国际贸易工作期间，一次他在从香港出发的长途航班上无意间看到了BBC制作的一个纪录片。纪录片的名字叫《吃昆虫能拯救世界吗？》，讲述的是地球上每个人平均拥有40吨的昆虫。如果这些昆虫蛋白质能够取代传统肉类蛋白质，全球的粮食危机就有望真正得到解决。

这个纪录片让余广滔认识了“昆虫蛋白”这个概念。回到香港后，他查找资料发现，早在2013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就曾推出《可食用昆虫报告》。当时，余广滔便想到这或许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创业方向。2015年，他一边继续做国际贸易，一边开始寻找生物技术方面的合作伙伴来搭档创业。

2019年，茵塞普科技公司终于在香港启动和孵化。之所以取这样一个名称，是因为公司的英文名称是INSPRO，由insect及protein两个英文字母合并而成，它的谐音是“茵塞普”，代表他们想创办一家蛋白质科技公司的愿景。用黑水虻处理有机废物消灭垃圾，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创办一家社会型企业，亦即环境友好型企业，通过昆虫生物处理技术让人们看到昆虫蛋白的价值以及对环境友好的可持续性，

从而让昆虫蛋白最终成为传统动物蛋白的替代蛋白之一。

余广滔和伙伴为香港环保署设计了一个模块化项目——运用黑水虻处理香港禽畜养殖业的污染问题。那时，香港禽畜养殖业污染物主要是鸡粪。这个项目取得了良好效果，得到了香港环保署的认可。这给余广滔树立了很大的信心。于是，他决定辞掉原来的工作，开始追求自己的创业梦想。

其实早在之前，余广滔也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创业经历。

余广滔1983年出生，祖籍广东阳江，有一个哥哥。20世纪80年代初，粤西大量农民纷纷从农村涌入深圳、广州和珠海打工。阳江出建筑师傅。阳江的建筑师傅包括泥水匠等，在广东省是非常有名的。阳江人通过师傅带徒弟，一批一批地将同村村民从农村带出来，带进城市。余广滔的父母就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从阳江进城的粤西农民工。他父亲就是跟着师傅出来的，从事的是传统的泥水匠工作。开始时，他父亲在工地上当建筑工人，后来一点点地将事业做大，逐渐开始接一些工程项目。经过几十年奋斗，他父亲在珠海打下了一片天地，随后将一家人都搬迁到了珠海，并在珠海定居。

在父母到珠海打工、打拼的那些年，余广滔和哥哥便成为农村留守儿童，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父母给余广滔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从小就立下志向，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出一番事业。

余广滔本科就读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毕业后又考上了香港理工大学，到香港攻读管理学硕士学位。

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经历让余广滔一向对土地和农业有一种亲切感。这也是促使他后来在创业时选择有机农业的根本原因。当然，他现在从事的农业已经不再是父辈们的那种传统农业，而是农业工业化，是一种新型的农业。

在香港求学期间，余广滔接触到了一个新颖的概念——社会型企业，也就是用企业的力量持续地解决某个方面的社会问题，创



造美好的社会环境。在大学读书时，他就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创业比赛，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服务社会、承担社会责任的创业方向。

2010年硕士毕业后，余广滔参加了一些社会性工作，包括参与香港环保署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工作。他一面在那边帮忙，一面深入地了解了一些绿色科技信息。机缘巧合，经过基金会的介绍，通过考核，余广滔进入人民日报香港分社工作，担任社长助理，负责行政事务。这是一个既了解内地情况又对香港比较了解的岗位。那时，余广滔就在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大楼上上班。

然而余广滔一面还在继续寻找创业的机会。2011年，他创办的有机农场项目失败。2012年，余广滔进入香港《文汇报》工作。这是一家很有公信力的香港媒体。2012年到2015年，他担任文汇报社国际公关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及业务总监（内地）。在这里，余广滔负责的具体业务就是帮助当时内地各个省市的政府到香港举办招商引资活动。香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每年内地的各个省市的政府都会在这里举行各种招商引资会。这种活动是内地许多地方吸引外资投资的主要方式。余广滔参与统筹整个招商活动事宜，对接内地政府的安排，负责香港的落地统筹等。在这项工作中，他积累了大量的与内地政府相关的公共关系管理方面的经验。

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和创业过程中，余广滔既有失败也有成功，这都成为他的一笔丰厚的人生财富。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在他2016年的创业做准备。“以前经历的所有东西，都能在库基科技的这个项目上发挥它的价值。所以，我以前所走过的每一步，所经历的每一个弯，即便是失败，对于后来我而言，都有它的价值。”余广滔说。

在生物科技这个创业项目上，余广滔感觉自己仿佛遇到了冥冥之中注定要去做的事，找到了自己可以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事。而此前的几十年经历仿佛都是在为这个项目积攒能量、积攒力量，让他在遇到它的时候有能

力把它“接住”，把它做好。

2016年，余广滔再次创业。他以“绿色科技”为核心，致力于城市垃圾处理，主要为政府和大型环保企业提供前端智能垃圾分类硬件及大数据系统，以及提供后端的有机废弃物（餐厨余垃圾、食品加工副产品、禽畜粪便）等的昆虫生物处理自动化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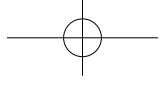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他创办的公司中标了香港环保署项目，服务于12万户香港家庭。特首林郑月娥实地考察他的公司，还撰写文章积极推介他的项目。

2019年6月，余广滔在香港注册成立了茵塞普科技公司，选择黑水虻产业作为公司开创新局的首选。

之所以选择黑水虻，是因为黑水虻是一种低环境负担、低投入的昆虫。这种昆虫适应性特别好，分布广泛，不存在生物入侵、生态威胁的问题。黑水虻不是害虫，也未发现携带有对人体有危害的病毒，未发现对人类具有威胁性。黑水虻自身可产生抗菌肽以杀死细菌如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黑水虻繁殖生长迅速，两周时间体重就能增长4700倍，一对成虫繁衍半年即可产生750吨蛋白质，可以作为替代性蛋白来源。黑水虻的生命周期只有35天到40天，成虫在完成交配后就会自然死亡。2012年开始，瑞士与印尼政府开展了为期四年的研究，证实了用黑水虻处理都市有机固体废弃物的可行性，没有发现生物安全方面的隐患。

正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余广滔经过筛选，决定选择黑水虻。在他看来，昆虫产业将是一个新兴的绿色产业。它可以解决大都市产生的大量厨余垃圾和食品废弃物，还能产生昆虫蛋白，成为新型蛋白质的来源，解决全球人口蛋白质供应不足的问题。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利用所有耕地生产的粮食远远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因此，从全球角度看，人类急需找到一种新的蛋白质生产方式，也就是替代蛋白。近年来，替代蛋白领域非常火爆。这些新型蛋白质的生产包括几个领域。第一种是我们常说的人造肉，就是用大豆蛋白制造的植物基做出人造肉。第二种是细胞培养肉，也就是在



实验室中用细胞培养出人造的牛肉等。第三种就是昆虫蛋白，还有一些藻类的硅藻蛋白。这些新型的蛋白质生产方式，其中有一些因为产量和成本的原因，短期之内无法达到大规模的商业应用。譬如，人造肉、细胞培养肉的成本太高，而昆虫蛋白发展速度最快。因此，当余广滔在航班上看到有关昆虫蛋白的节目之后，就觉得这可能是找到了一个能够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又具有良好商业方向的创业项目。

近年来，我国开始倡导垃圾分类，厨余垃圾处理市场蓬勃发展。上海作为第一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实行垃圾分类后，每天的餐厨及厨余垃圾就从原来的4000多吨一下子增加到了1万多吨。余广滔敏锐地意识到，垃圾分类必然会带来大量的餐厨垃圾，这就需要配套的处理能力。而用传统的厌氧发酵成沼气这种处理方式成本高、建设周期长，且资源化利用程度低。垃圾发酵后产生的沼气，还会带来大量的污水和沼气废渣。所以，从整体上看，这种处理方式不是高效的、能够实现垃圾绿色循环的方式。而昆虫生物技术就能够更好地实现垃圾绿色循环。因此，余广滔认为自己正好赶上了风口。更令他欣喜的是，他也找到了在技术上可持续研发的机会，很幸运地遇到了自己的生物技术团队。于是，他在2019年水到渠成地成立了这样一家公司，并全身心投入。

2020年12月22日，他们在前海申请注册库基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当天上午申请，下午就拿到了营业执照和公章。前海深港合作区还给予企业很多其他政策方面的配套，包括人才公寓、办公室租赁各种政策补贴等。

库基科技在技术上需要可持续研发，需要跨领域的团队，需要结合智能制造聘用智能化大数据方面的技术人才，需要生物技术团队方面的人才。余广滔之所以选择在前海深港合作区创业，是因为之前他对这里的创业环境已经有所了解，知道许多香港青年北上创业的首选地就是前海，也了解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的管理透明而高效。

当然，对于余广滔而言，前海深港合作区青年梦工场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便利条件，那就是政府能够帮助他的创业团队开展宣传报道，宣传推介他们公司的生物技术。譬如，在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的推动下，2021年5月17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逐梦大湾区”系列节目对余广滔进行了专访。同时，“大湾区之声”、《香港信报》、《深圳商报》等媒体也都对他做了专题采访，将他作为香港青年在内地创业的代表进行深度报道。这对于余广滔他们推广技术、找到合作伙伴都是非常好的助力。

2021年，余广滔被选为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创业故事纪录片《港湾起跑线》的10位青年代表之一。《港湾起跑线》由香港特区政府及内地事务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制作，讲述了10位在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创业、工作、生活和学习的香港人的日常故事。借由他们的亲身经历，让香港大众对大湾区拥有更立体的认识。这部纪录片于2021年2月28日起在香港电视台TVB播出，每周同步在特区政府粤港澳大湾区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优酷等平台上发布。3月15日，《港湾起跑线》第三集播出了香港人余广滔和他的北京太太田爽有关“虫子”的创业故事——《虫来自有机》。纪录片真实地介绍了余广滔与太太在深圳前海做环保厨余产业，到处推广厨余垃圾变成高蛋白虫子的概念，告诉大家虫子可以做饲料、肥料甚至人类食物。纪录片中，他们在工余时间喜欢带着两个孩子进行野外亲子活动及自然教育。

正是在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等有关方面的推动下，库基科技同固高科技这个在运动控制方面全球排名前十的领先型科技企业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共同研发昆虫生物技术的整套设施设备系统，一起研发智能芯片控制系统。固高科技于1999年由香港科技大学的李泽湘、高秉强、吴宏三位在机器人、微电子和运动控制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和专家创办，是亚太地区首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业从事运动控制及智能制造核心技术与开发的高科技企业，是国内外全互联智能



制造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

作为国内技术领先的运动控制产品供应商，固高科技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广东省产学研示范基地、“深港创新圈”装备制造核心技术平台，是深圳市唯一的运动控制技术工程中心承担企业。作为创业公司，库基科技能够“攀上”固高科技这样“高大上的亲戚”，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政府的牵线搭桥。

在政府的支持下，库基科技在生物技术方面也跟华南农业大学联合成立了产学研的项目。因此，库基科技落户在前海，面对的是整个大湾区，利用的是前海和大湾区这个大平台。随后，他们又在东莞松山湖建设自己的示范园。可见，库基科技对整个大湾区各个城市的产业优势都很好地进行了集中和汇聚，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组建起了自己的供应链，形成了自己的产品生产体系。这种资源的快速整合和生产要素的齐全齐备是大湾区的独特优势。

余广滔想要开创的是一种模块化、全自动化应用黑水虻处理厨余垃圾的生产方式，也就是实现全环境控制。在这个模块中，他们可以实现这样一个过程：黑水虻从育种、选种、孵化到投放进厨余垃圾，然后处理厨余垃圾，再到成虫收获、晾干、变成饲料和昆虫食品，最后将虫沙虫粪作为有机肥料处理。

目前，黑水虻产品有两大用途。一是食品级的虫子生产。这类黑水虻使用的是食品级的饲料，生产出来的虫子经烘干后可以提取昆虫蛋白制作成昆虫食品。这些虫子也可以直接食用。另一种用途是利用黑水虻处理有机废弃物、厨余垃圾。虫子经过10天的生长就可以收获，烘干后可以作为饲料。这些虫子的烘干产品，库基科技已经在亚马逊等网站上出售，远销到了美国。它可以作为喂养鸡的饲料。吃黑水虻的鸡，产下的蛋的质量等同于农家柴鸡蛋的。

库基科技建立了自己的育种基地，拥有自己的虫卵基地，通过自己的团队将种源培育好。黑水虻虫卵经过5天的孵化就可以投放进有机垃圾内。而后，这些幼虫经过10天

左右的生长就可以收获。幼虫继续生长就会变成蛹，然后会像毛毛虫变蝴蝶一样，蜕变成成长翅膀的成虫。成虫再经过交配产卵，7天左右就会死去。黑水虻整个生命周期在35天到40天。库基科技主要使用的是黑水虻幼虫的前15天。在这15天内，黑水虻的利用价值很高，可以作为新的蛋白质的来源。生产一公斤的黑水虻昆虫蛋白的投入只相当于生产一公斤牛肉蛋白的二百分之一，因此，这是一种对环境负担很小的、特别低碳的动物蛋白生产方式。目前，全球的牛饲养行业的碳排放是非常高的，比汽车、飞机等所有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加起来的总和还要高。我国一些城市开始实行垃圾分类，会产生大量的餐厨垃圾需要处理。现在，通过黑水虻这样一只小小的虫子就可以将其转换成可以利用的新型蛋白。黑水虻产品既可以充当饲料，也可以作为宠物食品，甚至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物。

长期以来，我国饲料的进口依赖度是很高的。饲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成分，鱼粉是其中之一。从海洋里打捞上来的小鱼，经过蒸干磨成碎粉而制成鱼粉。每年，我国要消耗掉全球大约50%的鱼粉。因为鱼粉需要大量地捕捞小鱼，而如果把海洋生物链最底端的小鱼捕捞完了，这对于整个海洋食物链的影响都会很大，对于海洋生态的破坏也很大。所以，现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对鱼粉实行全球配额制。

饲料中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分是大豆。我国每年都要进口大量的大豆，榨完豆油剩下的豆粕就是养殖业重要的饲料原料。我国的养殖业非常发达，但是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很高。如果国际贸易领域产生什么风吹草动，就会极大地影响到我国的养殖业。昆虫蛋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替代部分豆粕。从国家发展战略上看，昆虫蛋白可以减少我国对进口饲料原料的依赖。

目前，欧洲和美国、新加坡等资源紧缺的地方，都开始将昆虫蛋白作为食品生产供应和安全的一个重要保障，就是因为昆虫蛋白生产效率高，能够实现本地化生产和供应，

能够有效地减少对国际贸易和海外原料的依赖。在欧洲，人们非常推崇昆虫蛋白。2017年，欧盟修改条例，正式将昆虫蛋白纳入饲料原料目录，三文鱼的饲料都可以使用昆虫蛋白。2021年，欧盟又决定在鸡猪的饲养中放开昆虫蛋白的使用率。因此，昆虫蛋白市场从2017年开始爆发，成为一个新兴的行业。

黑水虻繁殖能力特别强，繁殖速度非常快。一只虫子一次大概可以产卵800到1000颗。余广滔和团队通过全链条的管控，在自己的育种基地可以将虫卵孵化。黑水虻幼虫在孵化后第5天即可被投放到各个项目里去。项目系统已基本实现自动化。到第15天时，他们就可以收获虫子。他们会根据垃圾的数量来投放虫子的数量。譬如，一个养殖空间内大概需要投放1公斤的黑水虻幼虫。1公斤的黑水虻幼虫一天就可以处理50吨的餐厨垃圾。在他们的基地，所有的餐厨垃圾都是当天运进来当天处理完。从投放虫子的第11天开始，基地每天收获投入十分之一的虫子，留下十分之九的虫子备用，然后再补充进十分之一数量的新的幼虫。这样，就可以做到每天及时处理完全部的餐厨垃圾，且每天都能收获虫子。

黑水虻的幼虫干品每两磅（约等于1公斤）国际售价是19.95美元。在国内作为饲料出售的幼虫干品1吨的售价大约在1万元。而进口鱼粉每吨的价格在1.2万至1.3万元。这将有助于降低养殖大户的成本。

在跨境电商方面，库基科技组建了专业的团队。目前，美国市场每年对虫子的需求量很可观。余广滔希望自己的品牌能够快速成长，每年能够达到数百万美元的销售额。他相信，这是完全能够实现的目标。

养黑水虻这种虫子看起来就像养鸡一样简单，似乎谁都可以养，但是作为一家创新企业，库基科技强调自己要在养殖中采用一套自动化的、智能化的系统。这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农业的农业样态，是为农业生产提供一个工业化的解决方案。目前，库基科技所提供的一整套餐厨垃圾处理解决方案，既符合环保标准，又是全球领先的。

在农业工业化的基础上，库基科技还对他们的整套系统进行训练。用所有的环境参数、生物需求去训练这一整套的大数据系统，从而实现人工智能，打造出一套全球“最会养虫子”的人工智能系统。这样一套系统需要时间的积累、数据的积累，需要不断地训练。目前，全球知名的昆虫生物技术方面的专家教授几乎都是他们的顾问。库基科技将持续地研发，包括虫卵大规模繁育和大规模培养，以及虫子疾病疫病的防治和营养的需求等。采用工业化、标准化的生产体系和行业标准，库基科技会打造一个全链条的生物生产链。

在余广滔看来，昆虫产业是一个非常大众的市场。以深圳为例，这座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每天产生的餐厨垃圾就超过了1万吨。单是这个市场就能够支撑起一个上市公司。昆虫养殖和垃圾处理是一片真正的蓝海，它能够很好地解决大城市面临的垃圾处理难题，又能够很好地解决目前食品生产、蛋白质供应不足的问题。5吨的餐厨垃圾可以生产出1吨的黑水虻虫子和2吨的有机肥料，剩余的基本上就变成水分蒸发掉。这种垃圾处理是更为环保的一种方式，没有二次污染。幼虫干品作为饲养原料，深加工提取物可作为生物医药原料，虫粪则用于有机肥生产。

目前，库基科技采用的营销方式是努力打造几个样板工程，包括在东莞松山湖开创的示范项目，在深圳和香港参与的一些项目。通过样板工程展示向全国推广，让大家眼见为实，看到这个项目落地实施的实际效果。

在投融资方面，目前库基科技还处于打样板阶段，需要做一轮新的融资。除了吸收资金之外，余广滔更希望通过融资吸收优质的战略合作伙伴。之前，他们已在香港做过两轮融资。第一次是天使轮融资，获得200万港币；后来又做了一个50万美元的可转换债的股权融资。接下来，他们将要进行一轮200万美元的融资，投入样板工程。他的计划是在香港成立公司作为研发的大本营，而生产供应链系统这一整套都落地在前海深港合



作区。香港的公司可以帮助他更好地对接海外市场，包括引进海外技术；而内地则可以利用更低的成本和投入来建立生产链，做样板工程。前海深港合作区也非常有利于他们开辟国际市场。譬如，他们在亚马逊上出售虫子收回的都是美元，这些美元可以进入到公司在深圳的账户，中国银行就为他们提供跨境结汇的便利。这种金融便利性对于公司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餐厨垃圾的处理市场在国内是巨大的。但是，余广滔的目光更加长远。他希望库基科技能够走向东南亚，走向欧洲，生产食品级的昆虫蛋白，为人类解决蛋白质供应短缺的问题。因此，库基科技下一步的业务必然要走向海外。他希望深圳的库基科技能够去控股全球的业务。利用大湾区整个供应链体系和生产优势体系，将供应链和技术研发做好，把产品和业务输出到全球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项目上去。

前海和大湾区具备高科技人才聚集效应，包括跨境电商、贸易型人才都十分丰富。这一系列的优势对库基科技的业务开展十分有利。他们首选前海，就是因为可以更好地利用前海的政策高地、宣传高地的优势，利用大湾区整个供应链和生产研发的优势，帮助库基科技更好地面向全球市场，更好地走向世界。

全球眼，全天候

爱客科技（深圳）有限公司（AfterShip）2018年在前海深港合作区注册成立。这家最早于2012年在香港创立的以全球包裹跟踪为核心业务的科技公司，从2014年起每年业务增长量都是100%，创造了业界奇迹。

当我第一次走进爱客科技位于前海嘉里商务中心T2座的新办公楼时，看到的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办公场景。

办公区宽敞开阔，视野良好，每个人都是自由式办公。只要有一台手提电脑，他们可以坐在任何一个工位上完成自己的工作。公司里设有专门的茶水间，供应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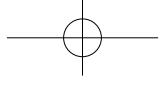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费咖啡，还有点心。一个个电话间具有隔音保密效果，是私密而安静的独立空间。随处都设有可供两人对坐交流的桌椅。甚至还有一间专门的休闲屋，员工可以在里面看电视、打游戏，躺在沙发上休息。办公桌高度是可以升降的，椅子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还可以放倒让人躺平。办公区外有一个很大的露台，露台上摆满了花草。站在露台上可以远眺深圳湾大桥，视野开阔，令人心旷神怡。这是一个看得见大海的办公区。毫无疑问，这是一家十分注重员工体验的、以员工为本的公司。

据公司员工介绍，除了硬件环境体验超爽之外，他们更看重的是协作流程。在这家公司里，70%以上都是科技研发人员，每个人的工作只需在8小时之内完成，大部分时间都是不用加班的。公司还有特别的“一对一”交流制度。每个月，团队的组长都会跟每一名员工进行一个小时左右的谈话交流。第一句话通常都是组长问：“这个月，你的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到你？”只要是在合理的范围内，组长都会想方设法帮助组内员工。正如这家公司的CEO陈龙生和总技术官（CTO）洪小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请让我知道。”

爱客科技的员工都知道，他们的老板陈龙生30多岁时就已实现财务自由。他之所以选择开办这家公司，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所以，他经常跟自己的团队这样说：“我会尽量给你们创造好的环境，尽量给你们找更优秀的人来做同事。你们想要最新款的MacBook Pro，想用更好的付费软件，想要去国外旅游，都没问题。但是你们必须记住，你们花的都是你们自己的钱。如果你们多浪费一分，你们的年终奖就少一分；如果你们招一个产出低于成本的人进来，他分走的其实是你们的钱。哪怕公司最后倒闭了，我的物质生活也是不会受任何影响的，受影响的是你们。所以，为了你们自己，请在工作中注意控制成本和创造利润。”

有一位入职爱客科技的员工在《一个想



当作家的程序员》一文中讲述了自己独特的经历和感受：

我玩知乎这么久了，没想给自己加什么认证。我以前觉得如果要加，那么也应该是等我真的写出了某本畅销书，然后我再认证为“著名作家”。甚至我还一度想着，等我真的靠副业挣到了足够满足我日常开销的钱，我就不当程序员了。

但是今年来到 AfterShip 之后，我逐渐改变了这个想法，因为我发现在这家公司工作真的是一件挺爽的事情。

没有恶臭的职场 PUA，没有部门间的互相推诿，买书学习的费用都可以报销，还经常有可以自由选择参加的分享会和茶点。

我开始发自内心地希望这家公司能够越做越好，所以我把自己的认证改成了“爱客科技（深圳）软件开发工程师”（2020年12月）。

后来在 2021 年 2 月，我跟我的 Team Leader（团队负责人）一对一会谈的时候，提及了我不想走技术方向，我想写东西。

于是，在我们 CEO、CTO、HRD（人力资源总监）和 Team Leader 的帮助下，我尝试转岗为文化体验工程师，专注于通过写东西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公司的文化和前进方向，同时研究如何让程序员拥有更好的工作体验和职业发展……

还有一位员工这样写道：

我是 2019 年年底入职的……AfterShip 如何？因为疫情，海外电商迅速崛起，原本我们需要五年走完的路，一年就做到了。现在是公司飞速发展的阶段。公司也搬到了更大的办公区，据说有 8000 平方米。海景办公室真的让人办公心情都变好了。在制度上，AfterShip 也相对灵活。比如有同事生病，或者有一些事情，但还能坚持工作的情况下，都可以申请远程办公。平时请假的流程也不会很麻烦，而且紧急的事情也会有同事很好地上手帮忙。就是因为这种人情味，我们这边出勤率反而很高。对我来说，AfterShip 不

是一个冷冰冰的工位，而是和一群小伙伴一起生活、快乐搬砖的地方。

爱客科技究竟是怎样的一家公司？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和魅力呢？这，可能需要从这家公司的两位创始人说起。

陈龙生，1982 年出生于内地，后来跟着父母去了香港。在他 9 岁时，父亲就不幸病故。陈龙生上有姐姐、下有妹妹，全家就只有他一个男丁。那时候，他的家庭生活是很艰难的，有过挨饿吃不饱肚子的时候。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种贫困的家境让陈龙生早早懂事，并开始自立。他出门舍不得花钱乘公交车。从 1996 年读初中开始，他便尝试做一些电子产品的生意，卖过 VCD 等挣钱补贴家用。

2000 年，陈龙生就读于香港浸会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当时很多人都不了解软件工程究竟是什么，以为就是修理电脑的。陈龙生在读大学时，有一份兼职，就靠替别人修电脑来挣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瞬间变成了“百万富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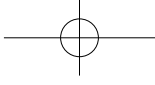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有一次，有一个客户找到陈龙生，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一些事情，然后答应给他一笔费用。在此之前，陈龙生替别人修电脑的一般也就是每次几十元到 100 元，而这一次，这个客户居然答应给他 2000 元。于是，他很好奇地打听：“你从事的这个事情这么重要，需要花这么多钱去解决？”

那个客户告诉他，他在做一些进口医疗器械代理。接着，他又向陈龙生提议：“你能不能跟我一起来做？直接做代理，报酬很丰厚。”

家庭困难的陈龙生当即答应了。然而，在做成了几笔订单之后，这个人却突然跑掉了，除了把两人赚到的钱全部卷走外，还欠下客户 100 万元的账款。

这件事发生在 2003 年。当时，陈龙生大学尚未毕业。当年香港大学应届毕业生毕业后工作的平均月薪只有 7000 元港币，而他还没毕业就欠下了百万债务。

那些债主不停地来讨要债款。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无奈之下，陈龙生便利用自己的专业所长从2004年开始在eBay网上做起了跨境电商的生意。

很多人以为他一开始就选择做跨境电商是因为这个生意好做，事实上恰恰相反。他选择这一行正是因为当时的跨境电商很难做。

陈龙生曾经在个人的微信公众号上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为什么想成功就要走难走的路》。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

如果按照价值和难易程度分类，这个世界上有四种事情：

1. 简单 + 低价值
2. 困难 + 低价值
3. 简单 + 高价值
4. 困难 + 高价值

人人都想快速成功，所以很多人都想要去做“简单 + 高价值”的事情。但实际上，做困难且有高价值的事情，才更容易成功。

当时，跨境电商生意竞争者相对较少，是因为做这种生意需要克服货源、物流、语言和时差等一系列障碍，准入门槛高，是一条困难且少有人走的路。信息差大，竞争少，自然投资回报率就高。

就这样，陈龙生开始在eBay平台上销售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从MP3到模型飞机等，他利用时差和空间差价将这些产品从香港卖到英国、法国等国，赚取其中优厚的差价，从而成为eBay早期第一批的超级卖家。在一个月之内，他就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销售额达到了100万元港币，5个月之后这个数字便变成了300万元美金。

就这样，在半年时间内，陈龙生就将自己原先欠下的100万元港币债务还清了。

乔布斯说过：“你如果出色地完成了某件事，那你应该再做一些其他的精彩事儿。不要在前一件事上徘徊太久，想想接下来该做什么。”

在跨境电商上初尝甜头的陈龙生也清醒地意识到，接下来自己需要创造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真真切切地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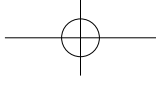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而不只是单纯利用信息差来进行交易、赚取差价。

而在从事跨境电商的过程中，陈龙生也切身体会到了电商商家的痛点。当时，他每个月要寄出的包裹超过了3万件，这就意味着他至少需要同3万人分别打至少一次的交道。不少的用户频繁地询问，包括物流信息等内容，他都需要一一回复。当时还没有像“阿里旺旺”之类的即时沟通软件，电商同客户和顾客的沟通主要是通过电子邮件。陈龙生每天都需要收发大量的邮件，帮助客户查询快递到了哪里。再加上因为跨境、时差和语言的不同，买卖双方往往都很难马上知道物流的状态。而一旦遇到客户想要退换货，那么就会更加繁琐和麻烦。

这些事情让陈龙生极其头疼，也让他意识到做跨境电商最重要的环节是售后。因为售后这个环节给了消费者足够的时间去后悔，只要他一天没有确认收货，那就等于商品还没有卖给他。售后这个环节之所以重要，还因为一家成熟的店铺，其60%的订单都来自客户的复购。换言之，售后服务做得好，才能为电商带来下一张订单。但是在跨境交易时，由于时差、语言和物流等数据的不互通，想要让客户有很好的售后体验是非常难的。

于是，陈龙生便想到，能否开发一款软件帮助客户查询物流的去向。因为他是软件工程师出身，所以很快便编写出了一款软件。这款软件可以帮助卖家实时查看物流信息，用于服务自己的跨境电商业务。有了这样一个包裹查询软件，陈龙生便可以专注地做自己的跨境电商生意，而且，用户端的体验也大大提升。

到了2011年，陈龙生已经做了7年的跨境电商，实现了财务自由，也尝足了包裹查询业务带来的甜头。他也逐渐看清了纯粹做电商的局限性。他发现，无论自己做得有多好，客户记住的永远都不是他的品牌和店铺，而是电商平台eBay。依附平台，卖家话语权会很微弱，但是一旦离开平台卖家就失去了平台带来的所有资源和支持。于是，他2006年



时决心做独立站，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而在经营过程中，他也发现查包裹的意义不只是让消费者看到一个页面，也不是物流公司给消费者提供一个追踪接口，而是一个提升电商与消费者互动及体验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它的价值在于能够为电商平台和商家留住顾客。

陈龙生一心想在香港创业，但始终无法发挥自己的创意。他被香港同行称为“火星星人”，觉得自己就像孤儿一样在香港找不到同类。

为了实现创业理想，2011年，陈龙生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首届“创业周末”（Startup Weekend）活动。“创业周末”是考夫曼基金会的分支机构，在全球展开各种活动，让创业者参与，将理念付诸实施，以此培养有抱负的创业者，从而为创业的发展和扩展提供支持。

陈龙生在参赛时吸引了陈泽威（Andrew）和 Dante 的加盟，组成了三人创业团队。这三名香港的“80后”从此便以“3 idiots”（“三傻”）自居，开始创业。

根据“创业周末”比赛规则，在54小时内，他们三人想到了开发一款跟踪包裹的程序。也就是，不论卖家用哪家快递发货，都可以实时跟踪包裹，并通过短信、邮件、推特等形式收到通知。这个应用程序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种更简单、更便利的货物追踪方式，可为网上零售商提供有力的帮助。

他们将自己的团队命名为“Awesome Ship”（“很棒的船”）。结果，Awesome Ship 成功击败其他7支队伍，随后代表香港与全球其他50个城市“创业周末”的胜出者在“全球创业决赛”中一决高下。

最终，Awesome Ship 获得了来自全球5000多位支持者的投票，脱颖而出，赢得“全球创业决赛”年度大奖，成为名副其实的创业世界冠军。

赢得大奖后，他们的创意得到了不少天使投资人的青睐，募集了海外天使投资人、数码港孵化计划等超百万元的启动资金。

和陈龙生不同，1984年出生的陈泽威从

小就是一名“学霸”，后来毕业于香港大学，获得经济及金融学士学位。毕业后，他曾加入埃森哲管理顾问公司，参与过银行系统设计顾问工作，后来还在企业传播咨询公司博然思维集团为香港上市公司及对冲基金提供传播服务。

当时，陈泽威在新加坡工作，曾经帮助一家跨国银行去做一款B2B的系统。他做了几年，花费了几千万美金，但是这个项目最终还是烂尾了。这件事情给了他非常大的刺激，促使他选择自己创业。他说：“我是幸运的人，在没有太多生存压力的情况下，我想选择更难的一条路，做出一番可以改变世界的事业来，而产品可以改变很多人对世界的感觉。”后来，他就去参加创业比赛，遇到了陈龙生。

在美国参加创业比赛时，AfterShip 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客户。会展过程中，有一个客户过来询问陈龙生他们是不是 AfterShip。当时，陈龙生还以为对方是来投诉的，因为那时 AfterShip 的产品还很不成熟。没想到那位客户竟然直截了当地问：“你们能不能收费提供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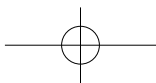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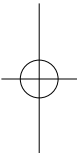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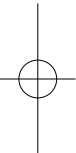
这着实让陈龙生感到非常惊讶。他随口反问道：“免费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你要我们提供收费服务呢？”

那位客户回答：“免费就意味着不可靠；而收费，则更代表着数据安全。正是因为 AfterShip 有价值，我才愿意付费来化解数据安全风险。”

这，委实给陈龙生上了一课。

于是，从美国回到香港后，陈龙生和陈泽威便正式选好了赛道。他俩围绕电商生态深入考量，看看都有哪些环节能做。最后，他们决定切入物流查询的环节，一是看到这是个对卖家而言的显著痛点；二是看到客户愿意为此付费。

欧美消费者历来有接受直销、邮购的消费习惯，他们喜欢绕开第三方电商平台、分销商、大型零售卖场等传统销售渠道。所以，更多的海外品牌方和商家都倾向于自己建站经营。这就对帮助其建站经营的工具有很大





需求。譬如，电商巨头 Shopify，核心业务模式是满足国外商家自建站的需求。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超过 175 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170 万个商家使用 Shopify 平台创建了在线店铺。Shopify 市值超过 1400 亿美元。

在陈龙生他们准备发力的快递查询工具这个赛道，国际电商的竞争格局尚未显现，市场几乎空白。当时海外电商行业发展迅猛。这些都让陈龙生更加坚信，从快递查询这一细分领域的需求切入，必定能成就一门好生意。

于是，在获得天使轮的百万元投资后，2012 年 4 月他们便在香港注册成立了自动查包裹的公司 AfterShip，并且从一开始便明确：一是收费提供服务；二是绝不把数据卖给第三方，始终高度重视物流交易等各种信息数据的安全。

从一开始，陈龙生便坚持一定要先做好产品，可以不通过融资的方式就能生存下来。必须做到产品自己能够销售自己，哪怕没有销售，没有做市场推广，产品也能成功地卖给客户。因此，AfterShip 早期基本上没有做市场营销，更没有做品牌，纯粹依靠业内的口碑和口口相传被动地“获客”。

即便如此，AfterShip 在国外的业务依然越来越火。这是因为，当时国外没有一家能够对接上百家物流公司的软件服务平台，而 AfterShip 是第一家。这让一开始没有销售团队的 AfterShip，通过开放 API（应用程序接口）与第一个大客户 Groupon（高朋网）达成了合作，随后又吸引了亚马逊、eBay 等大平台。

在陈龙生看来，消费者查包裹想弄清楚的并不是包裹到了哪里，而是自己什么时候能够收到包裹，以及能不能在预计的时间收到。电商平台或商家则希望用“查包裹”这个功能及时地与消费者沟通，让消费者购物开心，一旦遇到问题时又能及时采取措施留住客户。而 AfterShip 要做的就是，与快递、物流公司合作，为电商平台提供寄包裹、查包裹、退货、客服及评语服务，然后吸引消费者重复购买，形成一个售后服务的闭环，帮助电商提高客户黏性。用户只要使用了跟 AfterShip 对接的电商平台，就能实现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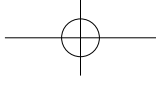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退换货、客户沟通、快递物流等环节的自动化设置，极大地提高了商家与消费者的沟通效率和使用体验。电商还可以自己设置查包裹所展示的页面，用于展示企业形象。

2014 年，AfterShip 拿到了 IDG 的 A 轮融资，同年，在印度设立了一个“7×24”的客服团队，随后进驻美国市场。

也是在 2014 年，AfterShip 实现了盈利。此后，AfterShip 的业务量每年都以 100% 的速度翻倍增长。经过几年的打造，在查快递的领域里，AfterShip 已经成为国际龙头，现有客户包括 Facebook、Amazon、eBay、Etsy、Groupon、PayPal、Wish 等大小电商超过 10 万家。AfterShip 能把查包裹这个功能做大、做深，与其坚持跟行业龙头合作分不开。因为行业龙头做产品都富有远见，可以把他们的意见融入爱客科技的产品里，从而使爱客科技的产品也能不断优化。这，也是其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龙头的一大原因。

创业一开始，AfterShip 就是一支全球化的团队，成员分布于北美、欧洲和印度、中国等地，充分运用当地的优势资源。AfterShip 秉承“人才在哪我们去哪”，人才是决定团队在哪里的因素，而不是单纯为了扩展业务。由于是做全球生意的，因此他们在欧美、亚洲等地都设有服务器。在技术方面，爱客科技 70% 的员工都是工程师，对技术有很高的要求，崇尚极客文化。这也是 AfterShip 最大的文化自信。爱客科技团队中的不少工程师都有在大企业工作的经历，也有在某一个垂直领域扎得很深的背景。这些让 AfterShip 在解决问题时能够游刃有余。

AfterShip 成立后，一直在打磨自己的核心产品 Tracking。刚在香港成立时，团队只有 3 个人。到了 2018 年，AfterShip 香港研发团队在扩张时遇到了客观的困难。香港人口只有 700 多万人，而且不是每一所大学都开设有计算机或软件专业，每年毕业且专业对口的、适合到 AfterShip 任职的应届毕业生总共不到 200 人。因此，要想在香港找到足够优秀并且符合公司要求的工程师，爱客科技面临着巨大的人才压力。公司从 20 人发展到 40



人还比较顺畅，再从 40 人发展到 100 人时就遇到了很大阻力。这，也是陈龙生决心北上深圳组建新的研发中心的根本原因。

2018 年，爱客科技在深圳注册成立，同时保留香港的办公室。香港和深圳两地相互配合。香港的优势在于面向海外，更国际化一些；而深圳的优势则在于技术专业对口的人才密度高。

对于陈龙生而言，在深圳成立公司相当于是一次新的创业。要在深圳招聘新人，难度并不小，因为优秀的人才永远面临着不止一个选择。而陈龙生和陈泽威都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内地完全没有背景或人脉。于是，他们就靠着和朋友不断地去聊，直到现在终于组建起了深圳的团队，一共大概有 300 人。当时，在爱客科技招聘过程中，有一个相当“荒诞”的现象：一面是不少的投资人踏破门槛想要投资 AfterShip；另一面是不少的求职者在和陈龙生聊完之后拒绝了爱客科技，因为他们觉得这家公司没名气没前景。AfterShip 在国内一直都声名不彰。

近十年间，陈龙生几乎将 80% 的时间都用在招聘员工上。他亲自面试过的候选人超过 3000 名。每一位应聘的人，他基本上都见过、聊过。他一方面是希望让每一个新人在进入公司之前能够了解公司秉持的价值观和个人是否匹配，包括公司文化和员工性格是否相符合。

爱客科技崇尚的是极客文化，一直非常低调，只一心打磨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客户。极客文化不是无止境地追求技术，而是要用技术把软件服务做到最好。另一方面，他也想考察新人的好奇心，关注其成长性和发展空间。陈龙生认为，有好奇心、会问“为什么”的人往往自驱力更强，并且足够主动，愿意对自己负责。此外，他还要考察新人的业务逻辑，也就是要了解其理解业务的能力。在他看来，员工必须了解业务，而且有能力去落地，不管是做产品还是技术，最终都要落实到商业层面上。要理解客户付费是希望 AfterShip 能够帮助他成功，能够为客户带来价值。产品只有基于客户真正的痛点而打造，能够解决其生意上的难

题，才可能让客户乐意买单。

现在，爱客科技已构建起一支全球协作的优秀团队，总数有 450 人。公司的市场主要在欧美，因此市场和销售团队主要在美国。深圳跟香港都是技术研发中心。客服团队放在印度，印度人擅长讲英语。

与 A 轮融资隔了七年，2021 年，爱客科技才又进行了 B 轮融资。拿到了老虎基金和高瓴创投的 6600 万美金。这一金额刷新了整个电商赛道 B 轮融资的最高纪录。老虎基金是 2020 年全球赚钱最多的一个基金，之前投资的企业都是比较国际化的，如互联网科技板块。爱客科技之所以要进行这样一次融资，其实并不是因为公司缺钱，而是希望通过融资借助更多的力量以支持其更加国际化。特别是在深圳设立的研发部门逐渐成为研发中心之后，爱客科技尤其需要借重知名投资机构的背书和名气以招揽更多人才。

在陈龙生看来，爱客科技是一家专注“软件即服务”的企业。陈龙生说：“这类企业是卖服务的，而不是卖软件和工具的。对我们而言，要一步一步地来，先做产品，再做好服务，而这一切的最终目标则是帮助客户成功。”

为了帮助客户成功，爱客科技业务的发力点也在不断地变化。

有一次，陈龙生询问一个客户：“你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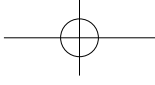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客户直截了当地回答：“需要订单，需要客户。”

这，让陈龙生大感意外。因为爱客科技的专长是查快递，此前业务的核心都聚焦于电商链的售后环节。他和团队还从未考虑客户售前的痛点。

于是，他决定马上研发这类软件。

2019 年，自动化市场营销软件 (Automizely Marketing) 被推出。这是一款将 36 个销售转化的应用程序功能集于一体的智能营销软件产品，包括邮件营销、网站弹窗、网页推送通知、优惠券管理、促销倒计时插件、实时聊天小工具等功能。

这项服务一经推出，用户数便不停地增长，目前已基本追上了 AfterShip 的用户规模。



爱客科技的起家产品 Tracking 是国际市场首屈一指的快递跟踪查询解决方案，被翻译成 30 多种主流语言，连通全球 950 多家物流商，日均承担过亿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请求。作为一支高效的、国际化的、极客文化浓厚的团队，爱客科技致力于构建优秀的自动化工具平台，并为此打造了服务电商全场景的丰富的产品矩阵，能够为用户、物流商和消费者等提供售后查询跟踪、退换货、营销、运输、一体式购物等各种服务。

关于爱客科技产品和市场的布局方面，陈龙生也做过深入的思考和谋划。

让自己成功，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向成功者学习，学习他们的思考方式。他曾经专门研究过苹果的市场战略。譬如，大部分使用苹果手机的用户，在更换手机时还是会选择苹果。因为用户的思考方式已经由“是否有新的手机比苹果更好用？”变成了“如果我换掉了苹果，可能要付出的代价还包括需要把我的其他苹果公司的产品如无线耳机、平板电脑、电脑等都一起换掉。”基于这种权衡，用户自然而然地还是选择苹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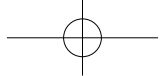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在陈龙生看来，这正是苹果打造的产品矩阵的厉害之处。这种产品矩阵的模式在他们的领域同样适用。譬如，易享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Salesforce）成立初期也只有一个核心产品——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后来，这个系统的市场越做越大后，Salesforce 才通过不断地开发、收购，从而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完整的产品矩阵。而用户一旦选用了 Salesforce 的 CRM 产品，以后再有需求时同样会优先选用 Salesforce 体系里的产品，即便这个产品并非最佳，但是由于技术对接和数据打通成本比接入一个新的服务方要低很多，因此，客户必定会优先选择 Salesforce 的产品。这样，即使在同一领域出现了竞争对手，也极难撼动 Salesforce 的市场地位。因为客户不能不考量，或许新的供应商的产品在这个环节提供的服务确实比 Salesforce 更好，但是他除了选用了 Salesforce 的这个产品 A 之外，还选用了它的 B、C、D、E 四个产品，而新的供应商却无法提供对应

的更优的产品。

基于这样一种经营思路，爱客科技将 AfterShip（物流跟踪）确定为吸引 B 端商家来使用自己服务的核心产品。然后在保证用户体验一致和数据打通的前提下，引导用户去使用他们的其他产品服务。

经过八年的经营，AfterShip 已经打造了一整套面向电商全流程，贯穿“售前、售中、售后”全场景的产品矩阵。其中，售前的有智能建站、智能营销、个性化短信营销、一键代发、自动评论；售中的有一站式购物、流量互换、会员体系建设等业务产品；售后的有物流追踪、C 端物流追踪查询应用程序、自助退换货管理、全球发货等业务产品。可见，通过“物流查询”这个核心业务，爱客科技在对 SaaS（即 software-as-a-service 软件即服务）产品和赛道进行深度思考和独特设计的基础上，已经设法连接起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无数个数据孤岛，用数据和产品为产业的上下游赋能。

现在，爱客科技全球客户数量超过了 10 万。2020 年，客户的留存率是 95%。爱客科技的客户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中小客户。爱客科技帮助这些中小企业做生意。第二种客户是平台方，尤其是在国外，非常需要像爱客科技这样的服务商。譬如，亚马逊、eBay、Facebook（现名 Meta）其实都有自身的技术团队，他们也可以自己去开发像 AfterShip 这样一个查询快递的产品，但是国外人力成本非常高，而这些客户都把自己的精锐资源集中在核心业务上，类似查询快递这样的一些小工具都交给外部的供应商去解决。第三种客户是全球 800 多家物流商。爱客科技是一家数据驱动的科技公司。他们所要完成的工作就是去连接世界上不同的数据孤岛。在此之前，不同国度之间的数据往往是互不相通的。比如，法国顾客在英国买东西，而英法两国之间的数据信息是完全割裂的，爱客科技就相当于搭建了一个电商的基础设施，让不同国度之间的物流商业信息可以流通。在电商生态里，无论是物流商、平台还是买家和卖家，都可以用爱客科技的数据去



帮助自己更好地做决策。

如今，坐拥前海深港合作区核心美景的办公区，正处于快速上升期的爱客科技的愿景是“电商做得更大，走向全球”；使命是“帮助国际电子商户、采购和零售商获得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通过实现自动化包裹跟踪和退货等在国际采购和零售商客户提供最佳的购物体验，提升品牌价值”。用陈龙生的话来说，一是做好产品，切实解决用户的问题；二是帮助客户成功，了解客户的业务，陪伴成长，帮助成功。

助人者人恒助之，成人之美者人亦美之。爱客科技凭借这种美美与共、共存共荣、共进共赢的理念，正在不断开疆拓土，攀登行业高峰。

创新就是创造，创新就是变革。思谋科技通过应用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各个领域为工业企业进入4.0时代打开新天地。深圳市前海科创石墨烯新技术研究院则侧重于推动石墨烯的广泛应用，带给工业生产以某种革命性的变化。朗思科技希冀以自己先进的激光

传感技术为人类生产和生活保驾护航。库基科技则致力于为人类开辟新型蛋白生产线。爱客科技为国际客商提供采购购物最佳体验……正在深圳前海这片热土上发生的创新创造，势必都将深刻影响人们未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城市及国家的面貌，甚至重塑人类生存生活了百万斯年的世界。

创新是发展进步之源。唯有依靠创新，人类才能更好地一起向未来。

风云际会，前海已然站到了创新时代的潮头之上，走到了创新之城先行先试的最前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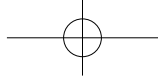
李朝全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纪实文学《2020 武汉保卫战》《春天的前海》《最好的时代》《国家书房》《梦想照亮生活》《世纪知交：巴金与冰心》等。有作品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人口文化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抗震救灾特别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

责任编辑：周玉娟



俯瞰深圳前海自贸区（前海深港合作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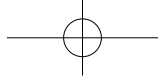
中篇小说



凤落后张村
寻找
洞底三天两夜

罗国栋
高万红
缪红芹





凤落后张村

罗国栋

一、梦中凤凰落梧桐

山连山，岭连岭。一个小院落蜷缩在山坳里。土墙合围的院落安装了一个铁器工艺大门。这门是这个山村中少有的能体现现代手工业文明的作品。门墩上挂着一个木牌，上书：后张村村民委员会。

村民焦士国肩扛一把镢头，急匆匆地推门进来。村主任张雪望正趴在桌子上写写画画。

焦士国说：“啊呀，雪望正忙呢。”

张雪望说：“哦，焦二哥来了，这么早。”

焦士国说：“我给你报喜来了。”

张雪望毫不在意地道：“哈哈，报喜？是不是你家老母鸡又坐月子了？”

焦士国说：“嗨，净瞎说，老母鸡坐月子，那才蛋大的事。”焦士国不请自便，坐了下来。

张雪望说：“怎么还坐下了？没事快走，

没看见我正忙着呢。”

焦士国说：“不急，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咱村的梧桐树上落了只凤凰，这可是祥瑞之兆！”

张雪望起来就把焦士国往门外推：“好了，好了，我真的有事。闲了再聊，闲了再聊。”

焦士国不愿意出去：“真的，真的是凤凰。”

张雪望说：“凤什么凰？我知道你说的是你家老母鸡。”

焦士国说：“绝对不是，尾巴这么长。”

焦士国一直吹嘘他家的老母鸡是只流落凡间的凤凰。理由是这只老母鸡长了一副耀眼的长尾巴。有时村里半夜鸡叫，焦士国便坚定地认为，这是他家“凤凰”在向上天汇报工作，有时长篇大论，有时简明扼要。这便有了群鸡的热烈响应，类似“凤凰加油……凤凰加油……”，此起彼伏。

张雪望把焦士国掀出门，便“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开始忙自己的事了。



焦土国倒也知趣，不再推门，只是望着山上一棵古老的核桃树和已经吐绿的山前山后，埋怨了一句张雪望：“没大没小。”

焦土国对今天这样的结果心有不甘，便向里屋大声喊道：“我知道天底下没有凤凰，但那种鸟绝对不是我家的老母鸡。”

焦土国神情闲散地向大门口走了几步，又把朝着远处的沟沟壑壑望了片刻，隐隐觉得：这里的一山一水都已经被梦里的凤凰赋予了灵气，只是凡夫俗子不懂而已。于是他摇摇头，自言自语道：“还不相信人！”

焦土国果断地向院外走去，下得涧畔来，又回头向屋里喊道：“这棵老核桃树不就是咱村的梧桐树嘛！村里还兴农业社时，这树上吊个犁铧子，敲得震天响，全村人出工……这事你爸知道。”

屋内仍没有回音，焦土国自言自语：“我给你说，咱村绝对摊上好事了。”

二、俏女郎进了扶贫办

一大早，城市主街道上行人和车辆渐多。供电公司大门前，不时传出小商贩的叫卖声：油条、豆浆、豆腐脑，油茶、麻花、胡辣汤，热米皮、菜豆腐、小笼包子，样样有……

一位美女走进供电公司大门。她是冯菲菲。门卫问：“哎，找谁？”

冯菲菲答：“上班，报到。”

门卫哪里肯信：“上班？上啥班？我咋没见过你？”

冯菲菲说：“产业扶贫办，新来的。”

门卫怀疑地审视：“新来的？”

冯菲菲见门卫漫不经心地打量自己，有点不自在，便道：“怎么？没通过你？”

陆续有人、车进入大门，但门卫只扫一眼，却都不去管，只盯着冯菲菲不放。

门卫挤出两个字：“等着。”然后，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猴戴帽子——装得跟人一样！”

冯菲菲的耳朵很灵，很小的声音她也能听得清清楚楚，她急道：“你说谁是猴？信不信我把你帽子卸了。”

门卫下意识地把手上的帽子按了一下，不敢直视这位俏女郎。冯菲菲哪里肯这般磨叽，扭头就往里走。

门卫好像突然灵醒了，赶忙阻止道：“哎，哎，让你等着，没听见？你当这里是自由市场？”

冯菲菲回头道：“人嫌要饭的，狗咬穿烂的。”

供电公司办公楼门口，一个年轻小伙子闻声便向大门口看来，道：“门口干吗呢？什么猴呀、狗的？门卫师傅，让她上来！”

冯菲菲借机问：“哎，帅哥，产业扶贫办在哪？”

门卫大喊：“喊叫啥呢？左拐上三楼。”

冯菲菲鼻子里发出一个音：“哼！”

门卫反问：“哼啥？”

又一辆小轿车进来，门卫也只扫了一眼。

冯菲菲嘟囔了一句“懒得理你”，便直往里走。门卫佯装招呼那辆小轿车进院子，再没有吭声。冯菲菲转眼便消失了。门卫这才若无其事地哼起了小曲：“山下的女人是老虎，见了千万要躲开……”

李向前招呼冯菲菲上了三楼，指着一间办公室门口的铭牌说：“这就是咱产业扶贫办公室。”

冯菲菲微笑点点头，饶有兴趣地道：“真没想到，刚才为我解围的你，还碰巧和我是一个部门的。”

李向前说：“啥叫缘分？这就叫。”

冯菲菲不屑地说：“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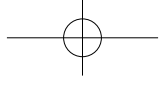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李向前知道对方把自己当成了见面熟，便岔开话题，指指墙上的铜牌道：“供电公司产业脱贫技术服务——110 指挥中心；两人两牌儿。”

冯菲菲微笑点点头。

李向前再次自我介绍：“本人李向前，是扶贫办的‘万金油’，从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不像你，正儿八经的农大科班出身，一调上来就是产业技术辅导员。”

冯菲菲抿嘴一笑，主动跟李向前握了一下手。这让李向前略显不好意思，脸上渗出油油的细汗。

冯菲菲笑着说：“以后多关照。”



李向前说：“客气啥。不过提醒一下，咱们办公室的名字不能简化，一不留神就叫成产妇（服）办了。”

冯菲菲说：“我这人没心没肺，最好别惹我。”

李向前说：“不敢，不敢。”

冯菲菲环视办公室：部门职责，脱贫攻坚产业分布图，产业扶贫工作联络图，产业扶贫资金投向图，扶贫统计表……还有奖状、锦旗，挂得满墙都是。

三、焦二大闹扶贫办

李向前为冯菲菲去领电脑，刚好路过供电公司大门口。

门卫上前问：“听说那个生猛海鲜还是你们的辅导员？碎怂丫头嚣张得很！”

李向前不乐意了：“什么生猛海鲜？别给人瞎起外号。”

门卫说：“不识好歹，活该打光棍。”

李向前瞪眼道：“我爱打，你想打？敢跟你那个黄脸婆拜拜吗？”

门卫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

李向前说：“咸吃萝卜淡操心。”说完，头也不回地就上了楼。在他潜意识里，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这个“碎怂丫头”可能真的不好惹。

冯菲菲非要把新电脑让给李向前用，自己用李向前换下来的旧电脑。两人谦让，李向前乐得鸟枪换炮。

下午，李向前风风火火地进门，说：“菲菲，你把咱产扶规划看完没有？”

冯菲菲回答：“看完了，看得我头大了。”

李向前说：“头大什么？不就是‘修路打井种核桃，草莓花椒猕猴桃’。”

冯菲菲说：“两眼一抹黑。”

李向前说：“今天熟悉业务，明天跟我下乡。”

冯菲菲说：“这就下乡呀？”

李向前说：“那当然，2020，全面脱贫。”

突然，门“咚”的一声被撞开了。后张村村民焦士国进来喊：“哦，你不就是那个

姓李的小子吗，一亩八千，你给我全赔！”

李向前信心满满地道：“不可能！谁知道你怎么胡捣鼓的，别人咋没一个来寻？”

焦士国道：“你这小子背着牛头不认账，信不信我敲你的吃饭家伙！”

李向前急忙反击道：“哦，你想抢钱哪？鼠有鼠道，贼有贼路。”

焦士国大叫：“你说谁是贼？你骂谁是鼠？没教养的东西！”

冯菲菲一看再吵下去没一个好，赶忙把李向前推出门外，关上门，给这个焦士国倒了一杯水，让他不要激动，慢慢说。

李向前在门口转了一圈，又要进来理论，正好看见气呼呼的焦士国面前有一杯冯菲菲给倒的水，气不打一处来。

冯菲菲哪管李向前想什么，杏眼圆睁，道：“你要干吗？脑子有病呀？真怕整个办公楼人不知道？”

李向前见冯菲菲对自己开火，当下就是一愣，想起门卫说的“生猛海鲜”，还真有一点不敢惹她，只好“哼”了一声，扭身就走，心里默念：好男不跟女斗，老虎不咬土狗。

焦士国，正好是冯菲菲将要包扶的那个村子——后张村的村民。上一次，焦士国按照李向前给的法子熏蒸土壤，结果草莓死了一大片。

冯菲菲听了焦士国的描述，问焦士国：“你用什么熏的？”

焦士国答：“姓李的说用溴甲烷。”

冯菲菲问：“那你用日光消毒了没有？”

焦士国支支吾吾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冯菲菲果断地说：“走，跟我到库房去。”

冯菲菲给焦士国领了一瓶甲基托布津，如此这般地交代一番，嘱咐：“一个星期后，我专门来看。”

焦士国不高不兴地说了一句：“那种酒囊饭袋，还是干部呢！不如回家卖红薯去。”

偏偏这时候，李向前又出现了：“我怎么酒囊饭袋了？吃你家的还是喝你家的了？”

焦士国的心火本就彻底降下来，只是因为冯菲菲的真挚待人让他无法发作。没想到，李向前偏偏像是来找茬的一样，又来了。焦士国想都没想，拿起手里的甲基托布津瓶



子就向李向前砸去。李向前本能地躲了一下，瓶子摔了个稀烂，药液溅得李向前手和脸火辣辣的。

李向前真急了，虎眼圆睁，去抓焦土国的衣领子，硬是让冯菲菲拦住了。

焦土国慢慢吞吞地走了。李向前手和脸上便起了几个水疱。

这激烈的一幕被库房门外几个路过的同事和门卫看得清清楚楚，一起围了过来。

门卫阴阳怪气地道：“啊呀，真看不出来，这产服办还是个生冷蹭倔扎堆的地方。”

冯菲菲一肚子的气正没处发，一听这话，猛地扭转头，怒目道：“你再说一句！”吓得门卫一溜烟走了，几个看热闹的人也无趣地讪讪离去。

四、凤凰初进后张村

面包车风驰电掣，在崎岖的山路上绕行，载着李向前、冯菲菲一路向前。

李向前说：“你就把后张村和后张村的周嘉瑞包上，包村、包户不用挪地方。”

冯菲菲说：“我也不熟悉呀。”

李向前说：“多跑几趟就熟悉了。再说，焦土国就是后张村的，你已经把这个烫手山芋接到手上了。”

面包车不断颠簸，他俩紧紧抓着车上的把手。

冯菲菲问：“烫手山芋？”

李向前说：“你慢慢就知道了，这个村子有那么几个不好惹的人。”

冯菲菲说：“哪里都有这种人的。”

李向前说：“穷山恶水出刁民。”

冯菲菲说：“你就胡说，架还没吵够？”

李向前还真害怕自己和焦土国再发生冲突，所以，硬着头皮把后张村这个烫手山芋顺手递到这个新来的美女手里。就为这，他有时候感觉自己真的很卑劣。但是，也没有办法，下乡是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去，真要再和焦土国吵吵闹闹，那绝对是不可原谅的事情。

曲里拐弯的山路好像永远走不到头。眼看没路了，车子一拐弯，路又向前延展了一

截子。山路旁阴坡上还有零零星星积雪，表明这里的冬季还在持续。离后张村不远处，冯菲菲下车步行往村里走。李向前乘车继续前行，去别的村庄了。

后张村周嘉瑞的房子明显比别人家的破落许多。没有院墙，只有一栋老屋。老屋旧墙上挂着一串红辣椒、一瓣蒜。

村主任张雪望把冯菲菲领去见周嘉瑞、乔云燕夫妇。乔云燕倒水、让座，冯菲菲一一摆手谢过。

张雪望开门见山地说：“前些年修高速，给瑞娃家赔付了点征迁款，翻修了一下这房子，估计花得差不多了吧？”

乔云燕说：“可不，房子不翻修实在是没法住了。”

周嘉瑞好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情，冷静得不动声色：“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不下了，屋里雨大了。”

冯菲菲再一次环视他家：三间一堂空的大房，一盘大土炕连着灶台，粮食、家具等杂物堆在另一边。

张雪望说：“上学不是不用交学费吗？”

周嘉瑞说：“花销还是大，上个学，娃娃的吃穿不能太差吧。”

乔云燕悄声对冯菲菲说：“啥都要花钱，啥都要花钱！真是财神爷当家。”

周嘉瑞家的院子实际上是一个小平台，涧畔下边就是沟。院子里有三四只鸡在刨食。靠崖有个猪圈，里面圈着一头半大的猪。院里柴火也不多，缺少庄户人家特有的厚实感。

冯菲菲问周嘉瑞：“你还不到四十岁，待在家里总不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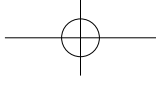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这话问得显然有些犀利。周嘉瑞“嗯”“哦”了两声，低下头，再无言语。冯菲菲不知道这两个感叹词合并使用，代表什么意思。

张雪望直截了当，提高嗓门问：“瑞娃，该有个打算吧？”

周嘉瑞往地上一蹲，道：“唉，穷命人。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不顶用。”

冯菲菲无法接受这种自暴自弃，道：“这咋行呢？总得有个奔头。”

周嘉瑞瞥了一眼冯菲菲，道：“命里一尺，



难求一丈。”

张雪望生气地说：“就知道信命，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

冯菲菲沉着脸。

焦土国匆匆跑过来，神秘秘地把张雪望叫到一边。张雪望疑惑不解，不想去，焦土国硬拉。冯菲菲心想：他或许还在生李向前的气。

等离大家伙有十多步了，焦土国才说：“看我说对了没？我就说咱们村摊上好事了！你还不相信。”

张雪望迷茫地问：“什么意思？”

焦土国说：“还记得我说那个梦不？咱村梧桐树上落了只凤凰？”

张雪望说：“去、去、去，我还忙着呢。哪凉快到哪玩去。”

焦土国紧跟几步，说：“看、看、看，都这时间了，你还不相信？这个女娃娃姓冯，我识字，‘冯’‘凤’同音，不就是凤凰的意思？”

张雪望说：“再甭胡诌了，赶快回去给你家老母鸡守月子去。”

张雪望转身又要走，焦土国硬拉住，认真而神秘地道：“我是不是胡诌，你慢慢品去，今天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

张雪望说：“好，快去利国利民去！”

焦土国说：“别、别、别，别走呀，我是想回填咱村的那个垃圾坑，你看着给点辛苦钱就成。”

张雪望说：“走、走、走，想也别想，一天不知道安守本分，到处惹是生非。”

张雪望又要转身，焦土国又拽住了他：“那你忙去，晚上我到你家来坐坐，把我那只天天坐月子的老母鸡给你捉来，下酒！”

张雪望说：“闪，谁敢拿你家的凤凰下酒，都不怕龙抓？”

焦土国说：“龙？龙凤呈祥？哈哈。原来龙凤是一家人？”

焦土国笑过以后，匆匆走了。忽然，他回身又吼着对张雪望道：“年轻人，老百姓说的龙抓是电打雷劈遭报应的意思，哪里有什么龙凤？连我老汉都不如。”

五、我穷我恨我怕谁

大伙来到周嘉瑞在高速路旁边的北地里。周嘉瑞说了一句：“就这！”

乔云燕补充道：“修高速也是不长眼，刚好把我家地一切两半，要依我，根本就不让它过。”

乔云燕不满地看了一眼丈夫。

周嘉瑞更是想起这事就来气，便“哼”了一声，快步走了，道：“穷得连鸡毛都没了，还能帮扶个鸡爪子！”

冯菲菲有点难堪。张雪望不满地看了一眼周嘉瑞。

乔云燕说：“冯干部你不要计较。我那人就是这脾气，只怪我当初瞎了眼。”

冯菲菲抓住乔云燕的手，平静了一下，道：“人粗鲁点不要紧，关键要让他想法子把日子往好了过。”

乔云燕说：“就这巴掌大的两块地，天王老子都没办法。人家高速路一通，谁管我们的死活！”

张雪望说：“胡嚼啥呢？上边不是派人来了嘛。”

乔云燕说：“啥上边？这明明是供电公司的干部，你把我当半吊子呢。”

张雪望说：“看你说的，没有上边统一布局，供电公司知道你家是啥情况。”

大家来到周嘉瑞地块和高速路林带的隔离网边，环视了一圈。周围相邻的地里，麦苗已经开始拔节。

乔云燕看了看自己地里的荒草，有一点不好意思地说：“路北这块地是5分，打算种一点春小麦，路南那7分地种的是冬小麦，麦收后种玉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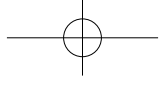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冯菲菲问：“再呢？”

乔云燕答道：“再还有啥呢？再没一点生活来源了。”

“不至于吧。”冯菲菲惊愕。

冯菲菲想起李向前曾经告诉她的：“穷人的难处，咱们想象不来。”

大家钻过长长的高速路下的桥洞，看到高



山就挡在不远处，地块仍然很狭窄。不过，周嘉瑞家路南的冬小麦长势还可以，只是太少。

周嘉瑞说：“就这么巴掌大一块地，除非开金矿，一撇头刨出个金娃娃……”

乔云燕说：“现在啥都贵，实在不行，我寻思着，就让娃辍念书了。”

冯菲菲说：“不行，娃千万不能辍学。”

张雪望说：“所以路北地也种成粮食，要不怎脱贫呢？”

冯菲菲说：“得有经济收入，两条腿走路。”

周嘉瑞说：“还八条腿走路呢！”

张雪望瞪了周嘉瑞一眼。

冯菲菲问乔云燕：“你家掌柜有啥特长没有？不行就跟建筑队挣钱去。”

乔云燕说：“我们谁都不认识，哪个建筑队能要他？”

冯菲菲说：“大家都想想办法，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

李向前乘面包车返回，来到冯菲菲跟前。

周嘉瑞反身过来问：“我觉得咱们这些扶贫干部一趟一趟来回跑，能弄啥么？还不如把这油钱、行车补助省下，发给咱贫困户算了。”

李向前黑着脸，望着周嘉瑞。

张雪望把满不在乎的周嘉瑞拉到一旁，没好气地道：“光等着张嘴让人给你喂着吃。”

冯菲菲说：“扶贫关键是要扶志、扶智，增加自身的造血功能。”

周嘉瑞摇摇头说：“不懂，我文化浅。”

张雪望转过身狠狠地说：“就是不给懒怂惯瞎毛病的意思，举锤子！”

周嘉瑞也低低吼道：“你再胡说我就大声喊了，村主任骂人了，欺压弱势群体了……”

冯菲菲虽然听得不真切，可把这情形一看就明白了八九分，对张雪望道：“他的毛病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

张雪望恨恨道：“十贫五懒，病灾各半，活该。”

一看李向前虎眼圆睁地靠近，周嘉瑞似乎觉得这人并不好惹，更不想听冯菲菲一个大姑娘的指教，便转身气呼呼地走出老远，惆怅地蹲下来。

冯菲菲没有紧逼周嘉瑞，而是准备上车返城。张雪望说：“冯干部，你也别发愁，我下来给瑞娃再敲打敲打。”

冯菲菲说：“好。”

张雪望说：“牛头煮不烂，多费二斤柴炭。”

冯菲菲用目光寻见乔云燕，说：“对你家掌柜，你要多鼓励，少埋怨。”

张雪望对乔云燕说：“没用的二话少说点，什么嫁错人不嫁错人的，现在说那话有啥用？男人嘛，你总要顾及他的面子么。”

六、村道升级要说法

供电公司办公楼下，李向前帮冯菲菲往面包车里装化肥、农药。车玻璃前放一个牌子，上写“电力扶贫”四个字。李向前说：“这可以走绿色通道，不用交过路费。”

冯菲菲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周嘉瑞舍不得离开他的窝。”

李向前说：“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人之常情。”

冯菲菲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说：“所以我打算从他媳妇身上突破。如果乔云燕思想不通，我估计给周嘉瑞再说也是枉费口舌。”

李向前斜睨了一眼冯菲菲，说：“那是。”

高速路上车流不断，可进村还是没有一条像样的路。

车到后张村村口，冯菲菲远远叫来乔云燕，让把给贫困户免费发放的化肥农药卸下、拉回去。

乔云燕的农药化肥是拿扁担担过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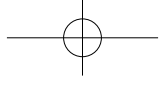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冯菲菲想到了村道改造应该加快进度。

周嘉瑞家路北的地已经犁过。那地看着湿漉漉的，墒情不错。周嘉瑞在地里直着腰在捡树根。

冯菲菲看见周嘉瑞吊儿郎当的样子，就有一点生气，道：“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尽干些女人活？”

周嘉瑞说：“活还分啥公母呢！”

冯菲菲被这突然的一句粗话惊住了：“你！”



周嘉瑞低声道：“哎，我看你是个女流之辈，那天才没跟你计较，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

冯菲菲气道：“哎，还真是，我还真觉得你不敢把我怎么样。”

周嘉瑞也感到颇为意外，没想到这个女娃娃也挺猛。

乔云燕来了。周嘉瑞立马向高速路涵洞走去，一溜烟就不见了。

冯菲菲见乔云燕哭了起来，问：“嫂子，你怎么了？”

乔云燕说：“我伤心，我妈当初不让我嫁给他，我非要嫁……我这是自作自受，呜……”

冯菲菲劝乔云燕：“行了，咱们好好的，说正事。”

乔云燕擤了一把鼻涕，擦擦眼泪道：“行，日子还要过。村主任说，叫他去帮忙修路。”

冯菲菲心里一下轻松了一截子：“咱这里种蒜来钱快，去年一斤蒜都卖到了16元了，更不用说种好了前期还有蒜苗、蒜薹卖。”

乔云燕为难地说：“看着高速路在跟前，可菜贩子车根本到不了跟前。”

冯菲菲说：“咱的村道很快就要动工了，而且，我们供电公司正和县上协商招商到田和网络营销的事呢。”

乔云燕说：“哦，那成了，我还以为让我到集市卖蒜薹，那连路费盘缠都不够。”

冯菲菲来到村道沿线，张雪望几个人正在讨论村道走向。

张雪望告诉冯菲菲：“走线是按照咱上次踏勘的走向批了，只是预算扣减了二三十万。”

冯菲菲说：“这我知道，领导认为村道混凝土路面15公分太厚，12公分就够了。”

张雪望说：“稍重一点的车，就轧坏了。”

冯菲菲说：“哦？不行就限高、限宽。”

张雪望说：“收农产品的大型车辆到不了村跟前，那路不就成了摆设？还谈什么招商到田？”

冯菲菲点头：“那不把钱白扔到沟里了？”

张雪望说：“可不是，弄不好过几年路就烂得一塌糊涂。”

焦士国不知道从哪里蹿到跟前，插话道：“像咱们这样坐等人家供电公司按照咱的意思批项目，门都没有。”

张雪望说：“那还能咋的？”

焦士国说：“跑去呀，找人说情。”

冯菲菲说：“那倒不用，只是我得给李向前说清楚，让他再给我们的老总说。”

提起李向前，焦士国心里就不爽，可想到自己要找张雪望说填垃圾坑的事，就不得不多接触接触供电公司的人。而且，他觉得冯菲菲这人不错，上次一来就给自己实实在解决了草莓的问题。当然，说她是凤凰，那纯粹是为哄村主任高兴，他才五次三番地不断提起这事。

张雪望说：“这不把咱冯干部装在里头了？”

冯菲菲说：“没有，没有。”

焦士国说：“只要冯干部觉得没给她找下麻烦，就值得去跑。我家姑娘那蔚村的路就是18公分厚，就是人家村主任两条腿跑成的。”

张雪望说：“你这是给我上套呢！”

焦士国说：“人家村主任会说，说他们村将来要发展县北山区贸易中心，招商引资，等等，等等。”

冯菲菲笑了：“就把领导说得晕晕乎乎，大笔一挥批了？”

焦士国说：“可不咋的？自古以来，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冯菲菲说：“哪有那么好糊弄的领导！”

焦士国说：“看，我说话你们总是不信。”

冯菲菲也觉得，焦士国说得似乎有些道理，就站在那里静静地想。

焦士国“吧嗒吧嗒”抽着烟，来回走动。冯菲菲和张雪望说着话跟了过来。

冯菲菲问：“我记着混凝土厚度人家有规定。”

焦士国说：“要我估计，一般村道是有规定的，但要从村子的长远考虑，不就可以加厚了？”

张雪望说：“啊呀，二哥，看不出你还真有两下子。”

焦士国得意洋洋地说：“人家把这叫情商，



叫能力，有两句话是这么说的：情商比智商重要，打点比关系可靠。”

张雪望说：“说你胖你就喘起来了。”

冯菲菲说：“情商不就是糊弄领导高兴嘛，有啥意思。”

焦土国说：“可不是你说的没啥意思。现在社会，把谁哄高兴都算本事。谁不爱听好话？”

冯菲菲说：“不过，你俩先别急，我跟李向前先沟通一下。”

“李向前？他！”一提李向前，焦土国沉默了，应付了几句就走了，直至张雪望把他叫住。

七、领导也是人见的

冯菲菲给李向前汇报的结果是，李向前说：“算了吧，以后再说。”冯菲菲思前想后，这样不行。

冯菲菲敲了敲总经理的门，听见里面有人搭话，便领着张雪望、焦土国进去。今天的张雪望和焦土国，衣着崭新，头发胡须收拾得清清爽爽，连他们自己都感到不习惯。

冯菲菲说：“领导忙呢，上一次因我情况不熟悉，就赞成把后张村混凝土路面的厚度给减了……”

总经理打断了她的话说：“哦，你就是从培训中心调来的那个……什么来着？”

冯菲菲答：“冯菲菲。”

总经理问：“产业技术辅导员。”

冯菲菲说：“感谢领导相信我。”

总经理说：“那李向前怎么没来？凡事表态要慎重，既然已经定了，就必须……”

张雪望赶忙接话：“这不怪冯干部，是我们村打算办个设施农业集贸终端，需要修一条物流大道。”

总经理说：“对啊，上次不是才批的你们村修扶贫路吗？”

冯菲菲说：“那是村道，路面有12公分厚就差不多了；物流大道起码得20公分。”

总经理说：“好！就是要超前思考。但是，这几年煤价格一直在上涨，可电价却依然原地踏步……”

张雪望急切地道：“我知道咱们企业有困难，可错过这一次，我们村就是脱了鞋都撵不上别的村了。”

总经理说：“凡事都要有长远规划和战略思维。我们供电公司一定会支持你们的。资金问题我们想办法解决。”

张雪望说：“谢谢经理。原来我还四平八稳呢，最近一看别的村，那思维才超前呢！”

焦土国对着张雪望说：“我就说你只知道凑合，真的要把村子搞好了，供电公司功不可没！”

冯菲菲说：“要不这样，咱们把两条路合在一块修？把路面加厚。”

焦土国说：“对，这还是个办法，一路两用，还能节约投资和耕地。”

总经理看了下表，略作沉默，又看了看冯菲菲，说：“我还有个会。冯菲菲同志，你和李向前同志代表咱们把扶贫脱贫工作做好。”

“谢谢总经理的信任。”冯菲菲给张雪望和焦土国示意了一下，转身道，“那咱们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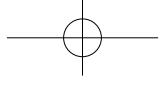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八、我要我的扶贫款

看见张雪望陪冯菲菲在自己的地里转悠，周嘉瑞匆匆赶过来递烟。张雪望反客为主：“抽我的，你那烟太呛。”

周嘉瑞手里拿着张雪望递过来的香烟，却撇开张雪望，颇不好意思地面对冯菲菲恳求道：“冯干部，看能不能托你走个后门，让我把扶贫款领了。”

冯菲菲看见周嘉瑞一个大男人家能够尊严降贵，也就把他那天出言不逊的事翻了篇，不再与他计较。冯菲菲对着可怜兮兮的周嘉瑞友好地笑了笑，算是既往不咎。可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她还真不想直来直去让满怀希望的周嘉瑞过于失望。她等着张雪望能为自己解围。可张雪望没有接话，而是看了看冯菲菲后，把眼光挪向了别处。于是，冯菲菲估计，为这事周嘉瑞肯定也纠缠过村主任。

冯菲菲没办法，只得亲自面对：“这事我们帮扶单位说了不算哪。那是地方上的规定，不能直接发给本人，而且必须入股企业，



听说年分红起码7%呢。”

周嘉瑞说：“我家现在眼看都揭不开锅了，还入啥股呢！”周嘉瑞说这话的时候，声音越来越低，显见他今天鼓起这么大的勇气，和刚刚发生冲突不久的冯菲菲主动搭话，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自己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但老婆孩子怎么办？

冯菲菲一听是这么回事，立刻来了精神：“哦，刚好我今天带了些米面油，一会儿给你卸下。”

周嘉瑞没有正面接冯菲菲的话，而是摇摇头埋怨道：“保不住这些入股企业和县里是啥关系呢，现在这社会嘛，哪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后面没有他自己的小九九？”

张雪望低声呵斥：“少在那里胡说八道。”

几个人一起钻入高速路涵洞，周嘉瑞还是不舍不弃：“我的意思是冯干部你给我通融一下，我也想少给国家添些麻烦。”

冯菲菲诚恳地道：“我说话哪管用呀？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是地方上的事。”

周嘉瑞理直气壮地道：“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嘛，活人还能叫尿憋死？”

周嘉瑞又开始说粗话了，但冯菲菲并没计较，只是进一步解释：“关键是地方扶贫资金不归帮扶企业管，也从没听说可以直接打到被帮扶人的私人账户上。”

周嘉瑞呼地奔到冯菲菲跟前问：“啥事一到老百姓跟前，就这也不行，那也不中。”

张雪望这回把声音抬高了二度，喊道：“你行了，放在企业给你钱生钱，有啥不好？”

周嘉瑞恶狠狠地把才抽了半截子的香烟扔到地上，一边看张雪望，一边使劲地踩了几下，说：“连这点忙你们都不帮，当个老百姓真难哪！”

张雪望说：“看看，真是烧香都找不到庙门。政府的事，你找帮扶企业胡搅蛮缠啥呢！”

周嘉瑞已经面红耳赤了，扯着嗓子道：“还不是官官相护，简直把老百姓当傻子哄呢。”

走过高速路路北的蒜地，周嘉瑞还是一脸的不高兴。张雪望悄悄对冯菲菲说：“瑞娃是个死脑筋，我再怎么解释总是不信。”

有周嘉瑞这么来回反驳，冯菲菲也开始

怀疑这项规定是不是真有特事特办的可能，就低声问张雪望：“扶贫款确实不可以提前支取？”

张雪望坚定地说：“肯定不行。这口子一开还不乱套了？而且，几天就被这些人喝酒打牌给薅完了。”

冯菲菲长出了一口气，只能转移话题：“这块地冬天可以改成种大棚蔬菜，反季节种植。”

周嘉瑞冲着冯菲菲就瞪眼：“我偏不！我就种麦子、玉米。农民嘛，一点儿粮食都不种还叫啥农民？反倒让我们老百姓花钱买别人的转基因粮食！”

冯菲菲真是哭笑不得：“啊呀，你还知道转基因？”

周嘉瑞理直气壮：“当然，这世界谁都不能小看。别看我是个小老百姓，自古叫花子登过基呢。”

张雪望说：“对，你啥都知道，就是不知道种粮食挣不下钱，还盼望着有朝一日成为第二个朱元璋呢。”

冯菲菲“噗嗤”一声笑了。

但周嘉瑞并不笑，他今天是杠上劲了，两边太阳穴青筋暴起，道：“钱，钱，说是给自己的钱，就是不让花，偏偏要到那些狗屁企业去入股。你看哪个企业缺我那点钱？”

冯菲菲、张雪望笑着同时说：“又绕回来了。”

到了周嘉瑞家蒜地中间，冯菲菲和张雪望用手挖地看墒情。

周嘉瑞急得抓耳挠腮，像是自言自语，可又故意让冯菲菲听见：“嘴上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给钱，给老百姓画饼充饥。”

冯菲菲憋红了脸，一忍再忍，她今天不想吵架。

冯菲菲没好意思看张雪望。可张雪望受不了了，回过身来，瞪着眼睛强压着怒火道：“瑞娃你胡说啥？你再说一句！”

一看张雪望真有动手的可能，周嘉瑞有点胆怯，嗓子眼咕啷了几下，铁青着脸，一声不吭。

冯菲菲一看这样下去，保不住真要出事，便立即岔开话题：“行了行了，下个月初灌



一次水，不要叫旱着。”

周嘉瑞脸色阴沉，还是不吭气。张雪望狠狠瞪了他一眼：“你！让你给我牛！”

回到产业扶贫办公室，冯菲菲没有提周嘉瑞要款置气的事，她怕李向前再跑去找周嘉瑞算账。

但李向前看见冯菲菲情绪不好，就有意不提下乡的事：“咱们推广的那个猕猴桃的科研成果叫什么来着？名字老长了……”

看见冯菲菲无心接话，李向前自我解嘲一般，在桌子上翻出一个大厚本子，念道：“哦，找到了，《基于莽原山区自然条件下矮化猕猴桃栽培技术及其检验试验方法》。”

冯菲菲还是一声不吭，李向前又自问自答一般道：“唉，教授这科研报告……我咋觉得这题目的文法都有问题。”

冯菲菲算是回过神来，道：“科研报告嘛，哪个不是这种写法。”

李向前说：“所以说‘砖家’嘛！哈哈。反正我没上过大学，不懂。”

冯菲菲又恼又笑道：“二百五！”

九、村道针尖遇麦芒

清运挖垫机械穿梭轰鸣。周嘉瑞拿个小旗来回疏导交通。

冯菲菲说：“混凝土路面的厚度批成了18公分，给，这是批复。”

张雪望仔仔细细看了一遍，道：“好，根据你的电话，我已经开始筹备了。”

冯菲菲说：“李向前说我胆真大，敢把人直接领到老总办公室。我说，老总也是人嘛，我又不想升官发财，我怕什么。”

张雪望说：“这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冯菲菲说：“没错。李向前还挖苦了我几句，说我初生牛犊不怕虎。”

张雪望说：“他那比喻不恰当，应该是巾帼不让须眉。”

冯菲菲说：“行了。你老实告诉我，上次我和周嘉瑞出去后，你给我们老总是不是塞红包了？”

张雪望连连摆手道：“没有，没有，没

有，绝对没有。我估计，我只要有这个意思，你们老总会建议帮我把贫困村的帽子给卸了，会说‘有钱送礼，没钱修路？’。”

冯菲菲笑着说：“算你聪明。”

张雪望笑着说：“我包里赊了一条‘华子’，但我一看你们老总威严的表情，就没敢往出掏。”

冯菲菲说：“这肯定是焦土国出的馊主意，我一猜就猜到了。”

两个人正说着话，听见混凝土路面施工现场那里人声鼎沸，像炸开了锅一样。两个人赶紧往过走。

只见周嘉瑞和焦土国撕扯到一块，周围人越聚越多，起哄声响成一片。

焦土国的纽扣被撕扯掉了，胸前有几道血印子。周嘉瑞的鼻血出来了，头发乱成一蓬茅草。

张雪望从人堆里往进挤，却全然没有人注意到他。冯菲菲站在老远，踮起脚尖看着人群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周嘉瑞撸撸袖子大声嚷嚷：“我说焦二，我敬你年长几岁，你还得寸进尺了。”

焦土国哪里肯示弱：“周三怪，二爷我虎老雄心在，吃肉爱把骨头带。”

周嘉瑞大叫：“得、得、得，我周三怪也不是吃素的。看你今天能咋？”

焦土国喊着：“能咋？我今天就非过不行。你有本事把我汗毛拔几根！”

张雪望看不清里面，但能听得清只言片语。

周嘉瑞再次往过近身喊：“啊呀，来，我看你汗毛在哪儿？”

只听一个说：“焦二叔，你就把衣服解开，看他能找到你的汗毛不？”

另一个说：“别胡说，汗毛拔了不成白条鸡了？你是忽悠得瞎子跳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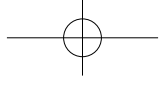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那个说：“又不拿开水烫，咋成白条鸡？”

这个说：“真要成了白条鸡，他老伴能饶他？晚上一摸，哎，咋光溜溜的？”

众人哈哈大笑。

张雪望一听里面又撕扯开了，不得不厉声喝道：“闲得蛋疼是不是？看热闹不嫌事大是不是？”

众人一看是村主任来了，便有人借机拉架。原来，焦土国开着农用三轮车要从浇筑



才三天的混凝土路面上走，周嘉瑞坚决不让。

焦土国埋怨：“修个破村道，大半年了都修不起来。”

周嘉瑞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给路基留沉降期，你懂不懂？”

焦土国哪里是饶人的人：“我要像你，天天有人发工资，我也不急，还巴不得多磨几天洋工呢。”

这样两个人一来二去就干了起来。

让张雪望一阵呵斥，焦土国开着三马子绕道走了，可嘴上还是不依不饶：“姓周的，你给我等着，今起我见一次，打一次。”

周嘉瑞也借机找张雪望卖乖：“啊呀，村主任，你看，为咱村修路，我还负伤了，你得主持公道哇。”

张雪望恶狠狠地道：“一个巴掌拍不响，大老爷们儿，流点鼻血还算伤！”

周嘉瑞说：“你要这么说，那我就向派出所报案了？”

张雪望说：“报去，报去，有闲工夫到玉皇大帝那里告去。”

周嘉瑞扮了一个鬼脸，悄悄对张雪望道：“吓唬他呢。”

回到后张村村委会院子，张雪望立即叫人把焦土国找来，大声宣布：“焦土国干扰村道施工，取消给村上填垃圾坑资格。”

焦土国眨巴着两眼，一下子给蒙了，突然大叫道：“凭什么？明明是胳膊肘向外拐嘛！就这还跟我论弟兄呢！”

张雪望说：“向情向不了理。你焦二是吃谁的饭，砸谁的锅。你让村上修不成路，村上就让你挣不到钱。”

焦土国本想说几句软话，可嘴上从不饶人的他，怔怔了半天，却愤愤道：“不干就不干，我就不信离了你张骝子我就非得饿死不成。”

张雪望说：“好，好，你骂我是骝子，算你老汉有志气。”

焦土国回身道：“那看你那垃圾坑咋填哪？美好乡村还能建个鸡爪子！”

张雪望说：“走你的路，两条腿的蛤蟆找不到，两条腿的人遍地都是。”

从此以后，焦土国天天拿着铁镐在村道

施工工地边上转悠，扯着嗓子：“周三怪，你有本事出来。”

周嘉瑞一看焦土国死缠烂打，没完没了，他哪里有时间纠缠？只得躲在工棚里，给张雪望打电话。张雪望没好气地道：“我都把他处理了，你还要咋？”

周嘉瑞只得给派出所打电话。

派出所来人，把焦土国叫到边上，教育焦土国：“有矛盾为什么不能协商解决？这么大年龄了，还打打闹闹，都不怕人撅着沟子笑。”

焦土国不服气，一蹦一个高，道：“自古以来都是恶人先告状，怕人笑话我就不是焦二爷。”

警官一看这老汉来硬的似乎不见效，就采取迂回战术，道：“哦，听说你祖上是北宋的大将？哈哈。”

焦土国说：“不管我祖上是不是大将，到了咱这一辈，咱得讲理。”

警官反问：“听你说话还蛮通情达理的，可咋能遇事爱钻牛角尖呢？”

焦土国说：“别听他们胡说。”

警官说：“那你捣乱村里修路是不是事实？”

焦土国说：“一面之词，人证物证呢？”

警官说：“哦，嘴还这么硬，信不信把你带走？”

听说“带走”，焦土国还真有点怯，便强忍着不服气道：“那好，我保证不再影响他们。”

警官走了。可焦土国还是在工地前前后后转悠。

周嘉瑞心里虚，就试探：“人家在这里施工呢，你来回胡转啥呢？”

焦土国道：“哼，咋？我看人家施工，也犯法呀？”

周嘉瑞叫道：“施工现场，闲人免进。”

焦土国笑着说：“我哪进了？不过今天中午你得给我管饭，我没饭吃了。”

周嘉瑞说：“讹我？派出所是没逮你？”

焦土国说：“少拿派出所吓我！我是吃饭吃大的，不是吓大的。”

周嘉瑞说：“我看你是几十年饭白吃了。”



焦土国大叫：“白吃了？我让你看看马王爷是几只眼，你就知道我六十多年的饭白吃没有。”

周嘉瑞争他不过，回过头，低低道：“不要脸。”

焦土国装没听见，但还是不走，还是在工地周围转悠。

工头把周嘉瑞拉到工棚说：“你还是先回家避避风头吧？你年轻，斗不过老汉，焦二是光脚不怕穿鞋的。”

周嘉瑞愤愤道：“我看他能把我咋！”

工头说：“他正等人给买棺材呢，你划不来嘛！”

周嘉瑞气冲牛斗，道：“我就给他买一副棺材！”

工头只得央求：“瑞娃听话，先回去吧。”

周嘉瑞回到家里，没好意思给老婆说。只是跟着乔云燕去抽蒜薹。乔云燕心里明白，就是不问。

周嘉瑞很怀念自己指挥交通那威风凛凛的样子，不想抽蒜薹，就蹲在边上闷声闷气地抽旱烟。

乔云燕咳嗽：“现在哪有人还抽旱烟？就你。”

周嘉瑞说：“谁不想抽好烟？拿啥买？”

生了一会儿闷气，周嘉瑞说：“还有没有天理？我不让他碾路面还不是为了村里，到头来还把我给辞了。”

乔云燕说：“你老老实实跟工队干活，管人那闲事干吗？”

周嘉瑞说：“包工头说，我是村主任举荐的，责任心强，别人靠不住。”

乔云燕说：“哼，到头来出头的椽子先烂，逞能逞得最后还把你自己的饭碗给打了。”

这时，冯菲菲来了，一听事情经过，差一点把鼻子气歪。

冯菲菲说：“你呀你，好容易在家门口找个活吧，还干砸了。”

周嘉瑞一听这话心里更来气：“不行，我得找焦二算账去，不是他死，就是我活！”

周嘉瑞呼地站起来，操起把铁锨就要去拼命。冯菲菲和乔云燕赶忙拽住。

冯菲菲说：“你干吗？可不能胡来。我这就托人打听看哪里工程还要人。”

乔云燕开始抹眼泪：“你惹下事跑了，我们娘仨咋办哪，呜呜……”

冯菲菲找张雪望商量给周嘉瑞再找个打工的地方。张雪望为难了，说：“蔚村有修路的，可咱和人家不熟。”

冯菲菲说：“别处呢？”

张雪望答：“镇政府门口的路也要修，可远水解不了近渴。那你们培训中心呢？那里你人肯定熟。”

冯菲菲说：“那我得联系了再说，关键我们供电公司的活他也干不了。”

张雪望说：“那就想别的办法吧，我也是随便问问。”

冯菲菲说：“你看能不能把村上准备新开的猕猴桃园让周嘉瑞承包？”

张雪望说：“啊呀，这是个细活，周嘉瑞是个粗人……”

冯菲菲说：“为了一举两得嘛，平时你肯定得多操心。”

张雪望说了句：“唉，瑞娃这个活宝，真不让人省心。”他算是答应下了这件事情。

十、新品新种电之魅

李向前兴冲冲进了办公室，说：“‘电之魅’猕猴桃的名号定下来了。”

冯菲菲满不在乎地道：“那有什么稀奇的，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

李向前说：“呵，没那么简单，差一点给否决了，还有的说叫‘电小二’‘电宝宝’。”

冯菲菲笑道：“宝宝苦，宝宝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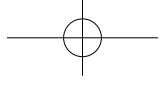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李向前模仿广告：“常吃电宝，你好，我也好。”

冯菲菲脸一红，李向前便立刻把话打住。

过了一会儿，李向前自己先“噗嗤”一下笑了，冯菲菲问：“咋了？神经！”

李向前终于忍俊不禁道：“还有一个说叫‘电美眉’的，让老大狠狠瞪了一眼。”

冯菲菲说：“你们那叫开会？会上乱说，还不是吃饱了撑的。”



不久，冯菲菲来到后张村周嘉瑞承包电之魅猕猴桃新品种种植园，乔云燕正在搂草、扎捆，周嘉瑞借了头牛在深翻土地。

乔云燕说：“这家人在城里把事干大了，地荒了好多年了。”

周嘉瑞问：“村上让我在这承包新品猕猴桃，叫什么来着？”

冯菲菲答：“电之魅。”

周嘉瑞说：“对，就是觉得名字怪怪，还不如叫——就是要把你们单位的‘电’字带上？让我想想，就叫‘电毛子’。”

乔云燕说：“你就能得很，咋不给你娃起名叫‘周毛子’呢？”

周嘉瑞说：“我叫这是有含义的，电毛子猕猴桃，里面香甜外皮毛，王母娘娘一尝说真好。”

冯菲菲大声打断他俩的无谓争执：“清园一结束，立即就要消毒，一次到位。”

周嘉瑞一边吆着牛，一边指着地头：“没问题，你看，我撒了多少草木灰！”

乔云燕说：“都不知道给人家冯干部说句感谢的话。”

周嘉瑞说：“我在心里记着呢。我这人吧，平时胡说浪编一个顶俩，可要正经说话就张不开嘴。”

乔云燕帮腔道：“我们人就是嘴不瓢和，其实心里没有啥。”

冯菲菲问：“村上对你能放心？”

周嘉瑞答：“我给村主任拍胸脯了，我说保证冯干部咋说我咋做，不就是套种和嫁接吗，简单！”

两天后，冯菲菲给周嘉瑞家送来些蚊香、杀虫剂和猕猴桃种植资料。

冯菲菲嘱咐：“这次的农药是专门针对线虫病和软腐病的，大蒜的这两种病害比较隐蔽，你要时刻小心。”

乔云燕说：“我知道，上一次的紫斑病还多亏你在微信上说得及时，我用百菌清喷洒了三四次就好了。”

冯菲菲说：“这一下你就有经验了，下一次要把肥施足；如果对种子不放心，就用甲醛液浸泡一下。”

有了冯菲菲的及时指导，周嘉瑞的猕猴桃幼苗发育良好。可当冯菲菲仔细翻看种植记录时，就皱起了眉头：“你这些天的气象情况怎么没写？是下雨了，还是大风降温了？”

周嘉瑞回答：“那肯定是一切正常。”

周嘉瑞满不在乎，冯菲菲就有些上火，问：“什么叫一切正常？是气温？风向？下霜？雨雾？日照？还是湿度？”

周嘉瑞说：“嘿嘿，那无所谓，野地里的东西，没那么娇贵。”

冯菲菲面沉似水：“谁说无所谓？你知道甜度由什么提升？酸味靠什么降低？微量元素怎么才能恰到好处？”

周嘉瑞一脸茫然地说：“好好，我以后一定填写仔细。”

冯菲菲走后，周嘉瑞说：“平时看这冯干部绵绵的，今天看怎么还二了吧唧的。”

乔云燕说：“你这人就见不得好脸色。”

李向前的车过来了，冯菲菲上车一同返城。车窗外，土地上大棚和绿植相间，不断后移。偶尔有劳作的人还在地里忙活。

冯菲菲说：“我今天给周嘉瑞说话可能有点过火。”

李向前说：“哦？不过像周嘉瑞这种人，你说话牙根上一定得带劲，不然他全当耳旁风了。”

冯菲菲叹气道：“唉，何苦呢。”

李向前说：“这可不是你同情他的时候。说一千、道一万，他要不能按时脱贫，你那同情心一钱不值。”

十一、牵挂太深难冷静

冯菲菲这次来到周嘉瑞猕猴桃种植园，看得更加仔细：“你这树株修剪得不行呀。你看，这个侧枝就不应该剪掉，现在都提倡矮化，抗风，抗虫，结果早，采摘方便。”

周嘉瑞说：“原来那枝好像受伤了，我就剪了。”

冯菲菲说：“母枝复壮保护不好。”

周嘉瑞说：“我觉得不一定完全照书本上来，差不多就行了。”



冯菲菲又有些恼火：“什么叫差不多？产量和品质靠什么提高？”

周嘉瑞两手一摆，说：“你这么说我还真不会弄了。”

乔云燕赶了过来，感觉到气氛有点尴尬，问冯菲菲喝水不喝，冯菲菲没有吱声，只是平静了一下自己，正色道：“整个看，根部追肥不及时，有黄化病的苗头，肯定是土壤酸碱值有问题，我得再去化验一下。”

周嘉瑞问：“那现在咋办？”

冯菲菲说：“氮磷钾配合使用，大量元素与微量元素要搭配。”

周嘉瑞挠头道：“哦？越说我越糊涂了，还元素、什么量的？”

冯菲菲问：“增施有机肥，懂不？”

周嘉瑞答：“懂、懂、懂。”

冯菲菲说：“改大水漫灌为小畦分灌。”

周嘉瑞说：“好，好，这我知道。”

冯菲菲走后，周嘉瑞说：“我的天神神，我老婆生娃都没这么仔细！”

冯菲菲装着没听见走了。乔云燕道：“你不说天神神吗？正好你是给王母娘娘种的。”

周嘉瑞说：“王母娘娘？我看还是继续吃她的蟠桃去吧。我费这么大胆劲，她又不给钱！”

又是一个黄昏，冯菲菲疲惫地坐在车上。车窗外，一只黄鼠在农田的埂坎上直直地站了起来，好奇地看着这辆熟悉的面包车。

李向前说：“是不是周嘉瑞又彘刺了？”

冯菲菲说：“还好。”

李向前说：“他这个人你得经常给拧螺丝，扳手一松就泄劲。”

冯菲菲说：“周嘉瑞本身就不想受这份麻烦，是被逼无奈。”

李向前说：“这就是他穷的原因：懒。无论怎说，我们现在没有退路。”

冯菲菲说：“他好像说他连焦二都不怕，还怕我一个女的！气得我。”

李向前愤愤道：“他还敢放肆？”

冯菲菲解释道：“上次是他说话太难听了，我一着急就……”

李向前说：“我支持你，拿出你女汉子的劲头。”

冯菲菲哭叫：“滚。”

李向前笑着说：“哈，哈，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坏身体亏自己。”

十二、效仿桃园三结义

李向前想镇镇周嘉瑞，给冯菲菲撑撑腰。冯菲菲害怕他惹事，但无济于事。

到了地里，看见李向前气色不对，周嘉瑞反倒有些抵触，脸色阴沉。

李向前问：“你的有技术要点的书呢？”

周嘉瑞答：“不用那玩意儿，我又大字不识几个。你要知道什么？我给你说。”

李向前说：“什么叫玩意儿？那是花了几万块钱试验出来的科研成果。”

周嘉瑞说：“尽花冤枉钱，有那钱还不如多给我送些化肥农药。”

冯菲菲追问：“怎么？没给你送化肥、农药吗？哪一次不是免费的？”

周嘉瑞说：“我就那么一说嘛，再说，专家的话你也信！”

正在言和语不顺间，焦土国又来添乱：

“啊呀，小李子来了？我这么贫困的，只是不会装穷，为什么不给我也送些化肥农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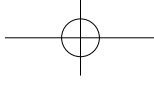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李向前看见焦土国，气不打一处来。再加上“小李子”这么一叫，他心里更加不爽，道：“哪凉快到哪玩去，化肥农药只给贫困户免费。”

焦土国说：“什么贫困户？还不是给村主任走后门照顾来的！”

也是焦土国不得人心，李向前不待见他，一般情况下还不至于动手。可这话捎带上了周嘉瑞，就没那么简单了，所谓新账旧账要一起算。只见周嘉瑞扑过来，一把揪住焦土国的领口子就要拉去找村主任对质：“我给村主任咋走后门了？你把话说清楚，走，到村委会去……”

冯菲菲挥了挥手，对周嘉瑞说：“你忙你的，这里没你的事。”可暴怒的周嘉瑞哪里能听得进去。

周嘉瑞和焦土国推来揉去，猕猴桃地畔尘土飞扬。年过花甲的焦土国哪里是周嘉瑞的对



手，领口子被周嘉瑞抓住，憋得他满脸通红。

冯菲菲急得眼泪都下来了，跺着脚叫道：“住手，你们这是干吗呀。李向前，你个草包，你就光会拉架吗？”

李向前一听这话，急中生智，一脚踹到周嘉瑞的膝盖后窝，周嘉瑞扑腾一下就跪到了地上，焦士国借机挣脱，逃出圈外。

为了给焦士国解围，冯菲菲道：“焦叔，话可不能乱说，谁走后门了？你告诉我，我立马和你们县乡联系，该取消的坚决取消。”

焦士国叫道：“我偏不说。有献猪、献羊的，哪有献人的？”

李向前对周嘉瑞低声道：“你行了，你把老汉弄下个啥麻达，你真得到局子里待几天了。”

周嘉瑞气急道：“他，他再敢胡说，看我……”

李向前皱眉道：“去、去、去，翘远。”

周嘉瑞这回还算听话，果真找来有技术要点那本书装模作样地对照猕猴桃树抠抠掐掐去了。

警报解除，气氛缓和了下来。冯菲菲担心焦士国不服，再起事端，有意继续原来的话题，以分散焦士国对周嘉瑞的注意力：“所以，你以后就不要乱说了。贫困户都是经过政府三级部门入户调查计算出来的，哪能随随便便走个后门就行？”

焦士国还不松口：“哼，说得比唱得还好听，这里头的名堂多着呢，我懂！”

李向前过来，故意装出一副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样子，玩笑道：“你懂个辣子巴巴！”

焦士国也故意笑着挖苦李向前：“什么叫辣子巴巴？就你这国企干部，还不如我这大老粗呢。”

放在平常，李向前是听不得有人，尤其是焦士国这么说的。可今天为了把事态平息下来，他故意过来揪焦士国的耳朵，焦士国就笑嘻嘻地躲。冯菲菲一看差不多了，说：“行了，行了，你们能不能说点正事。”

焦士国一看确实该走了，便道：“拜拜了，知道给你们说也白说，懒得浪费我的口舌。”

回城的路上，李向前表面闭目养神，实

则气还未消，道：“真是一对死脑筋，要不是为了工作，我非一人抽他俩大嘴巴不可。”

冯菲菲说：“那今天就热闹啰，非让后张村的村民把咱们吃了不可。”

李向前气了：“看他谁敢！”

冯菲菲劝道：“我看你是越来越二了，没一点涵养。”

李向前说：“涵养？那看跟谁呢，像焦二、周三怪这种生生货，就得来点厉害的。”

冯菲菲说：“你也好不到哪去。不过，我觉得这两个人还真有一点相像之处。”

李向前说：“何止是相像？简直就是个模子刻出来的。”

冯菲菲掩嘴笑，李向前问：“想什么呢？”冯菲菲道：“今天还有一点桃园三结义的味道，关羽和张飞打架，刘皇叔拉架……”

李向前也忍俊不禁：“尽胡联想。这里有一句顺口溜，说‘后张村，出犟怂，家家都有愣头青’。”

冯菲菲说：“错，我看人家张雪望就文质彬彬的。”

李向前说：“看看，哪有文质彬彬的人能当村主任的？凡是能当村主任的人，都是那种能踢能咬的生生货。你把村干部当好！”

冯菲菲说：“不论怎说，你以后少来后张村逞能。我情愿你是哑巴。”

李向前说：“遵旨。”

不知不觉间，冯菲菲和李向前的感情越来越浓了。不久，他俩确立了恋爱关系，直到谈婚论嫁。

春节前，冯菲菲和李向前结婚了。脱去新娘装的冯菲菲，显得成熟、健壮。

冯菲菲给周嘉瑞家送来了米面油和春联。乔云燕和冯菲菲絮絮叨叨，没完没了。

周嘉瑞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两个还缺个报幕的。”

乔云燕说：“少说些二话。”

冯菲菲叮嘱周嘉瑞：“过年不能光顾耍钱、喝酒，要时刻关注猕猴桃的防冻、防虫和返青。”

周嘉瑞说：“知道，该灭虫时喷药，该防冻时点火、围栅栏。”



乔云燕说：“多亏冯干部和人家村主任操心，可不敢给人家丢脸。”

周嘉瑞说：“村主任也喜欢我这人直杠杠脾气，好打交道！”

乔云燕对冯菲菲说：“我们这人总是夸自己能耐。”

周嘉瑞说：“实话实说嘛。”

乔云燕撇开丈夫，对冯菲菲说：“打工的工资给了，再加上种蒜赚的、扶贫款分红，今年的收入只多不少。”

周嘉瑞小唱：“有朝一日坐天下，一日看遍长安花……”

十三、井水有时犯河水

后张村的坡垡上人声鼎沸。冯菲菲和张雪望匆忙跑了过去。

一股水柱喷出三丈多高，周围青苗倒伏，泥浆四溅，畦渠被冲垮。

有人喊：“妈耶，快看，把井打到‘龙眼’上了，冲撞了龙王爷。”

打井队长沮丧地说：“我打了半辈子井，还是第一次把水井打成喷泉！”

冯菲菲说：“我打井都是头一次，更别说见这种怪事了。”

冯菲菲拍视频、照相，打电话给李向前。李向前在电话中嘟囔：“啊呀，你呀你，啥都弄不成。”

冯菲菲没想到结婚不久的李向前会对自己这么说，虽然心中想到了许多种报复方案，可现在不是置气的时候，只得按下火气道：“真是人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

冯菲菲赶快给地方水管部门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稚嫩的声音：“我们领导下乡去了，有什么事跟我说。”

冯菲菲就让打井队长介绍情况，可还没说两句，对方就不耐烦了：“你们把井打成喷泉了，就打电话问我，我问谁去？”

冯菲菲只能接过电话：“你好，我是供电公司负责产业扶贫技术的辅导员……”

结果对方根本不买账：“自古以来井水不犯河水。你公司打井打冒烟了，就问我管

河流的咋回事，我咋知道？”

冯菲菲还要说话，对方已把电话给挂了。又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冯菲菲急得团团转。

张雪望看见冯菲菲脸色铁青，就道：“给你们公司打电话，让把水管上的电给停了，牛啥牛！”

冯菲菲说：“那咋可能？无论如何，保供电是第一位的。”

周围的路被水冲得稀烂，冯菲菲浑身上下溅了好多泥水，只能找了个稍微干一点的高土包，勉强站住。她突然想到自己的三叔父刚好是水电企业的资深专家。打电话一问，三叔父立即告诉她：“我估计是局部承压水，就是某一区域地下水位太高引起的，会逐渐减弱的。你现在要想办法降低淹没损失，防止次生灾害……”

冯菲菲立刻明白了：“哦，只要不是打在‘龙眼’上，不是共工怒撞不周山，就不会水漫金山。”

三叔父说：“不会，不会，你要能打出个内陆湖，那给国家是多大的贡献哪。”

冯菲菲放心了，但问题总得解决。她就让打井队尽快把喷射范围用土圈起来，把水往沟渠里引。

喷水成湖，周围成泽国。冯菲菲心想：“自古水有源，树有根；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这个水源一定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冯菲菲独自顺着河畔往上游走，寻找所谓承压水的蛛丝马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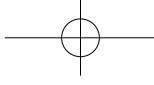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翻了两架山，冯菲菲还真就发现一座水库，地势确实比较高。她很快给三叔父打电话求证。

三叔父说：“这就对了，属于水库渗漏出现的管涌现象。你们打井选址刚好选在了渗漏通道上，是高位地表水下渗。”

冯菲菲既是激动，又是委屈，抹了一把眼泪说：“可水管部门不理我们哪。”

三叔父说：“这你不用担心。水库渗漏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想办法的，用不着你催。”

有了这样一颗定心丸，冯菲菲变得淡定起来，呐喊归呐喊，可心里便不再焦急，反倒担心有人来找她的事。此时的冯菲菲，对



打井预算的控制意识又占据了上风。

冯菲菲把张雪望和打井队长叫到跟前叮嘱：“原因我们都清楚了，是水库渗漏水压过大引起的。我要说的是，咱们打井费用不包括水库防渗堵漏，谁的猴谁要去。”

张雪望立刻心领神会，说：“那是当然，我申请点费用比登天还难呢。”

打井队长也附和道：“我脚没到，手没到，谁知道这水是从哪里来的。”

可冯菲菲又有了另外一番心思：“不过，要彻底撒手不管这事，那水库损失不就太大了？再说，这也不是咱们做事的风格呀。”

张雪望把冯菲菲的话一琢磨，终于琢磨出味儿来了，道：“嗨，现在这社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甭管他。”

打井队长摇摇手，走了。还甩下一句话：“单位这事，我不懂，也不敢瞎掺和。”

也正是“瞎掺和”这三个字，立刻使冯菲菲脑洞大开，那就“明人不做暗事”，她要反向操作！

十四、一个萝卜一个坑

冯菲菲的妊娠反应越来越强烈。她下了面包车，蹲在树坑边呕吐了一阵，擦了一把眼泪，敲门进去。这里是前张村水库管理站，离后张村不远。一个四方院落，门口都是花草树木。西南角一台架空变压器，承上启下。冯菲菲在培训中心时，曾经借调来这里检查过用电安全。所以，停电不是她的特权，安全供电才是她的职责。

一位女士似曾相识，说：“哦，喜报！《扶贫机井显神通，不用泵抽自己喷》。”

冯菲菲说：“想着咱们离得很近，有喜悦应该共同分享。”

女士说：“哦，好，这下村民就不用为水再吵架了。”

冯菲菲心想有你不说好的时候呢，就拿出本子的道：“真是一举两得。那你签收一下吧。”

女士笔走龙蛇，把字签完，道：“好，给你，你慢走。”

冯菲菲出来，端详着女士的签名，内心

感叹道：“果然是进入了签名时代，哪怕其他的字写得都和狗爬的一样，可签名一定是经过精心设计、潜心打磨的书法艺术品。”

冯菲菲赶忙上车，在车上找到塑料袋子继续干呕。

这又是一个管水的部门，门边挂了好几个牌子，个个名字都是一长串，有“办”、有“站”，还有叫“中心”的。冯菲菲不知道和刚才那个部门有什么区别，更不知道各个牌子又有什么不同，反正牌匾上都有一个“水”字。她想也许会 and 井喷有关系。而且从独立的院落、玻璃幕墙的办公楼、两个齐全的篮球场看，她就知道这是一个好单位。

门口的问询、登记啰里啰嗦，一本正经。冯菲菲一一照办。此时的她，已没有了初次到供电公司报到时的倔强劲儿。潜意识中，她已是一个母亲了，而不再是过去那个任性骄横的小姑娘了。

对方一搭话，竟然是一个稚嫩的声音，冯菲菲听着很熟悉。那人说：“怎么还找上门来了？我都给你说了，井水不犯河水嘛！”

冯菲菲连忙解释：“小帅哥，你不要误会，我是来送喜报的。”

人是需要认可的。一句“帅哥”使这个年轻人的态度明显缓和了许多，但仍不失优越感：“怎么还送喜报？哦——那就放下。”

冯菲菲说：“请你签收一下吧。”

小帅哥说：“签收啥呀，咋这么麻烦。”

冯菲菲说：“不签收我回去没法交代。”

小帅哥拿起手机继续看，还像是自言自语一般：“我管你交代不交代。”

冯菲菲赶忙捂上嘴出来。难受归难受，可心里还在琢磨：看来这个帅哥属于典型的“90后”，倔强任性，或许还有强硬的后台，对眼下的一切满不在乎。

冯菲菲跑到卫生间呕吐了半天，擦干眼泪，照照镜子，理理头发。这时间，她已经没有了勇气再去碰软钉子了，害怕再肠胃不适，呕吐不止，心想不签就不签吧。

冯菲菲骑着自行车，时不时要停下来，抚摸着肚子喃喃自语：“儿啊，你能不能不这么折腾妈妈？”



车辆行人从旁边经过，各自忙各自的，没人理会一个女人是为什么难受，说不定还有人以为她是个贪杯的酒场女侠呢。

这又是一个有“水”字的单位。冯菲菲停好自行车，忍了忍干呕，敲门进去。

进门扫视周围，似乎有几分熟悉，只是相比过去，这里焕然一新。

对方男士问：“这么个事你还报喜？那为什么不写个新闻通讯报道？”

冯菲菲说：“这喜当然要报了，不用电、不配泵，多省心？通讯报道吧，唉，还是免了吧。”

对方男士说：“不愧是供电公司的人，一开口就是电。”

冯菲菲说：“卖什么吆喝什么嘛。”

对方男士说：“哈哈，大可不必，大可不必。”

冯菲菲拿着签收簿出来，捂嘴呕吐了几下，骑车子再走。

深夜，冯菲菲才回到家里。

李向前老大不愿意：“你不要命了？看人瘦得有人样了没？扶贫就靠你一个人？”

冯菲菲说：“包户，包村，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又不是不知道。”

李向前说：“这下行了，井喷的告知义务我们履行完了。你也该歇歇了。”这话听起来还比较顺耳，没想到李向前又嘟嘟囔囔补充了两句：“就你这样不吃饭、光喝水，不摄入营养，胎儿靠什么发育？”

冯菲菲一听就火了：“怎么？有了孩子，就不顾老婆的死活了？”

李向前看着冯菲菲，忍了忍：“好心当作驴肝肺，爱咋咋的。”

冯菲菲后悔了。丈夫的话没错，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十五、纠结最是后张村

身体不便的冯菲菲来到周嘉瑞承包的猕猴桃种植园。李向前要陪他来，她不听，说：“你来我就回了。”李向前无奈，只能任其自然。

猕猴桃树长高了不少，周嘉瑞正在栽T形架。

周嘉瑞像表功一样说：“我把多出的雄株移栽到那儿了。”

冯菲菲顺着周嘉瑞手指看过去，问：“那好像是耕地，违反政策不？”

张雪望没想到冯菲菲还了解土地政策，就埋怨周嘉瑞：“概念不清，哪壶不开提哪壶！”

周嘉瑞疑惑：“又咋了？”

张雪望不便明说，只能恨恨道：“咋了！脑子不是让驴踢了，就是让门夹了。”

周嘉瑞说：“冯干部是供电公司的，又不是县乡政府的，你怕什么？”看来，周嘉瑞果真不是个糊涂人。

张雪望看了看冯菲菲，说：“家丑不能外扬嘛。”

冯菲菲说：“我就是那么一说，不会把你们的‘家丑’扬出去的，但是你要改。”

倒是周嘉瑞更像个智者，道：“慢慢整个村子都空了，还缺土地？也就咱们这几家死心眼，你看看人家，都成城里人了。”

冯菲菲走到地中间，见几棵猕猴桃有细菌性溃疡病的迹象，说：“你看这皮孔、叶痕，得很快进行化学防治。”

周嘉瑞问：“化学？防治？”

冯菲菲答：“就是打药，农用链霉素、梧宁霉素、噻菌铜都行，你看书上怎写的？”

自从周嘉瑞把张雪望也列入“死心眼”之后，张雪望的心情更加糟糕：“也许农村真的是没什么指望了，自己的一片苦心或许真可能换来的是一座空城！”他便对周嘉瑞横眉立目：“说你脑子不够成儿，你还不服气。手里拿着书都不知道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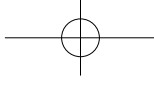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周嘉瑞说：“哼，就你能！”

把周嘉瑞的事安顿好后，冯菲菲想起以前曾经为草莓根腐病、强走路面和确定贫困户而打架的焦土国。这是个需要关心的火爆脾气人，她既然扶村，就不能扔下他。

冯菲菲再次来到焦土国的草莓大棚。焦土国正在疏通排水沟。

冯菲菲说：“对，要及时排水，明年倒茬轮作。”

焦土国一看见冯菲菲来到自己的地畔，立刻就有了成就感，心情大好：“再种一年



行不行？”

冯菲菲说：“不行，明年再种，品相、口感、产量都要大幅下降。”

焦士国乖乖道：“好。我正想问你，我家核桃有点变黑、干瘪的迹象，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冯菲菲说：“走，看看去。”

焦士国的院子冯菲菲来过，三孔窑洞，没院墙，经济情况看样子真比周嘉瑞强不了多少，只是多了一辆机动三轮车。她听张雪望说过，也正是这辆三轮车“害”了焦士国的贫困户认定。

冯菲菲仔细把核桃树观察了一遍，道：“好像是黑斑病，喷一点甲基托布津就可以了。”

焦士国让到家坐坐，冯菲菲执意走了。回到村委会一打电话，她才知道李向前的扶贫巡回车没有从原路返回，只能在村委会办公室凑合一晚上。

张雪望说：“要不然，安排你到哪家条件好的村民家将就一晚上？”

冯菲菲说：“不了，办公室沙发上挺好。”张雪望只得安排人替冯菲菲准备食宿。

井喷果然不喷了。打井队进行修复，现场工人一身泥、一身水，昼夜加班。然后正常下管、安泵、接入暗管和明渠。冯菲菲通过自己的业务优势，为村里开通绿色通道，早早给供了永久用电，然后再安排张雪望去完善供电手续。

井水哗啦啦地流进了农田。冯菲菲笑了。

打井队长说：“经常有人向咱们这边看，周嘉瑞说是水库上的人。”

冯菲菲说：“再呢？”

打井队长说：“再没有啥，看一阵子就走人了。”

张雪望说：“老天不负苦心人。”

冯菲菲说：“水量也充沛，咱后张村再也不用发愁缺水了。”

张雪望说：“浇地饮用，一举两得。”

这下该打井队长迷茫了：“早知道这样，直接用水库上的水不就成了？还花这钱？”

张雪望说：“那不行，一到用水紧张季节，水库就供不应求，经常为此争争吵吵。”

打井队长摇摇头走了，又甩下一句：“公家的事，真是搞不懂。”

十六、挂果不得有疏忽

红日当天照，热得冯菲菲满头大汗。

周嘉瑞家的猕猴桃种植园里，猕猴桃坐果已经两个月了，算不上果实累累，但也都压弯了枝条。

看见行动不便的冯菲菲，周嘉瑞感到过意不去，让她喝水、休息，冯菲菲摇手拒绝。

周嘉瑞只能直击主题，说：“像这种情况，浇水该怎么控制？”

冯菲菲艰难地蹲下去，挖看墒情、又看了看天气记录，道：“像现在这天气，一周左右就得一次。千万不要怕麻烦。”

周嘉瑞问：“施肥呢？”

冯菲菲说：“氮磷钾要配合使用，总量要占全年的五分之一。”

周嘉瑞说：“好嘞。”

又过了一段时间，冯菲菲顺着田埂走来。

看见收获的希望，周嘉瑞兴奋得两眼泛光地说：“我把袋都套完了。”

冯菲菲问：“没打药？”

周嘉瑞问：“还打药？”

冯菲菲说：“你翻到第24页，哦，你这书好像还是就没咋看嘛！有不认识的字，问你娃嘛！”

张雪望瞪了一眼周嘉瑞：“再看见你打麻将，我把你拉到派出所去！”

周嘉瑞冤枉地说：“我啥时间打麻将了？”

张雪望恨铁不成钢：“你就给我嘴犟。”

周嘉瑞咬牙切齿地说：“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肯定又是焦二那个死老汉告黑状。”

冯菲菲说：“像这过密枝和缠绕的二次枝，要及时摘心、疏除，然后绑蔓，改善通风。”

周嘉瑞说：“行间草我也开始割了。”

冯菲菲说：“覆盖到树盘内。”

周嘉瑞问：“什么？树盘？”

张雪望说：“树盘就是你站的地方。”

周嘉瑞似乎一下子明白了，道：“是你站的地方！”



张雪望佯装要抓土疙瘩打他，吓得周嘉瑞赶忙跑了。

十七、丰收时节无闲人

风和日丽，秋高气爽。村民们一家一户在自己的田里收获。周嘉瑞带着老婆和俩孩子，采摘成熟的猕猴桃。

周嘉瑞嘱咐孩子：“你俩注意着，不要让桃果受伤。”

密林中，乔云燕的声音传出来：“你俩慢点，小心从梯子上掉下来。”

周嘉瑞却说：“没事，矮化株，掉下来能咋？”

乔云燕大叫：“尽说那不知轻重的话，你跌一跤试试。”

俩娃故意捣蛋，一个说：“扑腾下去了，哎呀，我腰扭了。”

另一个说：“爸都说了，娃娃哪来的腰？”

周嘉瑞说：“小心不要把树枝折坏。这可是人家冯干部亲自指导修剪、绑扎的树形，可有讲究了。”

乔云燕夸赞：“娃娃还是手脚麻利，一会会就把一棵树摘完了。”

周嘉瑞说：“你就给咱装箱，拉回去就能卖。”

乔云燕说：“行，人家冯干部催了几次了，说刚开园准能卖个好价钱。”

乔云燕走远了，周嘉瑞才突然想起来，扯着嗓子喊：“记住，是‘电之魅’那个箱子……”

李向前紧锣密鼓组团，随区域地方领导连续参加了几个农产品展销大会。冯菲菲行动不便，主内，将横幅、胸牌、宣传单、合同文本、矿泉水、指示牌等一一准备妥当。李向前跑前跑后，全力以赴，将音响、彩旗、摊位、客户、车辆等准备停当。

中国莽原水果推介年会，莽原帮扶丰收节暨猕猴桃年会，第十六届中国—东盟农产品博览会，中国农业博鳌论坛……

周嘉瑞站在摊位前，摇旗呐喊：“我们‘电之魅’猕猴桃，老年人吃了延年益寿，中年人吃了抑制三高，青少年吃了强身健体。”

看见没人在意，周嘉瑞立刻改变说法：“‘电之魅’，果中最，谁要嫌它卖得贵，老婆骂你是陈世美……”

就这一下子引来不少观众。周嘉瑞是个人来疯，见此情形，更是手舞足蹈，口若悬河。

看见有的观众只对周嘉瑞的快板书感兴趣，并不真的下手购买，冯菲菲道：“这可不是胡吹。‘电之魅’的维生素含量特别高，超过了180，全国都没有这么高的。”

李向前提醒冯菲菲：“注意自己的形象。”

冯菲菲满不在乎：“形象怎么了？哪个女人不怀娃？哪个人不是娘生的？”

李向前鼻子都能气歪，转身便走。

傍晚，太阳下山，客商散去，城市楼顶层染上了一层落日的余晖。

几个人疲惫地坐下。

李向前说：“瑞娃的猕猴桃卖得最好。”

冯菲菲说：“这就是咱‘电之魅’的品牌影响力。”

李向前说：“关键是老周会宣传，三句好话当钱使呢。”

周嘉瑞说：“我给男的说，你家不买猕猴桃，搓板家务随便挑；给女的说，你家不买猕猴桃，甭怪老公往外跑。”

这次，冯菲菲来到周嘉瑞家，怀揣着特殊使命，这个使命只有她自己知道，且酝酿了好久。她站在门口道：“你看他家这房子能不能把厨房单隔开？现在这样，既不卫生，也不安全。”

张雪望稍一盘算：“没一两千元下不来。”

冯菲菲说：“我估计他今年的收入差不多，如果不够，村上给想些办法。”

张雪望说：“劳力可以工换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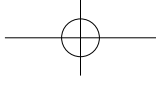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冯菲菲说：“材料呢？”

张雪望说：“我打算把村委会改造一下，拆下来的旧砖给他；但得记账上，要不然人人都看样子，还刹不住车了。”

冯菲菲说：“哦，那是，让焦土国看见，就有的说了。”

十八、脱贫不是终点站

供电公司承办脱贫攻坚培训班，有



一二百人参加。

李向前主持：“今天，咱们主要分享这几年各供电公司参与乡村振兴的经验，带动贫困村和贫困户一块致富……”

周嘉瑞披红戴花走上台，说：“我去年把钱赚美了，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李向前说：“说正题，就说你怎么赚的钱？”

周嘉瑞又开始说：“啊呀，说起赚钱，满肚子都是牢骚。村主任对我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还有冯干部……”

李向前打断他：“就说你怎么种猕猴桃，别的不说。”

周嘉瑞说：“噢，这猕猴桃可不好种，比老婆生娃都难伺候。我俩娃都长那么大了，从来都没量过体温、没打过针，结果还要给猕猴桃测气温，扎针输液，把我烦的呀……”

下面一阵哄笑，有人说：“这就是后张村的瑞娃，嘴能煽乎得很！”

周嘉瑞说：“对，说起我瑞娃这个名号哇，可有些来历呢，想当年江湖上还真有这么一号，不信你们打听去，那焦二到现在提起都羡慕嫉恨……”

台下哈哈大笑。

李向前接过话头：“行了，行了，让菲菲替你总结一下吧。”

周嘉瑞意犹未尽，主角的地位让他红光满面、口若悬河。冯菲菲急道：“老周，你先休息一下，我替你说几句：‘电之魅’猕猴桃要一套二嫁三新栽……”

李向前把周嘉瑞连推带拽请下台去，大家又是一阵阵哄笑。

冯菲菲打断笑声，继续道：“猕猴桃种植七要素是水、肥、光、风、温、湿、锄……”

后张村“两通”典礼上，村道上一辆辆汽车、农用车鱼贯而过。这是张雪望提前几天约定好的，庆典当日，车辆9点到达指定地点，排队通过主会场。新闻媒体站在各自选定的拍摄位置，全方位采访。

灌溉井及其灌溉系统全面竣工。电闸一合，管道打颤，一股清流从井里流进农田。观礼人员列队参观。

李向前主持，冯菲菲汇报，张雪望致辞，有关领导剪彩，全体村民参加。

周嘉瑞喜气洋洋地说：“修路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呢，不要把我忘了。”

焦士国撇嘴道：“显摆啥呢！慢慢再收拾你。”

张雪望带着冯菲菲参观周嘉瑞家大房子的改造情况，原来的房子改成了一进两开。

周嘉瑞兴致勃勃地介绍：“这边，我打算将来专门盖个厨房，外带两个小房间，作为客房和库房。把现在的厨房和门厅打通当客厅，再买一对沙发。这样来人也就有地方住了。”

供电公司会议大厅里正召开脱贫攻坚表彰大会。台上台下井然有序，喇叭里放着《运动员进行曲》，一队队受表彰的先进人物上台领奖。

冯菲菲大腹便便，披红戴花，绶带上写着“最美扶贫干部”。

她和主席台上颁奖的领导握手，然后面向大家。照相机闪光灯闪烁，掌声响起。

门卫突然叫道：“猛，这个丫头猛得很！”

他偷眼观看李向前在不在跟前，结果让工友看出了他的心思，问他：“找谁呢？怕李向前收拾你？人家早调到检修分公司当副经理去了，提拔了。”

门卫怔了片刻，道：“哼，明升暗降，你连这都不懂！”

十九、麻绳偏从细处断

焦士国大喊大叫：“还有没有天理了？瞎子放驴——死不撒手了，说是共同富裕，可到最后还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张雪望出来喊道：“焦二，你发啥神经呢？一大早大喊大叫啥呢？”

焦士国质问：“我问你，周嘉瑞承包的猕猴桃合同签了几年？”

张雪望说：“你问这干吗？与你有啥关系？”

焦士国说：“看看，你明知道到期了，就是不往回收。”

张雪望疑惑：“为啥要收？收回来还不

得往出租？还能叫再撂荒？”

焦土国反问：“下来还要往出租？那他为什么还生起一堆火，防冻升温？敢情你们已经内定了？”

张雪望答：“村上还没研究呢。”

焦土国说：“那就好，我看你怎么研究。要不要给你打点点儿烟酒、烟酒？嘻嘻……”

张雪望大叫：“闪！”

焦土国摇头晃脑地走了，嘴里唱着：“你不救我谁救我，你要走了我奈何……”

焦土国没停，径直来到周嘉瑞承包的猕猴桃园，阴阳怪气地问：“三怪呀，你这是学雷锋呢？”

周嘉瑞说：“快走远，我忙着呢。”

焦土国说：“哦，好，那你就忙。据我所知，这块地的承包合同到期了，以后归谁承包，就很难说喽。”

周嘉瑞一听，扔下铁锨就扑了过来，瞪大眼睛问：“你说啥？再说一遍。”

焦土国说：“不说了，我也忙，拜拜。”

焦土国得意洋洋地走了，嘴里还唱着：“你不救我谁救我，你要走了我奈何……”

周嘉瑞站在那里，呆呆地一动不动。

冯菲菲的宝宝呱呱坠地，健康又可爱。

后张村专门派妇女主任和乔云燕来看望。冯菲菲想起这几年来，自己和李向前与周嘉瑞发生的一幕幕，不但没有仇恨，还滋生了许多情愫，感慨良多。

小宝宝刚刚会睁眼，似乎笑了一笑。冯菲菲哄道：“嗷，嗷，我家萌宝会笑了，嘻嘻。”

夜晚，灯光柔和，冯菲菲和李向前家异常忙碌。小孩衣服、尿不湿、奶瓶、奶粉、水果、热奶器摆得到处都是。

冯菲菲和妈妈轮流看孩子。

冯菲菲前几年专升本、读研，这两年又参加“振兴计划”考试，书籍攒下几大摞。可现在，书上都蒙了灰尘，已经很久没时间动了。

李向前自从当了检修分公司副经理以来，用冯菲菲的话说，那就是个吃苦的差事，不分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地干活。他偶尔回来一趟，想抱抱孩子尽职尽责，可孩子认生，

总是哭闹不停，他只好放手。最后，他独自到书房凑合一晚，匆匆离去。

周嘉瑞老婆乔云燕正在喂猪，突然捂头跌倒，不省人事。

村里所有的交通工具只有焦土国的机动三轮车在家。周嘉瑞没办法，只得低头，求爷爷告奶奶，请焦土国开机动三轮车把妻子送往县医院。

焦土国说：“行、行、行，咱这人厚道。不像有些人，拿根麦秸当拐棍，六亲不认！”

周嘉瑞说：“是、是、是，瑞娃我有好多对不住二叔的地方。”

焦土国说：“行，按说嘛，我也不欠你一个叫二叔的。不过呢，既然你已经承认对不住我了，我老人家也就觉得——能担得起你这个二叔。”

周嘉瑞一边往三轮车上抱妻子，一边不停地对焦土国下话：“担得起，担得起，祖祖辈辈乡里乡亲的……”

三轮车启动，周嘉瑞忙不迭地上车，轻轻托住妻子的身体。

县医院病房里，周嘉瑞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再没了和焦土国好勇斗狠的劲头，不停地说：“没事，娃他妈，咱现在有钱了，一定请最好的医生，把你治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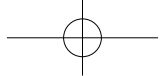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焦土国心里说：还治啥呢！医生都说了，怎么早不来？回去想吃啥给吃啥，想喝啥给喝啥。

焦土国转身出去，走到楼道的尽头，想抽烟，又觉得这个地方不合适，可是不抽烟又觉得眼睛酸酸的，似乎是一滴液体掉落了下来。

乔云燕可能是回光返照，自昏迷后第一次醒来，勉强强吐出几句不连贯的话：“人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焦二叔……是不是……还咬咱呢？嚷着叫咱……不要再……承包猕猴桃了？”

周嘉瑞说：“那你不用操心，焦二叔这人，今天能把他的车请来，就说明那就是一口气下不去，其实心眼不坏。”

乔云燕说：“对着呢……乡里乡亲……其实也……没有啥。”



周嘉瑞说：“没有啥，没有啥，我心里亮清着呢。”

乔云燕说：“我呢，该死……活不了，该活……死不了，你就不要……瞎花……冤枉钱了……”

周嘉瑞说：“什么话！现在这医学，啥病治不了？你这才算个啥？”

乔云燕使出最后的力气说：“留着钱……给娃……”

二十、二次接力再帮扶

空落落的大办公室只坐了冯菲菲一个人，她脸色仍显憔悴，身材臃肿。显然，产后的她，恢复得不怎么好。

“丁零零”，电话响了。

冯菲菲接过电话，说：“啊？哦，哦……好的……”

领导来电话，后张村的周嘉瑞又返贫了，咱们还得帮扶。

冯菲菲脑子很乱，把键盘敲得啪啦啦响，心想：“领导，你还是杀了我吧！我的哺乳假还没休呢……”

冯菲菲趴在桌子上哭了一阵，准备面见领导。她跑下楼，毫不犹豫地敲开了总经理的门。领导办公室有几个人在说事情，个个神情严肃，她猜想：“可能是哪里出事了，这时间给领导撂挑子合适吗？”

“世界上没有好干的事情……领导也不容易……”这是李向前当副经理以后的真实体验，他不止一次地向冯菲菲流露出来。

老总吃惊地看着这个冒冒失失的下属，有关她的传闻听过无数遍，包括领着村民到自己的办公室越级汇报……

老总毕竟是老总，心平气和地问：“小冯啊，急匆匆的有什么事吗？”

冯菲菲突然改变了主意，道：“周嘉瑞返贫的事我知道了，明天我就下去。”

老总站了起来，温和地说：“这你自己安排吧，也不一定那么急。小冯啊，你这个性格……你先去看看情况，回头再说。”

出了老总的办公室，冯菲菲后悔了：“自

己来干吗来了？怎么能突然改变主意呢？是因为老总对李向前有知遇之恩？还是自己本身就没有拒绝工作的狠劲？这一下再无法回头了。”

冯菲菲只能没精打采地回到了办公室，真想抽自己两个耳光！

乔云燕病逝了，周嘉瑞家最终落了个人财两空。他家承包的“电之魅”猕猴桃果园，有焦土国那么一搅和，村民们议论纷纷，村上顶不住舆论压力，最终收回。

周嘉瑞家返贫了。

到了后张村，张雪望对冯菲菲说：“瑞娃现在就他一个人过。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冯菲菲惊问：“俩娃呢？”

周嘉瑞说：“我妈领去了，放我这儿，饥一顿，饱一顿的……”

冯菲菲再次环顾全屋，没有女人的家仿佛没有一点人气。周嘉瑞半年前信心满满的样子好像还在屋里屋外回荡。

张雪望说：“现在是出门一把锁，回家一盏灯。”

周嘉瑞“哼”了一声，说：“锁个鸡爪子，小偷来了都得流着眼泪走。”

冯菲菲说：“也怪我，生了个孩子，这么大的变故，一点都不知道，要不然，说不定还能帮上一把。”

周嘉瑞摇摇头说：“没用，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得认命，强求不得。”

张雪望说：“胡说八道！”

冯菲菲说：“不要这样，咱们共同想办法，一定会让你再翻身。”

两个人往村委会走。冯菲菲身体还很虚弱，从周嘉瑞家走到村委会，歇了好几回。

冯菲菲说：“种蒜薹比较费人，尤其是老周一个大男人，肯定不行，还是育核桃苗省心。只是我估计，他连购种苗的钱都拿不出来。”

张雪望说：“那就赊账，由村上 and 核桃苗种植户协商，等周嘉瑞的苗木卖了钱再清账，村上担保。”

冯菲菲说：“那也好，到时间咱们一块去看看哪家的苗好，别让周嘉瑞尽买些阳苗、



老苗。”

张雪望答应：“行，到时间我叫你。”

冯菲菲说：“还有，村上原来由周嘉瑞承包的那园‘电之魅’猕猴桃，能不能继续让周嘉瑞承包？他已经有经验了，可以少走好多弯路。”

张雪望说：“我也是这么考虑的。不过，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今晚就找焦二这个搅屎棍子聊聊，他当初要不那样瞎咋呼，村民估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冯菲菲叹气道：“但愿大家不要吃了秤砣——铁了心。”

张雪望说：“不要紧，只要焦士国肯说回头话，我再在群众中做做工作，估计差不多。村民嘛，谁和谁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冯菲菲说：“那好，现在到了挂果旺季，可以适当提高一点租金，要不你的工作也不好做。”

张雪望说：“知道，我两边都往下压。”

二十一、弄巧成拙从头来

等再次来到周嘉瑞原来承包的猕猴桃种植园时，周嘉瑞已经在里面劳作了。

张雪望说：“一亩地增加了一百元租金，周嘉瑞接受了，焦士国和几个刺儿头也再没闹哄。”

周嘉瑞理直气壮地道：“我就当给冯干部帮忙呢，要不，加一毛钱都不包。”

张雪望劝道：“羊毛穿在皮板外——弄反了。冯干部是给你帮忙呢。”

冯菲菲感叹：“赶快修剪吧。啊呀，你这肥是怎么施的？”

张雪望说：“咋了？我看长得不精神，焦二说缺肥，我就让人赶忙给追。”

冯菲菲说：“一看就是农家肥没腐熟，把根给烧了！”

周嘉瑞说：“搅屎棍子那话你也敢听？那就知道圆梦、看相、闹事那一套，邪门歪道一个顶俩！”

张雪望说：“没良心！焦二要不让步，你干瞪眼。”

冯菲菲说：“缺肥，焦士国说得没错，可施肥方法不对。现在啥话不说了，赶快纠正，能挖的肥土就挖掉，挖不彻底的进行稀释。”

周嘉瑞问：“怎么稀释？”

张雪望别提有多丧气了，里外这么一折腾，要花多少工？还影响猕猴桃的健康和品质。可有气没处撒，只能逮着周嘉瑞发火，道：“你吃饭盐放多了，怎么调淡？”

周嘉瑞答：“调些醋。”

张雪望指指周嘉瑞的脑门骂：“真是个吃货。”

冯菲菲笑着说：“一个道理，土壤置换，浇水，让生粪的比例降下来。”

周嘉瑞的核桃苗圃里，苗木已长出一尺多长。周嘉瑞说：“我把高速跟前所有的非耕地都育成了陕核五号。”

冯菲菲仔细观察：“你这苗有炭疽病的迹象，得喷洒些保护性杀菌剂。”

周嘉瑞恨恨道：“焦二坏东西，我真想一撮头刨了这个老家伙。”

张雪望说：“你刨，你刨，你刨了看下一次家里再有事，求人家三摩，看人家还管你不？”

周嘉瑞咬牙道：“我就不相信，我还那么倒霉！”

张雪望抬脚就要踢周嘉瑞，吓得周嘉瑞赶忙躲开。周嘉瑞也自知欠人家焦士国人情，尽管嘴上不饶人，心里是明白的，只得服软，问冯菲菲：“杀菌剂有好几种，我用哪种？”

冯菲菲说：“就常用的甲基托布津。”

冯菲菲从路边车上取来50%的甲基托布津，说：“你这苗嫩，按1:1000配置，一个星期见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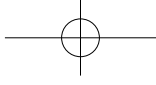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周嘉瑞频频点头。

冯菲菲说：“杂草要及时清除，不然争肥、争水、争空间。”

周嘉瑞说：“肥、水怎么控制？”

冯菲菲回答：“像这么大的苗儿，每亩肥料控制在10公斤以内，施后立即浇水。”

冯菲菲的孩子全由姥姥看管着。她本人除了上班就是加班，隔三差五还要往后张村



跑，三头奔波。

冯菲菲说：“挣钱都撒到路上了。”

李向前说：“没事，挣钱不就为了花嘛！”

冯菲菲说：“你还能说啥？”

李向前说：“我还能说，最美扶贫干部不是白当的，是踏踏实实付出的结果——这话听着顺耳不？”

冯菲菲说：“咋不说我是光杆司令！”

李向前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冯菲菲说：“你别说，还真有人把我叫凤凰呢。”

李向前说：“我知道，搅屎棍子焦二。”

冯菲菲说：“你怎么那么爱叫人外号？都当领导了，一点素质都没有！”

李向前说：“行，我该下工地去了。但是，不要忘了，是我这棵没素质的梧桐树，才招来了你这只金凤凰的。这就叫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二十二、脱贫须连穷根拔

新修成的村道平展展，离周嘉瑞家很近。两相比较，房子和路很不相称。

冯菲菲说：“张主任，周嘉瑞家的事情你要经常关注呢。”

张雪望说：“关注着呢，我给他说了，你自己再不争气，穷日子就一辈子过着去。”

冯菲菲说：“现在他没有老婆约束，更容易偷懒。”

张雪望说：“那是。治贫先治懒，他不勤快，我收拾他呢。”

冯菲菲问：“一天24小时，你能盯得过来吗？”

张雪望叹气：“那咋办？我还能住在他家？！”

冯菲菲站定，静静地看着张雪望，看得张雪望心里直打鼓。冯菲菲问：“你考虑过周嘉瑞的家室问题没？男人无妻不成家。”

张雪望长长叹了一口气：“唉，周嘉瑞这人就是属于‘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那种。”

冯菲菲叹气道：“这人啊——你说他好

容易脱贫了，老婆还给走了。”

张雪望说：“给周嘉瑞这人续弦不是个简单事。这段时间还真有人给说过几个茬口，可人家一看他这光景，扭头就走。”

冯菲菲说：“越是这样破败下去，越没人跟。”

冯菲菲要去周嘉瑞家路北的苗木地看看，张雪望跟在后面。水渠里流着水，春灌开始了。两个人顺着地埂绕来绕去。

冯菲菲说：“蔚村有一个女的，男人车祸死了，也有俩娃。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看上老周。”

张雪望说：“我要是女的，我就看不上。”

冯菲菲说：“不过也不一定，主要看有没有缘分。这个女人原来也是贫困户，自从成了种植专业户后就脱贫了。”

张雪望追问：“哦，是不是姓焦？”

冯菲菲说：“是呀，叫焦爱菊。”

张雪望说：“哦，那我知道，就是从这村儿嫁出去的，焦士国的女子！”

冯菲菲站定，吃惊地问：“不会吧？怎么会这么巧？”

张雪望拍着胸脯说：“绝对没问题。”

冯菲菲也有些泄气：“那咋办哪？我看周嘉瑞和焦士国真是前世的冤家，针尖对麦芒——谁不让谁。”

张雪望说：“根子就出在焦士国的贫困户申报上。上头没批，焦士国心里不服，就成了死对头，事事跟周嘉瑞过不去。”

冯菲菲叹气道：“真是冤家路窄。”

张雪望说：“病根深了，所以，绝对成不了！”

冯菲菲半天没有吭声。

冯菲菲给李向前打电话问，看哪里有需要核桃苗的，周嘉瑞家的苗木长成了。

李向前一点都没思考，脱口道：“蔚村要，一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们直接找你去挖。”

冯菲菲惊问：“蔚村？怎么又是蔚村？”

李向前说：“这有什么奇怪的？蔚村也属于供电公司检修分公司的帮扶片区，我当然时刻惦记着。”

冯菲菲说：“我正在考虑给周嘉瑞找个老伴，刚好也在蔚村。”



李向前说：“哦，那不冲突，可亲事不比扶贫，全要看眼缘了。”

冯菲菲说：“还有个更大的障碍，这个女方偏偏是焦士国的女儿。”

李向前吃惊地说：“啊？这两个犟筋可是五百年前修成的血海深仇。”

冯菲菲说：“所以，把我愁的呀。”

李向前问：“那你还要强扭瓜，能甜吗？”

冯菲菲说：“那你强扭我还不是成了？”

李向前笑着说：“这哪跟哪呀！”

冯菲菲说：“不过我的第六感觉觉得他们一定能成。”

李向前说：“好好，女人就相信什么第六感觉、第七感觉的，随你吧。”

冯菲菲说：“你好像信不过我？”

李向前说：“行，我忙了，回头再说。”

冯菲菲骂了一句：“猪。”

阳光灿烂，春暖花开。后张村的种植大棚白亮亮的，依山就势，层层叠叠，比过去又多了三成。大棚中间夹杂的各色农作物也开始泛绿。

周嘉瑞的核桃苗圃里，挖苗、装车的人熙熙攘攘。周嘉瑞说：“腾出的地准备倒茬育苗。”

冯菲菲问：“你欠人家的外账还完了没有？”周嘉瑞回答：“早完了，去年猕猴桃一卖就还了。人家村主任好心好意替我担保，我不能把村主任的手夹住嘛。”

二十三、挑战极限须敢想

冯菲菲和张雪望找焦士国撮合周嘉瑞和焦爱菊的事。

冯菲菲笑了笑：“不管成不成，你先说，我是不是长虫吃过界了？”

张雪望说：“那倒不……从政策上讲，完全符合全方位帮扶、彻底脱贫的要求。只是……啊呀，就看焦士国咋想的？”

焦士国风尘仆仆地推门进来。按照之前的约定，由张雪望先把这层窗户纸往破捅。

房子里出现了久久的沉默。

张雪望说：“焦二哥，你抽烟。”

焦士国惊诧道：“怎么？村委会张主任，你总算是把我叫二哥了？这又不是求我给你家办啥事，你用得着在我跟前这样低三下四？”

张雪望说：“我觉得我提这个问题有一点唐突。但是，人家冯干部说她的第六感觉可灵了，所以我就大口一张，毫无顾忌了。”

冯菲菲说：“真的，焦二叔。我一直觉得我的另一半在总部机关，所以一直到了三十岁都没嫁人。结果，公司还真就把我调上来了，这就认识了李向前。”

焦士国终于干脆起来，道：“好，先谢谢两位为我女子操这份心。我爱菊是该找个人家了，这几年既当妈、又当爸。苦！”

张雪望低声说：“在咱农村，家里没个男人还真不行。”

焦士国急得站起身，说：“可谁都行，就周嘉瑞这瞎种不行，提起他，我……”

张雪望劝道：“我知道你俩有点过节，但这是你女儿的终身大事，可不能感情用事。”

冯菲菲说：“再说了，乡里乡亲的，没有解不开的疙瘩，你俩还打算闹到啥时候哇！”

焦士国声调低了些：“这些都不碍事。只要我女子找到好人家，我老汉就是受点窝火气也没关系。”

冯菲菲说：“到时间他成了你女婿了，还能给你气受？反了他。他得好好孝敬你。”

张雪望笑嘻嘻地说：“逢年过节得把酒提来。”

焦士国无奈道：“那也是小事。你们不知道，他家代代穷，辈辈好吃懒做。我要女子嫁给他，不等于把她往火坑里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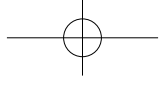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张雪望赶忙说：“不会，不会。你看这几年，瑞娃是不是越过越有心劲了？我觉得和原来像换了一个人。”

冯菲菲说：“还真的是。第一次见他，把我气得都流眼泪了。”

焦士国说：“再说，两家加起来要四个娃呢，半大小子，吃垮老子！”

张雪望说：“各过各的就不吃了？还不该吃几碗，照样吃几碗？所以才要两家搭伙过日子，互相有个帮衬。”

又是一阵沉默。



冯菲菲终于打破尴尬的气氛说：“只要你
不反对，咱们不妨看看这两个人有没有缘分。”

张雪望立刻说：“对呀，有缘咱们不拆；
无缘，指望咱们也扭不到一块。”

冯菲菲又说：“说来说去，要看月老的
红线往哪里牵。”

焦士国沉思了良久，说：“容我和女子
合计合计。”

这明显是推托的话，但没办法，张雪望
和冯菲菲只得把焦士国往门外送。焦士国再
怎么客气，两个人还是执意送他出了办公室
的门，又往大门外送。受宠若惊的焦士国老
汉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再说：“好了，
好了，你们忙去。”

到了大门外，大家都站住了。

张雪望说：“老话道，婚姻说成呢，官
司说破呢。这一点，焦二哥，我想你得掌握着。”

冯菲菲又热情地说：“你老慢走。”

焦士国走了两步，又折回来说：“说
起来都不好意思，那次我拿药瓶子差一点
砸着你家的李向前，又几次给他难看。没
想到你们最后还成了一家了。其实，都是
因为李向前初次来咱村摸底时，没重视我
的意见。”

张雪望说：“看你说的。贫困户是几级，
政府定的。人家供电公司只是根据名单了解
情况，确定下一步的帮扶方案。你给他说明
能起什么作用？”

冯菲菲说：“我们哪有那职能？政府一
划定，供电公司只管想办法帮扶脱贫就行了。”

焦士国说：“嗨，其实我也明白。可我
还是抱有一线希望。偏偏周嘉瑞过了，我
觉得我两家贫富差不了啥。”

张雪望说：“你家情况还是要好一些。
光机动三轮车这一项，就不符合条件。因为
你开车就能挣钱，他呢？他连个架子车都
没有，那几年真是穷光蛋一个。”

焦士国说：“倒是那么回事。”

冯菲菲说：“行了，一切随缘吧。焦大叔，
你看你，现在不缺吃、不缺穿，该放下就
放下吧。为了爱菊的下半生，也为你能够
安享晚年，就不要再纠结这些陈芝麻烂
谷子的事了。”

张雪望劝道：“再说二哥你年纪也不
小了，在有生之年，你是不是得把女儿
安排好？”

焦士国神往地望着山顶上那棵老核桃
树，表情凝固得像一尊雕塑，皱纹连着
皱纹，白发徐徐飘起。

半晌，焦士国道：“我也挂心啊……
我当初就给你说了，凤凰落到梧桐树
上了，咱后张村要好了，果不其然。”

张雪望说：“那你还记不记得，当初
你说是祥瑞之兆？”

焦士国说：“记得，是这么说的。”

张雪望说：“所以，我一直在猜想，
这个祥瑞的‘瑞’，指的是不是瑞娃？”

焦士国饶有兴趣地说：“你的意思
这是天意？”

张雪望说：“我估计多半是。”

焦士国说：“唉，我命由天不由我。”

冯菲菲笑道：“一对迷信疙瘩！国家
是天，政策是风，我只是空中刮过的风
而已，让天飘白云，让凤凰起舞。”

没几天，冯菲菲领来焦爱菊，佯称是
参谋花椒苗圃。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两个女人絮絮叨叨，在周嘉瑞的屋
里屋外转了个遍。门厅、厨房、主卧、
次卧收拾得有模有样。只是一个大老
饭碗里只放了一双筷子，别无长物，
显得格外孤独。房子周围，有几畦菜
地，种着青菜、辣子、西红柿。猪圈
里有一个小猪娃，院子还有三四只鸡
在刨食吃。

周嘉瑞假装惊讶地说：“啊呀，这
不是爱爱嘛？好多年不见了。”

焦爱菊说：“啊呀，你是瑞娃哥吧？
咋和以前一点都不像了？”

周嘉瑞笑说：“咋能像呢？半截子
都埋黄土里啦。”

焦爱菊笑了：“真是的，要走街上
我根本不敢认。”

冯菲菲一看双方接上火，就悄悄避
开，一个人到处转转看，想着村里哪
一块梯田还可以再搭一座大棚。

过了片刻，冯菲菲又怕两个人尴尬，
又折了回来，牵住焦爱菊的手。焦爱
菊悄悄告



诉冯菲菲：“一个大男人家，能把日子过成这样就不错了，让你费心了。”

焦爱菊这个态度很重要，冯菲菲当晚就喜滋滋地打电话告诉了李向前。

冯菲菲问：“迟早得砌个围墙吧？”

周嘉瑞说：“有这打算，关键要看村里规划的街道能不能定下来。我想直接把庄基选在临街，还可以开个小卖铺什么的。”

几个人来到周嘉瑞路北地块。土地整理得整整齐齐。

冯菲菲问：“你是花椒育苗的行家里手，你看老胡家的花椒苗圃整得怎样？”

周嘉瑞说：“核桃苗都卖完了，就留了点种苗。”

焦爱菊举目凝视：“这是不是生了象鼻虫？”

冯菲菲说：“啊呀——还真有点像。”

焦爱菊说：“那就赶快清园、消毒吧。”

冯菲菲给周嘉瑞使眼色：“老周，你记住了没？”

周嘉瑞说：“啊呀，我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哪里能记得住！”

冯菲菲立刻说：“那你们把微信一加，保持联系。”

焦爱菊说：“你扫我。”

周嘉瑞说：“那还不如把电话号码直接给我得了，我看实在不行就给你直接打电话，到时间，你可得一定来呀。”

二十四、各遂所愿新一年

2020年的后张村，山青水绿。张山之阳，大兴土木，给这亘古不变的大山深处增添了许多待解之谜。

朝阳东升，迷雾消散，天空立刻变得晴朗起来。冯菲菲的手机响了一下，信息显示：振兴计划考试合格通知书已发出。

一个陌生电话打来：“快递，到供电公司门口来取。”

冯菲菲说：“请帮我放在门房那里吧。”

冯菲菲略一计算，这份通知书比丈夫李向前的整整迟到了两年。

焦爱菊握着冯菲菲的手，说：“啊呀，你一个当干部的手，咋也这么粗糙？”

冯菲菲说：“天天回去要给娃洗洗涮涮，手能不粗么。”

这一天，后张村的新街已成雏形。周嘉瑞是第一家人住的住户，像定盘星一样给整个街道立住了脚跟。相比原来散居的村庄，新村更具新时代的城镇化气象。

新郎周嘉瑞、新娘焦爱菊衣着鲜亮，来回招呼客人。

焦士国端坐在炕上，说：“我老妈就不来了。”

张雪望说：“不来了好，快90岁了吧？省得爬坡下沟的，来回折腾。”

周嘉瑞的妈妈也在一边坐着，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冯菲菲过去打了个招呼，准备陪她说一会儿话。没想到，老人是先天性耳聋，一辈子生活在无声世界里，但内心的喜悦从她那舒展的皱纹上依然能看得出来。

四个孩子在院子一起玩耍，不断地点放鞭炮，还时不时发出惊惧和欢呼声。

周嘉瑞说：“就不放炮了吧？不过是两家苦命人抱团取暖，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焦爱菊说：“放吧，放吧，娃们耍呢，图个热闹、喜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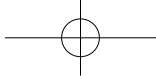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周嘉瑞马上就说：“那就放，随便放。”

傍晚，这是冯菲菲每次下乡返城的时间。落日的余晖尽洒在后张村的沟沟峁峁。稼穡碧绿，棚舍相连，夕阳余晖下的村庄仿佛一幅千年难得的五彩画卷。

山顶上，一棵古老的核桃树昂然挺立，默默注视着后张村。

罗国栋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山水十七拍》《禹愚壮歌》《江河本纪》。在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部篇。供职于中国电建集团中国水电第十五局。

责任编辑：周玉娟



寻 找

高万红

忽汗河“跑冰排”了。

一块块、一片片的冰排相互碰撞、追赶，江面不时发出“咔咔”的巨响，气势非凡，冰层涌起，大河上下顿现千军万马奔腾呼啸的画面。

—

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年轻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他们在前人固有的人际关系基础之上重新构筑起新型的人际关系，堂而皇之地成为一种形而上的命题。他们对前人发生的事情，包括时间节点上的种种状况，都在以极为淡然的姿态审视。他们就是崔小川、赵文、梁子，还有于静默和赵洁……

崔小川是忽汗河响当当的“穆昆达”的后人。崔小川的爷爷，以及他爷爷的爷爷都是“穆昆达”，他的父亲是忽汗河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崔孝通。于静默比崔小川年长三岁，

而且提前两年上学，从东北电力学院毕业，来到忽汗河电业局设计院工作。崔小川想去闯北上广，这让崔家“大动干戈”，曾为了他的成长煞费苦心的爷爷崔文亭差点儿没气得闭上眼睛。

今天崔小川和爷爷争执起来了。崔小川嚷嚷道：“到电业局有什么好？你干一辈子爬电线杆的活儿，还没干够啊？你爬电杆、电塔是多，这忽汗城的山山水水，你都跑遍了，受多少苦你心里不清楚吗？”

对于崔小川的工作安排，崔孝通平时压根儿不参与，作为副市长的他天天忙于政务，无暇顾及。每日到家早已是夜里了，他泡上一杯茶，或读《曾国藩家书》，或手捧《三国演义》。他是大爱《三国演义》的，认为四大名著中最上乘的并非《红楼梦》，前者才真正是关注家国天下，大是大非，大恨大爱；后者却小我小情，太过细节——这不是军人出身的崔孝通所喜欢的情调。

但是此时崔孝通脸上愠色顿生，缘由



是崔小川直接顶撞了爷爷。崔孝通受不了这个场面：“你爷爷就是爬电线杆的！要是没有你爷爷那辈人，忽汗河能那么快恢复送电吗？”崔副市长发怒了，这是难得一见的新鲜事，他一直以“喜怒不形于色，好恶不言于表，悲欢不溢于面”来鞭策自己。

崔小川知道在他专业选择这件事上，父亲和爷爷是有分歧的。赵关雅也参与到崔家的家事中，训斥崔小川：“你想去俄罗斯‘跑崴子’当‘倒爷’？你寻思现在是一百年前呢！当年你父亲把你送省城读了几年高中，你嘚瑟得还想成精！”

崔小川听赵姨的话有点儿粗糙，和她的教授身份不相匹配，他低头不语。赵关雅觉得刚才的话有些严重，改换口气继续说道：“你看于静默，学电气自动化的，毕业到现在一年了，参加设计了多少条线路！”

赵关雅是于静默的母亲。崔小川和于静默属于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那种关系。说于静默是行家里手，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她全程参与了忽汗城电网建设的“里程碑工程”，几乎每个项目的设计都没落空。于静默正在一旁坐着。她略微低下头，目光在崔小川脸上拂过。

“消停吧，要不你就大学毕业考个公务员，满足一下你的虚荣心！”

最终崔小川硬着头皮按照老崔头的安排，参加了忽汗河电业局招考，并且顺利过关。这让崔文亭老爷子高兴得手舞足蹈。

临近傍晚，在市区通往郊外的公路上，于静默驾驶着全新的凯迪拉克CTS——这款车的设计确实新颖别致。刚刚做完化疗的于静默，心里有些烦闷，一个人心不在焉地把车开到郊外。

眼前的这条小路，如果她以120公里的时速径直向西，两个小时之后，便可直达忽汗河的乜赫阿林。

于静默神情有些落寞地站在白桦树下。月辉散落穿越发间指间，顺着飘动的衣角流淌到土地之上。静谧安详的俄罗斯农庄、河流，多少年来亲眼见证了白桦树的自信、纯洁与

坚强，以及白桦林整体生命强大所折射出的向上的锋芒。这片茂密的白桦林，让她时常思念故乡。于静默知道：眼前的一切赐予她生存的力量和勇气。她更加清楚，最终她要选择悄无声息地离去。结局虽然有些残忍，却是最后的选择。她已经在白桦林中建构了自己的栖息地。在距此十米外的地方，她为自己准备了墓地。每次到此都要去轻轻擦拭刻字的墓碑，石碑上刻着——请安静，一位中国女人在此处安息。

汽车孤独地行驶在公路上，时而溅起积水，向车两侧飞去。现在车上的音响里，正播放着俄罗斯曲风的中文歌曲，歌碟是一位俄罗斯歌唱家最新录制的。她的这位俄罗斯朋友在海参崴家喻户晓，有自己的工作室和录音棚。

整个下午，于静默反复听着，不厌其烦。碟里有一首歌曲是俄罗斯歌唱家特地录制上去的，献给正在与病魔抗争的于静默。歌唱家拗口的中文吐字尽管有些含糊不清，却让于静默悸动。在于静默心中，天是晴朗的，风是清远的，这些年也仅仅是弹指之间，很多复杂的情感和回味相互交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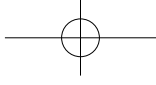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一年前，于静默不顾母亲的反对——最起码在外人看来是这样，她有些蹊跷地离开崔小川，从忽汗河来到海参崴，来到她父亲出生的地方。这件事情发生在她和崔小川结婚的三个月后。

汽车依然在俄式风情的城乡间游荡。或许是一场新雨浸淫的缘故，在这条连接城乡的公路上，积水和着枯败的枝叶，疲惫不堪地散落一地。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崔小川不理解这八个字，他觉得自己好像瞎子摸象，摸不清头绪。此时，热浪滚动，扑面而来，崔小川从心里向外涌动着一种炙热。

过马路时，他看到街道拐角的金洲包子铺，李老太太正亲手给肉馅包子捏褶，然后放在热气腾腾的蒸笼里。

最初，崔小川属阳，于静默属阴。现在，阴阳分离，水火不济。这些年每次回乜赫



阿林，崔小川都会来到村边的密林中，对着老神树冥思静坐。老神树的东面、南面和北面是望不到边际的白桦林，西面是泛着微黄的草地。草原尽处，三座电力铁塔若隐若现。

那天在老神树下，于静默从包里拿出一封没有封口的信，递给崔小川，示意崔小川拆开来看看。崔小川仰下头，并没有伸手接过，而是转身离开。其实他心里很悲伤，他奇怪的是于静默为什么选择海参崴这座城市。

于静默的背影行将消逝的时候，微弱的手机铃声响起，在崔小川听来恍如隔世。

“是这样的……我有事情要和你谈……”声音断续地传来。

“我想起这段时间一直做的噩梦，自己长出了一对翅膀飞到空中。突然一阵狂风，翅膀折断了，我从空中重重地摔落下来，于是一次次在梦中惊醒。我常为这个梦不寒而栗……”

二

三天前，刚刚晋升林海区电业局副局长的赵文突然心血来潮，关心起妹妹赵洁的婚事。得知于静默一年前出走的消息时，他有些错愕，于是迅速决定，撮合崔小川和妹妹赵洁的婚事。赵文直接把电话打给小川，郑重约崔小川晚间来家一聚。赵文在电话里说，据我分析，你命犯桃花，美好的姻缘将横空出世。

今天，赵文的老婆洪小凤神采飞扬，她很久没有如此阳光的好心情了。纯属作陪的梁子怂恿赵文，把他妹妹的照片拿出来“秀一秀”，必须先过了他这关。小凤讨厌梁子，她觉得唱二人转的梁子，就是旧社会时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崔小川不同啊，大学毕业，又是副市长家的公子，两人天壤之别呢。

赵文之前在忽汗河电业局的公安处上班，却始终自视为文艺青年，所以在他书房里文学书籍占据绝对空间，偶尔也能翻到两三本与电力体制改革有关的书，与他多可盈车的

“杂书”比起来，如同小巫见大巫。

崔小川从赵家的书架上发现了《海德格尔选集》，随意翻了几页。崔小川最喜欢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有伟大之思想，必有伟大之迷误！”

梁子对赵文的任何书籍都不“感冒”，独自坐在方厅上网。他用两脚支撑着地面，椅子的前腿悬空，整个椅子向后倾斜，随即向后一靠，椅背正好抵在后面的墙上。梁子坐着摇晃着。他摇头晃脑地哼着的曲子是摇滚，手脚打着不合拍的节奏，椅子在他的肥臀下“咯吱咯吱”地抗议。过一会儿，梁子嚷嚷道：“赵文不愧是副局长，你家这网速也不错啊。”

小凤一抽鼻子，紧接着又扬了扬头。崔小川和赵文都在低头忙事，无暇他顾。洪小凤没打算喊梁子，是崔小川想起了梁子，梁子是他的好兄弟，关系相当近的镶“金边”的哥们儿。喜欢唱二人转的梁子伶牙俐齿，一米七的身高，身材粗壮，皮肤黧黑，膀子上分别文着两条龙，一副雷朋太阳镜架在脑门上。这打扮让“正派人”看着很不“正派”，特别是梁子的父亲梁文甫，怎么看梁子的文身都觉得别扭。

梁文甫骂梁子道：“你个小兔崽子，弄的什么玩意儿，不伦不类的。你要是不文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是不是把你送部队去了？你这天天在外面就是一个混混，一辈子没出息了。”其实，梁子的文身是在他还没上“道”的时候弄的。文身是有规矩的，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道”上没有规矩，“道”也就乱套了。等梁子走进“道”上，才知道道上的行规——“划什么道儿，刺什么青”。

赵洁迟到恰好30分钟。赵洁要求崔小川将自己的迟到理解为女人的矜持。崔小川和赵洁曾经相识，那时他们都是孩子。高中毕业后，赵洁就跟着男朋友到俄罗斯“跑崴子”经商去了。她对读书没啥兴趣。那几年，她和男友跑遍了远东地区。有了积蓄，赵洁就和男友商量结婚的事。那天赵洁穿着真丝碎花长款旗袍，老公则一身唐装，婚礼在海参



崴引起轰动，因为他们是第一对大摆婚宴的中国人。但是他们的婚姻是短命的，半年后便分崩离析了。赵洁清晰地对此进行了阐述：

“俄罗斯人喜欢中国的商品，就像黑龙江人喜欢俄罗斯姑娘一样，趋之若鹜。”

赵洁整理行囊回国了，成双成对去却形单影只回。当赵洁给崔小川讲述她的这段经历时，显得落落大方，呈现自然的叙述状态。最初一年，赵洁切断同外界所有的联系，每天准备大批零食，蜷缩在墙角看各种美国大片。赵洁最喜欢的是马修·麦康纳、杰西卡·查斯坦主演的《星际穿越》。慢慢地，赵洁开窍了，她觉得美国人比俄罗斯人自负，所有的美国片都是一个主题：地球遭遇灾难，然后美国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赵洁决定去学一技之长。她得知忽汗城医学院招收第一批自费生，找关系花钱托门路，没有经过任何考试就被录取了。入学的第二个学期，她通过熟人给自己安排工作，到忽汗城电力变压器厂的卫生院上班。虽然尚未毕业，但赵洁却不满足于“挂名”，在电力变压器厂，其忙碌程度不亚于某位副厂长。医学院毕业后，厂长派她去搞市场营销，隔行却没隔山，赵洁很快进入角色，能瞬间抓住客户心理且心领神会。

“变压器厂再红火也有下滑的时候。”赵洁侧身而坐直视着崔小川，脸略显绯红而话题突然一转，“我目前正在托人往忽汗河电业局调动工作呢。”

崔小川似乎无法相信这件事：赵洁在市属企业，怎么可能进到电业局？一个是市直管理，一个是中直管理，这是两种体制不同、管理不同的企业，想要跨越这道鸿沟，恐怕“危乎高哉”“难于上青天”。但是崔小川转念一想，或许赵洁常年在外面跑，内心深处有些自卑，是借此话“抬高”身份。崔小川不在乎这些，也没有多问什么，他更想听赵洁在俄罗斯的经历……

那是酒醉的夜晚，各种颜色在头顶聚集，各种音符在空中流转，俄罗斯、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原、白桦林……寂寞凄美的歌声如此耀眼，少女般的白桦林萌动着，

所有人都沉醉在远离现实的梦境中。

赵洁的确没有食言，三个月后，她的工作果真从变压器厂调到了县电业局，而且一步到位，进到县局机关营销部。按理说，刚入局的新人必须先期到供电所收两年电费，但赵洁省略掉了。听到这个消息的那天上午，崔小川和公安处的牛副处长生了一肚子闲气。局里这些天正在举办“弘扬传统文化知识大赛”。

早上，崔小川特意到王龙和副局长的办公室，他是来找王副局长借两本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书，恰好局工会的彭干事和王副局长在谈论书法。见崔小川进来，王副局长指着彭干事的作品让他品鉴。彭干事赠给王局长的作品是楷书的《归去来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舟遥遥以轻颺，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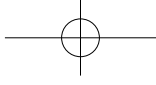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王副局长从书架的第二层抽出一本《周易译注》，崔小川接过书随手翻看，上面画着杂乱的红笔道道作了注释。回到公安处，他把书放在办公桌上。可等他外出办事回来，书桌上空空的，那本《周易译注》不知去向。几分钟后，公安处牛副处长打来电话。

牛副处长语气低沉：“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有事要找你谈谈。”

崔小川似有所悟，《周易译注》肯定是被这家伙给拿去了。他纳闷牛副处长除了会拍拍马屁，大字都不识几个，怎么对这么深奥的东西感兴趣。

在牛副处长办公室，牛副处长煞有介事：“小川你是共产党员，此时此刻作为领导的子女，你更应当严格要求自己。”他指了指桌子上的《周易译注》说道：“这种封建迷信的书，你是在哪里弄来的？如果你再读这样迷信的东西，我只能劝你退党！”

崔小川寻思着顶撞他几句，思前想后决定不招惹他，省得麻烦！但凡是这种得志小人，往往会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崔小川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你这个二货！”出了“牛二货”的办公室，小川的手机响了，是收发室老王头打来的电话。



崔小川告诉老王头说：“让我找我的两位女士上来吧。”来找崔小川的两位女士是赵洁和洪小凤。洪小凤说，她是陪同小姑子逛街“顺道”过来的。赵洁看到崔小川时异常兴奋：“我的工作调动办妥了！”

崔小川目瞪口呆。

赵洁拿出盖着大红章的同意接收的证明，在小川眼前晃出一条自下而上的弧线。崔小川有点儿犯晕。白纸、黑字、红印章，红白黑三色组成的光影飞速闪过他的视野。他知道这种跨行业调动难度不可想象，赵洁不但逾越了这道鸿沟，而且竟然是以营销专业“特殊”人才被引进的，被安排到忽汗河电业局下属县局的营销部。

三

“五一”节走访，副市长崔孝通同刚转任正局长的陆一明第一次会面。

在会议室，崔副市长开宗明义：“咱们是老相识了，我快人快语。目前江南新区开发项目越做越大，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还跟不上，主要原因是缺少资金。电业局可以考虑想办法修建一条‘电业路’。市委市政府会依据你们投入资金的情况，给电业局办公或者职工居住特批出一块用地。”

从级别上讲，陆一明相当于正处级，比崔副市长低一个级别，但是在五线小城，陆局长的职位还是举足轻重的。

在陆局长的恳留下，崔副市长决定同电业局班子小聚。酒宴安排在局职工食堂雅间。随着推杯换盏进度的加快，气氛更加热络。崔副市长笑容可掬：“陆局长是一方‘诸侯’，掌管着忽汗河的能源命脉，你的每个决策都事关到忽汗河的地方经济发展。”

听到崔副市长这样讲，陆局长礼貌地欠了欠身子。在座的各位领导闻言安静下来，随后扯动嘴角的肌肉露出些许笑意。陆局长想找个话题把崔副市长的话岔开，但是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此时透过窗子，向阳中学校园广播站恰好在午间广播，播放的是车行写词的《常回家看看》。

这首歌播放得及时，陆局长灵机一动：“领导给我们偏爱。我代表电业局党政班子欢迎崔副市长常来，‘常回家看看’，看看我们的发展，看看我们的变化，看看我们服务地方经济在哪些方面还不到位！”陆局长的话听起来很诚恳。

“我套用很有道理的一句话，‘经济发展，电力先行’嘛！”崔副市长微微扬头，“电力企业超前谋划电网发展，优服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既有强烈的发展意识和服务意识，又有亲商爱商的大局意识，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金名片。全市各单位、各部门，要学习电力企业精神！”

崔副市长的话简洁有力，充满澎湃激情的赞许，这恰恰是陆一明所需要的。作为中央企业，能得到驻地政府领导的首肯，陆局长如沐春风，感觉弥足“珍贵”。

宴会结束，崔副市长告诉陆局长一件大事：“赵洁正和我儿子筹备婚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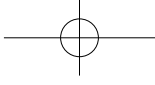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崔小川和赵洁筹备结婚，他们四处散发印刷精致的请柬，在忽汗河电业局泛起一阵涟漪。崔孝通说：“你们已经确定此事，就不用征询我的意见了。”但是崔孝通提出来，婚礼不要大操大办，“我们那年代没有婚礼没有宴请，五块钱买一堆花花绿绿的糖果，然后一个水壶，一个盆，两双筷子，两只碗，再加一床棉被。新郎官和新娘子的打扮都千篇一律。”

爷爷崔文亭说：“婚礼要到老神树下祭拜。当年我的婚礼就是在老神树下操办的。”

鱼儿有了水湾，鸟儿有了树枝，歌声飘落草原，人的心就有了归宿。这样，鱼儿、鸟儿、歌声和普天之下所有人就都有了依靠。婚礼这天大清早，晨光熹微的天际，朵朵白云飘荡。几日的寒流过后，曙光带来的新年气息是那样融合，晨风也并不凄厉，现在也赫阿林全村的人投入到紧张的忙碌中。

屯外传来低沉浑厚的钟声，有人敲响了神树窝集粗大的树干上悬挂的大钟。崔文亭把王龙和副局长请来助阵，婚礼现场到处都是王副局长跑前跑后的身影。

现在崔小川再次成家，结婚证上的合法



妻子是赵洁。赵洁搂着崔小川的脖子，她想听到相伴终身、白头偕老、举案齐眉、天生奇缘等祝福。她的鼻子一酸，崔小川的鼻子竟然也酸起来。

今年冬天雪大得让赵文有些悲观，天气生冷得让赵文有些绝望，阳光却很坚硬，硬得很有力度。一阵风吹过来，让赵文清醒许多。赵洁的终身大事解决了，赵文却面临随时轰然倒塌的家庭危机。

这就是现实。

原来在赵洁的婚礼现场，赵文的老婆洪小凤同赵文摊牌，主要是赵洁轻易就调入电业局的事让她眼红。洪小凤说：“不管你想什么办法，也必须将我由电子元件厂转到电业局。”一个月前，洪小凤在电子元件厂的体制改革中下岗。这个厂子最早是电业局下属企业，几年前归到忽汗河地方管理。现在洪小凤吵着要到电业局。

洪小凤的天真想法确实让赵文尴尬。目前电力系统的人事制度改革沸沸扬扬，在这节骨眼上谁能有这本事，赵文几番解释均不奏效。当天晚上，洪小凤把亲爹请出来和赵文面谈。老洪出山，后果严重。老洪脸色青紫，表情像雷神。

“你妹妹的工作，连电业局的边都沾不上都能进电力系统。现在你媳妇好歹还和电业局沾边吧，你竟然百般推脱！”老洪给赵文下最后通牒，期限三个月，否则后果自负。

和老洪促膝谈心的第二天，赵文发现自己火上大了，右脸肿起来像个馒头。他和洪小凤解释了：“那是一年多前的事，当时县局人事归地方管理。”

洪小凤听不进去，整天盘腿坐在床上，或者一歪身子斜靠在沙发上哭哭啼啼。看着蓬头垢面的洪小凤，赵文已经无法将之与当年含苞待放的花朵联系在一起。赵文终于被洪小凤彻底摧毁了，他双目无光而空洞，双唇干裂，就这样不吃不喝坚持三天。到了傍晚，赵文突然大吼：“我要崩溃了！”

这一嗓子把脸色憔悴的洪小凤吓了个跟头。

赵文被崔小川不留情面地指着鼻子给

训斥了。崔小川不知道事情的原委。目前赵文和崔小川接手一起重大电力设施盗窃案，每天早出晚归，累得浑身都要散架了，整个人都行将崩溃。赵文经不起老婆的纠缠，索性向陆局长打了报告，请求每天晚上到电力大厦公安处和崔小川值宿，理由是随时待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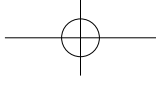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十年前洪小凤进到电子元件厂时，她父亲老洪在忽汗河政府办公室任职，他把女儿安排到原件厂财务科长的位置。此时，帅小伙赵文正在本市最大的夜总会当首席服务生。赵文和洪小凤从中学就开始卿卿我我，老洪下了死令，“必须棒打鸳鸯”。洪小凤认死理儿，就是不买老洪的账，你老洪敢动“棍子”，我洪小凤就寻死觅活给你出丑。最终老洪主动打出白旗。星期天，正在家里描《曹全碑》的老洪，猛然放下笔墨想见识一下夜总会。结果想“撩骚”没“撩”成，洋妞薅住他的胳膊要试试功夫。幸亏老洪练过点儿太极拳，一招“白鹤亮翅”把洋妞吓住了，然后老洪落荒而逃。

第二天，老洪召见赵文和洪小凤，提出如下条件：三年之内，赵文必须考进电业局，哪怕抄表收费走街串巷要小钱也成，总之不能再当这个首席服务生。老洪心里有数，赵文所在那家大酒店有五个俄罗斯靓妹，人家出台坐台无所谓。

洪小凤和赵文早就生米做成熟饭了，现在圣旨已下，洪小凤天天好吃好喝地服侍着未来老公。赵文终于在第三年考进电业局，如愿以偿地当上抄收员。老洪又把赵文叫来，他抽了一口烟，语气平静地问他：“一辈子就打算收电费了？我姑娘嫁你真白瞎了！”老洪嫌弃他分到外县农村收电费去了。

回到家的赵文迅速报考了法律函授本科。三年后在老洪的帮助下，赵文调到市电业局公安处。老洪还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赵文，他这些年一直数落赵文：“你不就是一个小保卫吗？我姑娘还是财务科科长呢。”

不过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洪小凤在企业改制中“光荣”下岗。这次企业改制把元件厂换了个铿锵有力的牌子——远达国际电子



技术研发公司。厂长王长远有了新名号——王董事长。公司从挂牌那天开始就一路风生水起，迅速在忽汗城刮起“王长远”的旋风。当地媒体很快捉住新闻由头报道此事。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焦点是：“电子原件厂完成由国企向股份制的华丽转身，王长远让濒临倒闭的企业重获新生。”

洪小凤下岗了。老洪陪洪小凤到湖边亲戚家小住三月。临走时，洪小凤告诉赵文：“王长远要是改主意了发现小鲜肉太嫩，他还会主动来求我。”赵文苦等了三个月，无任何利好的消息。洪小凤想不明白，王长远一直是有说有笑、满面春风的领导，现在怎么彻头彻尾地变了？

从亲戚家回到忽汗城的当天，老洪和赵文就领着洪小凤到附属医院心理科咨询。医生说：“洪小凤得了严重的抑郁症。这是容易令人致残的脑部疾病，有时可能产生严重的自杀倾向！”

半个月之后，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老洪亲自出马带洪小凤到法院起诉离婚。他让赵文出个价，只要不是天价，洪家都会满足。老洪的唯一条件就是：赵文同意离婚。老洪和洪小凤移民澳大利亚，到那里，他们会请最好的医生给洪小凤治疗，而且澳洲优美无比的风光对洪小凤的康复会极有益处。

现在是离婚后的第三个月，赵文慢慢琢磨了三个月。赵洁似乎早就品味出了其间深意，试探着告诉他：“洪小凤患严重抑郁症，这绝对是老洪耍的手段，洪小凤压根儿就没病。现在严厉打击贪污腐败，老洪天天提心吊胆过日子，他虽然退休了，可仍担心东窗事发！”

四

梁子打电话约崔小川去马克西姆酒吧。他说：“你大舅哥心情郁闷，出来给他解解压。”

马克西姆酒吧的地理位置有些偏僻，地处江南新区并不显眼的住宅小区内，此处高雅而充满野趣，看名字就知道这是有主题的

酒吧。新城区开发前，酒吧的原址是一片菜地，绿油油，充满田野气息。

梁子恋上这家酒吧了，按他讲是喜新不厌旧。夏天梁子最大的爱好就是光着屁股游泳，这岸裸身游过去，再从对岸光着腩游回来。在河水盘旋回转中，体验鱼的感觉。这天他刚游到对岸就傻眼了，岸边有位浣洗衣服的漂亮女孩。梁子早就听说，对岸有位爱穿裙子的村妞，常常在下午三四点钟到江边洗衣。可是今天她怎么提前来了，此时她正在用一根棒子捶打衣服，不经意地瞥见梁子在水里打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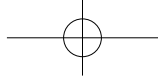
此时午后的阳光流转在江面，可是姑娘却对他视而不见，也不知道女孩是否晓得梁子在裸泳。梁子惶恐的是如果她知道了，一棒子削过来，自己的脑袋恐怕会开花了。小姐确实有着乡野的淳朴，这点始终让梁子念念不忘。光着屁股的梁子看着小姐想到《小芳》——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 长得好看又善良
/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 辫子粗又长……

仅一年多时间，忽汗河岸边临江高楼便拔地而起。在女孩浣洗处，突然冒出临河而建的酒吧。酒吧装修办理增容手续时，梁子找到崔小川和赵文帮忙。梁子说，这间酒吧寄托着他的情思。

崔小川感觉梁子是酒吧的常客。没人知道酒吧的主人是哪位，现在酒吧由刚营业时的领班帅哥掌管。据传真正的老板是名叫阿廖莎的俄罗斯美女。阿廖莎被人从俄罗斯带到忽汗城的夜总会，后来一位外地来的客商给她付了可观的赎金，三年前她就在忽汗城夜色撩人的“行当”里彻底消失了。所以常来的客人都猜测，阿廖莎是被那位客商包养了，而外地客商不在忽汗城的时候，阿廖莎又“包养”帅气的男领班。

出租车停在新区江边马克西姆酒吧门前，立刻有服务生跑来打开车门。当崔小川和梁子走进雅间的时候，两位大长腿的高挑女生



100 脊梁

正在聊天，见到他们进来，两人站起身很标致地侍立着，她们应当提前就知道梁子和小川的到来。在和女人相处方面，梁子是有先天特质的，崔小川自愧不如。雅间正播放着俄罗斯很“流行”的歌曲。梁子一挥手，自称娜娜的长头发女孩走过来，她穿着齐膝的白色短裙。娜娜娴熟地拉起小川的胳膊，坐在他身边说道：“哥，到这里来，我给你看看手相。”

崔小川快速退到沙发角落。

站在一旁的糖糖是短发，穿着天然蓝的长裙。她似乎和梁子早就熟络，梁子和糖糖之间没有客套话，糖糖直接把胳膊绕在梁子的脖子上，梁子顺势把糖糖的腰搂在怀里，似乎梁子的手臂长短正合适，刚好能把糖糖揽进怀里。

梁子时常和小川提到糖糖这个女孩。他告诉小川：“她身上就有当年村里小芳的味道！”

崔小川仔细打量糖糖，确实有些与众不同的味道。

那个晚上，小川喝多了。等到凌晨醒酒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家里的床上，在他身边的是老婆赵洁，穿着睡衣均匀地微微打着鼾，脸上还涂着白色的补水保湿面膜，只露出两只眼睛和小巧的嘴唇，把小川吓得

打了个激灵。

崔小川“断片”了。他惊恐万状，依稀记得娜娜和糖糖的豪爽，喝了吐，吐了再喝，五个人拼命地敲着桌子。敲着敲着，竟然有了节奏，就像下乡验收农网改造时，村民们敲锣打鼓时敲击的鼓点。崔小川佩服她们灌酒下肚的敬业精神，足以让他怀疑她俩还兼职各家酒厂的推销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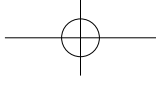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五个人？五个人？另外那人是谁呢？”

小川忽然想起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大舅哥赵文也到位了，加入他和梁子的狂饮。此时他相当地懊悔，和亲大舅哥到酒吧，他觉得自己荒唐到了极致。他给梁子打电话想确认一下，赵文是否参加了聚会。梁子还赖在床上，接电话时压根儿不以为意，所答非所问。他猜到梁子肯定和糖糖在一起，或许他们正在宾馆开房。

崔小川开始谴责自己：“斯斯文文的正经派头怎么就荡然无存了呢？”

他又手忙脚乱地拿起手机，把赵文的号码设成黑名单。他怕赵文给他打电话质问他。突然他觉得还是不保险，他看到赵洁的手机正放在床头柜上，于是悄无声息、蹑手蹑脚地把赵洁的手机拿过来，借着自己手机泛着的微弱光，在赵洁手机上把赵文也给设置到黑名单里了。





第一夜，小川无眠。

第二天，周六。赵文没有任何消息。

第三天，周日。赵文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傍晚，小川实在有点儿撑不下去了。这不是赵文的行事风格。崔小川内心像正开锅的热水，沸腾，滚烫。他在饭桌上故作镇静地问赵洁：“这几天，你哥哥怎么这么消停，一点儿消息都没有？”

边看电视边吃饭边做面膜的赵洁头也没转。她正在看《还珠格格》，不紧不慢地回答：“前些时候，听说他要去北京参加奥运保电。”

看着老婆被小燕子给迷惑住了，小川心里不解。当年他觉得赵洁是一个很有艺术细胞的女子，怎么沉沦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样低俗的电视剧欺骗了多少无知纯情的少女，现在还把赵洁这个年龄的“阿姨”的魂又给勾走了。

和很多男人一样，崔小川确定这部电视剧就是一株“毒草”。可是现在毒草就毒草吧，只要酒吧的事不传到赵洁的耳朵里，再大再多的毒草都无所谓了。崔小川拿起自己的手机，又偷偷地翻看了赵洁的手机。小川想起来他早就把赵文的电话弄到黑名单里了。

突然小川有些惊恐，电话虽然设置成黑名单了，可是短信呢？赵文要是发短信来怎么办？崔小川悄悄翻看赵洁的短信，依然没有！

晚上实在无法忍受煎熬的崔小川，打通了赵文的手机。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多个小时了，小川还是情绪不稳，有些过于敏感。

“你没事吧？”电话另一端传来赵文的声音。“那天的事啊！”赵文顿了顿，“我们只是去酒吧喝了‘三只熊’，谁都没出格。”

听口气，赵文觉得自己是小题大做了。赵文在电话里继续说：“我前天晚上就飞到北京了，局宣传部把我找来采访奥运保电的事。你要是还想去喝啤酒，你就叫上梁子‘巴耶赫利’去吧。”

五

这几天崔小川胸中烦闷。

下午天空投射下来的阴影，透过卧室的

窗子映在墙上，左右左右地移动，零零碎碎，斑斑驳驳，杂乱无章。崔小川感觉自己的脑袋变成了一间仓房，伸出双手轻轻一推，仓房的门打开，有一种唐诗的意境。“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突然，仓房里闹腾起来，桌椅凌乱，杯盘杂芜。他感到痛苦，他觉得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崔小川在床上翻腾着胡思乱想，是梦？是清醒？梦里梦外的，崔小川也弄不清楚。落地窗前，一片巨大的白桦树的树叶顺着玻璃滑落。他想捡起折断的枝条，硬生生地抽打在脸上。

小川惊醒时，发现大屏幕纯黑色的三星手机在猛烈振动，又一条暴风雪预警传了过来——

“我市‘暴风雪模式’已基本结束，电力安全无事故。”

这条信息是办公室群发的全市暴风雪预警。现在忽汗河电业局已经更名为忽汗河供电公司。崔小川不在抢修一线，但是作为供电公司员工，他还是极其关注这场暴风雪的，以及暴风雪对忽汗城区域造成的灾害。崔小川简单地翻看了短信内容：

“目前本地区雨雪、降温、大风天气已结束，温度将有所回升。本次恶劣的强降雪天气，没有给输变电设备、电网安全运行造成严重威胁。”

崔小川清楚，虽然是零摄氏度，但是如果在这个温度左右，发生雨夹雪和暴雪天气，是极易造成电力线路覆冰和设备污闪事故的，并形成永久性故障点，易造成线路重合不成功、强送不成功，对输电线路、电力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威胁极大。

在上午召开的忽汗河供电公司应急大会上，总经理要求各级人员到岗到位，全力以赴做好抗击暴雪灾害、应急抢险、保障电网安全的后续工作。各部门岗位和所属单位维持应急状态，电力应急指挥中心维持应急机制，强化运行安全，合理安排运行方式，全面加强电网监控。根据暴雪和电网运行后续情况，启动防止电网大面积停电、防止倒杆塔事故、防止变电所和重要输电线路停电等



专项应急预案。同时陆一明要求公安处全体干警沿线布控，以防不法分子趁机盗窃、破坏供电线路或电力设施。

今天晚上，崔小川在行政值班室待命，随时准备到一线参与抢险值勤。整个夜晚崔小川都站在值班室的窗前远眺，原本灯火通明的城市街道，在暴风雪中有些飘摇不定。他知道在城市每个角落都有员工在单位或家中待命，准备随时赶到抗击风雪的一线。24小时值班电话只响过一次。在这场暴风雪面前，忽汗河地区的电力设施完全承受住了考验。

早上8点，赵文准时接班。赵文刚从区供电公司副职调任市公司宣传部部长，升了一级。赵文的头发湿淋淋的，这印证了室外暴风雪依旧在我行我素地狂降。赵文径直走向屋角的休息床，刚要躺下去，崔小川把他拽到办公桌边，拿出交接班记录，把在值情况向赵文逐一交代。

“启动预案已结束，我昨晚连夜电话通知到各单位一把手了，”崔小川继续说道，“昨晚17时15分，接到京东保线站紧急险情电话：因为他们所在地区突降暴雪，保线站所辖35千伏北渤线跳闸，出现了断线故障。根据生产部转达陆总要求，他们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完全按照预案要求开展抢险，指令京东保线站负责人立即派巡线人员到现场查找事故点。这事，你必须打电话过问。”

赵文有些不耐烦，说：“行了，你快回家睡一觉吧。”

崔小川有些情绪低落：“我回家有什么用？半个月了，家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她又去陪孩子了，走了十几天。家里死气沉沉的！”

听崔小川这样说，赵文有些尴尬。他当年促成崔小川和赵洁的婚事时，并不知道妹妹在国外还有个孩子，结婚半年后，赵洁到俄罗斯把孩子接了回来。

现在赵文没有直接回答崔小川，他把话题转到别处，他并不确切了解他们婚姻的“红灯”在哪儿。他站起身进屋时，把今天的报纸递给小川：“今天的《忽汗河晨报》，京

东保线站的事上了二版头条，他们连夜抢修五个多小时！”

晨报刊发了《暴雪导致电网故障 供电公司数十名员工全力抢修》的新闻：

暴风雪猛烈地抽打巡线车，视线模糊。晚18时，国网供电公司巡视人员到达现场，五辆印有国家电网标识的抢修车辆在现场紧急待命。巡线人员靠着手电筒的微弱光线，两人一组，在暴风雪中分段进行巡视……

12月12日，崔小川的生日。三天前的暴风雪，整个忽汗河电网平稳度过。早晨也就一刻钟的时间，赵洁和崔小川在被窝里就把事搞定了。临出家门时，他们决定晚上到名流酒庄吃饭。赵洁的儿子现在三岁，昨晚他有模有样地捧着画板画起梅花来。“他有你俩的艺术基因。”群众艺术馆的大吴老师对孩子的天赋总是赞叹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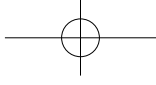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上午9点，赵洁到银行大厅取款。在银行的营业厅里，四个营业员正围在电脑旁，津津乐道地谈论着股票。

“你看我刚推荐的这个股票好吧？基金第一重仓股！”大厅里只有这一个窗口办理业务，但是窗口人员却扎堆讨论起基金来。十多分钟后，赵洁再也抑制不住气愤，她狠狠地拍着柜台台面喊道：“我还要再等你们多久？”

从储蓄所出来，赵洁直扑文教用品批发商城。她按明细购买了本季度的办公用品，分门别类地装到绿铁皮的文件柜里：报告夹、档案盒、资料册、档案袋、订书机、起钉器、打孔器……她仔细数了数，有二三十种。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下午的讨论会议作准备。

按照周一例会布置的要求，下午应当讨论《忽汗河日报》上刊发的陆一明署名文章《坚强电网为忽汗河地区建设提供不竭动力》，文章阐述的是忽汗河供电公司全年的重点工程项目。

昨天赵文和她提到过这篇稿子。他说陆总很重视，口传心授三个重点：一是近年来



忽汗河供电公司结合电网新建工程，致力于电网基础设施改造；二是全供电区电网呈辐射网分布，拥有7座220千伏变电所、51座110千伏及以下变电所、塔；三是为彻底解决老旧变电所自动化程度不高、保护设备运龄久、线路易出现故障的问题，忽汗河供电公司投入巨资对老旧变电所进行综合自动化改造。在昨天的全局月例会上，陆总还谈及此事：“今年忽汗河供电公司提出‘超千破百’发展目标，一大批投资超亿元项目成功落地，这就意味着我地区电力需求将会大幅增长。作为电力保障部门，我们要义不容辞担起为忽汗河市追赶型、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大电力保障的重任。”

确实如陆一明所言，自从他上任来，忽汗河供电公司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对内，陆一明以身作则，化解了职工内部的诸多误解和矛盾；对外，国家电网的口碑在忽汗河越来越响亮。

赵洁为了表明自己对重点工作的认识，她把文章打印了五份，晚上临时加班，把陆一明见报的文章装订起来，分别放在了主任、副主任、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的办公桌上。赵洁还“多此一举”地在重点内容下面画上标注线，其中着重标注——“电网现代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形成了一个以500千伏电网为骨干网架、以220千伏电网为地区附网架、高中低压电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电网结构。供电可靠率达到99.96%以上，电压合格率达到98%以上。目前全地区电网建设已经启动，电力部门着手与当地政府部门进行对接，开始办理电网规划前期支持性文件、用电审批、开工手续、征地拆迁及青苗补偿等工作”。

她觉得只有把上面内容标注成重点，讨论时才会更深入、更全面和更具体。赵洁所在的部门共有五人，除了上述四位领导之外，就只有她这么一个“白丁”了！所以，同以往一样，这类事务性的工作非她做不可了。当然赵洁心里清楚，四位领导在此事上一向展示的是宽容大量，肯定不会来同她“抢”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然而今天是赵洁感到“屈辱”的一天。

四位领导觉得赵洁的前期准备犯了低级“错误”。她在陆一明讲话的重点内容上做了标注，四位领导经磋商认为：“难道我们自己读不懂陆总讲话精神吗？”此前四位领导遇事是很难达成一致的。

崔小川设计好的生日宴无法如期举办了。在赵洁参加部门讨论会的同时，崔小川接到公安处指令：原地待命，准备奔赴乜赫阿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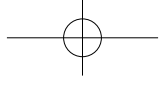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这次到乜赫阿林的目的与以往不同，崔小川和公安处同事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事关一年前那起林海区特大电力设施盗窃案。公安处接到通知，连日来不仅是电力设施，电信、广电设施，也接连被盗，盗窃手法与一年前发生的特大电力盗窃案如出一辙。

公安处联合忽汗河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成立了“电力治安整治队”，以“人防”为主，依托“技防、物防”，实施警企联动，实施“精确打击”，重点跟踪监护和特巡，重要地点24小时蹲点监控。目前确定这起案件是群伙所为，目前锁定的九名犯罪嫌疑人在今天凌晨潜逃至边境重镇乜赫阿林。

从忽汗城到俄罗斯的海参崴，乜赫阿林是必经之地。目前全线已经精密布控。公安处接到市公安局通知后，迅速联系地方公安部门，并会同地方公安干警火速赶往边境地区，上午10点35分实施抓捕行动，九人在乜赫阿林的一家小旅馆内悉数被捕获，无一漏网。

12日下午3点，忽汗河供电公司与市公安局共同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按报备方案，今天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包括：陆一明将代表供电公司向全市人民表示感谢，同时对快速侦破电力设施盗窃大案进行说明，并向在场的新闻记者证实：致使全市多处住宅小区用电客户停电，并可能影响今冬电力供应的“11·5”特大破坏电力设施案告破，目前此案已经移交司法机关。涉嫌破坏电力设施的犯罪嫌疑人李某、周某等九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据统计，“11·5”特大电力设施盗窃案破坏电力设施总价值1000多万元。

在开会前半个小时，赵文整理了参会人



员名单，报送给刚从省城赶回来的陆一明。陆一明仔细翻看名单和简介，惊讶地低声说道：“今天的人来得很全啊！”

陆一明从头到尾数了数，一共 47 人。其中包括市里相关部门领导，以及案件所涉及的厂矿企业法人代表外，尤其让他眼前一亮的是，全市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网站等新闻媒体都聚齐了。他抬手把赵文叫到身边，递给他一份在省城开会时带回的文件，陆一明在上面稍做改动后叮嘱赵文：“马上送到复印室，发放给参加会议的所有人，人手一份。”

赵文刚到复印室门口，陆一明的电话追了过来：“修改的落款一定要复印清楚，照原样复印 50 份。”

赵文看到文件原先的落款是“省电力公司”，陆总修改为“忽汗河供电公司”。赵文明白陆总的意思，把发件单位从“省公司”修改为“市供电公司”，是让参会人对此事重视程度更提升，感觉到是事关忽汗河人民的大事，是贴近他们生活的大事。

再次返回会场时，陆总正在介绍“11·5”案件的侦破经过。陆一明给赵文递个眼神，赵文心领神会，用最快的速度把 47 份文件发了下去。最后三份，他摆在陆一明桌上，另两份他紧紧地捏在手里，生怕有什么闪失。

47 名参会者低头看时，发现文件主题是“忽汗河供电公司十项公开承诺”。陆一明观察到大家都对文件颇感兴趣，忙说：“我刚从省城回来，按照要求，我要说的是我们向全市用电客户作出‘十项承诺’，这是忽汗河供电公司全体员工对全市 300 万人民的承诺！”

陆一明嫌扩音器播出的音量有点儿小，他轻轻地拍打眼前的台式麦克风，用目光扫视一眼所有人，继续说道：“尊敬的各位领导和新闻界的朋友，利用这个机会向各位汇报一下我们今年的重点工作，就是要切实担负起电力先行官的重任，为推动忽汗河地区经济建设作出应有贡献，我谨代表忽汗河供电公司 2000 名干部职工向家乡父老郑重作出‘十

项承诺’。”

陆一明是临时决定公开“十项承诺”的，不仅让 47 位与会者兴奋，更让其中 18 名新闻记者捕捉到了“兴奋点”，他们敏感的目光紧紧盯上新增的这个猛料。陆一明讲完，会场气氛顿时热闹起来，大家伙争先恐后地提问。坐在陆一明对面的是林海区主管于副区长，他跃跃欲试，主动抢到发言机会。陆一明对发言者并不熟悉，他看了一眼赵文准备的名单。于副区长即兴讲了几句，不愧是沙场老将，他的讲话没用任何准备。

于副区长的第一句话是：“刚才陆一明总经理的讲话很重要，是大气魄，大手笔，佩服！我大致听了听，对陆总经理的讲话，我完全同意。”于副区长清了清嗓子，端起茶杯轻呷一口，“我敢断定，陆总今天的承诺给 300 万人民吃了‘定心丸’，最起码未来十年，给忽汗城的发展描绘了蓝图。这里我针对陆总的话主要讲三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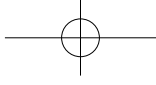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一夜之间，人们对“十项承诺”的关注，远超过对特大电力设施盗窃案的关注程度。

六

赵洁最近心事颇重，她会无缘无故地大发雷霆，劈头盖脸地对崔小川狂轰滥炸。崔小川顿时觉得自己在儿茶酚胺的作用下，整个神经系统、免疫系统都紊乱了。赵洁内心五味杂陈，她觉得当初到电力系统工作是误入歧途，不能发挥她的经商天赋。她的心里像荒草狂乱，她想另辟蹊径，一展才华。

不是赵洁不喜欢朝九晚五体面风光的职业，实在是工作的压力太大。与其说是工作压力，倒不如说是从县公司调到市公司后，自己同部门领导之间存在诸多争执，赵洁清楚这种争斗是愚蠢的。但是确切地说，这条理由只是赵洁的借口，而真正的原因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

赵洁告诉崔小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她更喜欢面对的是新的挑战。当



年赵洁觉得自己是“营销专家”，现在知道此“营销”非彼“营销”，她这个“专家”在此毫无用武之地。在她的眼前，空气是窒息的，或许逃离才是解脱。赵洁也觉得奇怪，在她一筹莫展之际，“逃离”这两个字眼闯进她的脑海。

赵洁说，办公室同事的“脸”，代表着不同种群、不同血型、不同星座、不同宇宙的密码，难以破解。大家相互一笑时每道皱纹中暗含的信息，比埃及法老的哲学思想更难理解。赵洁轻轻抽噎着说：“电力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了。”

赵洁说，下午的部门例会压根儿没有讨论她辛苦准备的材料，主任带领大家认真学习的是《忽汗河日报》的一篇文章。

赵洁把一张揉皱的打印纸递给崔小川。崔小川展开细看，有些莫名其妙。赵洁一声不吭。崔小川清楚这是让自己读完再发表感慨。崔小川捧起纸轻轻地读出声——

主题：斗私批修，自觉地加强革命团结

辅题：忽汗河电业局革委会成员主动和群众谈心、交心，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改进作风，进一步密切了和群众的关系。

内容：本报1969年12月12日讯，忽汗河电业局革委会遵循“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教导，狠抓革委会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建设，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崔小川读的声音越来越铿锵有力。突然，他乐了，这篇文章发表的那天，1969年12月12日，正好是自己的生日啊。“这个我得留着，是我‘诞辰’的纪念品！”

崔小川发现赵洁哭了，她是小声嚤嚤地哭着。这让崔小川感觉惊讶。崔小川庆幸的是，他原本以为赵洁又会张牙舞爪，把家里摔摔打打得一片狼藉。赵洁毫无兴趣地听完崔小川的“朗诵”，打断了崔小川精彩呈现的节目。赵洁说：“你看看‘学习’的文章的署名！”

崔小川仔细看，署名赵长青。赵长青是赵洁的父亲。当年赵长青、崔孝通、梁文甫三人从部队转业后，崔孝通选择到忽汗河市政府，赵长青和梁文甫转到电业局。赵长青

后来升任局办公室主任。

“在部门例会上，他们带着我学习这篇文章，分明是在嘲笑和羞辱我！”赵洁似乎理智下来。“在公开的场合，他们看到陆总就恭恭敬敬地夹着尾巴做人，而背地里蝇营狗苟的。例会上不干正事，恨不得天天跑到陆总那里舔脚！”

崔小川若有所思地盯着赵洁。他对赵洁提交停薪留职申请的事已有所耳闻了。

后来有人说，赵洁想到选择离职，是因为那次部门例会。也有人猜测，她是为情所困。因为她的处女座性格很挑剔，摆脱不了崔小川和于静默那段情。

后来在赵洁选择离开崔小川的时候，很多人提到此事都觉得赵洁是个傻子。她是傻子，否则她的眼里不会有淡淡的、咸咸的东西流出来，鼻音里也不会有短短的、轻轻的抽动的声音。她选择离开，究竟是在逃避什么呢？当年和她作对手的商家都是一批批俄罗斯人，她和俄罗斯人做过电器和服装生意。赵洁想到要停薪留职，和老毛子继续做买卖。她的想法并没有告诉崔小川，她偷偷找到人事科的小王去咨询。人事科小王不了解她的意图。

“你这个人也真是够犟的。都知道你和部门领导关系不和，但是忍一忍得了，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前途做赌注！”

“我有特殊原因。不只是单位那点儿破事。”

“你没有必要停薪留职。”

赵洁听小王说话弦外有音，她没有继续追问。

第二天，小王打电话约赵洁到人资料，他给赵洁草拟了停薪留职的申请。赵洁很是感激，连连道谢。小王说：“谢什么，我的职责而已。”

赵洁来找小王是探探路子，无奈小王是“小喽啰”，他自己在这个小职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十年了，指望他来办成此事是起不到任何关键作用的。但是为下一步办事方便，赵洁也不能破了“规矩”，虽然同是部门职员，按理平起平坐，但是现在她有求于人，得按



常理办事。

小王递给赵洁“停薪留职申请”的打印件，让她过目签名并叮嘱她：“事关重大，带回家去商量一下再做决断。”

赵洁认真读着，又稍做修改，考虑片刻，说：“不用考虑了，我现在签字吧。”

小王似乎对赵洁修改的地方不是很满意，但是他没有提出质疑。不过，小王还是阻止了赵洁立刻签名的冲动。

小王把赵洁送到电梯口时笑着说：“别着急，事办成了再请客，到鹏程海鲜吃俄罗斯的海鲜啊！”赵洁心领神会。

这些天，崔小川觉得赵洁有些变化。赵洁矢口否认：“我只是说自己对生意上的事有点儿感兴趣。”

崔小川并不知道一个月前于静默突然回国，她住进了忽汗河市人民医院ICU重症室。让崔小川“爱恨交织”的于静默躺在病床上，她所剩时间不多了，她的癌变已到晚期，俄罗斯的医疗专家组一致束手无策。

于静默在俄罗斯购好墓地，但大限临近时，她还是坚定地回家了。她的枕边播放着俄罗斯女歌唱家的音碟，音碟是特意于于静默私人定制的。于静默含泪聆听。这首歌和于静默有关，和她念念不忘的“爱人”有关，歌的名字叫《祖国有我》——

祖国有我，有一个平凡的我。无垠田野，有我辽阔春色。祖国有我，有一个奉献的我。繁华都市，有我飞翔星座。我是温暖地球的光和热，我为神州点亮万家灯火。祖国有我，有一个创新的我。滔滔江河，有我踏浪飞歌……

于静默低声跟唱，熟悉的旋律让她内心不平静。

多年前，于静默通过乳腺针吸细胞病理学检验检查出乳腺癌晚期……

崔小川不知道于静默正住在重症监护室。于静默已经极度消瘦，她不许家人透露给崔小川。崔小川和赵洁重组家庭，她释然。于静默是顽强的，她平安地度过了五年。“我

的愿望是最后时刻有尊严地活着！”

赵洁是于家之外唯一知晓此事的人。赵洁独自去探望于静默，悲痛掩盖了内心一丝的兴奋，她果断地向于静默承诺：“我会把这件事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守口如瓶，永远不对崔小川提起。”

重症监护室轻易是不会让人进去的，哪怕是家属都不准许。赵洁想起医学院的同事常春。常春是泼辣的女生。第一堂学人体解剖课时，她帮着老师端着一盆人体各类骨骼走进教室。赵洁没有常春的联系方式，她在医院一楼大厅的导诊栏上找到常春的名字，常春现在恰好是重症室的主任，主任医师。

在常主任办公室，常春知道赵洁毕业后改了行当，她觉得可惜，“现在搞医疗多吃香啊，社会上谁都得高看一眼”。常春神秘地告诉赵洁：“据小道消息，我们医院正在研究接收供电公司职工医院，具体细节不详。”

在和常春聊天的时候，公司人事科的小王打来电话询问：“你办理停薪留职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了，今年只有最后一次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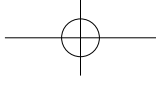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赵洁思忖片刻，说：“麻烦把我的事暂时先放放吧！”

半个月后，于静默去世。当年于静默远离家乡的时候，她肯定清楚家乡会有牵挂，像暗夜里的渔火。可是等她回来时，再也不会见到那双渴盼的眼睛，等待她的只会是远方那块冰冷的石碑了。

七

供电公司家属小区的南门临河而建。在南门西侧的小酒馆门前，崔小川和赵文见到唱二人转的梁子。三个人有段时间没见了。梁子身后笔直地站着个小妞。小妞很酷，秀气的发间顶着霸道的太阳镜，小川知道这是当下最流行的牌子“雷朋”。

梁子走过来施展他“标准”的见面礼，先是抱拳拱手，再张开双臂，略微夸张，然后是结结实实的拥抱。梁子喜洋洋地说：“川



哥，文哥，这是我女哥们儿，怎么样，仙女儿吧？”

梁子提前预订的这家小鱼馆门面不大，名声极大。梁子迈着轻快的步子率先走进酒馆。梁子是这里的常客，四人刚进屋，两个男女服务员就小跑过来，把他们让到临窗的餐桌。

崔小川纳闷地问：“为什么要到这里？”

梁子答非所问：“我这妹子，你们不认识吗？是你们供电公司新来的大学生，刚来几个月，人家考研成功准备‘飞’了。我这是找你俩作陪，给她庆贺。你俩说愿不愿意吧？”

梁子指着女生说：“王蓉蓉小姐姐，你们王副总的千金。”

王蓉蓉摘掉小羊耳朵薄绒帽，露出红扑扑的脸蛋笑着。

崔小川听说是王总的女儿，吃惊道：“我没敢认你！”

王蓉蓉一愣。梁子马上想起崔王两家的私交，他立刻耸耸肩：“蓉蓉，这是崔副市长的儿子，你们应当认识啊。”王蓉蓉一听名字，马上兴奋起来。她忙解释理由：“我一上小学，爸爸就把我送新加坡去了。一个月前才被他老人家叫了回来，我在准备考研呢。”

四人聊天聊地，聊东聊西，不知不觉聊到深夜。蓉蓉为保持青春容颜，先行告退。

这时崔小川告诉梁子：“有人举报说我和你开钢厂的朋友有关系，半个月前我已经被公司纪委约谈。从明天起，我的工作暂时变动，安排到县供电公司收费。”

梁子大吃一惊：“那个开钢厂的仅仅是酒桌上的朋友，而且很久没有再见到过，他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作证，你是清白无辜的！”

原来在一个月前陆一明接到举报电话，电话中反映建在废弃砖厂的小钢厂存在窃电情况。钢厂半年前开始生产，老板招来十名民工，每天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开工。工厂每次开炉生产前，由厂里的电工负责转接供电公司的计量装置，致使装置无法计量用电。公安处接到举报电话后，立即组织警

力突击检查钢厂，当场收缴了窃电工具。老板早就不知去向，现在工人们都等在厂子讨要薪水呢。估计是老板有内线，提前得知消息跑路了，关键是举报人说内线就是崔小川，因为老板和别人多次提起与姓崔的关系非同一般。

梁子面带惊诧，他觉得特别内疚，梁子安慰说：“我一定找陆总给你伸张正义。”

崔小川断定梁子和钢厂应该没有瓜葛。

早上，小川被楼下大街扫地车的“唰唰……”声吵醒，他确定此时是北京时间5点整，每天此时扫地车都会准时打扫到他家楼下。

上午10点钟，抄收班长老周早在县公司经理办公室等候了。当年也是周班长亲手把半旧的黑包交到他手里，他就是崔小川刚入职时的师傅。老周说：“这是你的家当，看好了啊，这里面一装人民币少说几万，多了十几万，要是有个支票啥的，几十万都有可能。你得看住喽，比你娶个媳妇都值钱。”

周班长话声刚落，身边老师傅们哄堂大笑。周班长打量着崔小川，他笑着说：“你这是领导下基层锻炼，没多久准会回去。”在小川报到之前，老周就把全班人召集到一起，和他们讲了崔小川“发配”的来龙去脉，他告诉大家对崔小川关心些、客气些。

崔小川到兴隆县供电公司报到前，王龙和跟崔小川有过一番话：“咱们行业特殊，半军事化管理。记得‘一切行动听指挥’，你有事要听老周的，老周有事听县公司经理的，县公司经理有事得听我的。我认为你是被冤枉的，但是‘令’已下，你先去吧，最多两个月你就会回来。”

八

王龙和与崔家之间是有“故事”的。私下场合，崔小川称王龙和为王叔。

王龙和曾经是副市长崔孝通的“兵”，他也是崔小川的救命恩人。当年17岁的王龙和来到新兵连，崔孝通是他所在部队的团长。崔孝通，一米八的大个子，身材消瘦，说话时有浓浓的山东味，表情严肃，他给王龙和



的第一印象便是自带的强大气场。多年过去，王龙和清楚记得崔团长铿锵有力的手势。那天新兵欢迎仪式结束，指导员就把王龙和叫到连部：“崔团长看中你这个新兵了，要你当公务员。”

就这样，在新兵训练结束后，王龙和就跟随崔孝通到了团部。崔孝通带部队从事水电站施工时，王龙和为救落水的崔小川，险些丢掉性命。崔孝通赶到重症监护病房时，所有的ICU设备都处于开启或准备开启的状态。王龙和去了一趟鬼门关。

两年后，崔孝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才同王龙和分开，彼此断掉联系。但是可以这样认为，在崔团长身边真正地锻炼了王龙和。那些年王龙和在供电所“隐姓埋名”，他不禁感叹命运的捉弄和无常。

多年后，又是崔孝通改变了王龙和的命运。刚升任副市长的崔孝通外出检查工作，在陆一明房间的小会议室看到一篇文章。崔孝通边品茗，边礼貌性地翻阅着桌上的材料，被档案盒里的一份新版《忽汗河供电》内刊吸引了。崔副市长见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王龙和”，他拿出随身携带的花镜再次辨认，确凿无误。

“噢！”崔孝通坐在沙发上挺直腰，但是目光依旧停留在报纸上。陆一明注意到他惊讶的表情，问：“崔副市长，你对我们这张小报如此感兴趣？”

崔孝通抬起头，略显兴奋，说道：“我在看这篇王龙和事迹的文章，配了照片，这个叫王龙和的抄表员，应当是我多年前的兵！我找了他好多年，方便时，我见见他。”

陆一明迅速摸起电话打给办公室，让他们再送一份报纸来。很显然在崔孝通来之前，陆一明对这份小报并未留心。很快，新版报纸摆在陆一明面前。

崔孝通确信王龙和就是他的兵。王龙和文章中提到的地方，就是崔孝通当年带部队负责施工的湖区。崔孝通笑了，他似乎回到了莲花湖施工现场。阳光和空气是美好的，蓝天和大地是美好的，人们的心境也就能穿越岁月的光辉，格外美好。

三天后，崔孝通在《忽汗河日报》人物版读到王龙和事迹的稿件，他立刻打电话向陆一明咨询。陆一明告诉崔副市长，是他安排宣传部把王龙和典型事迹推荐给报社的。

“我的兵真是先进典型？你们都快把他‘吹’到天上去了。以他的才华，当接待秘书肯定是块好‘料’，我了解他！”崔副市长话外有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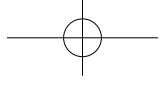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陆一明也正在关注这篇文章：“崔市长的兵，保证差不了。”

崔孝通和陆一明说这话时，全市正筹备举办“岗位立新功，讲述边境线上感人故事”的演讲比赛。按此前崔孝通的想法，中省直单位是否参加，可自行酌定。现在崔孝通突然改变想法，他把全市将要举办演讲的事告诉陆一明。崔副市长力邀电力系统到会：“原定只是市直企业参赛，政府部门主管领导到场授奖，现在没有理由不真诚邀请你们，你们多年为口岸建设作了突出贡献。一定要选树在偏远山沟默默奉献的电业人，我觉得王龙和的事迹就很突出，他可以亲自介绍自己的事迹，你们完全可以代表中省直单位参与，我亲自颁奖给感人故事的主人公。”

陆一明对崔副市长的安排极为重视，他找来办公室主任，让他具体负责操作此事，办公室主任领命退了出去。

全市演讲比赛如期举办，崔孝通亲自上台给王龙和颁奖。王龙和愣住了，仿佛老首长横空出世。短暂的四目相对之后，他们内心波涛汹涌，意料之外，这一切太突然了。王龙和觉得手足无措，慌乱中想起自己正身穿迷彩服，迷彩服是工作服，可是他感觉自己是戎装在身，双脚结结实实地一碰：“给老首长敬礼。”

走下领奖台时，王龙和就被同来的所长常有兴训斥：“你以为穿着迷彩服就是给首长当公务员的兵呢？”常有兴说话有些结巴。王龙和从常有兴眼神里发现的是典型的羡慕、忌妒和恨。他心有余悸地说：“所长，这位领导还真是我常提起的首长，我就给他当公务员了！”



从武警水电部队复员后，王龙和来到老黑山供电所。心情好的时候，王龙和会把当公务员的“风光”，在茶余饭后叙一叙。最初所里人听着觉得新鲜，可是听得多了，耳朵都听出老茧了。一次，有人起哄说：“王龙和你还牛个啥，你的老首长都没来看你一眼！你伺候人家好几年，人家早就把你抛到九霄云外了！”

听到这话，王龙和顿时哑口无言。回到家他和老婆一说，老婆安慰他：“别再想这事了，你的老首长说不定现在当多大官了，兴许真把你搁一边忘了。”老婆的话一出口，王龙和受的刺激更大了，他一头躺到火炕上，病了大半个月。半个月后，王龙和爬起来跟换了一个人似的。大家发现他变了，不再扯以前给首长当公务员的事，而是成了起五更爬半夜的工作狂。

王龙和的事迹能登上电业报，这事要感谢赵文。宣传部的赵文给县公司打电话，他听闻兴隆县职工队伍卧虎藏龙，他要采访一线员工“歌唱家”王龙和。在办公室刘主任的陪同下，他们去了趟老黑山供电所。

在部队的那两年，王龙和闲来无事时，会搬个板凳坐在浓浓的树荫下，听操场上的兵们唱让他血脉偾张的战斗歌曲。王龙和粗通乐理，每次他都跟着战友们哼着这个曲调“1534512165，2234654323”……他觉得只有唱这样的歌曲，军人才有气概：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到供电所当抄表员后，王龙和养成了欣赏音乐的习惯。同事们琢磨他给首长当公务员高傲了，孤芳自赏了。他觉得很难和同事沟通，常独自在吃完晚饭后到镇东头的河边练练嗓子。说来也奇怪，他会经常在半夜的时候被一阵缥缈的美妙乐声唤醒。

后来国家电网“走基层职工艺术团”到县里慰问演出，有名女演员演唱《光明颂歌》，歌颂的是国家电网职工无私奉献的精神，台下的观众都热情地鼓掌。演出间隙，王龙和追到后台一路打听，终于找到女演员索来简谱，回到家里他就反复自学自唱。这首歌他

学得活灵活现，如同原唱翻版。每当有领导到供电所检查工作，所长就安排他给领导汇报演唱，王龙和最初有些腼腆，身经百战后就乐此不疲了。

赵文来采访，王龙和是有些抵触的。所长常有兴下死命令：“王龙和你知道个屁！你现在代表的不是你王龙和，你代表的是老黑山供电所。要采访你，是抬举你，你不要蹬鼻子上脸！”

常所长点头了，王龙和顿时精神焕发，和换了一个人似的活跃起来。他首先发言。王龙和说，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很幸福，自己只是一个兵，到地方后光荣地到国家电网工作，这是让他无比自豪的事情。他还当面夸下海口：“国家电网的十首经典歌曲无一首不精通，你们点什么我便能唱什么！”

王龙和非常看重这次接受采访，他几乎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他还从怀里掏出提前准备的小本子，上面印有国家电网十首优秀歌曲。还没等赵文反应过来，王龙和清了清嗓子唱起来。他仿佛找到当年在崔团长身边的自豪，他的大脑飞速运转，思维迅速活跃。

常有兴在一边轻轻咳嗽一声，好像有股气噎在胸中，见王龙和没有反应，他走过来轻轻拍拍他的肩膀，说：“龙和啊，你讲累了没有？你看人家领导都记了好几页了，事迹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还有全所同志们的辛苦吧，你也多介绍介绍。”

事发突然，让王龙和意想不到，一个月后他竟然读到赵文撰写的文章。这篇刊发在《忽汗河日报》上有关自己扎根乡村的文章，让包括供电所所长，以及所有老黑山的人都瞠目结舌，偏僻的老黑山许久没有这么重磅的新闻事件发生了。

稿件见报，报上白纸黑字。就在常有兴把报纸狠命地砸在王龙和身上的时候，远在忽汗河市的在陆一明、崔孝通也看到了这份报。

演讲会结束第二天，县公司刘守仁经理接到市供电公司办公室电话，建议王龙和调县公司办公室任职。就在这年年末，王龙和以横空出世的速度任职市公司办公室接待副主任。宣布任职大会的规格相当高，



陆一明亲自到县公司八楼大会议室宣布任职决定。

县公司经理刘守仁首先讲话。坐在台下的人都知道，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刘守仁的话都是请示汇报。

刘守仁首先弄了个开场白，对于这种千篇一律的形式和讲话内容，在场的人心中有数。比如，要来个最热烈的欢迎，再表示对市公司领导一路奔波的感激涕零，最后让市公司领导作全面指示。

刘守仁面带微笑，这在平时是难得一见的。他的心里在琢磨着：王龙和的“高升”来得蹊跷，自己的位置会遭到威胁吗？当然，不祥的念头一闪而过，迅速被他否定了。他相信王龙和之意不在此。

刘守仁向台下职工轻挥一下右手，示意安静。

“今天对兴隆县供电公司来讲是个好日子，是个大喜的日子，好事成仁啊！一是陆总经理百忙之中莅临检查，二是陆总要宣布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三是陆总将作全面指示。陆总亲临视察是我们的荣幸，同时也是市公司领导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按讲话惯例，台下此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早上当刘守仁接到市公司电话通知时，他正小跑在上班的路上，此时陆一明的车已经驶进县城。刘守仁心里琢磨缘由，但是他越想越担心，越想越不明白：“陆总来得这样匆忙！”

刘守仁立即把手机装在上衣口袋里，他挥手拦住一辆出租车。司机四十多岁，黑胖。司机讨好地从里面打开车门，他想和刘守仁打招呼，可是见他若有所思的样子，司机欲言又止。刘守仁坐在出租车后座，只顾苦思冥想，忘了告诉出租车司机目的地。兴隆县是个弹丸之地，刘守仁走到大街小巷、胡同拐角，都能被人认出来。

五分钟后，出租车一直驶进县供电公司大院，刘守仁看了一下腕上的手表，时间正好8点一刻。隔着车窗，刘守仁看到陆一明伫立在小雨里，刘守仁有些惶恐地慌忙下车。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打开钱包掏出五元钱

扔给司机。刘守仁转身向陆一明点头问候，出租车司机突然下车追了过来。

刘守仁已经伸出双手，出租车司机却突然拉住他的衣襟，此时陆一明的右手也伸了过来。刘守仁双眉一皱，但意识到领导正站在身边，他转过身看着出租车司机说道：“你没有打计价器，我给你的五元钱也足够你车费了！”

“这是您的那五元钱，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呢。”

刘守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司机怎么认识我的？我给他五块钱，他又给我退回来是啥意思？是让我在陆总面前出丑？”

看着刘守仁愣着，陆一明却笑了。他用伸出的手拍了拍刘守仁的肩膀，说：“人家给你送钱呢，你傻在那儿干啥！”说完，他转身先走向了办公楼。

司机察觉到清瘦的人敢拍刘守仁肩膀，那么他必有来头。出租车司机飞速地领悟，立即改口说道：“您上车的时候车钱给多了，您给我十块，这五块是我找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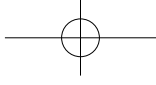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说着，他把钱塞到刘守仁手里。刘守仁突然想起，刚刚在车上出租车司机和他攀谈，他说供电公司收发室的老王是他本家亲叔。刘守仁突然明白，胖司机是巴结自己。但在陆一明面前，他总不能冷酷无情地拒绝，他只得礼貌性地挥挥手说：“是吗，我这儿太忙，忘了！”随后转身，紧紧跟在陆一明身后走进大楼。

王龙和刚从基层所调到县公司，随后又调任市公司提职，这有些出乎兴隆县公司员工的意料。但是大家转念一想，这也很正常，因为王龙和是兴隆县公司有史以来首位事迹见报的人。

在兴隆公司大会议室里，陆一明首先传达了市公司精神，他剖析了电力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刘守仁发现有人在交头接耳，他猜到这些人肯定不是讨论陆总讲话，而是在嘀咕王龙和的任命。

九

今天是崔小川调任县公司抄收的第八天。



早上王龙和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他：“梁子已经找到陆总为你作证，证明你与小钢厂的事毫无瓜葛。”

周末阴雨绵绵，崔小川闲着无聊，在抽屉中取出皮夹本，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从大学时遇到初恋女友起，无论再忙，他每天都抽空把当天的事情记录下来。白昼黑夜，霜冷长河，老树昏鸦……他的日记就是这样行云流水，天上地下。只要想到的，就事无巨细地付诸笔端。

晚上坐在灯前，崔小川思忖着，今天写什么呢？

早晨梁子打通我的手机约吃饭，约定中午到“邻家小铺”小聚。梁子说我在供电公司混日子。我再次告诉他，《供电服务十项承诺》严着呢，早年社会上说我们是“电霸”，可是我们率先作出承诺。有的职工不理解，说是电力部门给自己套上枷锁……

中午在“邻家小铺”，崔小川摸摸衣兜拿出本小册子。他递给梁子说：“你好好研究研究《十项承诺》，以前你到我们单位办事总是托人找关系吗？”

梁子心不在焉：“我才不关心多少项承诺呢，我目前正在热心投身教育事业，正想拉几个兄弟入伙。”

崔小川笑了。他最清楚梁子的底细，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回家，后来“下水”。不能称之为“下海”，“海”太深，梁子蹚的仅仅是一道小沟。梁子投奔乡下的戏班子，学唱二人转。他们是失联三年后，在初中同学聚会时才联络上的。梁子带来位朋友介绍给崔小川，他是忽汗河小有名气的建筑商关泉。

梁子觉得崔小川没把他的大事放在心上，他清清嗓子，站起身准备开唱。崔小川示意他麻溜坐下：“这不是雅间，这里还有好几桌客人呢，你要什么活宝啊！”

梁子没有理会。他表情严肃地起身，一种男人的气概喷薄而出，俨然承载和担当起文化遗产的历史重任。梁子环顾四周，在这个仅能摆下六张小桌的饭馆，除了他们这座之外还真有三桌客人。他低声在崔

小川耳边说：“你细看看，都是人民群众，没什么达官贵人，咱哥们儿这么出类拔萃，没必要装阳春白雪了！”

梁子径直走到小店中央，给自己打圆场拍拍巴掌说：“咱说的这是真格的，我这是为解决二人转演艺的人才匮乏，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求，决不能让二人转事业后继无人。我现在成立了‘星光大舞台二人转艺术学校’，专门给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选秀。我现场来一段，喜欢听的拍拍巴掌，我也当给哥们儿助个酒兴！”

梁子的开场白引来另外三桌客人的关注，他们觉得热闹，大家伙儿酒兴正浓，兴致盎然，索性都凑热闹拍着巴掌叫好。

从小酒馆散局是凌晨两点。崔小川觉得这是认识梁子以来，他第一次办点儿正事，最起码把二人转提升到“传承”的高度。他从没有一门心思地顾及任何事情。梁子告诉他：“我可没钱投到办学事业上来，我的衣食父母是关泉，他带着一批广场舞大爷大妈义无反顾地拜师学艺，我总不能推托吧？”

梁子带来的关泉不是简单的人物。关泉是王龙的知交，他和崔孝通也有二三面的缘分，梁子是通过蓉蓉和他相识的。他开发的小区遍布忽汗城各个角落。作为职业商人，关泉汲取以前的教训，此次他把自己打造成富有知识含量、情商含量的成功商人。目前他正跻身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棚户区改造工程。

仅一次见面，崔小川就对关泉颇生好感，当然关泉更想借此加深与崔孝通的联系。关泉力邀崔小川去他施工现场：“到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去采访一下你们的供电工人。”崔小川感觉出来，关泉的语气带着亲情。

关泉参与开发的“天下新城”项目，是市政府主导的全市四个棚户区改造项目之首，目前已有部分住宅楼完成入住。关泉亲自驾车来接崔小川和赵文到“天下新城”现场。



关泉谈锋敏捷，车上他一语抓住拉近感情的谈话内容：“我们工程进展顺利，绝对离不开国家电网的功劳，你们的电力施工人员顶风冒雪，电力施工车辆往来不断，你们做的是造福老百姓的利民工程！”

关泉驾车在环岛处绕行，从第三个出口进到直行，再行驶一百米左右，就到了“天下新城”施工现场。远处十多名国网员工正在拉线施工，他们身后插着一面“共产党员服务队”的队旗。负责棚户区改造工程的是桥北供电公司。赵文从背影认出供电公司经理于升。赵文笑着对关泉说：“你福气多好，供电公司领导亲自跑工地来给你拉线接电。”

在临时办公室里，关泉请来于升，于升很惊讶。他给大家介绍了电力施工情况：“这次施工是保障全市棚户区改造的一部分，主要是为保证以最快速度给小区内部140盏路灯成功送电，为回迁户在春节期间增添喜庆气氛。陆总要求我们及时同市棚改办、市安装公司进行沟通，协商全程监控设备、路灯、信号灯、电子眼等供电事宜。我们还组织10多名人员顶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进行施工。”

说着，于升把刚给陆一明汇报的材料拿出来。“这是临时准备的，你看看。”

于升参加过市公司主办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加上他本身具备的口才天赋，只要他心情好时，说出来的话就真和秋天里的葡萄似的一串串了。

“在为动迁户办理手续时，我们实施阳光操作，所有客户全部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动迁结算，为动迁单位赢得了时间，也保证了用电计量装置按时回收，赢得了用电客户和政府的一致赞扬。”

宣传部部长赵文把材料接到手里，他从稿纸的字迹看出材料出自陈远之手。陈远是著名的电力诗人，赵文心中一直很敬佩他。赵文突然笑了，他起身合上采访本，关掉小录音笔电源。

“有大诗人陈远的稿子在此，我还写啥，再写也超不过他的文采！”

凌晨，电视新闻报道：美国东北部部分地区以及加拿大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停电。

这是北美历史上最大范围的停电。

“美国，阿拉斯加！”放下电话，崔小川喃喃自语，随手在网上搜出“美加大停电”的条目。关泉打来电话的时候，崔小川正在赵文的办公室，他伏在桌上查看世界地图，目前崔小川带薪休假中。

这张地图是崔小川“抢”来的。早上邻居读初二的孩子出门上学，在路过垃圾车想要随手扔掉，正当地图在手中划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时，眼疾手快的崔小川一把在半空中“抢”了过来。

梁子来找赵文，他发现崔小川两眼直勾勾地死盯着世界地图用劲。“怎么关心起世界风云变幻了？”

“关泉正在阿拉斯加。”崔小川用自动铅笔小心地将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日本、韩国、冲绳、菲律宾、新加坡用红线轻轻连上。这会儿他正全神贯注地搜寻着关岛和澳大利亚，用尺子小心翼翼地测着它们之间的距离。崔小川侧身坐到椅子上，用笔端抵着右侧太阳穴。

“和我学呢？中国的事还没弄明白呢，又跑国外去，瞎折腾呢！”

“梁子你在弄什么呢，神经兮兮的？”

“短信！”

“黄的？”

“微微泛黄！要不？”

“别了，你和同居女友之间传播吧。超过三人，你就涉嫌违反《治安管理条例》。”

梁子没吱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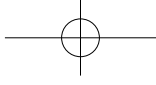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忽然，崔小川的手机短信提示音响了，他猜到一定是梁子把微微泛黄的短信，通过中国移动无所不在的强大功能传到他的手机里了。

崔小川没有抵得住诱惑，打开短信，果然是梁子转发来的。

“我可警告你啊，不许再发这样充满哲理的短信！”崔小川回复。

崔小川的短信提示音又吱吱地响了。崔小川看了一眼赵文。赵文两手一摊，很无辜的样子。

“这你别找我，我可没发。当然，你爱看不看。”梁子转身告别。



崔小川低头一看，笑出声了。原来是陌生号码转发的秋检停电告知短信，他自言自语道：“这短信更有哲理，说明咱们电力服务的触角深入到人民生活的点点滴滴。”

赵文没等他说完，拿着份材料走出办公室。崔小川确认了一下发短信的手机号，拿起桌上的办公电话，给对方拨打了回去，座机里响起了哼哼唧唧的彩铃声，彩铃声翻来覆去地唱了三遍，话筒里突然蹦出现代版女生兴奋的声音：“怎么样老公，你那崔大妹夫看了没背过气去吧？”

崔小川“啪”地挂断电话，他猜想这应当是赵文热恋中的女友。崔小川细细回味了一下，他觉得不对劲啊，这女生是少数民族吧，怎么说话舌头根发硬？

崔小川打给赵文的电话被挂断了。片刻，赵文的短信进来了：“我正在小会议室开‘电力设施保护电视电话会’，你来吧。”

在18楼的小会议室，新调任的王副市长正在脱稿讲话：“这次电力行政执法宣传月活动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今年整个地区发生多起破坏电力设施案件，并导致了人员伤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也较大，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对全市经济发展造成破坏。同时也有损作为中国对俄罗斯贸易第一市的忽兰河市的国际形象。依法维护电力设施安全，严厉打击破坏电力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势在必行，开展电力行政执法，加强电力设施保护，优化电网运行环境，对营造良好供电、用电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崔小川的兴奋劲降到临近冰点的时候，突然，手机铃响起，传来“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儿，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的声音。

电话是关泉打来的，此刻关泉正在首都机场的T3国际航站楼。关泉从国外回来了，刚才他在电话里说，他已经从阿拉斯加回到北京。但是因为网络不佳，赵文和崔小川误以为他还在阿拉斯加。

关泉是五年前把儿子送到美国的，在美国注册成立了电脑公司。儿子关小月在美国不想回来，又泡了个美国小姐，这是关泉没想到的。

只是这次关泉的儿子搂着美国小姐炫富的自拍照，传上微博后被一些网站转载，于是关小月被一大批网友“人肉”。这引起关泉后怕，他打了个越洋电话，把关小月一顿痛骂。随即，关泉失踪七天。七天之后，关小月搂着美国小姐的所有信息和相片，在互联网上几乎绝迹了。现在关泉正走出首都机场的T3航班楼，他感觉一身轻松。

关泉的接风宴会定在晚间6点，是家宴。地点定在古塔街78号崔孝通家中。崔小川自作主张把二人转校长梁子也带过来。在出租车上，赵文思考着美加大停电，以及大停电给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和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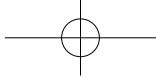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上午会议结束后，宣传部部长赵文找到王龙和，他想请王龙和从领导层面谈谈对美加大停电的看法。王龙和递给赵文一份材料，他告诉赵文说：“这是一份重要材料，是最新的最权威的国内对大停电评估的材料，是我昨天到省里参加内部会议现场传达的，我偷着用U盘存了下来。”

晚间的酒桌上，大家依次敬酒。先敬崔孝通，表达对市场老领导的敬意，崔孝通一个月前也正式退了下來。然后大家又轮番进攻关泉，讲着为他接风洗尘之类的酒话。前者，大家说的都是酒场上的客套话；后者，却是酒精清洗过肠胃后的疯言疯语。

赵文将一篇有关“电价上调”的评论交给王龙和。赵文说：“王总，您审核下，这是根据您的材料写的一篇评论。”

王龙和大致看了一眼，他再次叮嘱说：“你再好好看看，这是大事，不过你的文字能力我是绝对放心的。”这时酒桌上又是一阵喧哗，几个回合的大比拼之后，大家略带醉意，都想休息一下肠胃，自然而然地把话题转到美加大停电。

“在这种新形势下，类似美加电网事故造成区域性的大停电，在我国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崔孝通虽然身居二线，但说话的语气还未从领导的角色转变过来。王龙和也拿出赵文的评论说：“文章深刻剖析，另外，中国煤电供应情况的严峻形势，我建议你们传看一下这篇《电价上调：各界如何反响》”



的评论文章。”

在赵洁找了人事科小王之后，她仔细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一是她确实有些犹豫不决，多少人削尖脑袋想要进电力医院，况且现在她在医院主持工作；二是她想即使辞职走掉，也要在人生的舞台上争口气，让身边的人对她不能小觑，然后离开才更是风光无限。

半年前，忽汗河供电公司中层干部重新聘任，赵洁如愿以偿。这些年，她一直在学专业知识，并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医学类专业本科文凭。赵洁被任命为忽汗河供电公司职工医院副院长，并主持全面工作。赵洁的工作变动是在王龙和斡旋下成功的。

现在赵洁在家里俨然以医学专家自居。赵洁最近对“打鸡血”十分热衷，兴趣盎然。晚上到家，赵洁看崔小川垂头丧气，就主动凑上前去问：“你听说过打鸡血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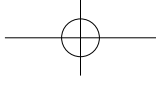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崔小川没有被赵洁的兴奋劲鼓舞，耗尽最后力气般地说道：“我饿了。”赵洁假装

没听见，继续追问道：“你听说过？”赵洁并没有伤害崔小川的意思，“打鸡血”只是她半懂不懂听同事提到的，同事讲是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现在她觉得终于找到共同话题了。赵洁手舞足蹈，高跟鞋在水曲柳木精美的花纹上敲打出 irregular 的声响。

“注意点你的形象！”崔小川小声嘀咕道。赵洁蒙了一下，突然哑口无言。崔小川和赵洁的婚姻最近不被大家看好。“城里城外”的，两个人现在感觉都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都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人。他们竟然一起混了六年多。

每天晚上到家后，她会脱去紫色风衣，绘声绘色地讲卫生院的趣事。崔小川感觉自从赵洁调到卫生院工作后，心情压抑的毛病似乎彻底好了，内心变得阳光了许多。崔小川满脸苦瓜相，他再一次被眼前的专家称为“精神病”，望着赵洁走入卧室的背影，他转移视线，无奈地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椭圆形小熊挂钟，那是赵洁儿子去年的生日礼物，指针恰好蹦到晚上8点。





十

现在的赵洁很苦恼，她陷入电力医疗体制改革的旋涡里，为此事，赵洁本月初到省电力医院进修。表面上看，赵洁是到省里来进修的，她真实的目的却是到省电力医院来摸底。

赵洁私下里听人讲，这几个月省电力医院可真热闹，各地市供电公司电力职工医院纷纷派人学习考察。其实大家伙心里都揣着共同的目的，来实地打探“军情”，同时各地市电力医院之间也互动交流，这段时间大家都心急如焚。最近有关电力企业医院出路的大讨论，正成为人人关心的话题。现在大家都惴惴不安，作为主持工作的副院长，赵洁心里也如坠入深渊，并不托底。原以为简单，甚至水到渠成的电力医疗改革，竟然举步维艰，丝毫摸不着头绪。况且赵洁心里确实装着另一件事，就是她的婚姻能否继续维系下去。

有关忽汗城电力职工医院改革，20多位医护人员分成壁垒分明的两派，这是相互对立

的两派：一派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的医生、护士，他们血气方刚，有战斗力，本着“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的决心，这些人主张电力医院理应交到地方管理，同忽汗城最有影响力的医学院附属医院合并，自己也能成为小城里身份和地位的阶层，成为名正言顺的医生护士。另一派是年龄较大的医护人员，他们大多学历稍低，或半路出家，在电力系统这个“大熔炉”中，他们千锤百炼地成长，其中不乏滥竽充数者。这些医护人员，一是和企业有血肉之情，二是早就适应了电力企业的发展步伐，要是让他们换个新环境，就像把家养的鸟放生一样，让它们重新返回到野生环境里，它们很难在物竞天择的淘汰法则中生存，所以这一派的想法是全面维持现状。

早晨8点30分，陆一明吩咐秘书给赵洁打手机，催促赵洁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一趟，说有重要的事情着急商量。正在查房的赵洁接到电话时表情严肃起来，脸上透露出焦虑和烦躁，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她每次接到陆总电话时的习惯性面部特征了。





赵洁找来诊室的主治医师负责继续查房，自己忙拿起电力医院的内部电话，拨打医院司机小徐的手机集团号“65530”，手机里传来的彩铃声是黑鸭子组合的《山楂树》。赵洁非常喜欢听黑鸭子组合的《山楂树》，小徐也就投其所好，索性用这首曲子做了彩铃。

赵洁连听了三遍“黑鸭子”缓慢流淌的曼妙歌声，对面却始终没有人接听，她心里有些恼火。直到打第四遍时，听筒里终于传来小徐的声音：“赵姐，真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在闹肚子去卫生间，这几天有点儿胃肠感冒。”

在电力医院里，只有小徐和别的同事不一样，他从来不喊赵洁为院长，而是一直喊她“赵姐”。赵洁语气略显严厉地说道：“你快下楼到医院南门等我，一起去市公司，向陆总汇报工作。”

等赵洁来到南门时，小徐已经站在那里等她，赵洁随手把一盒藿香正气水塞到他手里，小徐的表情有些诧异。赵洁带着有些叮嘱和关心的口吻说：“守着医院上班，生了病不知道自己弄点儿药？”

半个小时后，赵洁站在了陆总办公室门前，她整理下还未来得及换掉的白大褂，俯身侧耳听听屋里是否有交谈声。她确定陆总的办公室内很安静，这才轻轻用右手敲门。

“进来！”屋里传来陆总的声音。赵洁轻轻推门进屋，陆总正坐在办公椅上。让赵洁惊讶的是，公司党委书记唐斌正深陷在沙发里，此刻陆一明和唐斌表情舒缓安静，他们盯着对面墙上挂着的电视。刚才之所以安静，是陆总正在用遥控器换台。

凤凰卫视女主持人一条一条地讲着本月世界重大事件。陆一明和唐斌看到是赵洁进来，都没有出声，陆一明用手指了指办公桌前的椅子。赵洁不好打扰，就蹑手蹑脚地站在一边，她选择站着和领导们共同“欣赏”卫视新闻。

女播音员说：“这是一个不安定的年份，从亚洲到欧洲，随时都爆发着冲突和矛盾。下面来看报道……”

卫视直播节目一共播放十分钟才结束。看到赵洁依旧规规矩矩地站着，陆一明拿起遥控器对着电视轻轻按了“关闭”键。他再次示意

赵洁在他对面坐下来。赵洁这才发现陆一明和唐斌的手里各自攥着一本小薄册子。

陆总直截了当地说道：“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国有大中型企业分离与主营业务关联不密切的相关产业，而企业医院是这次分离的重点对象，对待这次改革，你们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是怎么看的？”在陆总欣赏凤凰卫视的时候，赵洁用余光看了眼放在桌上的文件，上面清楚地标明“电力体制改革方案”，落款“国务院”。

赵洁有些紧张。陆一明看出她的拘谨，他泡杯普洱递给赵洁。赵洁忙起身双手接过热茶杯。在这种对改革没有头绪的关键期，陆一明和唐斌能把她找来，真的是从内心想听听她对电力医改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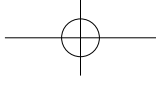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赵浩清楚这类“高端”的问题不能轻易表态，考虑片刻，赵洁说：“不仅是我们的改革，现在全国的国企医院改革都没有经验可循。这段时间，我同北方和南方的几家企业医院联络，特别是同电力医院进行了更深入的沟通。现在企业医院脱离的方法各有千秋。有的是彻底脱离，摆脱任何关系；有的是脱离前，作为娘家的企业舍不得，但是出于无奈，不得不走改革这条路。后者在分手之前，企业给企业医院盖了新楼，投了一些新设备，但是较多的企业医院走的是脱而未脱之路。所以这些企业医院实际上没有彻底地脱离庇护，甚至还有一种就是和企业没有脱离，但是已经开始和大的医疗机构合作，强化业务，寻求技术上的指导，病人也可以直接转院治疗……”

听完赵洁简短的介绍，唐斌没有表态。陆一明轻声说：“在关键时刻，你要多留心和多关注，看看其他兄弟单位是怎么行动的，看来电力体制改革要全面展开了。只是哪一天会到咱们这个层面的事了。”

赵洁试探着问：“陆总，要不我再到省外电力医院走走，看看全国电力医院改革的趋势？”赵洁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想法，主要是想借这个机会出去走走，这些时间，她和崔小川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

陆一明看了看唐斌，当即同意。

赵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去了省电力



医院两次，又陆续走访了省电力医院医护人员。她还特意从北京坐南航班机跑了趟上海，从这里又跑到南京，和当年的大学同学们见面。让赵洁大为吃惊的是，几位毕业后分到南方的同学，都成了当地三甲医院独当一面的专家，有些还当上了主管业务的院长。她开玩笑地说：“你们几个同学现在混得都‘人模狗样’的，都比我有出息，而且你们的婚姻也比我幸福。”

正当赵洁坐在长江的游船上，和同学们意气风发地畅聊时，王龙和把崔孝通和崔小川请到家中做客。

早上王龙和看到有关珠峰的新闻，他突然想到了老首长崔孝通。当年崔孝通曾经带他去登珠峰，虽然半路突遇风雪，登峰失败，但是留下的记忆一生都不能磨灭。王龙和在饭桌上首先说话：“小川因为一点儿小事受牵连，这么长时间了，我请老首长和小川到家里压压‘惊’，也顺便安慰安慰他。”然后他感谢老首长的关怀，同时正式通知崔小川：“从下周开始恢复一切工作。经过调查，你是被冤枉的。”

王龙和宣布这条喜讯时，语气很柔和、很亲切，同他在单位大庭广众下的讲话截然不同。崔孝通很高兴，他的大脑里还存留着往事。他提起王龙和在老黑山供电所的事，王龙和接上崔孝通的话：“当年纪检委调查所长挪用电费，需要我们几个人作证，我们几个都主动配合。听说常有兴在撤职前一天召开全所大会，二十多名员工参加。常所长怒道：我为什么被查，咱们所里出了叛徒。这就是新时代的甫志高！”王龙和提到往事，蓉蓉也在桌上，她刚好听到这句话。蓉蓉极认真地说：“甫志高？我觉得甫志高是个好男人！”

王龙和有点儿目瞪口呆，他怕有四十年党龄的老首长无法接受，狠狠地瞪了蓉蓉一眼。王龙和要求蓉蓉回自己的房间，不要打扰大人之间谈正事。蓉蓉一撇嘴要上楼，崔小川忙说：“赵叔，我正求蓉蓉帮着润色演讲稿，不知道蓉蓉弄得怎么样了？”

“你不提醒，我还真差点儿忘了！”蓉

蓉转过身，说，“我现在拿给你。”

“什么材料？”崔孝通点着茶海沿上放着的纸中华。

“后天优质服务演讲，要求县区供电局的班组长以上的人员必须参加，我是替周班长上台演讲。”崔小川回答说，“我给蓉蓉素材，让她给我写个千字的演讲稿。”

崔孝通听到这里笑了，他对王龙和说：“这肯定是你的主意，你是演讲高手，以为你的侄子也能和你一样淋漓尽致。”

蓉蓉从楼上走下来，她把一份打印稿递给崔小川说：“看看行不？我昨天晚上可是熬了整整一个通宵啊。”

“蓉蓉你还是先读一遍吧，最好带点儿表情，找找感觉。可别像上次你给我写的讲话稿，里面好几个字我压根儿不认识，全局职工大会时我坐在台上汗都差点儿冒出来。”王龙和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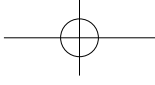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蓉蓉麻利地打开客厅的电脑投影，迅速在网上找到一段音乐，拿着无线麦克风准备朗诵。突然蓉蓉好像想起什么，尖叫一声：“你们再等等，我马上回来！”说着冲上楼去。她的举动让大家愣住了。崔孝通看着王龙和，问道：“这姑娘要干吗？”

王龙和哼了哼，说：“奇装异服，还自以为是‘韩流’。”四五分钟之后，高跟鞋敲击着楼板的声音传过来，很有节律。崔小川想到物理课堂上，老师告诉他们的“打点计时器”的声音。

王龙和说：“这大热天的，穿着个绿色风衣，还披个大红围巾。你这‘哈韩’，没‘哈’出毛病出来吧？”

崔孝通盯着蓉蓉看了半天，也觉得蓉蓉这身打扮很邪门，他想笑，可是作为长辈他不能这样。崔孝通想这或许就是代沟了。蓉蓉说：“崔大爷啊，我们一家两口，爷俩从上到下，从老到小，见我穿这新潮衣服，硬是不入法眼。前些天梁子一大早就说我：‘红配绿，赛狗屁！’您看着觉得啥感觉？”

崔小川解围说：“什么‘红配绿，赛狗屁’！他啥都不懂，这是今年流行色，美女今年就兴这样，穿衣服越撞色越好！”蓉蓉



听到这话自然欢欣鼓舞。她立马操起无线麦克风，重新调整音量，将刚才播放的配乐调到开头。优美的音乐缓缓地流淌。蓉蓉一身红绿搭配的打扮，倒是给四十多平方米的客厅增添了鲜艳的色彩。蓉蓉美妙的声音在客厅内游荡。

第三天演讲的压轴戏是副总经理王龙的配乐朗诵。这些年来，王龙和早把演讲当成最大的享受，因为演讲改变了他人的人生轨迹。

周末，崔小川突然想到赵文，好几天没有他的音信。崔小川想，他得抽空关心一下赵文了，这个至今单身的大舅子，最近和梁子都恋上了马克西姆酒吧。他挂通赵文电话，赵文有些醉意：

“我在马克西姆酒吧 8888 号雅间，你抓紧时间过来啊！”

走进 8888 号雅间。崔小川看到赵文正在哼唱着俄罗斯歌曲，身旁坐着一身紧身旗袍的洋妞，腿长腰细，丰乳肥臀，目光冷峻。

赵文拉着长音介绍说：“她是安娜斯塔西雅，我女朋友。”

崔小川惊讶地重复：“你女朋友？”

“大惊小怪什么啊？安娜斯塔西雅，你们还通过电话，我们都快结婚了。”

安娜斯塔西雅怕崔小川误会自己是这里的陪唱女，她走过来大方地自我介绍：“妹夫，我是你们忽汗城大学的俄语老师。”安娜斯塔西雅一挑眉毛，双眼里闪过一道光亮。“我为你们唱一首你们都喜爱听的俄罗斯歌曲《白桦林》。”安娜斯塔西雅那金黄泛着微红的发梢兴奋地跳起舞来，仿佛风中流动着的细小波浪。

十一

南方归来，赵洁很快把考察报告递交到办公室。一周后，赵洁接到市供电公司通知，让她火速赶到正在召开公司班委会的 1803 室，专题汇报考察的情况。

赵洁风风火火地赶到 1803 会议室，公司班委会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赵洁发现今天的会议相当重要，九位班子领导全部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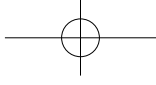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他们统一着西装、白衬衣，笔挺地坐在圆形办公桌前。在陆一明身后的屏幕上打着 11 个大字“电力企业改革方向研讨会”。

见赵洁气喘吁吁地跑来，没等她舒舒服服地喘口气，陆一明就开口说道：“今天把电力医院赵洁院长请来，是让她汇报这次去外地考察的收获，以及其他地区电力医院改制的情况。前些天我在公司电力医院开会时，有人悄悄传给我字条，上面很风趣地写了六个字‘敢问路在何方？’。我们知道现在电力医疗体制改革，正越来越成为焦点问题。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确定电力医院的去与留问题！今天利用班子会的机会，把赵洁找来讲一讲。”

在汇报之前，赵洁强调，她认为电力医疗改革没有先河，首先我们要确立一个改革的指导思想，必须符合忽汗河供电公司自身特点。我们是一个有数十年光辉历程的老央企，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我们的每一名员工，包括电力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对我们的企业有着根深蒂固的深情。随后，赵洁详细列举了公司职工医院“脱离母体”并入地方医院，或者保留现行机制的各自利弊。赵洁抬头看大家的反应，整个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赵洁起身将九份《关于企业医院改革前后对比分析》的材料，恭敬地分别递给在座的副总级以上领导。

“现在企业医院改革前景，说实话是令人担忧的。企业医院——”赵洁清了清嗓子，突然，她的手机在安静的会议室内响起，大家纷纷把目光移到赵洁放在桌面的手机上。

赵洁心里一阵紧张，又一阵恐慌。她瞟了一眼，是崔小川的电话号。赵洁又气又恨，心想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打来电话，于是她慌忙把手机铃声按掉。赵洁低头看着汇报的讲稿，继续道：“比如，我们的电力医院要真的与主业剥离了，脱离企业的庇护进入市场，先天绝对不足，弱势相当明显，医护人员的前景十分堪忧。各位领导，我们电力医院是为我们企业建设发展服务的，是为我们数千名电力职工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如果不从企业脱离，我觉得对弥补国家医疗资源



不足十分有利，同时也对增进职工身心健康十分有利，对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

刚讲到这里时，赵洁放在会议桌上的手机又一闪一闪地亮了起来，还是崔小川，赵洁的内心深处一股无名火焰突然升腾起来。陆总脸上也有些不悦：“多少次和你们讲，开会时手机要调成振动或者干脆关掉。”

赵洁满脸尴尬。唐书记忙出来解围，他示意赵洁继续汇报。赵洁感激地点点头。

“我们的电力医院也有自身的先天缺陷，电力医院的缺点是‘小而全’，医院主要靠拨款来维系。医院既无压力，也没有动力。我个人觉得我们还是要走稳步发展的改革道路，我不太建议彻底同主业脱离，我们可以与医学院附属医院合作，寻求他们技术和业务上的指导，同时我也建议能为电力医院进行设备更新，提供人员培训的机会。”

赵洁又抬头看了眼陆一明。陆总在职工口中口碑很好，非常和蔼，谈话时语气低缓，儒雅却不缺乏英武气质。陆一明也在注视着赵洁，同时更陷入对电力医院改革的沉思。

赵洁继续说：“现在电力医院医护人员的想法主要是，改革要以促进全局的发展为前提，如果真的把我们彻底推向市场，让我们冲入医疗市场，去大医院的锅里抢食，电力医院就会步履维艰，甚至没有任何出路！”

赵洁的汇报共用时30分钟，她原以为这么长的汇报材料，领导们可能会听得不耐烦，但是当汇报完毕扫视一下会场时，她竟然发现在座的九名班子成员，余兴未消，表情庄重。

陆一明深深吸口烟，这个动作是陆一明讲话前的常用动作，此外，当他陷入深深思考时也会如此。当然要是遇到更棘手的问题，陆一明会狠狠地猛抽几口烟，烟并不咽下去，只是在嗓子眼里打个转，随即就吐出来，看上去有点像个“小烟筒”。

陆一明看了看大家。他知道今天的会议特殊，在座的班子成员都不好表态，但是作为行政一把手，他必须得在会议结束时讲几句。他的第一句话，让在座的各位领导肃然

起敬，陆一明感慨地说：“看来这次全国性的电力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了！”

陆一明讲话结束，唐斌刚要宣布散会，陆一明右手轻轻触了一下唐斌的胳膊：“唐书记，你怎么看这件事？”陆一明知道，平素唐斌在党政班子上很少表态发言。唐斌侧头看着陆一明：“体制改革上，党委一定会配合行政抓好具体工作。”

“现在咱们是班子会，你是书记，我们坐在这里都是普通党员，所以还是得书记作指示。”唐斌懂得这是陆一明的“激将法”。“我给所有人都提出个要求，班子成员要结合所负责的具体工作，提出改革的思路，重要的是吃透上级精神，不要随意乱表达，不能没有得到上级文件乱发言。”唐斌的话语言简练，没有任何啰嗦。其实他口才不错，很多发言稿子都亲自撰写，这让党办秘书感觉到诚惶诚恐，寝食难安。

唐斌招手把党办的秘书叫到身边，叮嘱她把会前准备的材料分发给与会者。这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评论性文章，是会前他同陆一明共同选定的。唐斌说：“这篇文章可以从一个新高度来关注我们的改革。我们忽汗河地处东北，东北问题由来已久，基本快要‘落地生根’了，所以我们就要有刨根问底的胆量和勇气。我们一直在讨论‘东北现象’，东北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就是管理的体制和机制落后，这种情况成为阻碍东北电力企业发展的顽疾。这提醒我们必须抓住关键，找准重点，用新举措新思路达成共识，全面改革，治理顽疾，革除弊端！”

“对于改革，我们要临事不惧，沉着冷静。这里送大家一副对联吧，不知道是否符合改革的节拍。”唐斌继续说，“上联是‘既来之则安之’，下联是‘当为之而乐之’。总之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赵洁结束汇报坐在角落里，她真想把手机狠狠地摔掉。她突然恨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这些年了，总是让她在关键时刻难堪。赵洁索性把手机直接关掉。就这样，赵洁在会议室又神情恍惚地煎熬了一个小时，她的思绪似乎没有扑在眼前扣人心弦甚至令人高潮迭



起的研讨上。她心里清楚，电力医院的改革必然会推进下去，但是她也不耽心自己的职业生涯，毕竟自己有文凭且有经验。她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是痛恨握在掌心的手机，还是恨自己生日时为她送上生日礼物——新手机的崔小川。“啪”的一声响，掌中的手机滑落到大理石地面上。手机撞击地面的声音微不足道，但此时在这样庄重严肃的氛围中，却仿佛是一声巨响，几乎所有人都扭头注视着她。面对这样的场景，赵洁呆住了，刹那间，她仿佛浑然不觉。

会议结束，党委书记唐斌让赵洁到他办公室来一趟。当赵洁惴惴不安地进屋时，陆一明、王龙和早已在唐斌办公室等候了。唐书记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听王总提到你家庭的事情了，按理家庭问题组织不便参与，但是作为党员和中层干部，我们希望你们正确处理好家庭纠纷。我是崔小川在电力学校时的班主任，同时我们与他的父亲相识多年。崔小川有善良的品质，以及对待工作忘我的精神。”

其实，赵洁就是在等这样的台阶，自己才能妥协下来。在她的记忆里，永远不会忘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比如，每天清晨放在面前的两个鸡蛋、一杯牛奶，每次她都感觉自己在被幸福感撞击着。

走出电力大厦时，赵洁打开手机，手机信号充足，赵洁感觉到心中油然升起一丝暖意。赵洁握着手机坐在路旁树荫下的椅子上，她觉得愧对崔小川，开始后悔一个月前走进民政局时，她决绝的态度怎么会如此悲壮！

离婚后，赵洁没有主动和崔小川联系，她把常用的东西搬到闺蜜家里。但是内心深处，她是依然惦记崔小川的，她熟悉他温情的微笑，熟悉他大男孩般的举手投足，她熟悉他的体温和呼吸……这些都深深印在她的脑海中。每次都是崔小川主动打来电话，在电话里他就像是做错事的孩子。她知道崔小川正在耐心地等待她，等待着她的回心转意。于是她打通了崔小川的电话。

崔小川出人意料地大声嚷道：“你抓紧去市医院，我这里有患者！”

赵洁故作迟疑：“都已经离婚了，我为

什么要去那儿？”

崔小川大声喊道：“我师傅，县公司周班长！这些天，连续大雨，我俩在乡下抢修，遇到山体滑坡了，周师傅伤势严重，你快帮着联系医生啊！再晚，要出人命了！”

赵洁“腾”地从椅子上弹跳起来，她不想再听崔小川絮叨，她只是最后叮嘱一句：

“要镇定啊，不要慌！”便迅速拨通市医院重症科主任常青的手机。

兴隆县医院的救护车停到市医院正门，崔小川冲下车，他嫌医院推车速度太慢，索性背起周班长冲向电梯，他大声喊叫着“快闪开！快闪开！”重症室在市医院五楼最东侧，当崔小川见到赵洁已经站在走廊尽头焦急待时，他的眼泪瞬间掉落下来，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两条腿铅一般沉重僵硬，意念无法再拖动它们。在赵洁看来，崔小川的两条腿像石块在地上无力地拖行，他似乎已不能再挺直腰杆。此时，崔小川无力极了，他的两条裤管在滴着血，一头栽倒在赵洁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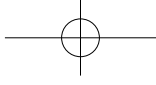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三天后，忽汗河市医院316骨科病房。崔小川醒了，首先他听到了时钟的滴答声。他慢慢地睁开眼睛寻找，是家里墙上的小熊挂钟，此时放在病床边的桌子上，这是儿子三岁时的生日礼物。赵洁牵着孩子正静静地站在床边。

崔小川突然想起在婚礼上，主持人问赵洁“你为什么要嫁给崔小川为妻”时，赵洁爽快回答：“他热爱电力，心眼好而且善良，有责任心，更有男人的气概……”

此时，崔小川和赵洁对望着，他们的脸上拂过丢失了许久的春风般的笑意……

高万红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专家高级研修班学员。出版有长篇小说《雪落忽汗河》、诗集《忘忧居琐事》。供职于黑龙江牡丹江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庄晓玮



洞底三天两夜

缪红芹

李胜男醒了。

她是被疼醒的。

醒来之后，她有点蒙：这是哪里？怎么一下子天就黑了？左边脚脖子怎么钻心地疼？全身上下哪哪都疼。

她试着抽动一下左脚，割肉般的疼痛让她倒抽了一口气，忍不住连声叫唤。她不敢再动了。周围一片漆黑，抬头向上望去，几米高的头顶上面，有一个圆形的斑驳的光影。歇了几分钟，借着微弱的光线，她试着伸手在身边摸索了一圈——略微有些潮湿的泥地上，铺着一些枯树叶。周围一圈是直上直下的“墙”，像井。

她想：这是哪里啊？是矿井吗？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是怎么到这儿的？我之前，之前干什么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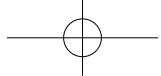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之前，李胜男是来巡线的。这是一次临时检查性巡检。

按照规定，除特殊情况及地段外，常规的电力线路巡检是一个人。事故巡线必须两人一组。但有一种例外，叫检查性巡线，就是灾害或事故发生后，为了预防那些仍在正常运行，而且线路保护等监控系统未发出任

何动作警示信息、没有次生灾害风险的线路受到灾害影响而进行的临时检查性巡线，在不影响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可以一个人巡。

一看李胜男这个名字，就知道她是个女的。可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她行事作风比男人还爽利，比男人还能吃苦，比男人还肯干重活。这不仅是因为她比一般的女人有力气，更主要的，她是一个独生女，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一个农民家庭的独生女。那个年代，讲究人丁兴旺，讲究养儿子顶门立户。可惜，胜男妈妈的肚子不管这些，自从胜男落地以后，它就再没隆起过。

一家子无奈地接受现实后，干脆就把胜男当小子养，不娇不宠不溺。小时候，她能爬墙上树，长大些能烧火做饭，能耕田耙地，好像她爹妈既生了个闺女，又养了个儿子。有一年，胜男爸爸在门前晒场边上栽下几棵香椿树，邻居吴良信不乐意了，说树长大了会挡了他家的太阳，带着老婆，带着两儿一女，吵嚷嚷急吼吼地非要把树拔了。胜男爸妈夫唱妇随，据理力争，人单势孤啊，眼见得就要败下阵来。十三岁的小胜男扭头奔回家里，操起一把镰刀冲将过来，立在爸爸妈妈的前



面：“谁敢拔树，我就砍谁！”居然把邻居一家五口给镇住了。唉，真应了那句老话：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就是这样的胜男，电校毕业后，刚分到东阳供电所时，老所长陈德才好心把她安排在营业厅里，可干了才一个月，她就急了。

“成天坐在柜台里，来个人就得点头哈腰赔笑脸。有活儿忙的时候还好，没活儿的时候也得那么直眉瞪眼地坐着，连个读书看报都不准，真真憋死人了。我要去干外勤，巡线，检修，爬杆子，我不挑，总比待在这屋里头干喘气不挪窝儿强。”她找到了老所长，噼里啪啦一通儿说。

老所长陈德才有些为难：“营业厅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多好。让你一个女孩子去爬电线杆子，你爹你妈不得找我算账？乡里乡亲的不得说我欺负你家人单势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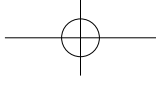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我保证，绝不会让爸妈给您找麻烦。旁人要是敢捣鬼嚼蛆，我吐他一脸唾沫星子，叫他少管闲事。”

就这样，李胜男成了东阳供电所，乃至盱眙县、淮安市唯一一名爬杆架线的女电工。这一干，眨眼就干了快三十年了。胜男的头发白了几根，可是干事的劲头一点也没减。那天，罕见的超强台风过境，狂风裹挟着黑雨扯天扯地刮了一夜、下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风歇下来，雨也渐渐停了，供电所现任所长陈小明，李胜男当年的同班加同桌，把所里的外勤人员全部撒出去，勘察灾情，摸清故障点。李胜男主动抢下了云山线的巡检任务。因为这条路线，她熟。

“熟什么熟啊！”

坐在洞底的李胜男，咬着牙恨恨地想。路熟怎么还能掉洞里了。“唉，也怪自己太矫情。”这几日正逢李胜男的生理期，她一路查看线路和电杆，跑得浑身冒汗，感觉身下一阵一阵地潮涌。不行了，得找个地方换一下卫生巾。她想着，走向右边茂密的树丛，高过头顶的除了槐树、楝树、泡桐树等，还有挤挤挨挨的、知名的或不知名的灌木，茅





草齐腰深，这正是挡羞遮丑的好去处，就算便秘蹲上仨钟头，都不会有人看见。

几分钟解决问题，李胜男站起身来，长舒一口气，觉得轻松了许多，准备往巡线的路上走。“噗噗噗，叽——噗噗噗，叽叽——”忽地，静谧的树林里传来几声奇异的叫声。胜男停下脚步，转身循着声音望去，杂树遮天，草木丛生，看不到什么活物。可是那忽长忽短的叫声还是时断时续地传来。生性好奇的李胜男忍不住，抬脚朝更深更浓的林中走去。突然，脚下踩着的几根枯树枝断裂，她“啊”的一声，一下就坠入黑暗中。在她看不到的树丛底下，两只刺猬被她的惨叫声吓得蜷缩起来。

她想起来，刚才巡线时，她被奇怪的声音吸引，不小心掉进洞里，或者是什么井里了。而且这个洞或者井好像被伪装过，外表看不出什么异样。可是，这里从来没听说有什么井、什么洞啊？她在身上摸索了一下，还好，背着的工具包还在。她从工具包里掏出手电，拧亮，照了照腕上的近电报警表，10点54分。她想试着站起来。“哎哟！”左脚撕裂般的疼痛让她一屁股又跌坐在洞底。她想：“这可怎么办呢？”

11点多，撒出去勘察灾情的电工陆续返回。每个人都把自己勘察的情况汇报给各自的班长，电线杆断了多少根，歪斜多少根，导线断了多少处，线路上倒伏树木多少棵。班长再把数据汇总报给所长。

“所长，我们班负责范围的情况基本摸清，只是，只是李胜男那条线，情况还没摸清。”

“嗯？李胜男不是重感冒吗？昨天还发烧呢！”

“是，是，她才刚退烧，嗓子还哑着呢，可她见大伙儿都去巡线了，就非要去，我这儿正好也缺人手，就同意了。可她到现在还没回来。”

这有点出乎陈小明意料。李胜男凡事不落人后，这次怎么回事？

“她人呢，到底什么情况？”

“她人也一直联系不上，电话不接，信息不回。”此时在洞底的李胜男处于昏迷之中。

落在洞外的手机不停地响着铃声。

陈小明蹙起眉头。他跟李胜男在小学是同学又同桌，初中时同班，后来又上的同一所电校，他比谁都了解她。失联，这不是她的风格。

“上她家里看过没？”

“没有。”

“现在就派个人去看看。别的人先吃饭。”

等大伙儿在食堂吃完了饭，去李胜男家找人的也回来了。见着所长在院子里等他消息，他大老远就举着胳膊，摇得跟落地钟的钟摆似的：“没有，没有，李胜男没回家。”不多一会儿，李胜男的爸爸老李头也赶了过来。虽然去他家的人没敢说出实情，可他爸随后就拨打了胜男的电话，发觉不对劲后，就紧跟着追到了所里。

这下陈小明更觉得不对劲了。他一边安慰老李头先回家等候找李胜男的消息，一边安排各班组马上行动，根据线路损失情况准备抢修物料，由副所长统筹组织现场抢修。他自己则带上个小年轻上山寻找李胜男。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陈小明遇事总把最坏的结果想在前头——主动而不盲动，积极而不冒进，乐观但绝不盲目乐观。这几句朗朗上口的话，他经常挂在嘴边。

东阳供电所一共有三十七个人，所长兼党支部书记，一个副所长，还有“三班四员”，就是营业班、运维班、抢修班，加上安全员、技术员、营业员、核算员，剩下的就是各班组的班员。除了接受供电系统的领导之外，地方上还要接受乡镇的领导，要跟“七站八所”中的土管所、税务所、派出所、林业站等搞好关系，更要与各家各户打交道。供电所是电网公司的基石，是电网建设过程中最前沿的先锋，是电力服务最末端的窗口。

面对庞杂的社会关系和繁重的工作任务，脑瓜里没有个二三十斤的智慧，是很难玩得转的。就拿陈小明曾参与过的特高压线路通道征地中最后一处迁坟的事来说吧——

“你们这些个该天杀的，竟然要刨我们家祖坟，这是要遭报应的呀！”磨刀涧村二



柱他妈突然躺倒在坟堆前打起滚来，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工人们也一脑门子的雾水——昨天不是答应迁坟了吗？

“柱儿他爹呀，我对不起你呀，让这帮人来祸害你，死了都不让你安生，让你们家祖宗十八代都不得安生，怪我无能呀，就让我也跟你去吧……”说着，二柱他妈竟真的把头一下一下地朝着坟堆上撞去。

这时，只见一个中等身材、头戴草帽的红脸汉子一个箭步跨上前去——他就是负责协助特高压输电线路施工政策处理的陈小明——他猛地扔掉头上的草帽，看都不看二柱他妈一眼，一下跪倒在坟前：“大哥呀，我对不住你呀！”

二柱他妈一下子被陈小明的举动搞得呆住了，停止了撞头，愣愣地看着陈小明。

“大哥呀，你走的时候我还在外地念书，没来得及送你一程。可是现在，我扎根东阳也半辈子了，为了这个事，我一天要往你家里跑八趟。你的音容笑貌，我看得比你活着的时候还要清楚。

“这个特高压工程，我要是不能把通道清理好，我就得下岗呀。我可是立了军令状的呀。家里有八十岁老母亲要养活，老婆又是个病秧子，文不能武不能的。孩子正念着书，买房、结婚，将来要花的钱多着呢。如果我下了岗，我这一家老小，日子可也没法过了。不如就让我陪着大嫂一块，跟着你去吧。”

看着陈小明一头一脸的汗水，熬得通红的眼睛，二柱他妈慢慢地跌坐在坟旁。

陈小明继续朝着坟堆诉苦：“大哥呀，我知道都是我的不对呀。这地方住熟了，你肯定是不愿意挪窝呀。这几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一闭起眼睛，就感觉你在我身边晃悠，感觉你要来抓我的魂儿啊。我想清楚了，这活着也是活受罪，不如今天，你干脆就把我带走了吧！”

“哎，你可别这样说，柱儿他爹可不是恶鬼呀，他不会害你的，他就是不想换地方。”二柱他妈啜嚅着。

“大嫂呀，我知道大哥是好人，你也是好人，你这都是为大哥好。可是你看，将来

这高压线要是架起来，100万伏的电压噼里啪啦地从大哥头顶上过，就怕大哥睡不了踏实觉喽。”

“你说的是真的？”二柱他妈半信半疑。

“是啊，而且我们为大哥新物色的地方，后背靠着青山，眼前看着绿水，那真是个好地方，对儿孙后代都是好的呀。”陈小明轻声慢语道。

“大兄弟啊，咱乡里乡亲的，你可不许骗我。”二柱他妈说。

“真的，不骗你。”陈小明一本正经地说，“就算没什么伤害，可是100万伏的电压整天在头顶上窜来窜去的，总是不踏实的。将来要是大哥有意见，肯定会怪你的哟！”

“真的？尽瞎扯，人死了啥都不知道了。”二柱他妈自知失语，又道，“可是，这那个地方得花不老少钱呢，得请人帮忙，得重买骨灰盒，还得请阴阳先生，咱哪有那闲钱……”

陈小明拍起胸脯：“大嫂，我知道你家人丁单薄，这个我们都想好了，绝不劳你动一个手指头，不让你花一分钱，不让你操一点心，我们都办得妥妥的。一切事情办停当，还有补偿款，还得让你有富余。”

二柱他妈沉思了一会儿，又跪到坟前：“他爹呀，你也听到了，看到了，小明兄弟，不，陈所长心意太诚了，家里都跑了十好几趟，今天呢，这都给你跪老半天了。要不，咱就挪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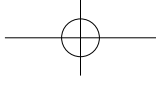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你看你看，大哥也没意见。”陈小明趁热打铁，“大嫂，这日头太毒了，你先回家歇着，剩下的事，全交给我，包你满意。要是有一丁点儿办得不周到的，我向大哥负荆请罪。”

看着二柱他妈渐行渐远的身影，陈小明一屁股瘫倒在坟前：“我的妈哟，亲爹死了都没这么跪过，差点搭进半条命去……”

就在陈小明带着小年轻王梓上山寻找李胜男时，已经苏醒过来的李胜男正歪在洞底干急无法。

她浑身疼痛，满心懊悔，急火攻心。

正是这排查故障的节骨眼儿上，怎么就



出了这个事。所里还等着自己这边的情况呢，这不是关键时刻掉链子嘛！她伸手到上衣左边口袋里摸手机。她习惯把手机放在左边，方便。可是没有。她有点心慌，赶忙摸向右边的口袋。还是没有。摸摸裤子口袋，没有。这时天已经全黑了，黑暗中她感觉自己的手心在冒汗。她连忙摸索着打开随身背着的工具包，又摸着手电筒，打开，一道强光顿时现在眼前，在黑暗中有些刺眼。她带的这个手电筒不但光线超强，而且强力聚光，射出去的光柱有鸡蛋黄大，五十米开外再看，光斑也就脸盆大。电池耐用，一两个月才充一次电。

手电一亮，这次，她仔仔细细地打量起四周的情况。

这里很像井，但又不是井。她对农村的井熟悉得很。井里面一般会用石头或砖头围砌起来，这里没有。说它是洞吧，那肯定不是天然的，上上下下虽然不算平滑，可也明显是人工挖凿而成。“哪个缺德带冒烟的，在这荒山密林里挖狗头金哪？挖得这么深，也没个围挡，也没个标记，这不是活活坑死人嘛！”

她借着手电查看自己的伤情：两只手上好多划伤，血迹未干。指甲里满是土，可能是下坠时本能地乱抓，从洞壁上抓的。厚厚的工装裤被撕开一条长长的豁子，露出腿肚子上的几道口子，不过还好，划得不深。最疼的是左脚脚脖子，肿胀得发亮，一动也不能动。还有就是她的头也晕得厉害，像喝了半瓶酒似的。“幸亏戴了安全帽，不然脑袋能开瓢呢！”她一边嘀咕一边想。

“手机呢？”李胜男用手电在洞底找遍每一个角落，还是没有手机的影子。“难道是摔下来的时候，手机掉到外面去了？怎么办呢？”她仰头往上看去，估摸着离洞口有两层楼高，洞壁没有什么东西能攀爬的，光靠自己肯定是上不去了。

“救命啊！”她试着张嘴叫喊，“救命啊！”可是光张嘴出不了声，就像嘴巴被捂了一床棉被似的。唉，她给忘了，这几天她正上火感冒，火气直往咽喉冲堵，今早起床，

就发现嗓子几乎彻底哑了。

“完了完了完了。”她使劲清了清嗓子，“救命……”可是没有用，她伸手捏住脖颈，上下揉摩着，想要疏通疏通。“救命……”一切都是徒劳。她有些气馁地垂下手，歪身靠在洞壁上。这时候，那只垂下来的手又碰到了背着的工具包。她像抓着救星一样，又打开工具包，把它掉个个儿，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儿地掉落地上：一个扳手，一把起子，一把电工刀，一把斜口钳，一卷绝缘胶带，一个手机移动电源，一瓶矿泉水，一根火腿肠。她喜欢在包里带根火腿肠，是准备随时喂给向她撒娇蹭吃的流浪猫的。“这回说不定，就靠这根火腿肠救命了。”

她把火腿肠小心地装进工具包，又抬起手电，再次仔细地察看自己身处之地。

这确实不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地洞，洞壁明显是用铁锹或铲子之类的工具挖凿而成的。洞深能有个六七米，上下几乎一般粗。她坐在洞底，腿伸不直，只能曲着，估计洞的直径不到一米。“这是什么洞啊？挖它是干什么的呢？”她想通过分析洞的来历，来判断近期会不会有人来洞里查看。

如果是猎人设下的陷阱，一般过个两三天，甚至隔天就会有人来，看看有没有野兽中招。可挖得这么深，不像是陷阱。真要是掉下个獐子狗獾什么的，这么深的洞，那也不好弄上去啊。应该不是陷阱。那是挖井的？应该也不是。村里人挖井，要么是在自己家房前屋后，最多的是在自家院子里，打一眼小井，吃用方便。如果是灌溉庄稼用的，也不会在这山上打，应该到庄稼地附近打呀，更何况，山上位置高，也不容易打出水来。不是陷阱，也不是水井，那是什么呢？绝对不是开采石头，也不可能是挖地窖，因为这里没有住家，地窖也用不着挖得这么深。难道是，要挖什么宝藏的？或者是盗墓的？

听老一辈人说过，现在这个东阳乡，在古代是个古城，相当繁华，也是达官贵人云集的地方。达官贵人死后，有很多值钱的陪葬品，不时就会有村民捡到一个破罐子、一块残瓦片，还有铜钱铜镜之类的。不过那些东西都



不值什么钱，不值当花这么大劲头挖这洞吧。

“唉，你掏古墓没掏着死人，倒把我这个大活人给困住了。哼，要是让我逮着，先打你个紫罗兰万年青，然后再打110。”想象着自己生擒盗墓贼的英雄事迹，李胜男竟不自禁地嘴角微扬。

慢，慢，别做美梦了，自己能不能出这洞还两说呢。想到这，李胜男刚刚微扬的嘴角一下又垂了下来。

“这是一个盗洞的可能性最大。假定我分析正确，这是一个盗洞，那么，应该还会有人来，还得继续往下挖。他还没挖到宝贝呢。”

一想到这儿，李胜男对那个或者那几个未知的盗墓贼，竟然期待起来：最好今夜就来，我可不想待在这个鬼地洞里。等盗墓贼来了，把我当成一具古尸一拖上去，我就给他来个诈尸，我吓不死他！

“我们沿着李胜男巡线的路线找。”一边说着，陈小明一边掏出手机，拨通了李胜男的手机。“滴……滴……滴……”还是无人接听。“手机还通着，我们一边走一边打，说不定能找到手机。找到手机，也就找到人了。”

他们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喊着李胜男的名字。不一会儿，两个人都觉得身上微微出汗。陈小明敞开衣襟，又掏出手机，拨出李胜男的号码。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哎，怎么回事？刚才还能打通的手机怎么就关机了？肯定没电了。跟她说过多少次，外出巡线，手机一定要充满电，要带着移动电源。每次她嘴上都答应得好好的，可你瞧瞧，结果怎么样？我们联系不上也就算了，这成天关机，用电客户联系不上她，这不是砸供电所的牌子嘛！”陈小明忍不住埋怨道。

“所长，这回你可错怪我师傅了。她上山是带了移动电源的。她自己的电量不足了，特意要了我的带上的。”一起来的王梓是李胜男的小徒弟。听到所长埋怨师傅，他忍不住解释。

陈小明不由得停下脚步，盯着王梓愣神。

“我说真的，我没偏袒师傅。”王梓被盯得有点发毛。

陈小明的眉头又紧了紧。“会不会是手机又掉了？”这让他想起那次李胜男手机掉进粪坑里的糗事儿。

那是去年三月的一个早晨，春风轻柔地掠过大地上的山水花草，也掠过云山村大沟埂上新栽的一排排大叶柳。

八点多钟，李胜男骑着摩托车路过大沟埂时，见云山村的周老倔大爷挑着两个水桶，在前面颤颤悠悠地走着。

“周大爷，家里不都有自来水了，怎么还又挑上水了呢？来来来，我帮您挑。”李胜男虽是个女人，可劲头不小，又热心。她停下摩托车，熄了火，抢过周老倔的扁担扛在了自己肩上。

“好好好，真是好孩子。我这挑水可不是家里吃的。这不，在大沟埂上，昨天我栽了些大叶柳，今天给浇点水。”

“大沟埂上？栽树？”李胜男疑惑地放下水桶，望向大沟埂。

“是啊，这大沟埂啊，是我刚承包的。埂上从没种过粮食，土质好着呢。栽上大叶柳，只要不让树缺水、生虫，三五年就能长成材，一棵树能卖个五六百块呢！”周老倔也望着大沟埂，好像看见埂上栽着一排排花花绿绿的票子，风一吹哗哗地响……

“不行不行不行，大爷，大沟埂上是不能栽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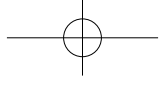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咋不能栽，我包的地，我买的苗，碍着你什么事？”周老倔瞪圆了眼睛。

“大爷您看，”李胜男指着大沟埂上那一溜电线杆子和线路，“那埂上有电线呢，等树长高了，挂到电线上，那是要出大事的！”

“那不关我事，谁让你们电线杆子栽到我地里的。”

“大爷，话不是那样说的。这电线杆子是老早架的，您这地是刚承包的，凡事都得讲究个先来后到不是？您这树啊，得移走。”

“我不管什么先来后到，这树我既然栽上了，就不可能移走，谁也管不着。”周老倔说着，气鼓鼓地抢过胜男手里的扁担，挑



着水吭哧吭哧地向大沟埂走去。

李胜男不死心，跟在周老倔身后：“大爷，您看看，树上面是离地十米多高的高压线路，大叶柳长得又快，三四年就能长到二三十米高。我们电工有句话，‘风在刮，雨在下，就怕报修来电话。’为什么刮风下雨就停电？好多都是因为树枝被刮到电线上，有的甚至倒在电线上。电线压断了事小，万一有人触电，那可是人命关天啊！这树，真得移走啊。”

“移走移走，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得倒轻巧！这三百棵树苗，是我花七百五十块钱买的。我们老两口昨天栽了整整一天，腰都累断了，今天刚来浇水，你说移就移，你算哪根葱？”周老倔急赤白脸，反过来质问李胜男。

此时两个人前后脚已走到了大沟埂上，周老倔的老伴张桂兰站在埂上，拿着水瓢，正等着周老倔，准备给新栽的大叶柳树苗浇水，把李胜男的话听了个八九分。

“老头子，人家说的也在理，怪我们昨天没留神上头的电线，唉，白忙一天。要不，咱看看这树能往哪移移？”

“移什么移？我说话算数，谁也不能让我把树苗移走。这是看我们儿子不在家，老两口好欺负不成？说不移就不移，我看谁敢动。”周老倔斩钉截铁。

“周大爷，您消消气，我到后庄还有点事，回头再跟您细说啊。”李胜男见周老倔的轴劲儿上来了，不便多讲，就找个借口先离开了。周老倔一肚子气没处撒，水也不想浇了，扔下扁担，背着手嘟嘟囔囔地往家走。

回到家后，周老倔倒头就睡，老伴喊他吃午饭也不起来，一直睡到晚上七点多钟，感觉到腰酸背痛时才下了床。刚走出大门口，就听老伴张桂兰叫他：“老头子，老头子。”

“嘘嘘吵吵的干啥，就不能让人消停一会儿。”周老倔有些不耐烦。

“你睡得倒自在，咱家电线都被拉断了，你快看看。”张桂兰抱怨道。

“啊，谁干的？我找他去。”周老倔一听，气不打一处来。

“后庄马二毛，刚才他那个拖草的车子

拉断的。你快打那个，那个修电的电话，不然今晚就要摸黑啦！”

“我不打。”周老倔手一甩。

“又犯什么病啊？”

“这片修电的不就是李胜男吗？上午她逼我移树，被我冲了一鼻子灰。现在让我打电话求她？我才不呢。再说，就算我打了，她也肯定不会来的。我就算摸黑，也不打这个电话，说不打就不打。”

“又犯倔病了，估计你这病这辈子是好不了了。你不打我打，你愿意摸黑我可不愿意。”张桂兰慢腾腾地走到电表箱跟前，按照上面贴的号码打通了电话：“喂，我家电线被人撞断了，能麻烦你来修修吗？”

“大妈，我一会儿就到，您莫急啊。”电话那头是李胜男的声音。

大约十来分钟后，一辆黄皮卡车开了过来，李胜男带着小徒弟王梓一同下了车。

“周大爷，我又来了！”李胜男一边从报修车后厢斗里扛下梯子，靠在电表箱旁边的墙上，一边热情地和周老倔打招呼，“您老别急，一会儿就能修好。”

“麻，麻烦了。”见到李胜男来得这么快，周老倔有点意外，也有点不好意思，说话显得底气不足。

不一会儿，师徒二人就接好了接户线。合上家用漏电保护器后，灯是亮了，细心的李胜男却发现，那灯光还是昏昏暗暗的。她不放心的，于是又检查起了室内线路。

“咱家这房子接上电有三十年了，电线太老了，经常出问题。今晚我不给你打电话，是因为移树那个事儿，我态度不好，怕你们不肯来。”见李胜男师徒忙个不停，周老倔觉得过意不去了。

“大爷，您想多了，报修是报修，移树是移树，两码事。”李胜男一边和周大爷聊着，一边跟王梓检查室内线路。很快他们就发现，室内线路太细，而且老化严重，甚至还有几处破损，必须尽快更换，否则一旦夏季用电负荷上来，还会出故障。

“大爷，您家里这电线又老又破，得换啊。再不换容易出事儿。”



周老倔的笑脸上顿时晴转多云，显出为难情绪：“唉！我儿子、儿媳妇都在外打工，过年都不一定回得来，我又不识电，这可怎么办呢？”

“大爷别担心，我来开个材料单。您明天上午到集市上把材料买回来，下午我们帮您弄，不收您钱。”

黄皮卡走后，周老倔躺在床上，眼望着电灯泡，回想起上午在大沟埂的情形，心里感觉不是滋味，翻过来掉过去地睡不着：“人家这么仗义，咱怎么能……唉。”

第二天，周老倔买回材料，李胜男带着王梓如约而至，忙活了一个下午，把周老倔家里的电线全部换成了新的。

“你们这服务，没话说。”周老倔望着墙上整齐崭新的电线，感动地说：“都怪我死脑筋，给你们的工作添麻烦了，回头我就去移树。”

“您老也别忙，明天移不晚。还有啊，您二老腿脚也不方便，每次交电费还要往供电所跑，怪累的。现在能从手机上交费，我给您老弄一下吧。”说着，李胜男伸手跟周老倔要过了手机，可是一看，老年机。“嗨，我忘了，您这老年机没有这个功能。”

“那让我儿子弄，你给他打个电话。”

“对对。”说着，李胜男伸手掏手机，可是刚才还在口袋里的手机却不见了踪影。“奇怪，掉哪去了呢？我也没挪窝儿呀。王梓，你打一下。”

“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电话一通，远远传来那熟悉的铃声，竟然是从周老倔家屋里的茅房里传出来。等李胜男循声找过去，却发现自己的手机正半截支棱在外面、半截插在茅房的秽物上呢。

那手机还是个八成新，弃之可惜，留之又恶心，还不能用水直接冲洗。啧啧，最后是擦了又擦，再用电风吹了半天，又喷了几次花露水，才算了事。李胜男那阵子常被所里的同事取笑：“可别再把手机弄掉了啊，太费花露水！”

陈小明想，难道这一回，她手机又掉了？

她回山上找去了？“李胜男，李胜男……”

李胜男不想坐以待毙，哪怕有一线希望也不能放过。

她又举起手电，对洞壁挨着照一遍。洞壁是坚硬的泥土，又高又陡，硬爬肯定没戏。可如果在洞壁上凿出一排凹槽，然后踩着凹槽，说不定能爬上去。

想到这儿，她一件一件拨弄着那几件工具，随后拿起了起子。一下，两下，她用力地凿挖起来。不挖看不出来，这一挖才觉出，这墙土怎么这么硬呢？既不像红泥土的黏，也不像黄板土的细，一副灰不灰、白不白的样子，死结实。“这土，就好像，就好像盱眙县城里那段宋代的老城墙。听说那墙是黏土里兑了草筋和石灰，用糯米浆和的，千年不腐，万年不倒。不可能，这大云山里又没有城墙。挖不动可能是我受伤了没劲儿。”想到这儿，她听到肚子叫了一声。早上七点钟吃的那碗蛋炒饭，早已在胃肠里烟消云散。幸好还有根火腿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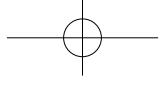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她用电工刀割开火腿肠的一头，撕开，沿着包装线向下拉到底，剥出一根完整的肠子。她家里养了两条小狗，一只叫泰迪，叫卷毛，有时干脆就叫毛毛；另一只是不知什么品种混血的串儿，叫小宝。她给它们起名叫“宝毛组合”。“宝毛组合”最爱的零食就是火腿肠。所以她剥火腿肠就像剥电缆线一样地熟练。她可真饿了，一张口咬下去一大截，真香，难怪小宝和毛毛都那么爱吃。再来一口，正嚼得起劲的时候，她突然停下。

“不知道要在这洞底待多久，吃光了，后面可就没有了。”她改狼吞虎咽为细嚼慢咽，嚼得越细越好，这样才会全部被身体吸收，才不会浪费一丁点儿。“不能吃完，得留着点。”她把剩下的半截火腿肠重新塞回塑料皮纸，揣进工装左胸前的口袋里，又拧开矿泉水，抿了一小口，咂摸一会儿，又抿一小口，拧上瓶盖。

正在这时，她仿佛听见头顶上有细微的沙沙声。

她竖起耳朵，是有，很慢，很轻。

是不是有人来了？



她赶紧用双手撑在两腿上，使劲仰着头，睁大眼睛，用沙哑的嗓子喊着：“救命！救命！来人哪！”声音虽然不大，可她不肯放弃，依旧一声一声地喊着。

就在这当口，一小团黑影从头顶直奔眼前而来，正砸在她大张着的嘴上。“呸，呸。”她本能地手抓嘴吐，“什么东西，冰冰凉凉的，癞不咕粗的。”她抓起电筒一照，差点没把魂儿给吓飞到洞外去。一只癞蛤蟆就掉在她腿边，正笨拙地翻过身来。她抓起扳手狠劲地砸过去，一下，两下，三下……看着不再动弹的癞蛤蟆，她心里又有点可怜它：“老话说的，癞蛤蟆趴脚面上——不咬人疼人。谁叫你往这儿跑的。就是我不打死你，你爬不上去也是个井底之蛙，迟早也得饿死。”她用扳手又把死蛤蟆拨弄得离自己远一点，再把工具包扔过去盖住，才靠在洞壁上喘起粗气。

她想起小学五年级时，课堂上，老师出了一道有趣的算术题。一只青蛙掉到井里，这口井深十一米，青蛙白天能爬上去三米，夜里滑下去一米。问：青蛙第几天能爬出井来。同桌陈小明心算很快，马上把手举得老高，还没等老师点到他名字，就迫不及待地站起来说：“六天，第六天青蛙能爬出来。”老师抿嘴一笑：“你确定是第六天？”陈小明自信地说：“白天爬三米，夜里滑一米，等于一天能爬两米。十一米深的井，五天爬十米，第六天爬完最后一米。”陈小明信心十足地盯着老师。

“不对，第五天就爬出来。”李胜男也忙不迭站起来纠正。

“不对，是六天。”陈小明扭头，瞪着眼睛反驳。

“一天爬两米，四天爬八米，第五天再爬三米就爬出井了，不会再往下滑了。所以是第五天爬出井来。”

从那以后，陈小明对李胜男的态度有了转变。他悄悄擦去了画在课桌中间的分界线，也没再往她文具盒里放过蚯蚓、蚂蟥、洋辣子。甚至有男同学招惹李胜男时，陈小明还会站出来。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因为李

胜男并不是好欺负的类型。

想起当年老师的夸奖、同学的赞同，黑暗中的李胜男忍不住咧嘴一笑：“唉，我要是能像青蛙那样多好啊，每天爬三米滑一米的，好歹有个盼头。”

想到这儿，她不由自主地望向那个盖在工具包底下的癞蛤蟆，不觉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她赶忙扭过头去，紧闭住眼睛，又感到一阵晕眩，耳朵里还嗡嗡的，仿佛听见陈小明的声音：“李胜男，李胜男……”

“李胜男，李胜男……”可不是陈小明在喊么！可惜洞底的李胜男感到头晕乎乎的，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陈小明跟王梓一前一后，随着10千伏云山线的起伏，忽而爬上山顶，忽而溜下山坡。大云山莽莽苍苍，虽然不是这片丘陵地区里最高的山，却是这里面积最广、植被最茂密的山。山下的东阳乡是秦汉古城东阳郡的遗址，曾是西汉时的侯国，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在古东阳城遗址东南方向，传说有一片古墓葬群，时常挖出古墓。出土的棺木大多数为楠木，墓里面还有古代陶器、铜器、铁器、玉器和银器，甚至还出土过极为罕见的星象木刻图。

大云山就像是东阳古墓的一个巨大屏障，护佑它历经世事变迁，坐看风云变幻。可是大云山对于电力施工人员来说，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云山新架电力线路那会儿，山上没有路。汽车开不上去，挖掘机开不上去，起重机开不上去。十二米的电线杆是怎么运上山的？条件好的，电线杆的一头系上绳子，一头套在水牛身上，牛在前面拉，牛后面跟着两个人，把电线杆的这头抬离地面，后半截顺着地拖着走。没有牛的时候，运一根电线杆要二十个人左右。电线杆子上套上一组绳套，每个绳套里都穿进一根扁担，二十个人分站在电杆两侧。随着领头的一声“起”，二十个人一同发力，绷紧，挺腰，立背，一根超过两千公斤的水泥杆子被稳稳地抬了起来。

途经大云山的电力线路大约八九公里，



总共需要电线杆一百六十根。一组人员一天只能抬个十几根，光抬杆子就要将近十天时间。这时候，电力施工人员不分技术工种，大家伙儿一起上，能早抬几根，就能早一天架线，早一天送电。一天杆子抬下来，肩膀磨红了，腰背累酸了，就连站着解个小便，腿肚子都打哆嗦。

在这样的密中立杆架线不容易，找人更难。放眼望去，除了巡线工踩出的一条隐约可辨的土路外，都是茅草、荆棘、杂树，高高低低挡住视线，拦住脚步。

“陈所，刚才我们要是带个镰刀来就好了，还能砍出一条路来。”走在后头的王梓一边抹汗一边说。

“谁说不是……”陈小明话没说完，他的手机响了。

“喂，是陈所长吗？我是吴晓庄你刘大爷啊。我家的电跳了，打电话给胜男，她怎么关机了呢？这大热的天，冰箱里还有肉呢！”

“噢，刘大爷，您放心，我马上安排人去看看，保准您的肉，噢不不，保准您冰箱里的肉——坏不了！”

“好好。呃，胜男她，她没啥事吧？她可是从来都不关机的呀。”

“没事没事，胜男的手机可能坏了，她没事。您老放心吧！”

撂下电话，天已经擦黑了。陈小明心想，胜男呀胜男，你可千万不能有啥事呀！他转身对跟在后面的王梓挥了挥手：“走，天黑了，咱先回去。说不定李胜男现在能回家了呢！”

“家里不知怎么样了。”洞底的李胜男悠悠地醒转过来，全身仍然很疼，两条腿和屁股被潮湿的洞底冻得冰凉，靠着洞壁的后背也是一样。“爸妈肯定很着急，四海还在铁佛乡，周六前回不来，应该还不知道我的事。牛牛已经大二了，也不像大一时总往家里打电话，但愿他这几天也别找我。只是爸妈这头……”一想到爸妈，李胜男心头涌起一阵愧疚。

爸妈只生了她这一个闺女，是当男娃养的。本来地里的农活儿她是样样不差，真能替家里分担不少。可是自打她进了供电所，

家里的事情就很少能顾得上了。丈夫周四海跟她结婚后，很快就交流到离家五六十公里之外的肖嘴供电所当所长，后来又辗转去过桂五、铁佛供电所，也没有发挥出“一个女婿半个儿”的作用。直到儿子牛牛渐渐长大，才给胜男的爸妈添了一个小帮手。寒暑假时，看着少年初长成的牛牛跟在他外公后面帮忙，胜男的心里既安慰，又歉疚。

“唉，将来儿子找对象，可不能找个像我这样的喽！”

记得那年，县供电公司搞了个主题征文比赛，主题是写一写电网员工的苦乐甜酸。李胜男竭力怂恿四海参赛，四海却一连串地“说不去”。胜男呢，小时候曾经做过作家梦，虽然后来干了电工，可仍时常调侃自己是一个“不再年轻的文学青年”。见四海不肯参赛，她就自己动手，以一个男人的口吻，写了一篇《找老婆千万别找女电工》：

找老婆，千万别找女电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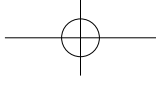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为什么？不要急，听我数落一下女电工“七宗罪”——

假如她是一个女调度员，那她就要三班倒，就要值夜班。一年365天，起码有100天你得独守空房，你得自己焐被窝，却眼睁睁由着她与别的男人“共度良宵”，好不难受。

假如她是一个女设计员，那她就要跑现场，风吹日晒雨淋，再不会有娇嫩白皙的脸蛋儿。另外，下乡一跑，是跑到哪儿，就凑合在哪儿吃点，根本不可能回家给你买菜做饭了。

假如她是一个女抄表工，那她起码要管着几百户的抄表收费，虽然现在很多小区都用上了集中抄表系统，可还有好多散户要挨家挨户地跑，也要打好多电话催费。回到家，她腰酸背痛腿抽筋，外加一肚子苦水，喷你一身。

假如她是一个女检修工，那她就是一个女汉子、女英雄。她也会跟男人一样爬杆、架线，那她的胳膊腿儿一定很有劲儿。要是哪天你俩不对眼儿了，你摩拳擦掌想比划比划，哼哼，小样儿，可有你受的。



假如她是一个女安全员，那她一定要到处安全检查，她一定爱挑刺，会经常扣人家钱、发通报。那一定会得罪不少人，说不定呀，背地里人家给她起个外号“难缠货”，会有人骂她，骂她全家，骂她祖宗十八代。这其中，自然也有你的份。

假如她是一个女营业员，那她每天要面对形形色色的客户，大家都想一步到位，她却要这手续那资料。嘴皮子磨破，有时还会被误解、遭斥责、挨投诉。还有，她必须始终处在全方位探头的监控之下，就算没有业务，也只能干坐着发呆，不能读书、看报、玩手机、照镜子、打瞌睡，甚至不能跷二郎腿。这一天下来，她再也没有心情与你耳鬓厮磨、缠绵缱绻了。

哪怕她是一个电网女秘书，她也不一定像传说中的女秘书那么漂亮、那么温柔，她经常要加班写材料，是没有时间辅导孩子作业的。写材料找不到灵感，是会失眠的，会焦虑不安的，甚至是会发飙的。

其实，娶女电工的坏处，岂止这七条。不过也有一条好处，就是她会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时间小资，穿衣打扮很朴素；没有空闲理财，工资奖金全上交；生命顽强好养活，五谷杂粮从不挑。特别是，不会像有些女人那样，有大把的时间查你手机，翻你微信，整天缠着要你陪。

只要你不犯法，不违规，不花心，不败家，随你怎么折腾。

写好之后，她把落款写成“周四海”，把稿子投给了工会办公室。结果，这篇文章竟然获得了征文一等奖。直到工会办公室通知领奖品的时候，周四海还一脑门子的问号。

说起周四海，其实他对李胜男的“不顾家”还真没抱怨过什么。他自己又何曾顾过多少家呢？都是在供电所干，对上级的目标、对所里的事务、对百姓的需求，都一样，是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数。他们并不是不顾家，实在是顾不上啊。

今天上午，周四海刚刚起床，手机就响了。一看是岳父打来的，他赶紧接通。

“不得了不得了，胜男不见了，一夜没回来。你快回来，快回来找去。”老爷子语速又急又快，说得不清不楚。好容易劝慰了一番，周四海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

“可是爸，我这几天正是创建‘中国最美供电所’的要紧关头，回不去啊。我想胜男她说不定因为什么特殊情况耽搁在外面了。要不这样，您二老安心在家等着，我跟那边的陈小明通个气，请他多带几个人手，再上山好好找找。胜男她这么大个大活人，人熟地不生的，不会有啥事的，啊！”

话虽这么说，周四海心里不免也有一些担心——一夜未归，会不会是失足摔着了？还是碰到野兽了？不过大云山最大的动物就是獐子，那也不是食肉动物。老早之前有过狼，可是早就绝迹了呀。不会是台风刮断了电线，胜男被电到了吧。可是以胜男那种时刻把安全“挂在嘴上、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的行事作风，应该不会。

周四海清楚地记得，李胜男曾经跟他讲过她一桩惊心的“未遂事故”。

那是胜男刚到线路班有小半年那会儿，她自我感觉已经是立杆、架线样样行。她的班长虽然是个大老粗，文化水平不高、说话像炮筒子，可是对现场安全管理从来是说不二、丝毫不让。不管你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只要违反了安全规程，他说话都冲得人站不住脚：“不戴安全帽，你找死啊！”“连个安全措施都写不全，吃干饭的！”句句话都能噎死人。这让李胜男不能忍：“批评我可以，骂骂咧咧可不行。”

班长却说：“我骂你是对你负责任，轻声慢语你能长记性？”

“喊，当个小班长就张口骂人，要当了‘老总’那还不挥拳上身！”

“‘老总’我是当不成，可既当了班长，说话你就不能不听。”

就这样，你一句我两句的，一场纷争以不欢而散告终。但是李胜男心里那口气，却始终咽不下去。

那天在抢修现场接线，李胜男安全帽带子又没系紧，松垮垮地挂在耳根后面。谁想



好巧不巧，又被在现场巡查的班长撞见，便当即揪住不放，非要她立即马上系好、系紧了不行。

李胜男看着班长脸红脖子粗的样子，只好把带子系系紧。系是系紧了，心里却不服：小题大做，多大点事儿，值得那么较真儿。

她登杆，接线，紧线，一切都那么顺利。干完活儿，等双脚落了地，她心想：今天就算大功告成喽！

可突然，胜男的脑袋“嗡”的一声，好似被打了一闷棍。原来是邻杆导线没系结实，高空甩过来，正击中她的头顶。手指头粗的钢芯铝绞线啊，那甩过来的力道不亚于“九节钢鞭打昏君”，如果不是安全帽系得紧，那后果肯定……说起此事时，胜男长叹一声：“唉，阴沟里差点翻了船，多亏了班长提醒，要不然我小命不保。”

从此，李胜男对执行安全规程再不敢有半点马虎，对班长也是感激涕零。可感谢的话她说不出口，只是大咧咧地说：“班长，以后违章你尽管骂，保证不跟你闹。”

班长的回答她至今不忘：“你们骂我也没关系，总好过出了事故听哭声。”

后来，在老班长退休的送别宴上，李胜男实实在在敬了老班长两大杯啤酒。

这一夜真难熬。

李胜男第三次拧亮手电，照向报警表，7点20分。她算了算，掉下来有二十个小时了。距离昨天的早餐超过一天一夜，距离上一顿那半根火腿肠也有十来个小时了。

肚子饿得前心贴后心，可那半根火腿肠在她手里攥出了汗，还是没舍得打开。她不知道自己会在这洞底待多久，这半根火腿肠得留着续命。她的脚肿得越来越大，让她不得不脱下一只鞋——“又是左脚”，她恨恨地嘟囔道。

她想起那年早春，她跟着师傅老郑一块巡线，不知不觉太阳就下了山。不巧得很，偏偏李胜男把左脚给崴了，一瘸一拐的走不了路。老郑见此情形，眉头一皱，让胜男把工具照看好，他去附近村里借辆自行车来。可是老郑前脚刚一走，一个黑影出现在不远

处的麦地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各种不祥的画面、叫人害怕的词语，在她脑子里乱窜。月黑风高杀人夜，胜男顿感冷飕飕、心慌慌，身上的汗毛就要站起来。不知这黑影鬼鬼祟祟想要搞什么鬼名堂。

胜男猫腰屏息，细细端详，只见那黑影停在了西边那根刚刚竣工、还没投运的电线杆旁。他左看右看，见四下无人，顺手从背包里掏出一双“月牙儿”，咔嚓两下套在脚上，身手那叫一个敏捷，噌噌噌，很快就爬到了电线杆的半中央——原来是个贼，想偷电力导线的贼。

李胜男想，如果等师傅回来，怕这贼已经完事开溜；可不等师傅吧，凭她一个人估计不是贼人的对手。左思右想，她急中生智，掏出自己和师傅的手电，一齐射向那电线杆上的黑影，粗着嗓门大喊：“大胆蠢贼，敢偷电线，我们兄弟几个恭候你多时了。”

那黑影做贼心虚，手忙脚乱，一下子脚钩脱了扣，狠狠地摔在了地上，直摔得他哎哟哎哟起不来，李胜男乘势上前，用电线三下两下把他捆住，一时竟忘了脚上的伤痛。等蠢贼看清楚抓住自己的只是一个黄毛丫头时，他的手脚已经被捆绑得不能动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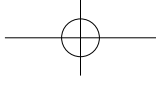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可是刚刚绑好，胜男觉出不对劲，身后又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胜男暗想：不好，贼人肯定有同伙，莫非我命中该有此劫。

她来不及多想，左手抓起一把泥土，右手再次握紧手电，准备故伎重施，谁料电光一照，嘿！她又惊又喜，来人却是推着一辆自行车的师傅老郑。

事后，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当时你真的不害怕？”李胜男答得特别真实特别豪爽：“怎么不怕，虽然我平时胆子算大的，可那个时候心里还是有些不安的。没有人的时候细细思量，如果不是师傅及时赶到，如果那蠢贼没有摔伤，凭我一个人冒冒失失地冲过去，那后果也真是不敢细想。”

“要是以后再遇到这事儿，你还敢冲上去吗？”

面对记者的追问，李胜男毫不犹豫：“为了国家集体利益，再遇到这样的蠢贼，我还



得抓，绝不往后缩。”

记者也采访了那个盗窃电力设施的盗贼：“你现在心情怎么样？”贼人神情十分沮丧：“实在没想到，能栽在个黄毛丫头的手上。”

电视上一播出，李胜男孤身擒贼的事迹一时传遍盱眙，全县竖起半城大拇指。

想到大拇指，李胜男的大拇指又按了按那半根火腿肠，终于，她挡不住饥饿的折磨，慢慢剥开火腿肠包装纸，送到嘴边。“与其现在就饿死，不如先吃了再说，说不定今天就有人发现我呢！”她一边吃一边抱怨，“唉，陈小明肯定在组织抢修，可是抢修归抢修，你也招呼两个人来找我呀。又是所长又是老同学，于公于私，不都是该派的嘛！”

陈小明如果听见李胜男的抱怨，肯定会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他跟王梓两人昨天上山找了一天，今天一早，还带了两个主动跟着上山的汉子——都是李胜男负责供区的，又上山了。

陈小明揣测，昨天是沿着电力线路来回搜寻的。今天得扩大搜寻范围，向线路两边拓宽二十米，并且重点在天水湖边搜索。“天气有点热，她有可能去湖边洗手，难道……不可能，不可能，李胜男可是会游泳的。可是，老话说了，淹死会水的，打死犟嘴的。不不，还是不可能，不过总该去找一找的，世上的事谁说说得准呢！”

跟他上山的两个汉子，一个叫许迎光，一个叫方渐明。他俩为什么这么主动呢？说起来，这里边有事儿。

先说许迎光吧。他有个独生子叫许书勤。自从小书勤上了小学，许迎光夫妻二人就一同外出打工，已经有小两年了。书勤的日常生活都由奶奶照顾。就在去年三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九岁的小书勤做完了作业，跟奶奶说想出去玩会儿。奶奶叮嘱：“别跑远，就在家门口玩啊！”书勤答应着颠颠地跑了出去。他刚跑出门外，就见邻居家的小妹妹正在地上画画。小妹妹一抬头，看见书勤便高兴地跑了过来：“书勤哥哥，你上哪儿去玩，我也要去。”小妹妹比书勤略小两岁，小嘴甜甜的，一见书勤总是“哥哥哥哥”地

叫个不停。书勤见小妹妹这样说，便带上她，一起来到门旁不远的小桥下水渠边玩。

三月的风柔柔地吹着，夕阳西照，绿柳茵茵，这一对小兄妹一大一小，一高一矮，一蹦一跳，多么有生趣啊！小书勤带着邻居小妹妹一起唱着老师刚教的句子：“柳芽绿，春天到，花花草草对我笑。陀螺转，风筝飘，小朋友们乐逍遥。”

“书勤哥哥，什么是陀螺呀？”“陀螺呀，就是一头尖一头圆，我来画给你看吧。”书勤拿过妹妹的粉笔，在地上画起了陀螺。“我也要画陀螺，我也要画陀螺！”小妹妹说着，忙不迭地去抢书勤手里的粉笔，可粉笔刚拿到手，她却不小心脚下一个趔趄，跌倒在地上，手里的粉笔也飞了出去。小妹妹顾不得自己跌倒，只惦记着粉笔，大声叫着：“书勤哥哥，我的粉笔掉到下面了，快去帮我拿回来。”书勤想都没想，连忙猫着腰，探着脚，往桥下去找小妹妹的粉笔。

可是孩子到底是孩子，他没留神渠沟斜坡上又湿又滑，更想不到渠沟的深浅，就在他第二只脚踏上长满青苔的斜坡时，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倒，然后便“扑通”一声，沿着斜坡掉入水中。

渠沟的水有两米多深，书勤本能地在水里拼命挣扎、哭喊。幸好他穿的羽绒服鼓胀起来使他没有立即沉入水下。书勤两次挣扎到沟边，可是坡面太湿滑，也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他支撑攀爬。扑腾了一会儿，羽绒服也进了水，他越沉越深，离渠边越来越远。桥边的小妹妹太小，只知道哭喊着“书勤哥哥，你快上来，快上来！”根本不知道去喊人。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从供电所加班结束、回家路过的李胜男和徒弟王梓骑着电动车一前一后到了。他俩老远就听见小孩哭喊，不约而同地转动把手，加快速度，就见渠沟里有一个小孩时隐时现。不得了，小孩掉水里了。

李胜男来不及多想，跳下电动车，飞步冲向桥下，跳进冰冷的水中。渠沟的水深超过李胜男的身高，幸好她会狗刨。她使劲游到孩子身边，拉着孩子奋力往坡边拽，并托抱着孩



子拼命地往坡上送。但是，李胜男脚踩不到水底，斜坡又滑，书勤也奄奄一息没了力气，李胜男试了几次都没成功，自己也呛了好几口水。岸上的王梓急得乱转，他不会游泳，不敢下水，有劲使不上。很快，李胜男也快筋疲力尽了，身体也跟着要沉下去。

就在这时，王梓忽见小桥旁的垃圾箱上挂着一条破旧的长裤。他急中生智，连忙跑过去，拽起那条破裤子，奔到渠沟边，抓着一条裤管将裤子抛入水中。李胜男一手抓着孩子，一边拼命划水，几乎用尽最后一口气力，终于抓住了那条救命的破裤子，被王梓拖了上来。

上了岸，小书勤已经说不出话来。二人连忙把他翻过身，把肚里的水控出来。书勤吐了水，也有了精神，连连感谢救命恩人，还说：“请快送我回家吧，冻死了。”不顾自己也冷得发抖，二人连忙将书勤和那小妹妹一起送回家……

一到家，书勤便把自己落水被救的事告诉奶奶，奶奶看着一大一小落汤鸡的样子，又惊又怕，紧握着李胜男和王梓的手，流着泪连声说着：“恩人哪，谢谢！太谢谢了！”

书勤的父母得知孩子出了这样的事，多方打听，才知道大恩人叫李胜男和王梓，在东阳供电所上班，便连忙带上钱物，几次登门致谢，都被李胜男婉言谢绝。许迎光说，孩子落水的事情把他老母亲吓得几天都说不出话来，一旦孩子有什么闪失，老人家怕也难活了，这是救了他们全家呀！

后来，许迎光两口子商量，把孩子丢给老人实在不放心，于是双双回来，在镇上打造茶旅文化的当口，利用自家的几间瓦房开起了民宿。虽然生意不算特别红火，可是看家守业的，他们挺知足。

知道李胜男失踪了的消息，许迎光他能不来找吗？

再说另一个方渐明。他父亲是个老病号，瘫痪在床，长年离不开呼吸机。前年夏天，他家里突然停电，老父亲呼噜呼噜喘不上气，把他急得团团转。电话打到李胜男那里，她立即骑上电动车，以火箭般的速度背来一台

小型发电机，麻利地把老人家的呼吸机接上后，又查出断电原因：原来是方渐明家的电风扇漏电，导致跳闸。

知道李胜男失踪了的消息，方渐明他能不来找吗？

可是话又说回来，搜救者人数的多少，跟遇险者被救的概率，有时候并不成正比。

李胜男还在幽暗的洞底忍冻受饿。虽然已是初夏，可洞底下又湿又凉，胜男只穿着单衣单裤坐在地上，挨了一天一夜，身上一阵一阵地发冷，只有那只受伤的左脚，还是热胀火辣辣地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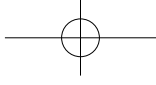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嗨，上面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就没有人来找我呢？难道他们还没发现我不见了？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就没有人起疑？还是有人找却找不到我？”李胜男更头晕了。她闭上眼，想着自己不能干等着人来救，还是得做点什么。

她脑子里回想着曾经看过的野外求生的故事：如果有一根绳子，系在扳手上，往洞外扔，然后扳手挂到了树杈上，我就能顺着绳子爬上去。唉，可是哪有绳子啊。

没有绳子，如果把衣服撕成条，连起来不就是绳子吗？

她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个真实而惊悚的视频。这个故事因为太离奇太耸人听闻，经常在她头脑里像放电影一样地反复出现，甚至每次，她都会把自己想象成那个受害者——如果换成我，我该怎么办？我能自救吗？

一个女老板借了一笔钱给一个男性“朋友”，结果这个男人沉迷赌博，债台高筑。为了赖掉这笔债，那男人就想着，怎么能除掉这个女老板。他把女老板诓骗到海南，说当地有个朋友会替他还钱。然后在海南请女老板游玩、吃饭，却避而不谈还钱的事。那天下着大雨，吃完饭后，两个人合撑一把伞，在一个偏僻小巷里半走半跑地往酒店赶。那男人故作关心地拥着女老板，却故意引带她朝着自己预先做好伪装的窨井方向走。结果，女老板一脚踩上用旧纸板盖着的窨井，瞬间下坠。那男人又拼命把女老板按入井中，同时落入井中的还有那把雨伞。雨中的巷道冷



冷清清，周围一个行人都没有。那男人把他之前搬走的窨井盖搬回来，压到井上，跺上几脚，环顾无人，才扬长而去……女老板被困井下六十个小时，尝试了多种方法自救。最后，她把自己的衣服撕成条，结成绳，绑在伞上，又把伞向上扔，挂在一根横贯窨井的管道上，她拽着布绳往上爬。可上面压着沉重的窨井盖，她根本推不动。她只能把一根手指伸出窨井盖的小孔晃动。万幸，窨井盖上出现一根晃动的手指，终于引起路人的注意。被救出来时，女老板身上只穿着胸罩和内裤。

胜男屏气凝神，仔仔细细地回想着，那女老板尝试过哪些自救的方法。

第一是呼救，可惜声音太小，又隔着井盖，没有人听见。

这条胜男开始就试过了，自己嗓子沙哑，而且目前所处的洞底比窨井深了许多，又处在荒山野岭之中，更难被人听见。

第二是向上扔伞，试图敲击井盖，发出声响。显然，这里行不通。

她手上的东西，工具包太软，扔不上去。扳手钳子这些铁家伙，她又不肯往上扔，怕万一没扔出去再砸伤了自己，而且就算扔了出去，这荒林无人之地，又不是在大街上，一个扳手哪有人能看见呢。

第三是撕衣结绳，可是这洞深恐怕有六七米、七八米，衣服撕开后能不能结出那么长的绳子？就算结出绳子，上面也没有可以挂住的地方。再者自己的一只脚受伤，完全使不上劲。单靠一只脚，就算是有绳子也不可能爬得出去。

还有什么办法？再想想，好好想想。她一手捂住额头，蹙眉穷思，接着又拧开手电，一件一件地扒拉那几件工具：起子，扳手，电工刀，斜口钳，绝缘胶带，移动电源，矿泉水……就这些，哦，还有手表。唉，这些好像都没什么用啊。她熄灭手电，想想不死心，又拧开手电，还是没有办法，又熄灭手电……突然，她脑中闪过一道灵光——她熄灭手电，拧亮手电，熄灭手电，拧亮手电——这样，手电的强光一灭一亮，虽然没有丝毫声响，

不也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吗？！

“哎呀，我怎么这么笨，早就该想到的。”

李胜男精神一振，赶紧举起手电，对着洞口一熄一亮，一亮一熄，就像电影里面对暗号一样。

办法是好办法，可李胜男忽略了一点，现在是白天，是大中午。洞里虽然依旧幽暗，洞外可是大明大亮。那强力的手电光一出洞，就遁入太阳的万丈光芒之中无影无形了。

如果用蒙太奇的手法，把太阳光剔除掉的话，此时此刻，在李胜男射出深洞的忽明忽暗的光柱西侧，在草木繁茂、荆棘丛生的电力线路两旁，陈小明、许迎光、王梓、方渐明四个人，正两人一组、分头在线路通道两侧搜寻着。

其实今天上山的远不止陈小明他们四人，还有一队电力线路抢修人员。李胜男掉下洞里之前已经查明，这条云山线有两处倒杆，一处断杆，电力导线也有一处被拉断，只是没来得及回去上报。后来，在陈小明上山搜寻李胜男的过程中，他一路走一路查看了线路受损情况，回到所里后，安排副所长一并统筹组织抢修。这两天，其他的受损线路均已抢修结束，恢复供电，只剩下这条云山线留在了最后。因为云山线所带的电力负荷已经切换到另一条天水线替代，线上的电力客户用电已恢复正常。

当年云山线施工难，现在抢修起来同样也不容易。可幸运的是，今年抢修队添加了迷你型的起重机和挖掘机，体积小，可以在逼仄狭窄的空间施展身手。迷你型起重机沿着起伏狭长的巡线小道，拖着电线杆上山，再不用牛拉人拽。迷你型挖掘机在密林里挖掘杆洞也不是难事，大大加快了抢修进度。只半天工夫，两处倒杆被扶正，一处断杆被拔除重立，被拉断的导线也重新敷设。陈小明知道自己的人马在山上抢修，让许迎光他们继续搜寻李胜男，自己特意赶来抢修现场，一方面是为了监督一下现场安全，毕竟这里地形复杂，场地要不开。更重要的是，他想问问大家，一路上有没有发现李胜男的踪迹。可是结果令他失望，没有人发现李胜男的蛛



丝马迹。抢修结束时，看着大家收拾工具，准备下山，陈小明又上前叮嘱：“大家下山的时候多留点心，四下里多看看多听听，发现任何不寻常的情况，立即上报。”

抢修队队长朱大个子凑到陈小明跟前说：“陈所长，要不咱报警吧。人家公安还有警犬，闻着味儿就能把人找出来。”

“唉，昨晚就报过警了，可人家说，得失踪四十八小时才接警呢。而且这派出所里哪有警犬。”

“噢噢，县里刑侦大队可能有。”

“今天要是再找不到，明天非得请派出所出警不可。”

望着朱大个子跟在挖掘机后面渐渐远去，陈小明掏出手机：“喂，王梓啊，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陈所，我们还是没有什么发现哪，你那边呢？”是王梓泄气的声音。

“唉，天也快黑了，那这样吧，你跟许迎光、方渐明一块先下山吧。”

“那你呢？你不下山吗？”

“你们先下，我再等等。”陈小明挂了电话，坐在新立的电杆旁边。他要让自己静静。他回想了这两天搜寻李胜男的经过，头脑中像消除缺陷那样，一条一条地列出李胜男可能的去向，再一条一条地研判：

一、被野兽吃掉。排除，大云山并没有什么吃人的野兽。

二、被人贩子拐走。排除，李胜男也快五十岁了，谁会拐卖一个五十岁的妇女呢，既不能生孩子，甚至连卖器官也嫌老哇。

三、迷失在密林深处。排除，大云山虽然林密草深，但是生在这儿长在这儿的李胜男不可能迷路。

四、意外受伤昏迷。排除，盱眙的山面积大，但起伏不大，海拔最高不超过200米，既没有悬崖峭壁，也没有冰山雪峰，更不存在泥石流之类的自然灾害，就算睡地上滚上三圈，顶多被荆棘扎破皮，撕破衣，也不至于受到重伤。

五、掉进水里，被冲走或淹死。虽然李胜男会游泳，但也有可能会疏忽大意。

六、突发疾病昏迷。没听说她身体有什么毛病，但也保不准。

之所以怀疑李胜男是昏迷了，因为她手机除了开始还能打通，后来就一直关机。既然她带着移动电源，正常是不应该关机的。

七、被仇家伤害。排除，李胜男为人爽快，乐于扶危济困，帮助别人。她管的那一片，不知道有多少人得过她的帮助，怎么会有仇人呢。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陈小明一拍大腿，“她有仇人，李胜男有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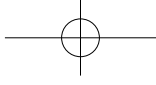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据陈小明所知，李胜男至少有两个“仇人”。

一个，就是那个盗窃电线、被李胜男在巡线晚归途中意外抓获的窃贼吴老二。可是吴老二被抓后，因为盗窃电力设施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后来听说他又犯了别的事，又被抓了，现在刑期未满，不可能出来报复。那么，重点嫌疑就是李胜男的另一个“仇人”李厚皮了。

李厚皮其实名叫李鹤匹，因为他为人处世总是脸皮厚、死缠烂打、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作风，被村民起了个外号“李厚皮”。这外号叫得久了，大家就不知道李鹤匹，只知道李厚皮了。

这个李厚皮虽然皮厚，但总还算勤快，肯吃苦，精于钻营。眼看着全县家家户户种起了意杨，他就动起了脑筋。他凭着精准的眼光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跑上跑下，开起了一间木材加工厂，主要就是把意杨木料加工成薄片，压成板。这个厂建成后，最大的成本，不是人工，不是税费，而是原料和电费开支。如何压缩成本，提高收益，李厚皮开动了精于钻营的脑筋。原料嘛，要么是从各家各户的村民手中收来，要么是从林木贩子手里收来，成本压缩空间很小。那么电费呢？他想到了偷电：要偷就要偷得神不知鬼不觉，若是被人查出来，那叫什么本事！一旦起了这个念头，李厚皮就开始专门搜集研究偷电的“路子”。还真让他找到了一条。

分管这一片区用电的李胜男注意到，最近几个月，线路损耗一直居高不下，这是从没有过的。经过仔细比对，她发现，线路损



耗猛然增高是从李厚皮的木材加工厂投产后开始的。她怀疑李厚皮做了手脚，决定实地查勘。

“李厂长，厂子开业几个月了，我也没顾上来看，生意红火呀！”那天一大早，李胜男到供电所点个卯，就跑来李厚皮的加工厂。

“哎呀呀，是老本家妹子呀，稀客稀客。”李厚皮先是一愣，立马满脸堆笑，还伸手到口袋里掏了掏，接着一拍脑袋，“你瞧我这脑子，本家妹子是不抽烟的。我这厂子啊，小本经营，谈不上红火不红火，够糊个口就行了。”

“这镇上开厂子的也没几个。能不能领我进去参观参观？哪天我退休不干了，说不定还想上您这儿打打零工，补贴家用呢！”李胜男打着哈哈走进了半露天的车间。

“这哪里的话哦。你们是铁饭碗，旱涝保收。我们这是泥碗饭，一碰就碎。不过，我举双手欢迎本家妹子进来指导，当时还是你带人给厂子接的电，我还没感谢你呢！”

李厚皮一面说着，一面紧跟在李胜男边上，进了车间。

“小厂子，就四五个工人。这些机器呀，都是买的人家二手淘汰的，便宜。”

“行，我们上配电箱那儿看看吧。”

“哎好好，走，走。瞧瞧，这配电箱可是新的，还是你徒弟王梓亲手给我装上去的呢。装得利索，真是名师出高徒啊！”

“嗯，手艺还行。”李胜男假装看着装表工艺，实际上李胜男在看有没有多出“牛鼻嘴”之类的偷电玩意儿，没有发现。她又瞄了两眼电表，小红灯一闪一闪的，闪得还挺快，跟车间里隆隆的电锯声差不多吻合。“王梓如果有什么不到位的地方，李厂长直接跟我说，我熊他。”

“那哪能呢。本家妹子带出来的徒弟，那还能有错。好着呢！”李厚皮一双三角眼机敏地围着李胜男转，“这天还怪热的，走走，到我那个办公室喝杯茶，解解暑吧。”

李胜男摆摆手：“这才几月份，解什么暑呀。”她一边说着一边转身往外走，“那

就这样吧，你这个厂子成立时间不长，用电安全方面你可得多盯着点。毕竟电这个东西，用好了提高效益，用不好，它可是会咬人的。我呢，也会常来转转的，李厂长可别嫌烦哦。”

“那不能，还请不来呢。”

李胜男走出老远，仍然觉得身后有一双眼睛在死盯着自己。不过她没有回头。她在回想刚才李厚皮的一举一动。

又过了两天，李胜男核对发现，日线路损耗还是居高不下，她叫上小徒弟王梓，丢下平常的摩托车，让王梓骑着电动车，带上她，一块去李厚皮的木材加工厂。

“去加工厂干啥，还没到抄表的日子呢。”王梓好奇地问道。

“我怀疑他厂子里偷电，可是还没有证据。我们悄悄地去，杀他个措手不及。到时候你看我眼色行事。”李胜男觉得自己就是个女福尔摩斯。

“好好，走。”王梓有些兴奋。

电瓶车悄无声息地停在加工厂院门外时，厂子里没有人发现他俩。李胜男一脚跨进大门，大大方方地径直往车间走，大声嚷道：“李厂长，我又来啦。”

正在车间忙活儿的李厚皮听见声音，转头见又是李胜男，心里一激灵，眉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慌和厌恶，却又很快镇定下来，脸上堆起了笑，一边迎上来，一边把手伸进口袋摸索着：“哎呀，本家妹子来啦，还带了徒弟，”随即抽出口袋里的手，一拍脑门，“又忘了，本家妹子不抽烟，敬烟敬习惯了。”

“哎哎哎，”李胜男一把按住李厚皮的那个口袋，“我不抽烟，我徒弟王梓可是个小烟枪。你这烟啊，你舍不得掏，我替你掏。”说时迟，那时快，她用力甩开李厚皮伸来的大手，一把伸进他刚才掏烟的那个口袋，从里面抓出一把东西。拿到近前一看：确实是半包香烟。她有些失望，有些尴尬，可当她拿开烟盒，却发现里面躺着一个物件。这个小物件是个长条形，有半个火柴盒大，黑色的，还有两个按钮。上面的按钮旁写着“开”，下面的按钮旁写着“关”，像个微型遥控器。



“这是什么？”李胜男灼灼的目光逼向李厚皮。

“不是什么，捡到的小玩意儿。”李厚皮上来想抢，被李胜男一收手躲了过去。

王梓见情况有变，上来挡在李胜男前面：“李厂长，什么好玩儿，让我们也开开眼。”

李厚皮一时抢也不是，不抢又不甘心，跺脚拍大腿：“给我，把它给我，这是我的私人物品……你们凭什么……”

李胜男不管他，几步跨进车间，拿着刚刚缴获的遥控器，按了一下“开”，车间里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她又按了一下“关”，一切如故。她皱起眉头。忽然，她转头跑向配电箱，对着配电箱按了一下“开”，只见电表上刚才还一闪一闪的小红灯，跳得立即慢了下来，半天才有气无力地闪一下。她又按了下“关”，那小红灯就像被施了魔法，马上又欢快地跳闪起来。

跟过来的王梓反应过来，马上掏出手机进行视频拍摄。

李胜男接着又试了几次，电表上的小红灯也随着她的一开一关而忽慢忽快。此时，李厚皮暴怒起来，上蹿下跳地赶他们走：“你们平白无故地上我厂子里捣什么乱，快走快走，再不走我就报警啦！”

“报警，现在就报，马上就报。我倒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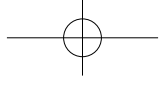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看看，警察来了是抓我呢，还是抓你。”

后来，警察到底是来了，供电所长陈小明也来了，还带着所里的技术员。经过仔细勘察，众人发现木材厂的配电箱底下的地面是一块活动的水泥盖板，李厚皮在下面安装了一部他潜心研究出来的窃电装置，装置通过那个微型遥控器远程操控。“难怪我一来，他就在口袋里掏摸的，难怪我一来，见那电表闪得比星星眨眼还快。原来这里还藏着‘高科技’呢！”

那一次，李厚皮不但咬着牙补缴了违约电费7万多块，还被治安拘留。他能不恨李胜男吗？

下午迷你挖掘机开过来的时候，那机器的哼哼声远远地传进洞里，李胜男一听，连忙竖起耳朵：“有动静。”她想撑起身子站起来，可左脚肿胀疼痛得让她不得不放弃。只是刚才的一撑劲，李胜男感觉身下又是一阵潮涌。掉下来两天了，她没有卫生巾可换，经血浸透了裤子，她能闻见自己身上散发出一股子血腥味。

她顾不上这些了，这也许是自己最后一次获救的机会。她扯开嗓子想喊，可是这两天又惊又饿又渴，原本沙哑的嗓子罢工了，只出气不出声。她打开手电筒，朝着洞口拼命摇晃，没有音讯。她回过味来了，外面是



大白天，很难看见她的手电光。她把手电转向洞内，扫射一圈，停在了那几件工具上面。她拿起斜口钳敲了一下扳手，发出“当”的一声。不待多想，她不停地敲打起扳手，发出一阵“当当”的声音。这声音在洞内听着响亮，可是洞太深了，加上外面施工现场人声嘈杂，她仰头敲了半天、望了半天，没有任何回音。

李胜男举拳捶向洞壁。“哎哟！”她的手被硌得生疼。“就连石头也来给我添堵。”她操起扳手，用手电照向洞壁，想找到那块硌了手的石头，狠狠地给它一扳手。洞壁上并没有什么石头，还是她猜测的糯米浆和石灰做成的墙。“嗯？那是什么？”一处不起眼的缝隙中，露出一小段弧形。她伸手抠了抠，抠不下来。她用斜口钳使劲地又撬又凿，好不容易抠出一枚锈迹斑斑的铜钱。“这么深的洞，哪来的铜钱？”铜钱上面的字已看不出来，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唉，命都快没了，还挖出个破铜钱来。”她随手把铜钱塞进了上衣口袋。“这个时候啊，就算挖出一桶金饼子，只怕也没有福分消受了。”

想到这里，李胜男不禁有些伤感。儿子大学没毕业，没谈对象，没娶媳妇，自己还没抱上大孙子。爹妈一把子年纪，老了老了，独生闺女却走在了前头，老年丧女，白发人送黑发人。就是对四海来说，也是中年丧偶。人生三大不幸，被自家一下子撞上两条，这是走的什么背时运啊。难道就在这洞里等死不成？

一瓶矿泉水还剩下半瓶，顶多还能撑两天。吃的东西是一点也没有了，挨到天黑的时候，身上一阵一阵地发冷。毕竟两天时间只吃了一根火腿肠。而且火腿肠那玩意儿，那能有几两肉，都是面糊糊兑上调味剂，能补充几大卡的能量真难说。

这样下去，就是不饿死，不渴死，也会冷死啊。

李胜男听说过有一种人体低温症。那年有一个马拉松比赛时，突然天气骤变，风狂雨冷，气温陡然下降到五六度。当时有些参赛选手因为只穿着背心短裤，被冻得体温过

低，最后竟至于一场赛事中有几人被冻死在路上。虽不是数九寒冬，也是会冻死人的啊。想到这儿，李胜男更感觉浑身一阵冷似一阵。

可是哪有吃的呢？洞底除了掉下来的几枚枯黄的落叶，连棵青草都没有。难道要逼着我喝自己的经血不成？一想到这里，她顿觉嗓子里一阵恶心干呕。

就在她干呕过后一抬头的当儿，她的目光落在那只死了的癞蛤蟆身上。这癞蛤蟆剥了皮，不就跟牛蛙差不多，也是高蛋白，多少能填填肚子啊。为了活命，李胜男也不觉得癞蛤蟆像之前那么丑陋、那么叫人肉麻了。听老人讲，过去荒年的时候，人饿得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这好歹还算是个荤腥呢。

决心一定，她咽了一下口水，先压一压那正想往上泛的呕劲儿。癞蛤蟆之前被她扔到脚那头，这下想够到还得费点劲。她双手和右脚撑着地，抬起屁股，往右边挪一下，再撑一下，再挪一下，挪了几下后，用扳手把那死蛤蟆拨弄过来。她用扳手压住蛤蟆的背部，又用斜口钳——幸亏带了这只斜口钳——在蛤蟆的后颈剪开一条口子，顺着口子往下剪，最后强忍恶心，撕掉癞蛤蟆的外皮，露出白森森的肉来。以前吃过硬锅牛蛙、爆炒牛蛙，还从没吃过生牛蛙呢。她闭着眼，齙着牙，憋住气，慢慢地咬住一点，拽下来，嚼……她一边吃一边想：吃个癞蛤蟆算什么，我在书上看过，饿死人的年成，还有人吃蛆呢。跟吃蛆比起来，我能有癞蛤蟆吃，已经算是不错的了。李胜男这样自我安慰着，就吃掉了两条蛤蟆腿。还有蛤蟆身子她给留着，也许明天还能对付一天。

“陈小明啊陈小明，亏你还是个所长呢。手下的兵都没了也不见你来找寻。等我出去的，我让你‘老母猪跑窝，找熊（雄）’。四海啊四海，我就不信没人告诉你，老婆丢了你也不着急。你是不着急，丢了还能再找一个。可是你就不想想，再找八个，她也不是咱儿子的亲妈，能真心对儿子好吗。妈妈呀，爸爸呀，不孝女在这洞里受罪，你们就没有什么心灵感应吗，我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呀！”李胜男在洞底抱怨一阵，恼恨一阵，

她又想起那些自己救过的人，懊恨这会子咋没有人来救她呢。

“呼吸机断电的方大爷，哦，您是昏迷卧床的人，起不来。可是您儿子方渐明呢，你总该来找我吧，我也算是救过你爹的命啊。还有掉进水沟里的小书勤，你爹妈总该帮忙寻一寻我呀。唉，还有，还有我捡到钱包、站在冷风中等了两个小时的事儿，唉，咋就没有人拾到我掉在外面的手机呢。”

“爸爸，妈妈，闺女不孝啊！”想到这里，胜男不觉掉了眼泪。可是胜男到底是胜男，伤感了一阵，她猛地捶一下洞壁，“干什么哭哭啼啼的，这不还没死了吗？不能灰心，要鼓足精神，耐住性子，等待救援。”

可话虽这么说，这时间却难熬啊。每一分每一秒都变得那么漫长。她想着，如果这次自己大难不死，一定好好孝敬父母，多抽出时间陪陪他们，陪他们去旅游，带他们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提到旅游，胜男想起那年爸爸跟团旅游时，闹出的一起乌龙事件。

那是一个初夏的星期天，胜男爸爸上新疆旅游的第六天。上午，胜男想着帮妈妈修剪一下头发。自从胜男有一次心血来潮地帮妈妈剪了头发，她妈妈就再也不肯去理发店了。她说闺女的手艺比那理发店里的黄毛小子强多了。其实呢，她一是想省钱，二是想让闺女能在身边多待一会儿。胜男心里也跟明镜儿似的，把妈妈的心思看得明明白白，便顺着妈妈，包揽了给爸妈剃头理发的生意。话说那天上午，她刚给妈妈洗好头，围上一块用家里旧床单改成的理发巾，正比划着滴水的头发，准备下剪子时，快递小哥送来了一个小纸盒。

“奇怪，我也没买啥东西啊？”

“兴许是牛牛寄的呢。”胜男妈妈一边用理发巾揩着湿头发一边说。

看看上面的寄件人，哈那提，寄件地址是新疆。“不是牛牛，是新疆寄来的。”

胜男拆开小纸箱，撕开泡沫纸，手里赫然出现的是一具肉红色的假牙。

“妈，牙！”胜男惊得不禁大叫起来。

“啥妈呀爹呀的，多大的人了，还一惊一乍的。”胜男妈妈一边用理发巾攥着湿头发，一边走过来。

“牙，假牙。”胜男有些愣怔。

“哎呀，快给我看看。”胜男妈妈慌忙抢过假牙，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又看，“这，这是你爸的假牙，这，这，怎么回事？”

“你怎么知道是爸爸的假牙，从哪里看出来的？”

“你爸天天晚上都要把假牙拿出来，都是我帮着刷一刷，然后泡在水里，早上也都是我拿给他安上。他的假牙我最熟悉了。”

“假牙都长一个模样，你不会看错吧？”

“我再仔细看看。”胜男妈妈把假牙凑到眼前，“没错，就是你爸的假牙。有一次我给他刷牙的时候，不小心把假牙掉地上了，在这里，磕掉了一丁点儿。因为就这么一丁点儿，你爸说不影响使用。你看，就是这儿。”胜男妈妈指着假牙的下面门牙上一处极不起眼的小缺角儿说。

“哎呀，老头子，你牙回来了，你人呢？不是出什么意外了吧！胜男，你爸会不会是被绑架了？还是被人害了？老头子，你这是得罪谁了哟！老头子哎，你怎么就遭了黑手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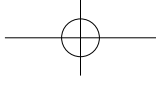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妈，妈，事情还没弄清楚，你先别哭呀。我来打爸爸手机看看。”可是手机的那一头却传来了冰冷的提示音：“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这时候胜男也有些慌神了。可是她又疑惑得很，爸爸一个退休老头儿，没钱没势，与世无争，自己家又不是有钱人家，谁会绑架他呢，没有害他的理由啊！

“打110，快打110，哦不，不能报警，兴许还有一条活路。”胜男妈妈已经语无伦次，头发上滴着的水跟眼泪和到一块，淌了下来。

“等等等等，让我想想，让我想想。”胜男见妈妈已乱了阵脚，反倒镇静下来。她想着，爸爸是跟旅游团走的，先问问旅行社，或许能知道点情况。

胜男爸爸的这个团，还是胜男帮他报的。原本她是想让老两口一起出去玩玩的，可是



胜男妈妈死活不肯去：“我晕车，哪儿都不去。”

“你妈不是晕车，她呀，去年见隔壁你赵大伯两口子一块去旅游，可最后，因为突发心脏病，你赵大伯捧着你赵大婶的骨灰回来了。所以你妈就害怕上旅游了。”

“看把你能的，成我肚子上的蛔虫了。”胜男妈妈斜了胜男爸爸一眼。

“你不肯去，我就一个人去，不能辜负了咱闺女的孝心不是。”

想到这儿，胜男赶紧拨通了旅行社的电话，可旅行社那边说，他们只是把客人送上飞机，到新疆后，由新疆当地的导游全程接待。胜男又急忙要来新疆导游的电话，打了两遍才打通。

“喂喂，我爸怎么啦？”电话一通，胜男张口就问。

“什么，你打错了吧？”

“对不起，你听我说。你是导游吧，我是李守军的女儿，我们收到了我爸爸的假牙。我爸爸，他现在在哪里？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了？他现在，还活着吧，哦不，我是说他，他没事吧？”一口气三连问，胜男屏住气，紧张又急切地把手机紧紧贴住耳朵，等着答案。

“假牙收到了？这么快！你爸爸就在我旁边，好着呢！我让他接电话。”

“喂，胜男哪，我是你爸，我没事我没事……”

原来，那天早上，胜男爸爸临出酒店时，把假牙落在了宾馆。等他突然想起他的假牙，车已经开出去几百公里了。回去拿是不可能了，好歹没有假牙对游玩影响不大，导游便请酒店那边把假牙寄回了胜男家里，只是忘记了跟家里交代一声。假牙送达的那天，他们一行刚好到达喀纳斯，胜男爸爸面对绿如宝石、美若仙境的喀纳斯湖，忍不住频频拍照，把手机都拍没电了，这才闹出了“人没到、牙先到”的一场虚惊来。

“等我上去后，第一件事，帮爸爸换一副假牙。”胜男一边想着，一边困倦地歪在洞壁上，打起盹儿来。

林中的陈小明正挨个排查李胜男可能遭遇的险境，最后他把疑点放在了李厚皮身上。

“对，李厚皮肯定对李胜男怀恨在心，说不定这次胜男的失踪，就是他搞的鬼。我先打个电话给他，探探口风。”

想着，他掏出手机，拨通电话：“喂，是李厂长吗，我是陈小明啊。这两天厂子里用电怎么样啊？”

电话那头，李厚皮客客气气地说：“啊，是陈所长啊，谢谢关心，谢谢关心。厂子里用电很正常，很安全。电表也走得正常，这个月已经走了有两千多度电了。”

“噢，我不是问这个。我想问问，李胜男这两天去厂子里没有？”

“李师傅？她没来呀。不用她来，我肯定不会再干糊涂事了，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用电，不敢劳陈所长和李师傅多费心啦！”

“那，你要是有她消息，跟我说一声啊。”

“是是是，呃，李师傅她，她怎么啦？”

“哦哦，没怎么，就是手机打不通，你先忙着。有她消息打电话给我。”

挂断电话，陈小明坐在黑暗的树林里，有点泄气：“一个大活人，能上哪儿呢？”

他又掏出手机，翻出镇派出所所长的电话，刚要按下拨号键，突然来电话了，是李胜男的爸爸：“陈所长，有胜男的消息没有？”老人焦急的声音在这漆黑的树林里听着格外让人不忍。

“啊，您老别担心啊，很快就会有消息的。我正准备给派出所景所长打电话，请他们支援，明天，明天一会能找到胜男。”陈小明想宽慰一下老人。

“唉，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她要是有个好歹，我们老两口靠谁啊！周四海也是，总说忙，忙，再忙，还有这人命关天要紧！现在，就只能靠你了。”胜男爸爸有些哽咽，又气恼周四海到现在还不回来找老婆。“胜男要是没了，我可怎么活呀！”胜男妈妈在一旁呜咽起来。

“您二老放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寻找，找不到胜男，我就不姓陈。”好不容易安抚好胜男爸爸。陈小明再次翻出景所长的电话，正要按下拨通键，只听见远远地有人



喊他：“陈所长，陈所长，是你吗？”

来人却是王梓。“要不是看见你这手机屏的亮光，我还看着你呢。”

“这深更半夜的，你怎么又回来了？”陈小明问道。

“嗨，我师傅丢了，我能安心吗。见你一个人留在山里，我估计肯定有下一步行动。”王梓喘着粗气，也坐在了陈小明身边。

“哪有什么下一步行动啊，这不，我正准备给派出所景所长打电话呢。”

“报警啊？是该报警了，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呸呸，不敢乱讲不敢乱讲。”王梓一边用手挡在嘴前，一边打住话头。

“唉，不报警又能怎么办呢，失踪快三天两夜了，这么大一座山，凭咱们几个人……”陈小明抬手指着黑漆漆的树林，忽然，一束光在黑影幢幢的树木间晃动，“那是什么，有光。”

陈小明腾的一下跳了起来，冲着那光影晃动的地方直奔过去。齐胸的茅草，荆棘的针刺，或者是不知道什么草针，划破了他的手背，撕破了他的衣裤，他顾不上，朝着林中那束光跑去。王梓跟着也跑了过去。

“啊……”突然，王梓听见一声惨叫，同时，跑在前面的陈小明忽地不见了。

“所长，所长，你在哪？”王梓不由得放慢脚步，摸索着朝前探寻。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下面，有个坑。”陈小明的声音略显遥远。

王梓连忙掏出手机，打开手机上的手电，借着不算明亮的光亮，循着陈小明的声音，他跌跌撞撞地发现一处凹坑，一只手正扒在坑沿上，“在这儿，这里这里。”见王梓摸了过来，陈小明恨恨地道：“我靠，这里怎么有这么大个坑，快，快拉我上去。”

幸好这坑不算深，两个人你拽我扒地，总算把陈小明弄了出来。没来得及细端详那坑是怎么回事，陈小明马上招呼王梓，又朝着那处手电摇晃的地方过去。“哎，谁在那儿？是李胜男吗？李胜男，是你吗？李胜男，胜男……”

“师——傅——，师——傅——我是王

梓，我是王梓，我们来救你啦！”王梓也激动地喊叫起来。

此时的李胜男，一边拼命摇晃手电筒，一边侧耳细听外面的动静，她听见了，听见了。起先，她听见王梓的那声：“陈所长，陈所长，是你吗？”在这夜深人静的树林中，没有了白天的嘈杂和噪音，这声音听得真切了一些。那时，她并没有听出是谁在叫喊，也听不清喊的是谁，反正恍惚听见外面有人，于是赶忙打开手电，朝着洞口转着圈地晃，前后左右地晃，一亮一灭地闪，她要引起外面人的注意。皇天不负有心人，这回，她成功了，她的手电光总算被陈小明发现了。

“慢点，慢点，别慌。”走在前头的陈小明吸取了刚才掉坑里的教训，他也举着手机照亮，一步一步地朝前走，终于发现了洞口，那个“吃”掉李胜男的洞口。

两个脑袋一齐探向洞底，可是那手电光太强，他们被刺得眼花，看不见洞底情况，两人同时用手挡在眼前。洞底的李胜男看得真切，她大喊着：“我是李胜男，李胜男，救我。”可是声音还是嘶哑，听不太真切。李胜男忽地把手电掉转方向，照向自己，照向自己仰得几乎平行于地面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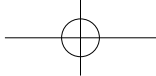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师傅，师傅，我是王梓，我是王梓，我们来救你啦！”

“胜男，胜男，可找到你啦，你怎么样？”陈小明想，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李胜男肯定伤得不轻。

李胜男把手电照向左脚说：“脚伤了，动不了。”可是上面的人听不太清，只能估计个七八成。

找着人就好办了。虽然费了一番周折，又是向供电所里调人调装备，又是打110，又是打120，可总算在夜里12点多的时候，把李胜男从那幽深的洞里救了出来。掐指一算，她掉进洞里整整六十二个小时。

这中间还闹了个小笑话。救出李胜男后，四周雪亮的照明之下，陈小明发现，李胜男除了脚肿得像个光亮亮的大萝卜，她的裤子上还有大片血迹，他心里猛地一沉：“胜男，你淌血了，淌这么多，你怎么样，头昏不昏？”



他又转头对着急救医生喊：“她失血过多，恐怕要输血。要输就输我的，我跟她血型一样。”说着就撸起袖子。

见此情景，李胜男是又感动又好笑，又不方便说破，只好朝陈小明摆摆手，哑着嗓子说：“不要紧，皮外伤。”

被救之后，李胜男作了一系列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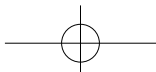
她对自己在洞里沉着冷静的表现和坚持不懈的自救措施非常满意。对陈小明的绝不放弃也感到很暖心，尤其是陈小明在天黑以后还独自留在山中思考，最后发现她的手电光，这让她非常感动。对丈夫周四海有一些不满意，但也没有抱怨什么，毕竟他所长的职责和她所长夫人的觉悟在那儿摆着呢。对小徒弟王梓的表现也挺欣慰，觉得这徒弟没有白教。对爸爸妈妈则全是心疼和愧疚。临了，只有一件事李胜男最懊悔：“早知那天晚上被救，就不吃那癞蛤蟆肉了，真恶心。”所里同事还禁不住调侃：“自古只听说‘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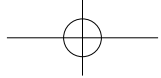
蛤蟆想吃天鹅肉’，如今却见着‘天鹅吃了癞蛤蟆’，胜男果然是胜男哪。”

至于那一深一浅两个洞是怎么回事，公安局派人到现场反复勘查，跟李胜男一样，也怀疑是盗墓贼留下的盗洞。警方又联系考古专家进一步探挖，结局又惊又喜，竟然发现了盱眙大云山汉代墓葬群——后来被评为那一年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李胜男的意外坠洞，使她成了大云山汉墓的间接发现者。就这，够她炫耀一辈子的。

缪红芹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脊梁》《青年文学》《青春》《鸭绿江》等文学期刊。出版有诗集《隔岸观火》、文集《最后的玫瑰》。供职于江苏盱眙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苏亚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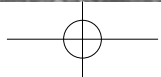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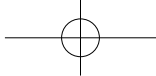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短篇小说

灯师傅
五禽戏

刘安杰
黄楠





灯师傅

刘安杰

农历腊月二十五，冷空气肆虐，世界如同无处藏躲的巨窟，几团铅垂的乌云覆盖了头顶，也沉积在人的胸口。

这不就是老母亲时常嘀咕的阴阳天嘛！老母亲总以为抬高嗓门，就能盖住老人机巨大的沙沙声：“登娃儿啊！没得么事哈，不就是得个养老疾吗？好事哈，几多背时还求不来呢！”

灯师傅轻轻伸了伸那条腿，鼻子里嗡嗡了两下。他懂老母亲那话里的意思：土家族流传下来的说法，得个养老疾，天缺地残，百无禁忌，延寿得福呢。

这都要怪屋里那老不经事的右客，让八十五岁的老娘心里惦记。不就腿上长出了个大指头粗的肿块吗，最近走路有点“春碓”。那天在所里办公室扯闲，邱老三磨了句牙：“你那腿不痛不痒才可怕呢，又痛又痒就包管不是癌症。”当时灯师傅心里咯噔一下，就听人劝进城里大医院做了个检查。

不过，城里医生那副比岩头还冰冷的嘴脸还真不好下饭：“不好说，要向上面送检，至少一个星期才能出结果。”灯师傅心里有

点打鼓——按土家族的说法，正月忌头腊月忌尾，兆头绝对不好。

身体也是真的开始老废了。黄所长在隔壁办公室，用发颤的声音接听县城供电公司总经理的电话。黄所长笑容灿烂地接完漫长的电话后，扯起喉咙喊：“灯师傅——灯师傅，来一下！”高高瘦瘦像根电杆架子的灯师傅，才翻葫芦倒水一样，提起工作服的裤腰，跛着条老腿跑了出来。

“灯师傅，上面老总直接点你的将呢，大水杉坪界上那一户，只好辛苦你去跑一趟了。”黄所长脸皮子上隐含了一种讳莫如深的意味。

这个从县供电公司办公室空降下来的所长，虽说是电线杆上插土豆——大小是个头，但怕上面的领导却怕得紧。倒不是说屈服于职位，关键县供电公司总经理是从基层提拔上去的，是很懂技术的领导。

县供电公司总经理说：“黄所长啊，你看我那户精准扶贫户，费了多大的力哟，我一年不去十回去八回，才弄脱贫。现在乡村振兴才起头，他家一个月电费冒出来五百多，这不是把他们打回原形吗？”看来大水杉坪



界上那户酒疯子不仅来供电所要了两回酒疯，现在直接将状告到总经理那去了。

都派四回人上界上去了，酒疯子家里电用得妥妥的，电表也拆下来校过、换过，可那家伙仗着自己是电线杆上拉胡琴——大老粗一个，咬住过去每月只有八九十元的电费，非得让整出个子丑寅卯来。

灯师傅鼻子里嗡嗡了两下。他能够体谅黄所长两头受气的滋味。虽说那一片本来不归自己管，但要是上去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那可交代不了。他没想太多，跛起那条腿，跨上了摩托车。

“灯师傅，让邱老三陪你上去吧。”黄所长望着灯师傅那橙黄色的背影，想了想，不放心地追出了办公室。那一片本来就是由邱老三负责的。

别看黄所长年纪轻轻，在管理用人上还真真是高水平。他城里有媳妇，孩子还小，说不定一心只想下来镀镀金。但他待人好、懂技术，想把供电所搞好，没有弯弯肠子。

大水杉坪界上海拔陡然升高六百多米，通往村里的公路一直沿着大山盘旋而上。骑在摩托车上，灯师傅双手抓紧用劲，感觉双腿轻飘飘的，似乎忘了自己那条腿有些瘸了。

“灯师傅，你看，才换的新电表，线路也没问题，电一直用得好好的，有么子问题？我都像翻找虱子一样检查好多遍了。”才进屋，邱老三就一阵噁里啪啦。

灯师傅木讷寡言，知道自己在邱老三这里并不讨喜，平日里也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他还记得女儿初中时，曾给他画过一幅漫画像：脑袋画成了一颗灯泡，略显宽阔的额头上，三道深深的皱纹像大写的欧姆 Ω ，耳朵画作了库伦 C，鼻子则画了一个大写的伏特 V，嘴巴起伏成瓦特 W。简直就是各种奇思妙想组合起来的一张脸！

想到那幅漫画，灯师傅嘴角浮现了笑纹——当外线工的女儿是个理科奇葩，现在已在县里的医院上班了，为了“新冠”防控说好不回家过年了。灯师傅把拿检查结果的任务也交给了她。

言归正传，灯师傅站在坡上把酒疯子喊回

来，听他发了通脾气。看得出来，酒疯子并非无理取闹，可家里的电器运行确实是没问题。

酒疯子红着脸，嘴里酒气熏人，自顾自气冲冲地提起酒壶，往灶间热酒去了。

邱老三暗自在一旁幸灾乐祸：瞧瞧，就这德行！狗咬刺猬——无从下口了吧。

大水杉坪村是个位置偏僻、路胜蜀道的村子，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后，村里加宽硬化了道路，县供电公司投入八千多万元，整改了电力线路，增加了三台变压器，让上面的茶叶加工厂、药材基地、种植基地和养殖基地有了电用。酒疯子一家就是靠种茶、种药材、养猪脱的贫。其实他家也增加了好几样家用电器，可那些电器全加起来才多大功率呀？绝对不至于让电费飙上去那么多！

灯师傅沿线路仔仔细细捋了几遍。邱老三则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跑到地坝边上，双腿跨骑在摩托车上，刷起手机来。

闷头闷脑的灯师傅这时像是跟自己较上劲了，像个神婆一样，嘴里念念有词：负荷增加……无端增加负荷……他额头上深深的“ Ω ”时舒时皱，像极了课堂上解题的笨学生。

也是有趣，三个人仿佛处在不同的时空里：一个在酒里觅滋味咂巴着嘴，一个在短视频中找乐子哈哈大笑，另一个则绞尽脑汁如痴如醉。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灯师傅关了屋里的电灯电器，又在堂屋里噁里啪啦好一阵鼓捣，最后拍了拍手上的灰尘，收拾起工具包，一身轻松地几大步踱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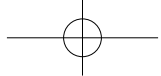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好了，问题解决了！老哥你以后只管放心用电就好了。”灯师傅走过去轻轻拍了拍酒疯子的肩头。

“什么？这就搞好了？”酒疯子鼓起两只醉眼。

“什么？这就走？”地坝边，邱老三抬起头，脸上现出既惊愕不解又心事重重的神情——这个灯师傅真有这么神吗？

二

回程的路如同从大山界上骑着摩托走旋



转滑梯，邱老三偷瞄了几回灯师傅那张拧巴的脸，不好意思细问整修线路的经过，也懒得去问。

灯师傅本就是没什么话的人，一个芝麻绿豆的小问题，有什么好拿出来显摆的？倒是回程的下坡路，一直让他感觉那条跋腿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舒服，麻木？肿胀？又好像都不是。养老疾，养老疾，只要一有空闲就趁机溜了出来，真的能养到老吗？问题是多大算老哇？灯师傅翻年之后也才五十四岁呢。

刚刚，灯师傅在邱老三刷短视频的时候，将酒癫子家的电器全停了，灯也关了，发现无功状态下电表还是在铆足劲旋转。突然，他看到酒癫子家墙上那块新挂上的“精准脱贫户”鎏金牌匾，就径直走过去，轻轻取了下来，将验电笔靠上那两颗水泥钉。验电笔的指示灯瞬间亮了起来！灯师傅笑了：原来是新钉的水泥钉钉破了砖墙里的暗线，造成了漏电。

不就是帮邱老三上界整个线路漏电的故障吗？灯师傅没觉得有什么值得在所里显摆的。不过，黄所长得知那户漏电的难题解决了，心里却是松了口气：总经理亲自过问的故障，弄不好得悬着过年。

事后，所里同事看灯师傅的目光里有了更多耐人寻味的东西。不过，大家都没时间过多琢磨，因为逼近年关又来了压头的任务。

这段时间，所里抽调了大量的技术骨干，帮着集镇上的大客户改造升级线路。为了这个项目，县供电公司增加了两台超大功率的变压器，又更换了线路，仅此一项就投入了两亿元。实施乡村振兴，集镇上的五家大茶厂是最为敏感的神经元。某厂趁着闲下来的时候赶紧更新升级机械设备，购买了大功率变压器。如果年前不赶紧完成设备改造升级用电问题，翻春茶芽儿一蹿出来，还不得着急啊！

镇上几家年产值超亿元的茶叶公司的老板，先是头晚睡觉前就把黄所长的手机打到占线，后来干脆一上班就杵在供电所办公室，等着派出施工队。

灯师傅自然也是清早出门，夜晚回家。

他背着鼓鼓囊囊的工具包上杆子，拖拽沉重的粗线缆爬梯子、走线路。这段时间，他那条腿像从来没跛过一样，不输任何人。娴熟的身法，利索的手脚，让大家都很服气：不愧叫灯师傅呢，灯师傅就是灯师傅！

他的大名其实叫向元登。起初所里年轻人略带仰慕地叫他“师傅”；后来觉得有点生分，就叫“登师傅”；再后来，乡村的老老少少觉得他一个装灯的就跟着叫“灯师傅”；现在才入行的孩子们也都管他叫“灯师傅”了。不过，从始至终，灯师傅自己都没觉得别扭过。

改造升级供电线路，灯师傅起早贪黑，铆着一股子劲。以前镇上刚开始办茶厂那会儿，缺电。灯师傅就见到过茶厂老板买烟送酒，抹着眼泪求电的；也看到过停电时，茶厂工人绑了粗长的木棍子，用人力去推机器，还有人因此受过伤；更看到过为争一台大功率的柴油发电机，两个茶厂的工人直接动粗械斗，直到派出所紧急赶到才避免了一场闹剧。如今各级政府和部门这么重视电力改造升级，说到底不就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不是为了地方发展吗？自己一个从艰难创业时期走过来的老党员，有什么理由懈怠呢？

灯师傅所在工程队的进展不出意料地顺利。上午调试时，轰鸣的机器声从厂房内传出来。那震撼的轰鸣，让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决战得胜之色。茶厂老板望着旋转的机器，仿佛看到自家的印钞机开动了起来，脸上笑出了花，破天荒地从小口袋里掏出一包软中华，潇洒地甩了一圈儿。

施工队收拾工具时，灯师傅突然接到黄所长那破锣嗓子的电话：“灯师傅，河边杨老板的金叶子茶厂改造升级完了，可刚才开机调试，一开就跳闸，只好又劳你过去看看喽！”

金叶子茶厂那边的施工队是邱老三带队，最先开工。杨老板为加快进度，还特意让自家小舅佬从外面请了几个人进厂帮忙。

接到电话，灯师傅心里有点犯怵：新购的变压器肯定调试过，新走的电缆线都是穿管的，运行功率都是经过精心计算后设计的，一般绝对不会出现跳闸的情况。查找原因肯定费老鼻子劲不说，自从大水杉坪界上那次



查漏电之后，邱老三一直都用阴阳怪气的腔调跟他说话，而这次偏偏又是他带的施工队。

“我那条腿最近有点不得劲，让他们自己查查吧。”灯师傅回话后，就真觉得那条腿木木的，血液流通不畅。最近腿部那肿块处好像也有点变大，有点肿胀，伸一伸腿都有拉扯的感觉，连大脚指头也有点麻酥酥的。腿癌？两个可怕的字，赫然出现在灯师傅的脑海里。

黄所长是个人堆里的猴精，灯师傅那句“让他们自己查查吧”里的“吧”字的含义他早就听懂了。

邱老三听说黄所长又给灯师傅打电话了，红眼红脸的，心急火燎地带着那班人，中午刨了几口合渣饭，晚上干脆捏碎了几包方便面干嚼了几口，将凡是能怀疑的地方都查了好几遍，夜里一直查到过十二点。

第二天一早上班时，黄所长用尽量和缓的语气问道：“老三，昨晚你们辛苦了大半夜，咋样了？”

邱老三顿时像泄了气的气球，蔫头耷脑的。

三

灯师傅今早起身后就发现那条腿隐隐作痛。这在之前一直没有出现过。但他后来还是跛着条腿，去了金叶子茶厂的施工工地。

满地都是杂乱无章丢弃的工具、绝缘胶带，还有没用完的长长短短的线缆，连通行都困难，那些被随意丢弃的方便面袋，更是看着就让人糟心。

这分明就是败仗后遗留的战场啊！

灯师傅看到这场景，心里一阵痛。他给蔫头耷脑的邱老三递过去一根烟。

“杓晃角落都查了好几遍了，这回真是见鬼了。”邱老三那张碎嘴此刻哪还有好语气。

灯师傅沉稳地沿着线路走了一圈，盯着线路上那些接头和转弯处，仔仔细细地查看。他见穿管都被戳破查看过了，一时也是一副拿不着脉的老中医的表情。

“我不管那么多，损失材料先不说，你们黄所长之前可是拍了胸脯子，说派最强的

施工队伍过来，如今给我撂副烂摊子，看你们供电所怎么交代！”茶厂杨老板见状早已按捺不住了。现在，这些茶厂可都是政府眼里的聚宝盆，从厂里走出去的茶叶可都是乡镇的GDP，杨老板说话硬气着呢。

“那个……杨老板，我们不是还在查吗……”邱老三的利嘴此时已没了利索劲。

“那好，就给你们两天时间！不然，别怪我不认人！你们得赔偿我损失。”

“你——”邱老三当即被气得白眼直翻。

“哪需要两天啊，至于赔偿损失嘛，那可得看看情况再说啰。”哪知就在这时，一直在旁边苦思的灯师傅吹了吹烟灰，慢悠悠地开腔了。

“你？！”邱老三和杨老板闻言，嘴巴张成了鸡蛋，盯着灯师傅，脸上现出了无比讶异的神色。

灯师傅拉过邱老三，在他耳朵边轻轻咬了句什么。只见邱老三顿时狠狠拍了拍自己的头：“是呀！是呀！你看我这猪脑壳，怎么就没想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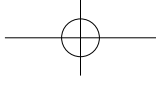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那邱老三突然转过身，朝着杨老板怒气冲冲地吼道：“是我们出的问题，我邱老三绝不打一个奔！要不是我们出的问题，你咋办？”那得理不饶人的神色，活脱脱一副孙猴子刚被如来佛祖封了“斗战胜佛”的得意模样。

“你！”主动权异位后，杨老板立马哑口了。

原来，灯师傅凑到邱老三耳朵边咬的那句话是：“既然其他都没问题，只可能是埋地敷设有纰漏。”而这次金叶子茶厂改造升级，埋地敷设恰恰是杨老板交给他自家小舅佬做的。一般来说，由于地线出问题导致跳闸的故障极其少见，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才会想到这个问题。邱老三也是负责外线的“老人”了，所以经灯师傅一提点，顿时就回过神来。

邱老三气鼓鼓地收拾工具，坚决要走人；杨老板骑虎难下，换了副模样，一个劲儿地挽留，后来只好打电话给黄所长告罪求情。但邱老三就是不肯松口。

要知道埋地敷设，电缆一定要铠装，穿越建筑物，构筑物，道路，易受机械损伤、



有腐蚀介质的场所时必须加防护套管，管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1.5倍，敷设深度不应小于0.7米，电缆上下左右须铺设不小于50毫米的细沙，然后才覆盖其他硬质的保护层。这些可都是需要专业知识的。杨老板不知道的是，小舅佬为图点牙齿缝缝里的价格回扣，买了廉价的电缆不说，还敷衍了事地操作，怎么能不出问题？

眼前分明就是神医，号准了脉，看清了病，杨老板不敢再相信没资质的土郎中。杨老板实在没辙，只好用乞求的眼神看向灯师傅：

“灯师傅，求你帮个忙，说说好话。”

“老三，我看活路还得做呢。”见灯师傅开了口，邱老三才没再犟。

杨老板千恩万谢，反而让灯师傅面子上泛起一抹羞赧之色。突然，一股缠绞的疼痛从跛腿上像一股强电流一样猛然击打了一下，灯师傅嘴角咧开，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灯师傅，你没事吧？”邱老三见状紧张了起来。

“没事，就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灯师傅装作轻松的强笑着。

此时，邱老三心底蒙上了一层阴霾，但他欲言又止。

四

灯师傅晚上回到家，赶紧在手机上查了一下，自己的跛腿和专家列出来的那些症状竟然十分相似。顿时，他脑袋嗡了一下，老母亲、妻子、女儿一一浮现在脑海里。他赶紧又查了另一家医院的说法，与前一家有一些不一样，于是又像得到了安慰：“哼！这些鬼专家，死的说活，活的说死，哪个不是蒙人去瞧病啊？”心里正自欺欺人地自我宽慰，哪知那条跛腿再一次毫无征兆地扯痛了一下。

从不痒不痛，到感觉不适，现在都开始疼痛了。养老疾，养到这个岁数也算养到老了吗？作为农村半边户的家庭，自己在单位拿着微薄的工资，精准扶贫的各项优惠政策家里都没享受到。老家田土又不大出食；老

娘岁数大了，什么都指望家里右客那双手，家庭条件如今还赶不上那些农户了。要是自己这就得了个可恶的绝症……思绪纷乱，灯师傅头挨上枕头都像有无数根刺在锥。

“灯师傅，你脸色不大好啊。”上班后，灯师傅刚从厕所里出来，迎面就听到了黄所长的破锣嗓子。

“那个……灯师傅，过年这几天值班，又要辛苦你们老哥几个啰。”黄所长不是客套，本镇几个外线工，哪年不是轮流抽空回家吃顿年夜饭，然后像团火一样又回到岗位上？不好意思让住城里、住外乡镇的同事守在这里啊。

“可是……”灯师傅看了看黑沉沉的天空，还是将剩下的半截话咽回了肚子里。

“灯师傅，是你身体？”黄所长见状关切地走近询问。

“不是，没事没事……”灯师傅赶忙摇了摇头。

作为一个老外线工，他担心的其实是这几天的天气。要是这场吊了好几天的雪猛然降下，那紧急抢修的任务就太压头了。

果然，农历腊月三十下午开始，上天像突然得到了什么信号似的，浓云慢慢聚集，抱团，吞噬，笼罩，渐渐遮蔽了天空。风呜呜地吼了起来，声势越来越吓人。没过多久，大块大块的雪片从天上抖落，肆意倾洒。暗黑的天空同雪海连成了一片，一切都看不清了。

集镇上的商户都紧紧关上了门。孩子们穿着红衣红鞋，本来兴奋地在雪幕中撒欢嬉戏，迅速被大人们拽进了屋子。

灯师傅买了些过年用的物品，顶着大雪，骑上摩托车，趁着中午得空，匆忙回家团圆了一下，心却始终揪得紧紧的。

“恁大的雪，登娃子，你路上骑慢点哟。还有你那个腿，我请八字先生帮你算过了，没啥子事哈……”出门时，不经世事的右客只顾忙着送灶神、敬祖宗，是老娘颤颤巍巍地送他出门。灯师傅鼻子里嗡嗡了几下，眼眶里的泪水模糊了天空和雪山的边际。

除夕夜，灯师傅、邱老三几个人一直守在单位值班室的电话边，先是看春晚，后来看春晚的回放，直到天蒙蒙亮，才在沙发上



眯着了。

大年初一清早，远处山边传来了开年的鞭炮声。灯师傅他们匆忙煮了家里带来的绿豆皮，就怔怔地望着窗外半尺深的积雪出神。突然一阵激昂的音乐，将几人惊得跳了起来——是镇里最偏远的长木岭上的留守老人韦石匠打来的，那声音就像炸雷。老人早上起来一拉灯，发现没电了。

长木岭曾是红军后方医院所在地，曾收治过很多红军伤员，曾有7名红军英雄在此牺牲，现在是县州红色革命教育基地。之前供电所争取了项目，投入4000万元，增加了变压器，新换了户外通电线缆，对内线也做了升级穿管处理。暴雪之后，那一片供电正常，并没有接到其他客户的报修电话，也没出现跳闸，会是什么故障呢？

“这鬼天气，一开年就让人没个好心情。灯师傅，你那腿不方便，你就在家守电话吧。”邱老三往车上丢所需的抢修工具时，记起了灯师傅那回疼得龇牙咧嘴的情形，有点不放心。

“么的事，你看，说起出门它跛都不跛一下了，嘿嘿……”这么一说，灯师傅上车时抢的那几步，好像还真一点都不偏不摇。

“喂喂，灯师傅，暴雪已经超过警戒，进入戒备战时状态！全体回到岗位，我也正在往回赶的路上。大家一定要顾大局，注意安全！”刚坐上车，黄所长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一句新年的问候也没有，似乎察觉到了语气生硬，黄所长缓了缓说，“县公司总经理刚刚给我打过电话了，说有你在值班，他就放心。他还专门问了你的腿……”

“所长你放心，现在两轮农网改造升级后，主线路一般不会出问题，我们已经在抢修车上了。”挂上电话，灯师傅几个死死盯住前面被大雪覆盖、分不清边界的路面。正月初一，没什么车，只有轮胎加了粗链子的抢修车驶过时才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突然，抢修车一个侧滑，车屁股刹偏出去老远。旁边就是百丈悬崖，好吓人！要是翻下去，今早吃的绿豆皮就是他们新年最初也是最后一顿饭了。在“开慢点，开慢点”的反复提醒中，他们总算开到了村部。

灯师傅下车查了变压器，见羊角叉跌落开关并没有什么异常，于是又上车，驶上去往长木岭的通组公路。路更弯，道更窄了，好几次抢修车都只好停下来，两边由人盯着，指挥通过了危险地段。

到了长木岭山脚下，抢修车停了下来。这里的弯弯绕他们太熟悉了，驾车过去至少多绕七八里路，而且雪后也并不安全。他们每次都是徒手爬这段陡峭的山梁，只一里多路就可以到韦石匠老人的院子。

“灯师傅，你那腿不方便，要不——”邱老三又在一旁提议。

“这跛腿是个贱家伙，再说，这么多抢修工具——”灯师傅显然不同意。

灯师傅还真小看了那道山梁。陡峭的山如薄刀梁，边上长着些稀稀拉拉的小树。一里多路，笔直向上，比攀岩容易不了多少，何况还覆盖着厚厚的雪，根本看不到路的影子，他们还背着抢修的工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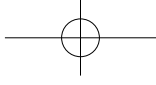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啊——”灯师傅一个不小心就摔了下去。幸好，一棵小树拦住了他往下坠落的身体。“改造升级时我来了多少次，今天想报销了我啊！”看着手上和腿上的几处血痕，他自嘲道。

“命大呢！”大家笑。灯师傅爬起来，不由得又看了看自己的跛腿。这一摔，腿部伴有压迫、肿胀、阻塞、疼痛的感觉，迈两小步还翘起了一下。莫不是养老疾看好了日子，大年初一就开始收拾自己了？

“你们可算来了！”一进屋，韦石匠老人兴奋得像个孩子。家里停了电，那些过年菜没敢往冰箱里堆，海带、糍粑、豆腐果、酥粑粑、腊猪头肉摆了一大桌子。

查看了家里的电表、电闸、线路后，灯师傅转头对邱老三说：“没电输入，肯定是外线故障。”说完，他弯腰捡起砍刀、脚扣和工具包，沿着线路一阵疾走。

沿线路，根本都没有路，在岭上齐腰深的积雪里，灯师傅挥动砍刀砍那些枝条、枯草，几次都歪倒在荆棘丛里。树上的积雪掉落，簌簌落进脖子里面，他冷得一个激灵。“噢，他那条腿这时一点不跛了呢！”邱老三望着



雪岭上灯师傅那橙黄色的背影，心底升起一股暖意。

“看！那边——”灯师傅用砍刀指着前方倒下的一棵树：电线被压倒，断开的火线和零线绞成了一团。灯师傅还真不简单！

清理倒下的树并不太难，四个人挥刀砍落，像在雪地里修炼的武者，剔枝，抬树，理线，一套动作就打完了。但下雪天爬杆架线，就需要高手亮绝招了。

邱老三在两个后生面前存了炫技之心，更不甘次次都落在灯师傅之后，抢先麻利地捆好安全带、脚蹬、手爬，直往上攀。由于电杆被雪水打湿太过光滑，才往上爬了一段，他就垂直滑落。杆下俩后生见此危险情形，发出了尖叫。

眼见强大的地心引力就要酿成一场灾祸，早已防护在一侧的灯师傅一秒也没犹豫，飞身上前，双手向上托，一腿抵死电杆，牢牢钳住了那急速下坠的身躯。

长期磨练出来的外线师傅之间的生死默契，比黄金宝石更宝贵！安全“着陆”的邱老三站稳身子，什么也没说，伸出双臂紧紧抱了抱灯师傅，心底的藩篱和芥蒂在那一瞬间彻底消融了。

“你歇歇，我上吧！”灯师傅对邱老三的拥抱似乎没什么反应，他紧了紧腰上的保险带，与电杆保持不到一尺的距离，双脚稳稳地套进脚扣，手用力，腰使劲，脚蹬稳，嗖嗖嗖，如灵猿一般直往上蹿。这哪里还有五十多岁、平时跛着腿走路的样子啊！娴熟自如的上杆动作，大道至简，引得下面俩后生一阵喝彩。

到顶后，灯师傅留在下面的电话突然昂扬地奏了起来。一次又一次，下面的一个后生拿起电话，朝上面高声呼喊了起来：“灯师傅——是你女儿的电话——”

女儿电话？女儿昨天就打电话拜年了，她也忙啊，莫不是我医院的检查出结果了？灯师傅双手双脚紧紧攀附在电线杆子上，顿时有点魂不守舍起来。

下杆时，灯师傅心急如焚，竟然忘记了动作规范，一个急速下滑就落到了杆底。咚

的一声，那只跛腿首先着地，老腰跟着像被重击了一下，身子向后倒翻下去。好在地上积垫了一层厚厚的雪，灯师傅“哎哟哎哟”地叫唤了两声，几个人急忙上前将他扶了起来。此时的邱老三尤其后悔自责，他怎么就没像先前灯师傅那样，牢牢地守在下面保护杆上人的安全呢？

没顾上大家的关切询问，灯师傅抓过手机，颤抖着回拨了过去：“喂喂，乖女儿啊……”

“爸爸，你在哪儿啊？我刚刚……”此刻，女儿的声音简直比天籁还动听，但就在这时，突然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可恶，紧要关头突然就没有了信号！灯师傅握着手机“喂喂”了半天，心情下沉得比刚才坠下电杆还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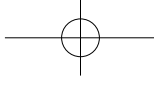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下山梁比上山还凶险几分。因为先前那条跛腿又受了点伤，灯师傅被邱老三搀扶着慢慢往下走。好不容易溜滑下来后，他们发现在电力抢修车旁边，停着一辆簇新的小轿车。只见黄所长首先从小轿车里探出头，紧跟着，县供电公司总经理红光满面地走了出来，大老远就挥手打招呼：“辛苦！大家辛苦了！”

总经理快步走到被搀扶着、满身雪泥的灯师傅面前，伸出一双温暖厚实的大手，紧紧抓起了面前冰凉、脏兮兮的双手：“灯师傅，没什么问题吧？今年你可要答应我把你调进城去。当年都是我害你落下了病根，你这腿，进城了一定得好好治治。”

“去年全省网上直评，灯师傅是我县唯一获得金牌的职工，他可是我们镇的镇所之宝……”一旁黄所长正兀自“背书”，猛瞥见总经理脸上似是露出了些许不悦之色，话头猛转了个弯儿，“感谢组织对基层职工的关怀！”

“哦哦，我没事……那个，是养老疾呢，调进城——还是黄所……”灯师傅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双手被别人紧抓着，局促不安，一团高粱红飞快地覆盖了黝黑的脸庞。

责任编辑：张献方



五禽戏

黄楠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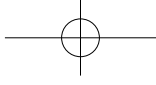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进单位第一天，班长把我从人资部领出来之后，就带我去站里认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洪广义的名字。光看这三个字，我对他的相貌有一个遐想——国字脸、略有络腮胡、特大号的啤酒肚，大概神似胡军那个版本的《天龙八部》里的包不同。当班长向我介绍时，我看到的却是个佝偻着背的精瘦汉子，浑身勾筋去肉，透过工装能看到支棱着的琵琶骨，像是齐白石画的虾。

虽说第一天班长就向我介绍了班上的7个人，但我进单位已经一年有余，到现在人还没认齐。这主要是因为我在班里待的时间少。一年下来，培训、考试、竞赛，把我的脑子装得满满当当，我对实际工作却还不了解。入职一年后，我定岗变电运维，听起来有些晦涩，其实就是在变电站值班。定岗以后，单位正式让我们签订了师徒合同——这既是一个传统，也是一项制度。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当师傅并不简单，自己要水平过硬，还要负责。”班长这样对我说。听班长的意思，他不带徒是因为自己水平不够：“洪广义师

傅是我们班里业务水平最高的，你跟他学比跟我学要好。”

洪广义水平高不高当时我还不清楚，但签合同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个下马威。当时，班长拿着拟好的合同带我去找师傅。他捏着支笔，上上下下打量我好几眼，眼神和鸡毛掸子似的在我身上掸了好几遍，才说：“做徒弟的要守规矩，做师傅的才好负责。”这话不假。第二天早上，我掐着点到值班室，洪广义已经早早坐在位子上。下午带我出去巡检，他才和我讲，徒弟来得要比师傅早，做做准备。“我们是新时代，不按老思想，但该做的还是要做到位。”洪广义说。

在单位，几位老师傅碰到新员工都要寒暄几句。问我师傅是谁，我说：“洪广义。”他们大多笑笑，表情复杂。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洪广义脾气怪、难沟通，班里从上到下都怕和他打交道。从做徒弟的角度来说，洪广义真是我见过最啰嗦的人。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一个开关名称的大小写弄错了，被他在耳边嗡嗡说了两个小时。除此之外，洪广义还好和人较真，近乎迂腐。上次在班里，他和另一个老师傅因为台账放哪里的问题吵



了起来。两人加起来都快一百岁了，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像两只好战的公鸡，后来直到班长来调停才算没打起来。

变电站值班，听起来清闲，可测温、巡检、大修、投运，几样事情都够人忙的。一年四季，我们有时忙得泼不进水，但也有缓口气儿的时候，就像忙农活的农民。农忙时，大家马不停蹄；闲下来了，老师傅们喝茶、聊天、刷视频、看股票，松口气也落得清闲。可洪广义从不闲着，除了对我耳提面命，唠唠叨叨，极少和其他师傅扯闲篇，也几乎不在晚上喝酒，只喜欢开着听书软件听郭德纲的单口相声，从《封神》听到《济公传》。我注意过，他回回都只听八集，从“罗汉出世”听到“夜伏妖魔”，反反复复听。有了徒弟之后，他似乎真把这份师徒合同当成个事了。从手抄操作票到各种规程，每天都给我布置功课。我刚来单位，人生地不熟，就在微信上和大学同学倒倒苦水。可倒苦水归倒苦水，活儿还得照干。有时候其他师傅故意在我面前聊天，明里暗里埋汰他，我虽然不跟着起哄，却也不替他争辩。

我是外地人，一人生活，多有苦闷，除了洪广义在工作上“刁难”我，生活上也有些烦恼。除了上班时间，我基本都在宿舍。搬进职工宿舍前，我以为这儿和大学里一样热闹，可住进来才发现，因为要值班，我和长白班的同事作息并不一样。休息的大块时间里，我常常一人闷在宿舍。一个人的时候，要熬过孤独，最好的方法就是睡觉。我把窗帘拉起来，空调打开，闷头能睡一个下午，起了床，出门去大街上吃一碗炒米粉，回回都是同一家。这家米粉炒得不错，咸淡适中，还一直带着锅气。吃完回来正好赶上和父母视频的时间，再和家里按部就班地汇报日常。之后若还有些精力，就看部电影，再写点东西，非得把下午积攒的精气神熬掉了才放下手机继续睡觉。那段时间，有点像数着日子过，但怎么也数不到头。人在孤独的时候容易产生依赖，但我来这个城市，依赖不了别人，就只能依赖炒米粉。炒米粉就单吃一家的，点一份带香肠的，配上一碗清汤，就这

样吃了个把月。有一天，我看见老板娘端上来的米粉里放了不少青菜。她站我面前说：

“多吃点青菜，少吃点香肠，不健康。”我对准手机一边吃一边想笑，可又不争气地掉了几滴眼泪，走出店门，街上忽然下起雨来，路上的行人都蒙着头加快了脚步，一会儿街上除了汽车就看不见旁人了。我故意走得很慢，到宿舍时浑身已经湿透，关上门的时候，觉着自己和孤魂野鬼也差不了多少。

那天我正在房里睡觉，听见笃笃笃的敲门声。打开一看，洪广义站在门口，手背在后面，像是来慰问的领导似的。他说：“今天正好来办事，顺道看看你。”说完扫了眼我的房间，就开始说我房间乱、生活邋遢。又注意到放在桌上写了一半的文章，他凑近看了一眼，说：“你还写东西？”我“嗯”了一声。他说：“蛮好，我们电力系统出作家，有个叫刘什么的你听说过吗？”我生硬地说：

“刘慈欣，我知道。”他说：“对，他也曾经是值班的。有个业余爱好也好，但不能耽误主责主业你知道吧？”我想应付过去说知道，但又不想吭声，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点点头。洪广义倒不见外，一边说一边帮我收拾起了屋子，嘴里还不停歇，一直叮嘱着我什么。但我已经习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脑子里想着刚写了一半的文章。不一会儿，他将我的屋子收拾利落了，走之前丢下句话：“家里的橘子树挂果了，给你捎了点，别多吃，会上火。”

2

我猜，洪广义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完人”。他凡事有套准则，而且绝不轻易打破，但班里的其他人（包括我）都不这么想。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怪脾气，这是班里人的共识。洪广义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听一个老师傅说，洪广义之前很“繁华”过。他爸以前大小是个干部，他上面有两个姐姐，就他一个儿子。在那个“万元户”尚且稀罕的年代，他就有一辆摩托车，铃木的、全进口的，开起来，那声音半个单位都能听见。他白天上班，到



下班点就发动他的摩托车，单位的同事们一听见引擎声，就知道洪广义要出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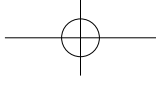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洪广义那个时候出街，真的诠释了什么叫招摇过市。他一般腰里别个大哥大，穿皮衣或者当时流行的喇叭裤，满大街骑，后座小姑娘换来换去，去饭店、去舞厅、去录像厅，去溜冰场……哪里人多去哪里。那时候的他，人也精神，不是这样总佝偻着背，干活也利索，生活和工作分得很开。他原先也不是变电运维岗，是线路上的，爬杆检修，拿过许多竞赛的奖。后来不知怎么，和领导闹了矛盾，一气之下换了岗。此后，洪广义的运气就开始走低，父亲得病去世了，家道中落，分家产时和几个姐姐也闹了矛盾，老死不相往来，性格也慢慢变得孤僻，离过婚，到现在也没个孩子，孤家寡人一个，就是在专业上没落下。“他原先只是高中毕业，从线路换到运维后，考了不少证。”老师傅似乎觉得说得太过了，给我补了两句。

我对洪广义的过去没什么兴趣，只听他和我聊天时扯过几句。洪广义说，他这个广义并不是义气的“广义”，而是广义相对论的广义：“我出生的时候，我爸正在读爱因斯坦的传记，一拍脑袋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渐渐地，我发现洪广义居然是个“读书人”，和我聊小说。兴许是因为爱听传本，他知道不少折子和武侠小说的故事，很多比较细碎。有一次，他和我聊看过的武侠小说，从平江不肖生讲起，到还珠楼主，最后说到金古梁温，穿插这些作家的逸闻，自成体系，颇有见解。这是洪广义少有的魅力时刻，有些故事我都没听过，从此对他刮目相看。除了聊武侠，洪广义还喜欢用武侠小说里的人私底下给人起绰号。比如他就经常称呼班里另一个老师傅为“戚长发”。“戚长发”在金庸小说里不太出名，我私底下对照看过了，老师傅确实有些“铁索横江”的意思。洪广义这人面上对什么都不太在乎，实际察言观色，心里倒是清楚得很。

洪广义的个人问题好像一直没解决，离婚不数年，一直没重找，但他对我的个人问题却很上心。我早听同一届进来的同事说，

他们进单位不久，就有班里的同事热心张罗介绍相亲。但我在变电运维专业，这里是出了名的和尚庙，加上作息不规律，就一直单着。我也不着急，直到洪广义和我说，过两天就是七夕，工会组织了个联谊会，帮我要了个名额。我不大乐意去，主要觉得相亲目的性太强，自己又不是能言善道的类型，很容易就吃亏。他看出我有抵触情绪，又开始在我身边“念经”，说什么好男儿成家立业，要先成家再立业，说什么我这个年纪，有个对象，做工作也踏实些。最后，他说，自己一个人在外地，找个对象，相互照应着，实在谈不来再说，师傅给你撑腰。这话有些说到我心里去了。七夕那天正好轮到我值班，洪广义和班长主动申请和我换班，又拖我上街买衣服。“倒不是说要好看，男人要什么好看，但你穿一身新的，显得你对这个事儿重视。”他在车上和我说。但实际到了商场，他就开始手足无措，我挑一件问他咋样，他就说蛮好，然后捏着信用卡，靠在柜台边准备给钱。俩男人，十几分钟就从商场里出来了，满大街人，吵吵闹闹的，我俩却找不到话说。

“要不去我家坐坐？”洪广义率先打破了沉默。这也是我第一次去洪广义的家，居然离宿舍并不远，是一套四居室，虽然老旧，但很宽敞，尤其是客厅，隔着朝阳的玻璃，能看见阳光规规整整地在地上排列成行。他家收拾得很干净，我换鞋的时候只看见了一双男士拖鞋。洪广义让我随便坐，自己去烧茶，但他显然不擅长。坐了会儿，我就四处转。看到书房的门虚掩着，我悄悄走进去，发现书架上放了不少书，并不齐整，大部分都比较旧了，武侠小说里掺杂着不少明清小说和话本，“三言二拍”什么的，还有一本竖排版的《聊斋》。书架太整齐的人往往不怎么看书，书架乱糟糟的人才真的爱看书，这是我的一个偏见。和书架的杂乱相反，洪广义的书桌收拾得很整齐，放了不少笔记，上面工整地画了不少表格，还有公式什么的。洪广义倒好茶，看我在他的书房里，一下来了兴致，又变回原来侃侃而谈的那个洪广义了。他如数家珍地和我介绍每本工作笔记。晚上，



他留我吃饭，我想了想不好推辞。在楼下的小饭馆，洪广义不知怎么忽然来了兴致，点了六七个菜，要了两瓶白酒，叫我打开。酒喝过半，他话渐渐变多，一开始还是那套，慢慢聊到了自己身上。说到自己的时候，洪广义没了往常的底气，神情落寞，说自己失败透了，活到半百还是一个人。喝到酩酊，他又不说话了。我扶着喝醉的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他家走，从他口袋里掏出钥匙，走进家门，直到看到他在沙发上发出呼噜声才转身离去。

经过这事之后，洪广义对我温柔了不少。工作上仍旧是那样，就是平时扯闲篇的时候会和我开些玩笑，不过不像其他人一样议论别人。“背后不言人非”，洪广义对这套东西很忌讳。有一次，年底单位评先进，还有些奖金。洪广义找班长和几个师傅谈了谈，把先进给了我，但奖金先存着，用作班费。这事儿没跟我商量，我心里略有硌硬。洪广义心细，把我拉到一边，说：“里子和面子可不能兼得，里子有了，面子要让给别人，面子有了，里子就得舍些出去。”还有一次，班长让我做个预案，我费了不少工夫，但仍被他挑出不少错来，前前后后改了好多次。洪广义又和我说：“挑拣是买主，喝彩是闲人。挑错说明人家对你有要求，不然大家一团和气就过去了，何必得罪人。”

大概人和人相处都得循这么个原则，我之前看书，书上说，靠第一印象得来的虽然强烈，但并不真实，凑近了看，总有相看两厌的时候，可真的过了这阵，却又看出各自的好来。我和洪广义的关系大概遵循这样一个规律。随着凑近，我还发现了洪广义的一个秘密。那天晚上，我和他半夜起来，拿着仪器测温。测完一轮他往往让我先回去，自己再溜达几圈。那一次，我好奇心作祟，悄悄折返，看见了洪广义在变电站的夜照灯下，操练开来。他摆开架势，一招一式操练，像某种功夫又像是舞蹈。变电站在郊外，周围没人家，远离人群，静谧得很，偶尔能听到蝉鸣和蛙声，更衬托了这种寂静。我站在一边，听风声猎猎，在洪广义的舞动之下，我又听

到一点声音。在灯光下，他那如虾的身形变得挺拔，挥舞胳膊的声音和周遭的其他声音构成一种和谐的和声，这里是小提琴，那里是钢琴，远处一排树叶唰唰的声音是一排长笛，而巨大的、有节奏的机器响动是规律的鼓点，洪广义独坐中央，慢条斯理地指挥着周遭的一切，像是主宰一切的指挥家。在一旁，我看得近乎入迷。后来我发现他隔三差五就会去操练，而我每次都会去旁观。洪广义后来发现了我，也不避讳，告诉我这是“五禽戏”，随即和我科普，“五禽戏”是从华佗传下来的，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我上网查过，五禽戏是模仿虎、熊、鹿、猿、鸟五形，但又觉得洪广义练的和网上演示的不太一样。他演得更有筋骨，仿佛是某种功夫。洪广义说这是小时候听书的时候，一个说书先生教他的，打小练，后来就停不下来，算是童子功。我想让洪广义教教我，但他的要求过于严苛，连手指弯曲的角度都要求毫厘不差，我没能坚持。

3

可我没想到的是，和洪广义好容易培养起来的师徒关系，突然就散了。

进单位的时候就听同期的同事说，入职五年是个坎。入职五年后会有升专职的机会，所以早在第三年和第四年的时候，机灵的就开始准备了，从履历到职称，还有技能等级。我在班里算是勤勤恳恳的，加上笔头子利索点，大大小小的材料都是我写。正好单位办公室的行政秘书岗空了个人，我也有点想法。秘书虽然辛苦，但好歹是长白班，作息上和他人一致，好过在站里成天见不着人。我上上下下打探了下，对照标准，发现自己符合要求，就到人资报了报名表。人资给了我张表，让部门和师傅签字盖章。部门好说，但万万没想到我在洪广义这里碰了钉子。他给出的理由也荒唐可笑：“入职五年，都还没考到技师，翅膀没硬起来就想飞了？”他把我劈头盖脸好一顿骂，说我好高骛远。我就算是泥人样的性子这时候也火了，当着他的面把



报名表撕了，随后和班长申请调班，决心再也不理洪广义。

从这方面来讲，运维班也有个好处，只要排班岔开，很多人就碰不上。眼不见心不烦，一旦把日子分成一段段地过，就过得很快。在站里的生活就是这样，按季度计划、月计划和周计划排好，像是定时定点分好的餐食。偶尔也有惊心动魄的时刻，但从刚开始对故障、预警胆战心惊到能冷静处理和判断，我工作越来越熟练，但也越来越觉得稀松平常，如同平稳运行的列车。这样下来，四时成岁，转眼又一年。

一天值班到一半，我接到家里的电话。母亲在电话那头已经慌了神，声音打着颤。父亲是被干农活的邻居发现的，被发现的时候他正趴在地上，动作奇特，像是在做什么田野里的研究，一动不动。邻居喊了几声发现不对，这消息就像一群鸟一样散开，几分钟后，我接到了电话。那时我独自一人在站里，慌了神。不知是谁通知了洪广义，不一会儿他就赶到了站里。班长知道后也赶到值班室，和我说：“快去吧。”然后拍了拍洪广义，说：“老洪，好好照应。”

虽然在同省，晚上路上也没什么车，但开过去少说也要三四个小时。我坐在副驾驶位，把手机点开又锁屏，点开又锁屏，旁边的洪广义像一只老虎，趴在方向盘上，肌肉透过皮肤隆起，汽车引擎声轰鸣，四个多小时的路三个小时就到了。我踉跄地下车，飞奔向急诊室。

之后几天，父亲的情况时好时坏。在ICU病房里，医生找我商量病情，钱流水似的花。我工作几年，有些积蓄，本来准备拿来买房，还有部分钱在理财，现在东一茬西一茬地算着，心里像摸黑赶路似的怕。洪广义也在这里陪了我两天，临走，他主要叮嘱我两件事：第一是好好陪父亲，工作上的事情先别管了，第二是好好吃饭。我点头，感激的话哽在喉头，说不出来。我有时挺恨自己的闷性子的，一是一，二是二，不能把两分夸张成十二分，对洪广义，我明明是有十二分感激的。洪广义走之后，我打开他给我带的饭，没吃两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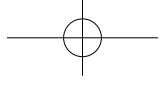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发现里面有一沓钱，我数了四遍，整整五万块钱。

等我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两周后，父亲始终未醒，未来醒不醒要看运气，也看命，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我经历了这番折腾后，心态上疲惫了不少，在工作时尤其明显，注意力不集中，成天发呆，但自此多了个习惯，每天和父亲视频。我让母亲买了个手机支架，这样能正对着他。我开始总哭，后来就慢慢倾诉。父亲始终表情如一，直到半个月之后，我看见父亲眼皮微动。又过一季，据母亲说，我每次说话时，都能看见父亲的手指微微颤动。快到那年除夕时，父亲终于睁开了眼睛。正好到了发年终奖的时候，我凑了凑手上的存款，把理财全拿出来，凑了五万块钱，另提上两条烟，又一次踏入洪广义的家。

再次进入洪广义的家，我发现他家乱了不少，桌上杂乱地摆放着打火机、用过的一次性碗筷和还没来得及处理的剩饭剩菜，米饭显然放了好几天了，上面结着一层乳白色的油。洪广义见我来了，面带喜色，但又有些尴尬。我说明来意，将钱推过去，他将钱收下，我们两人就这么坐着。过了半晌，我说：“师傅，要不咱们出去喝顿酒。”他点点头。我站在过道里等他，只听见锈蚀的锁芯转动，刮擦出刺耳的声响。

临近过年，街上的饭店要么已经关门打烊，要么人满为患。我们师徒两个走在街上，想找个静悄悄的地方吃饭很不容易。顶着风走了快一公里，才看见一家川菜馆开着。店里生意一般，老板正坐在里面意兴阑珊地打着哈欠。我走进去，把菜单交给洪广义，洪广义摆摆手，说随便点，我就照着几个菜点，然后用眼光询问他。洪广义说：“白酒。”小饭店里大多是几十元的廉价白酒，我想要不去超市买两瓶洋河，洪广义自顾自地拧开二锅头，说：“坐吧，不折腾了。”一小瓶红星二锅头恰好是二两五，我还在大学的时候喝过一次这种酒，高粱酒，带着刺鼻的酒精味，喝完第二天头疼得厉害。

喝完已近午夜，老板没吭声，但一直往我们这桌瞥。我不好意思，额外多点了些菜，



但两人的饭量毕竟有限，洪广义更是没夹几口菜，一口接一口地喝白酒。从饭店出来之后，他兴致高了不少，走在路上学郭德纲唱《大实话》：“说天亲，天可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不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争名夺利有多少载，看罢新坟看旧坟……”我以前从没听过洪广义唱歌，但他在夜空下唱挺像那么回事儿。走到一个路灯下，洪广义问我：“你说这像不像咱们站里的那个灯？”我抬头看，是一个用于指路的卤素灯，还真有几分像，刚准备回一句，却发现洪广义已经扶着灯杆吐开了。

再见洪广义，已经是大年初七。按惯例，班里值不值班的都来了，凑着人多拜个年。洪广义穿了一身挺长精神的西装，身子也不佝偻着了，挺着腰板给大家拜年。有人眼睛尖，看见他的红袜子，和他打趣。他说：“本命年，冲冲喜气。”我才突然想起，洪广义今年已经六十岁了。三个月后，我调去二次检修班，做专职，告别了七年的值班生活。那年6月，我回来参加他的退休典礼。工会管离退休的干事当年也是做变电运维的，和洪广义是同事，为此特地费了心思，从档案室里要来几张洪广义入职时的照片，一张张复印好，做了一个相册。我才发现洪广义真的和传言说的那样，曾是一副“繁华”样貌，风华正茂，应该挺招人喜欢的。拿到退休证后，洪广义展开，和我一手拿一边，揽着我的肩膀，留下了一张合影。

4

这年秋天，我岗位有调整，回到变电运维班当班长，只是不在原来的那个班了。几年过去，站里很多设备都旧貌换新颜，好在我当年学得踏实，万变不离其宗，做起来也不怎么觉得吃力。去年我成了家，成家在前，立业就容易多了。脑子里蹦出这个念头，我又想起，这好像是洪广义说的。

快到9月时，人力资源部打电话给我，让我去领一下今年毕业来入职的大学生。我从站

里开车出去，忽然感慨起来，时间真是个楼梯，一步步走上去之后好像真能获得什么东西。过了几天，新人来签师徒合同，嗫嚅地问，班长您看，班里谁当我师傅好？我想了想，说：“我来当吧，但你要守规矩。”

刚当上班长，工作上的事情是活赶活，没有原来值班的时候那么空了，有时候休息，也得跑来班里开会。我数了下，这几年招人多，之前的“老运维”陆陆续续都退休了，我的技术底子也不大够用，晚上有时候加班看规章到很晚，常常凉了妻子温好的热牛奶。年纪渐大，记忆力也跟不上，但更要命的是精力上的见底，公事侵占着我的生活，虽然还没孩子，但妻子已经明里暗里催了几次。可父亲还坐着轮椅，母亲照顾他已经很难，要了孩子没时间照顾可怎么办？事情一桩接一桩，人一到这时就想逃避，喝酒是个不错的方式。我生出了想再找洪广义“讨教讨教”的念头，却一压再压，总想着时间尚早，能拖就拖一阵。

洪广义的事情还是工会通知我的。那天工会打电话给我，说有个慰问，领导让喊你一块儿去。我说，这也不是什么节点，慰问什么？工会那头说：“洪广义住院了。”我赶到医院之前，有个心理准备，听说情况不好，肺癌晚期，他自己折腾着去化疗放疗，就一个远房外甥帮着张罗。但真切看见他的时候，我的心还是抖了起来。病床上的洪广义已经没了形，隐藏在皮肤下的肌肉悄然不见，一抬手，皮肤松垮垮地像个帘布似的挂着，样貌没大改，但没了精气神，就像脱了壳的虾。他外甥三十多岁，我们来的时候正坐在一旁玩游戏，看见我们来了露出微笑。我打完招呼就缩在最后面，同事们拿花，递慰问金，我都躲在后面。我不太敢看他。

晚上，我瞒着妻子从存折里取了些钱，赶到医院，把钱递给他外甥，叮嘱他起码多挂些高蛋白，把人的精气神先养起来。他外甥不理解，接过我递过去的烟，我俩一溜抽到烟屁股，对着烟屁股、对着一片黑说：“医生说了，其实就是这几天的事。你也别操心了，非亲非故的。”我说：“我知道，但这几天你给他挂。”



他点点头。我说：“剩下的买些营养品，请点护工，钱如果剩下你就自己留着。”他外甥有些诧异，但还是说：“哥，放心吧。”

三四天后，我来看洪广义，他的精气神果然好了许多，眼睛里也透出些光亮来。我心里有底，走进去和他打招呼。他轻声喊我名字，伸手想抓我，我看着他，眼泪终于滴了出来。到了半夜，医院里没多少人，我提前打点，医生把轮椅推进来，我轻轻抱起洪广义，感觉他变成了一个轻飘飘的气球，隔着皮肤仿佛就能摸到他的内脏。他的心脏正剧烈地跳动着，迸发出的生命力一点都不像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洪广义似乎知道我的计划，悄悄向我比了个大拇指。夜晚的医院比站里还要静谧很多，甚至听不见虫鸣和风声，我推着轮椅，沿着墙边往停车场走，步步庄严，忽然想起了初中军训时练习的正步。我想走出种庄严来，用节奏对抗心里的不安。这办法管用，洪广义似乎也感受到了我的心情，用手臂略微一撑，在轮椅上坐正了。

晚上开车，我不敢开太快，只能把洪广义放在副驾驶位上，把椅背放下来。一路上很通畅，我一边向郊外开去，一边打开汽车音响。音响里，郭德纲正在和刘谦打趣，是个我和洪广义都爱的老段子。于谦一下急了，喊着：“我怎么才是侧宫娘娘？”我没忍住，一下笑了起来，洪广义也笑了起来，就是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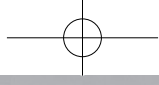
得断断续续，像是冬天漏风的窗户。除去这点忽略不计，这次夜晚的出行和我们以前出去的无数次巡线都没有什么分别。不一会儿，我们到了目的地，洪广义似乎早就清楚目的地是这里。我掏出口袋里的钥匙，前面白色的探照灯亮得刺眼。我扶洪广义下车，但他一把将我推开，神情凛然，眼睛里放出两道光来，虽然微弱，但气势上并不输刚刚装好的探照灯。洪广义抬头挺胸，手指三曲两扣，一前一后摆开架势，灯光斜斜照射下来，照在灰色的水泥地上，如同蓄势的老虎。那一刻，我觉得庄重，又觉得难过，很多情绪一下涌上来，一口气从脚底升腾上来，一直翻腾上涌，直到充满胸腔，我的心脏、我的肺、我的脑子、我汨汨流淌的血液都变得无比激动，我对着洪广义，对着黑夜，对着嗡嗡作响的设备高喊，声音远远传出去，传到夜空中：

“虎形——”

黄楠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有散文、小说作品散见《脊梁》《青年文学》《雨花》《安徽文学》《西湖》《青春》等文学期刊。供职于江苏镇江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中国一日·走近中华文明』 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专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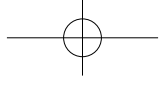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2023年6月26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承办的“中国一日·走近中华文明”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启动。全国四十多位作家在各地参加这项活动，深入园林古建、文博场所、民俗流传地、手工艺之乡、“非遗”文化传承场所，追寻和探求中华文明优秀传统传承轨迹，以不同形式展现了中华文明历史。

受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委派，电力作家姜铁军参加了这次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他深入到山东潍坊杨家埠，采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家埠木版年画和潍坊风筝，创作了这篇文学作品。

年画寻味

姜铁军





年画寻味

姜铁军

世界上的一座城市如果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多是因为这个城市有独特的发展轨迹，或者能给人留下独特记忆，山东省潍坊市就是这样的城市。潍坊的风筝自不用说，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名声远播，加上这些年举办潍坊国际风筝节，影响越来越大。除风筝之外，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中国有三大木版年画——天津杨柳青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和潍坊杨家埠年画。能跻身中国三大木版年画之列，它一定有独到之处。那么，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传承杨家埠木版年画就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得以传承，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功不可没。其中，雕版印刷贡献巨大。年画，作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因雕版印刷而传播范围更广，接受的人更多。杨家埠不仅诞生了民间年画的艺术创作人才，也培养了木版雕刻印刷人才。杨家埠木版年画具有独特的韵味，推动中国民间年画艺术的发展，在中国民间艺术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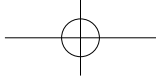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占有重要地位。

历史上，我国民间对年画有着多种称呼。宋朝叫“纸画”，明朝叫“画贴”，清朝叫“画片”。直到清朝道光年间，文人李光庭在文章中写道“扫舍之后，便贴年画”，“年画”由此定名并推广开来。

年画起源于古代的门神画，而门神画早在远古尧舜时期就已经出现。文献记载，汉代民间已有门上贴“神荼”“郁垒”现象。我国现存最早年画是宋版的《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绿珠，民间俗称“四美图”。

民间的年画、门神，又称“喜画”。过去，民间盛行在室内贴年画，门上贴门神，以祝愿新年吉庆，驱凶迎祥。每值岁末，民间都有张贴年画、门神以及对联的习俗。年画因每年更换，或张贴后可供一年欣赏，故叫作“年画”。

年画种类分为版画、刻纸、纸绘三种。版画是以木刻图案，再按图上色而成的。杨家埠木版年画属于这一类。杨家埠木版年画形式新颖多样，从大门的武门神、影壁墙上的福字灯、房门上的门神和金童子，到中堂、



杨乃东在印制木版年画

炕头、窗户两旁、牛棚、禽圈、粮囤等地都有专用年画。这些年画，造型夸张、粗壮朴实、线条简练、色彩艳丽，充分体现了山东农民粗犷奔放、豪爽勤劳、爱憎分明的本色。

史籍记载，杨家埠木版年画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自明朝开始，这里的杨姓艺人就开始创作木版年画。至清朝，杨家埠已有百家画铺，年画千种，画版数万。木版年画的发展与中国雕版印刷密切相关。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宋、元两代进一步发展，至明代盛极一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杨家埠木版年画兴盛起来。对于木版年画的雕版，现代人已很陌生。我们只有在古籍书店和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利用这种技艺印刷出来的书籍和年画。

杨家埠木版年画从明代发展到清代，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杨家埠出现“家家印年画，户户扎风筝”的盛况。明代，杨家埠木版年画题材比较狭窄，以刻印神像年画为主。为迎合民间传统习俗的需求，民间艺人主要绘制“灶王”“门神”“菩萨”“玉皇”等题材的年画。尤其以灶王题材最受欢迎。这是

因为在潍坊地区灶王的传说在民间非常流行。

在潍坊民间传说中，灶王叫张万仓，娶妻郭丁香。张万仓经商外出期间，爱上了少女海棠，并将海棠带回家，休了贤妻郭丁香。海棠好吃懒做，不久将家财败光，也一走了之。张万仓家又遭大火，他双眼被熏瞎，沦为乞丐四处讨饭。一日，张万仓讨饭来到一户人家门前，讨到一碗热汤面，吃后感觉味道很像前妻郭丁香所做，一问果然如此。张万仓羞愧万分，一头钻进灶膛内烧死了。玉皇大帝念其有悔意，封他为灶王。因为这个传说，灶王年画在潍坊地区很是流行。做人不要忘记本，不要忘记恩负义，看似一张普通的灶王年画却寄托着人们朴素的善恶理念，表达了淳朴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家埠木版年画也是“载道”的。

杨家埠年画的制作工艺别具特色。艺人首先用柳枝木炭条、香灰作画，名为“朽稿”，在朽稿基础上再完成正稿，描出线稿，反贴在木版上进行雕刻，继而分别雕出线版和色版，再经过调色、夹纸、兑版、处理着色等工序。经过手工印刷的年画自然生动。年画



生产分绘画、雕刻、印刷、装裱等几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极为精细准确。

二

木版年画最见手艺人功夫的一道工序就是刻版，这是关键环节，只有雕刻艺人最有发言权。杨家埠木版年画老艺人杨洛书在我国年画界赫赫有名。他7岁时跟父亲学艺，熟练掌握画稿、刻版、印刷等全部年画制作技术。他对雕刻技艺颇有心得。雕刻要用几十种刻刀。很多雕刻木版年画的工具都是他自制的，有刻刀、裁刀、平刀、离刀、大挖刀、中挖刀、小挖刀……对待这些工具，他就像是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每种工具的使用，他都得心应手，并雕刻了自己都记不清数目的年画雕版。

雕刻木版年画时，手艺人的手、肘、腕、指均要协调配合。一把雕刻刀握在手里像握着一支笔，要想把年画的韵味通过手里的雕刻刀体现出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才有“三分画、七分刻”的说法。

许多雕刻艺人都有家传的手艺，是长期耳濡目染的结果。有的雕刻艺人三四岁的时候就被抱到父辈跟前，看着他们在雕版上一刀一刀地精雕细刻。每道工序都有操作规范和技术要求，都有技艺诀窍和要领。

历经多年磨炼和潜心研究，杨洛书木版年画刻版技艺独树一帜。他被誉为“中国年画大王”。为更好地保护杨家埠木版年画雕版，杨洛书将自己珍藏的明代年画雕版和清代年画雕版无偿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考证，他捐赠的那块刻于清顺治二年的年画雕版是我国现存较早的木质年画雕版之一，可谓无价之宝。

鉴于杨洛书在民间文化保护、传承和创作方面的突出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他“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杨洛书成为我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年画艺术家，为中国民间艺术争了光，为山东潍坊赢得了荣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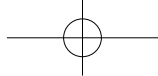
如果仅仅是杨洛书一枝独秀，那么杨家埠木版年画也不会有如今这样大的影响力。

杨家埠还有其他技艺精湛的木版年画大师和后起之秀，有杨洛书儿子杨付涛，还有杨乃东、张运祥等人。大家辛勤耕耘，让杨家埠木版年画春色满园。

杨乃东从小跟随父亲学习木版年画雕刻制作技艺，创作、刻制木版年画700多套，共3500多块雕版。他的工作室墙，挂着《年年有余》《双喜临门》等木版年画作品，寓意喜气洋洋。杨乃东创作的木版年画线条柔和流畅、构图严谨、色泽饱满，线条与颜色结合紧密，经过很长时间都不会出现晕染情况。他制作的木版年画成为抢手货，还有木版年画爱好者收藏他的作品。作为木版年画传承人，杨乃东坚持保留传统技艺。一张普通木版年画，制作者光刻版就要二十多天，画面复杂的需要两三个月。他坚持用传统技艺制作年画，不减少工序。杨乃东说：“传承杨家埠木版年画，必须严格要求，从自己做起！”

2023年6月14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处的支持下，由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太总站主办的“齐鲁古风地 最忆是潍坊”中国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在东京开幕，旨在以“文化为媒，增进了解，增进友谊，促进中日友好”。展览精选了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部分典型代表作品，通过风筝、年画、剪纸、泥塑、核雕等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展示了潍坊的文化历史和民俗风情。杨乃东作为代表团成员，在展会上向日本观众展示了杨家埠木版年画画稿、雕版、印制的过程。现场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日本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对年画有着极大的兴趣。

一名日本年轻观众跃跃欲试，在杨乃东指导下，在木版年画雕版上刷油墨、铺纸、用墩刷施印……把印好的年画轻轻从雕版上取下，向现场观众展示自己的成果，现场响起热烈掌声。观众感受到了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艺术魅力，赞叹中国民间艺术的丰厚底蕴。杨乃东在现场制作的木版年画被抢购一空。他带去的木版年画也销售火爆。杨乃东被观众的热情感染。他想，中国传统民



间艺术通过各种形式不断推广，一定会在域外受到广泛关注和欢迎。日本的中国资讯网（RecordChina）、谷歌新闻、微软新闻、乐天新闻等媒体，以及《东方新报》《日中商报》《中文导报》等中文媒体都对这次活动作了报道。

中国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取得丰富成果，杨乃东满载而归。他对发展杨家埠木版年画更是充满了信心。

三

杨家埠木版年画传承人张运祥，近几年不断寻求木版年画的创新突破之路。他创作的《二十四节气》木版年画被人津津乐道。

木版年画多数是横版的。张运祥创作的《二十四节气》木版年画，构图为竖版。与传统构图不同，这套木版年画画面上有大量留白，每个细节都有他独特的想法。“竖式构图寓意顺，字与图呈一字形，加中间圆形印章，寓意101，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张运祥说。《二十四节气》木版年画从创意到画稿，花费了他三个多月时间，雕版又用了四个多月。《二十四节气》印出来后引起热烈反响，表达了他的创意初衷，给人清新脱俗之感，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理念。他运用传统木版年画图文结合的方式表现主题，按照传统木版年画手工雕版、手工刷印，在构图与用色上大胆突破传统年画的风格，借鉴水墨画用色方法，使画面颜色有浓淡深浅的不同变化。这是木版年画的一种创新尝试。张运祥是想让木版年画引起年轻人的兴趣。他认为，木版年画不能抱残守缺，停滞不前就意味着消亡。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与时俱进，渐渐被人们遗忘，这样的教训要好好总结。

潍坊市民间艺人为发展杨家埠木版年画不故步自封。他们在传统木版年画中融入创新理念，创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木版年画。一幅名为《中国梦》的木版年画，大胆突破传统，表现了全新的内容。画面上是众人迈着坚定步伐奋勇前进，象征友谊的和平鸽围绕着长城，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国产航母等

一一被展示出来。年画辅以诗词配合，提升了木版年画的艺术感染力。这幅作品画面丰富、构图协调、色彩鲜艳，线、形、色带来的视觉冲击是传统木版年画不可比的。《中国梦》木版年画的作者是个年轻人。这名年轻人不仅丰富了木版年画的题材，在形式上也进行了创新。这种精神才是最可贵的，让人们看到了中国青年的力量，看到了杨家埠木版年画的美好前景。

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传承人与专业设计团队合作，集体完成了建党百年系列木版年画作品，这在业界引起不小的轰动。木版年画如何与时代结合？如何表现新时代成就？他们交了一份圆满的答卷。这份答卷让杨家埠木版年画令人刮目相看。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能注入时尚元素，成为大众喜爱的文化产品，也能让老面孔具有新品位，让人耳目一新。

杨家埠木版年画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走向国外，传播中华文明。土生土长的杨家埠木版年画赴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多个国家巡回展览。一批杨家埠木版年画艺人先后前往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巴西等国现场表演年画制作过程，受到热烈欢迎……杨家埠木版年画走上高雅的艺术殿堂，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它让世界知道了潍坊，知道了杨家埠，知道了一个充满民间艺术魅力的地方。

四

这些年，加强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潍坊市有关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建设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大力发展风筝、木版年画产业，影响越来越大。

非遗产业越来越火红，潍坊的用电量也不断增加。潍坊寒亭区供电公司因地制宜推出新举措，保证大观园发展用电。潍坊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主任冯光涛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客户用电遇到问题，他和同事会及时赶到现场帮助解决。冯光涛说：“风筝和木版年画是潍坊的亮丽名片，供电人要为这张



杨乃东向学员传授木版年画制作技艺

名片增光添彩,只有把服务做得更好,提供‘超值’服务,才能体现我们的价值。”

2022年7月,大观园筹备举办一次音乐会,邀请国内知名艺人崔健等人到大观园演出。没想到,离音乐会开幕不到一天时间的时候,供电线路突然发生故障。如果不能及时排除故障,不但影响正常演出,还涉及音乐会主办方的经济赔偿。大观园负责人杨秋民急忙给冯光涛打电话,请求帮助。接到电话,冯光涛马上带领供电员工来到大观园,查找故障点,组织抢修。杨秋民担心地问:“开幕式能来电吧?”冯光涛坚定地说:“你放心,即使抢修不好,到时候供电公司也会派应急发电车,一定能保证音乐节用电!”这句话让杨秋民吃了“定心丸”,他最担心的就是要是无法供电,不仅一百多万元的音乐节筹备费用打了水漂,还要给艺人经济赔偿,那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杨秋民的担心都被寒亭区供电公司化解了。音乐节如期开幕,达到预期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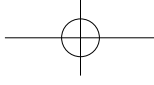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大观园最初建设的时候,原来就有三台变压器。为保证大观园供电安全可靠,寒亭

区供电公司专门为大观园又安装了一台新的变压器,并整改了园区线路,还做到定点、定时、定人巡检。遇到大观园举行重大活动,供电公司都要专门安排三名员工值班,随时为客户用电排忧解难。

2023年正月初五,大观园举办大型灯会,吸引了周围城乡大量观众。就在这时,一条地下电缆因老化发生故障。如不能及时修复,势必对灯会造成影响。冯光涛闻讯,立刻带人赶到现场,指挥抢修。那几天正逢降温,寒风凛冽。在室外作业,供电员工双手一会儿就被冻得通红,有点不听使唤。电缆要重新接头,这在平时不是很难的作业,可这时变得有些艰难。几名抢修员工轮流上,不间断作业,把电缆重新接好,很快恢复了供电。

入园观众有的知道电缆出现故障,以为大冷天修不好了就动了退票的念头。这时候,灯忽然亮了!“来电了!”大家同时大叫,还有人禁不住鼓掌。园区内流光溢彩、美不胜收。参加抢修的供电员工默默收拾好工具,上车返回单位。

寒亭区供电公司十几年如一日全心全意



为民间艺术大观园提供供电保障，令园区上下都很感动，他们想找一个合适的方式回报供电公司。经过研究，大观园管理委员会决定对供电公司员工常年实行免票入园的参观优惠政策，发放了优惠入园卡。与其他入园卡不同的是，这张入园卡是他们专门制作的，用木版年画的形式。卡上的画面是高高的铁塔和输电线路。这是对供电公司优质服务的肯定和赞扬。寒亭区供电公司党委书记张璐说：“只要我们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客户就会给予肯定。只有努力做好供电服务工作，才能在服务客户的同时努力完善自己。”

杨家埠木版年画在潍坊扎根发芽成长。六百多年前的木板年画民间艺人不会想到，这门当时只是养家糊口的技艺，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年画，几百年后会成为潍坊的一张亮丽名片，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为齐鲁大地赢得荣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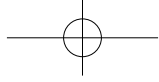
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蕴藏着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优良文化基因，是构筑中国力量、中国精神，振兴中华的宝贵财富。

姜铁军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国宴——1949》《血搏》《橘焰》等7部，电影剧本《内联升传奇》、微电影剧本《空白是永远》《牵着歌声走》《老抠》等多部。有作品获全国梁斌小说奖、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中国工业文学大赛电影剧本奖、浙江省电影剧本凤凰奖、国家广电总局第十届中国国际新媒体短片节优秀电影剧本奖、江苏电视剧创意大赛“十佳作品奖”等奖项。供职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电力作协派作家姜铁军（右三）参加“中国一日·走近中华文明”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



散文

途中的人

雨山红

海岛的渔家号子

情系焦坑

心中绿竹

心愿

饮茶趣事

沙枣花的梦

飞翔的蒲公英

张 振

罗佳宝

徐明卉

谢作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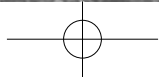
付金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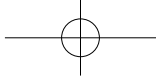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罗宗福

秦铁飞

郭文英

董 丽





途中的人

张 振

这是寒冷的一天，也是温暖的一天。

我和师傅居拉提开车到新疆新源县则克台镇的山里。出发前，所里的帕师傅特意给我一件大衣，说山里冷，备着穿。虽然快进入5月，但河谷里还是春寒料峭，尤其是山里。我接过大衣，坐上了工程车。

连绵起伏的山坡绿油油的，远处青山如黛，近处牛羊遍地。沿途，我看见一大朵白云正在树梢上打盹儿，三五只牛羊卧在地上咀嚼青草。还有鸡鸭鹅一群群地各自亮着独有的嗓音从我们车前悠闲走过，我们只好停车等待。

从城里到乡里，我眼里看的，耳里听的，皆令人神清气爽。我到则克台镇供电所工作已经快一年了。一线虽然很辛苦，但有美景相伴，有同事热情帮助，我很知足。尤其是我身边的师傅，居师傅、帕师傅、代师傅、叶师傅，他们待我如亲如友，一路走来，我们一起收获被村民赞扬时的喜悦，一起承担寒冬酷暑下的辛劳，一起告别一个个漆黑的夜晚，一起迎接一道道晨曦的光芒。通过师傅带徒结对的方式，居师傅成为我的师傅。我们彼此相处的机会更多些。

车子在弯弯绕绕的路上行进，最后终于进了山，到了赛马场。赛马场是镇里一个很小的村队，四五十户人家。别看住户少，他们却能独享大片美丽的风景，家里的牛羊马、鸡鸭鹅也能跟着一起享受这广阔的天地。你在这边山头看到一户人家后，许久过后，才能在那边坡下看到一户，然后又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在山腰里又看到另一户人家。所以，这边的交通工具，多以那种烧油的摩托车为主，以前所里的师傅也是骑摩托车去抄表的。

下了车，我们挎起工具包，敲响了一扇铁皮大门。一名中年妇女在门内应声。我从铁皮大门宽宽的门缝看进去，只见她打开房门，迈下两级台阶，朝我们小跑而来。她左手拨了拨额头上的头发，右手摆起助跑的姿势，先是抿着嘴笑，走近我们则露着牙齿大笑。我不知道她是看到了什么，还是听到了什么，竟会那么开心。她打开缠绕在铁皮门上的挂锁，看到我们戴着安全帽、穿着工作服，笑得更加灿烂了。居师傅说，来之前，已经和他们打电话联系过了，可能是一大早就在家等着呢。走进院子里，我们找到她家电表箱，



准备把老表拆除，换上智能电表。

院子是用木头、铁柱和铁丝围起来的。靠近山的那侧围墙边种了几排玉米。院子里有两间四四方方的小房子，房前有一道狭长的水泥地一直通向铁皮大门。水泥地两侧是有泥土的地，用花砖做了隔断，又被分成四小块。地里土壤疏松，想必是主人经常打理，已有一些绿色蔬菜探出了头。女主人走在我们前面，一步一回头，一回头一摆手。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新疆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热情好客，不管你是谁，只要到他家都是贵客，他们都会沏壶热奶茶、掰块儿馕饼、挖一勺果酱递给你，和你说说笑笑，唠唠家常。平时，我和同事走在乡里，也会遇见这样热情的农牧民，让我们到屋里喝奶茶。我们都会婉拒。今天有工作要做，我们婉拒女主人热情的邀请。帕师傅也举了举手里的工具和电表，示意有活还没有干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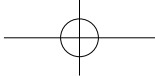
我在所里还是兼职通讯员。干完自己的活，我就打开相机，变换角度和站位，为居师傅、帕师傅他们拍摄工作照。令我不解的是，女主人竟也同时随着我的位置移动。我

站在哪儿，她便站哪儿，每次离我约半臂远。转头工夫，我迎上了她的眼睛，礼貌性地笑了笑。女主人有一双灵动的眼睛，仿佛下一秒就要说出话来。她又指了指房门的方向。我笑着摇头。她举起双手，做了个“吃东西”的手势，随即挽起了我的胳膊。正当我准备再次回绝时，她嘴里发出“嗯嗯——啊啊——哦哦”的声音，表情也变得慌张起来，好像在说“家里准备了吃的，你是不是嫌房子简陋，不肯进去啊”。我仿佛突然明白了，瞬间沉默。从打开院门到现在，她还没开口说过一句话，而之前她所有的举动和手势似乎都证明了我心里的猜测。是的，她是一名语言障碍人士。她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能开口说话，所以才用尽了各种身体语言，向我们表达她火热的心。

居师傅和帕师傅仿佛也明白了，默默地和我一起跟着她走进屋子。

两间房子不大，正屋是用来做饭和放杂物的，里屋是休息、吃饭用的。房子被收拾得很干净。走进里屋，一股暖意袭来，我先前被大风吹得有些僵硬的手指，逐渐被温暖





包围。桌上摆满了吃的，有高高摞起的馓子和一层叠一层的馕饼，有用玻璃果盘装的水果、饼干、糖果、坚果、蜜饯，还有用高脚杯似的器皿盛放的果酱、奶酪和酥油……这些食物摆放得很精致，色彩丰富，芳香扑鼻。我沿着床炕的边缘坐了下去，女主人看见后，连忙比画起往里坐的手势。里面的座位相当于上座，我便冲她摇了摇头，用笨拙的手势表示“坐这就好”。她似乎很坚定，继续对我比画着往里坐的手势。正在脱鞋子的居师傅说，山里的牧民很淳朴，也很真诚，他们看你脱了鞋，你坐在床里面他们心里头才高兴，要不然会觉得自己招待不周。我赶紧脱了鞋，坐到床炕里边，双手接过女主人端来的奶茶，一股暖意从心底袭来。看着她弯腰继续冲茶的身影，我心想，如果她能说话，声音一定会和她美丽、自信的外表一样。

两碗热奶茶下肚，又吃了几块馕饼，我们就要告别。突然想起这几天是新疆少数民族的小年，我故意最后一个起身，悄悄地将钱压在了果盘下，算是奶茶和馕饼的费用。趁着穿鞋子的工夫，我一直在思考，要不要

和她合拍一张照片。话刚到嘴边，我终是没有说出口。这时，她指了指桌上的话梅糖，示意将糖果装进口袋，还做着边打开边咀嚼的手势和表情。我忍不住笑了，客气地拿起一块糖。不承想，她竟然抓了一大把，塞进了我的口袋。居师傅已经朝着院门走去，我慢吞吞地走着，终于鼓起勇气，在她同意的情况下，我用手机和她合拍了一张照片。合照里她举起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打了一个“胜利”手势。她那一双明亮的眼睛，写满了自信与快乐。接着她又做了几个手势，应该是告别的意思。虽然我看不太懂手语，但是那种热情和开心的情绪已经感染了我。

走出院门的时候，我也变得一步一回头，笑着和她挥手告别。车子驶下山时，她还站在门前冲我们挥手。我赶紧摇下车窗，一股强劲的山风瞬间钻进了车里，在我耳边留下一抹动人的笑容。

热情的女主人让我想起阿合西村的王大姐。

那是2022年11月的一天。那一夜，大雪纷飞，无数片雪花在工程车前照灯的光束下，压弯了身子，使劲敲打着风挡玻璃，宣





告着寒冬的来临。我们从乡里回到新源县城已是深夜。和同事告别后，我走在回家的路上。雪开始落得舒缓、轻柔。连日来的寒潮天气让我眼前的这片大地，一改往日的活泼，变得静谧、严肃、苍茫，唯独只有雪花在无声欢舞。前一秒，它们还悄然无声，但随着我走得越来越快，雪地上发出越来越急促的声响。

立冬以来，北风吹彻大地，大地一片苍茫。此时，申请电采暖报装的居民越来越多。我和同事开着工程车，不断走向一个个街道、乡镇、村队、牧业组，甚至还要到山里、冬窝子里。去阿合西村的王大姐家时，清晨的寒霜落满了枝头。

气温逼近零摄氏度以下，我们拿着供电所整理出来的现场勘查单，根据上面的地址来到阿合西村，找到王大姐家的大门。大门是对开的红漆铁门，上面有两个对称的铁环。我轻轻叩响了一只，但是里面迟迟没动静。拨打单子上的电话，也没人接。我又用力敲了几声，纵使手背的四个指关节因敲击铁门而生疼，依旧无人应答。抱着最后一试的态度，我用手掌重重地拍了几下。在准备放弃时，一旁的邻居院门开了。得知我们是供电所工作人员后，他说这家住户有听力障碍，说不了话，这样敲门她是听不见的。他让我们顺着墙边的梯子爬上去，冲院子里挥手。

按照邻居的办法，门终于开了。探出头的是一位40岁上下的中年女人，她裹着深色棉袄，刚一见我们就咧着嘴笑。看到她那淳朴、憨厚的笑容，我一时语塞，内心有些酸楚。我大声问她是不是要申请三相电，要装电暖器。她张开嘴，点着头，含混不清地发出“嗯嗯、啊啊”的声音。我的手机突然响了，上面显示的电话正是刚才我一直打不通的电话。我打开手机上的免提按钮，电话那头的人说他是这个片区的网格长，他正在帮村民测量新房子的地基，一时赶不过来。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采暖，他们村委会就集资给像王大姐这样的困难户购买了电暖器。通话期间，我的目光对上了王大姐的眼眸。她眼中的紧张和不安深深地烙在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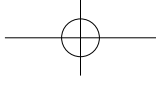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心里。临走，我给她的邻居留下了电话，笑着和她告别。远远地，我好像听到身后传来一声“谢谢”。

在则克台镇的夜里，我总能听到这声“谢谢”在静谧的月光下回荡。位于伊犁河谷下游的则克台镇，是离新源县城最近的一个乡镇。镇区北依阿布热勒山，东接吐尔根乡农场，国道218线东西横贯全境，并与省道316线交会。这也造成了则克台镇供电所供区的客户居住较为分散。这里有5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2万多用电客户。镇子北面群山环绕，东面有大片良田。身为电工，我们要爬得了高高的大山，还要下得去低洼的湿地。有时候，我们刚给东面的客户送完电，就接到西面客户的报修电话。服务路途长，我们就会遇到一些令人难忘的人和事。

铁勒哈拉村7组的一家人，就是其中之一。

要到他们家，我们必须经过一个近1米宽的水沟和一座“独木桥”。说是桥，其实就是一块一拃宽、一指厚的木板横在沟上。桥头不远处便是阿不拉升家的房子。两层楼高的草垛散发出清幽的牧草香，不时还有牛羊声传出。阿不拉升先是“喂——”的一声大喊，然后大步朝我走来，他身后的小孩蹦蹦跳跳着跟在后面。阿不拉升熟练地走过木桥，可谁想，调皮的小孩也跟了过来。正当我大声呼喊“危险”时，小孩瞬间掉进水沟。当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右脚用力一蹬，直接跳进了沟里。12月的天，那个冷啊！寒冷瞬间从小腿传遍我全身。还好水沟里的水只有我小腿深。我把孩子从水里抱上岸后，他的妈妈也哭着喊着跑到了水沟旁。想着到他们家还有点距离，我示意将小孩抱进我们的工程车里。

车里暖气开得很足，小孩换上他妈妈拿来的衣服，哭声渐小，眼珠子不停在我们三人之间打转。车窗外，阴沉的天空飘起了雪花，阿不拉升和他的妻子哄好孩子后，噙着泪，不停地“热合买提，热合买提”（哈萨克语“谢谢”的意思）。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还在用脚指头抠着湿透的鞋底，用手捏着裤腿甩水。只听身后响起小孩稚嫩的声音，我



一下子羞涩起来，看着他们一家泛着光的明亮的眼睛，我说：“这是应该做的，换作是谁都会这样做的。”返程中，我又想起阿不拉升说的话：“我们家是帮别人放牧的，苦日子没了，好日子有了，买了电暖器，小孩子写作业再也不挨冻了，大大地赞。”

生活有苦，也有乐，有的人还在搏击巨浪，有的人已乘风而上。我很庆幸，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我总会被他们认真、努力的样子所感动。比如住在阿什勒布拉克村马场的吐勒逊·阿布都木特。

2022年冬至前的一天下午，吐勒逊打来电话，说他家的电锅炉突然不热了，晚上要下雪，老人年纪大，孩子又太小。那天，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山路行驶如此之难。去阿什勒布拉克村马场的路很绕。车子驶过一小段柏油路后，就要走个把小时的土路和山路。土路是那种凹凸不平的林间小路。路面都是车轱辘子碾轧后的痕迹。这些痕迹早已被凛冽的冬风吹得硬邦邦——凸起处像陡峭的山脊，凹陷处又像深深的沟壑。车子行驶其上，颠簸程度可想而知。而走山路，则充满着危险和挑战。我们的工程车刚加足马力爬上山坡，就又要踩着刹车减速下坡。如此往返几个山头，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吐勒逊看到我们后快速走上前和我们握手，让进屋喝点热奶茶。我们委婉拒绝，先去看了他家的供电线路。

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雕着镂空花纹的绿色铁制大门，门后是一座贴着瓷砖的崭新平房，房前正中央有一个葡萄架，葡萄架两侧是用花砖隔开的几个方正的小花园，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经过排查，原来是家用电器负荷过大，导致漏电保护开关跳闸了。吐勒逊说现在家里生活好了，买的电器多了，今年秋收后他还申请了三相电表，买了一台粉碎机，专门给牛羊磨饲料用。吐勒逊越说越激动，又说起了过去的的生活。十年前，他家的生活很一般，只能说是勉强吃饱肚子，一到冬天吹起风，家里就特别冷。他说那个大风无孔不入，晚上冻得根本就睡不着觉，更不敢奢望能用上电器取暖。他告诉我，那

时候日子很难，但他从未向困难低头，而是努力用双手改善生活。慢慢地，他从帮别人养牛羊变成了给自己养牛羊。家里的房子原来是一间土坯房，后来盖了两间砖头房，现在则是有着庭院的“幸福房”。临走时，我们进入他家屋子，发现暖气如热浪般涌来。看着面前这个素不相识的人，虽然没有经历过他的生活，我却被他积极、认真、热情和善良的心态感动了。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也深深印在了我心里。

返程的路上，天彻底黑了，大雾弥漫，暮雪纷飞。不一会儿，整个夜空全是又密又急的大雪，齐刷刷地朝我们袭来。望着车窗外急速飞旋的雪花，我又想起王大姐和阿不拉升一家，他们此刻一定是在温暖的房子里，或是吃晚饭，或是看电视，不用再忍受寒冷了。途中，雪下得越来越大。肆虐的北风夹着漫天大雪，肆无忌惮地拍打在我们的车子上。我隐约看到，坐在驾驶位的居师傅，脸上表情严肃。这种表情，在他参加电网重大抢修时也出现过。这是一种怎样的表情？他心里又是怎样的状态？我想啊想，得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不是害怕、紧张、退缩，而是一种不惧困难，越是艰难越向前的表情，是他对待工作有担当和责任感的表现。

冬去春来，夏去秋至，从北天山上刮来的风经过伊犁河谷后转了个弯，一路抵达巩乃斯河沿岸，悄然潜入了我脚下的这片土地。

我虔诚地站在这片土地上，看着月光渐渐隐去，看着晨曦洒落大地，看着万物逐渐苏醒，看着那风带走苍茫和寂寞，留下一片沃土和繁荣。在供电服务途中，我看见一张张陌生的笑脸。那一个个可爱的人啊！也如春风一般，吹醒了这片富饶的大地。

张振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文学作品散见各类报刊。有作品入选多部文集。供职于新疆新源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娟



雨山红

罗佳宝

雨山村很老，在这里平时几乎看不到一个孩童。30来岁的年轻人到了这里，在村里的老人眼里只能算是个小孩子。

“现在农村不都是这样，剩下的都是我们这些老弱病残的。”第一次来到雨山村见到司奶奶，时间的指针得拨到2020年5月15日。她是我在雨山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那年，村里茶场生产出来的茶叶滞销，江苏淮安供电公司联合荔枝新闻在村里搞了一场线上直播带货，帮助茶场销售茶叶。

直播带啥？听都没听过。村里看热闹的老茶农伸长脖子、探着脑袋往直播现场挤。当天直播成效还不错，直播实时在线观看人数达27.8万人，一共卖出了295份“雨山茶”，一次性为茶农增收13.25万元。

那天午饭后的休息间隙，我独自一人走到村里的茶园，远远地看到了一个被茶树遮住半个身子的老妇人。我故意将脚步放沉，走向她，发出声响。可能是上了年纪听力不太好的缘故，她一直低着头自顾自地在那采着茶。直到我走到她的面前，她才注意到我。

“奶奶好，这里哪座是大雨山？”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迷途的游客。

她转过身子伸出右手，指向北边那座矮山，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说：“那个，那个就是。”

说话间，我打量着她：身后背着一个新茶篓，手里拎着一个稍小些的、漏底的旧茶篓。漏底的旧茶篓下面垫上了一张方形的硬纸板，硬纸板看上去应该是小家电的外包装，旧茶篓里面装着一些新采的嫩叶。

司奶奶对我这个“不速之客”几乎没有一丝防备。我又问：“您今年多大啦？”

“78喽。”

“您的牙齿可真好，不是假牙吧。”我注意到了她那一口整齐的牙齿。

“都是我自己的牙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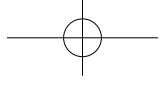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牙齿这么好，您年轻时候肯定很漂亮。”

在几年的新闻采访历练中，我倒是总结了一些经验，岁数越大，越爱听“漂亮”的软话。

“嘿嘿，你这小伙子……”

她笑个不停，手中采茶的活也停了下来。

于是，我们的友谊便像周边茶树一样吐芽生长了。



雨山村，坐落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革命老区黄花塘镇。过去的黄花塘虽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却也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天我顺道去了黄花塘镇的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参观。1943年1月初到1945年2月，全国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转入反攻阶段的关键时期，新四军军部移驻黄花塘。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新四军在苏、皖、浙、鄂、豫五省开辟了八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使得华中地区成为对敌斗争的主战场……

要不是有采访的任务，我可能很难有机会再次来到这个平凡普通的雨山村。带着从纪念馆里了解到的知识，在同样一个微风和煦、风景宜人的午后，我又来到雨山村。这次是2020年5月24日。这次，我认识了盱眙县供电公司派驻雨山村的第一书记邱巨涛。刚见面，我便跟他说要先去村里找一个人，有些东西需要给她。

我们在茶园里寻到了司奶奶，她依旧在采茶。我走到她的身边，她没有立刻认出我来，直到我拿出一沓照片交到她的手中。

我们第一次在茶园里认识时聊了很久，聊到彼此的家庭情况。她说自己的老伴七年前因为脑梗去世了，五个儿女都在外面成了家，自己去城里住不习惯，跟坐牢一样，出了家门还总是迷路。我们还聊到她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在采茶。她说自己采了一辈子的茶，已经习惯采茶的生活，闲来无事就采点茶卖到村里茶场里。现在茶场效益好了，她把茶叶卖到茶场，可以换点钱，最重要的是可以一直劳动。

这里的老一辈将生活扎根在土地里，只有走在田垄上才会心安。后来，我提出要给她拍几张照片，她的第一反应便是摇头。我的“提议”将我们之间的距离感瞬间拉近了。于是我跟她说：“照片拍好洗出来，我再送过来，再来陪你聊天。”于是，她便爽快地答应了。

我将照片递到她的手中。她一张接着一张地翻看，脸上竟然露出难为情的表情。她说我把她拍得年轻了。我打趣，照片哪有你真人好看哩。于是，她又开始笑个不停。

这次我们聊到了村里茶场的历史。原来，早在1958年，雨山村便成立了自己的茶场。建场初期，村民们并不懂采茶、制茶，日子过得苦，家家户户都住着低矮的茅草屋，吃的是玉米糊、山芋叶。

司奶奶说，茶场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史有治是个“大能人”。如今，茶场老工人们都很怀念他。讲到史有治这个人，司奶奶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她记得1966年的冬天，史有治为了购买茶树种子，独自一人背着100多公斤重的麻袋去往宜兴。在安徽滁县火车站，史有治扒火车时差点跌倒，幸亏一位解放军战士伸手拉了他一把，救了他一条命。

讲到动情的地方，司奶奶的情绪明显有些激动。她说，史有治积劳成疾，在肿瘤医院切除了8厘米的食道，接上了6.5厘米的金属食管。尽管他虚弱地躺在病房中，心里挂念的还是茶园里茶树有没有除草、追肥。司奶奶伸出右手指向北边那座矮山告诉我，史有治的骨灰就埋在大雨山南麓。他生前特地嘱咐家人要将自己的骨灰埋在那里，那里位置高些，可以一直看到茶场。

和司奶奶聊完，杨海涛带我参观了村里的茶文化展览馆。我又了解到一些有关史有治的事。1960年春天，史有治从宜兴农校毕业，响应国家支援苏北建设的号召，只身来到雨山村。到了1990年前后，茶场工人们在史有治的带领下努力奋斗，人均年收入竟然达1300多元。雨山村盖起了一栋栋新房，周边村庄的姑娘们都争着嫁给雨山村的小伙子。21世纪初，“雨山茶”红极一时，曾在中国国际茶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还吸引了外国友人慕名前来投资茶场……

那天，采访结束已是傍晚时分。临行，我在村里的小路上又遇到了采茶回来的司奶奶。我留了她的手机号码。她非要留我吃晚饭，说是感谢我送照片给她。我跟她约定下次我再来时一定去她家吃上一碗面条。可说到下



次再来的时候，她突然变得伤感起来，说自己说不准哪天就突然走了，我再来也找不到她了。如果找不到她，就找她的弟弟问问。

可能是傍晚起风了，灰尘眯进了我的眼睛，我的视线竟然模糊起来。我拿出手机，用前置摄像头跟她一起拍了一张合照。回去的路上，我的思绪飘出车窗外，都被卷进了车轮中。无数的文字被轮胎轧在了柏油路面上，等着我去收拾。

二

司奶奶本名司业英，性格开朗。她年轻时在茶场担任过茶场的文艺宣传队队员。她一直都生活在雨山村，是地地道道的茶农，双手泡在水里都会将水染成茶的颜色。

我在雨山村的采访任务，和“能源绿·一品红”电力扶贫项目有关。司奶奶不懂我想要了解的内容，于是便将他的弟弟司业科介绍给我。司业科身材消瘦、精神矍铄，总是紧皱着眉头。村里人都叫他老司。曾经多年担任雨山村四队队长的他，对茶场的发展史再熟悉不过了。

我问老司的第一个问题是“茶场什么时候用上电的”。老司眉头皱得更紧了，不过他还是说出了个大概时间。具体的时间，他确实已经记不太清了。茶文化展览馆内也没有相关史料记载。老司说，大概是在20世纪

70年代初，茶场里添置了一台8千瓦的柴油发电机，村里人就用上了电灯。起初，茶场制茶的地方就在一个茅草房里，工人支起一口歪嘴锅。大家白天采茶，晚上就在油灯昏黄的光线下炒茶。

说到这，我的兴趣上来了：“为什么不留到第二天再炒呢？”老司跟着也来劲了，以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口气跟我解释：白天新采的茶叶不能过夜，一旦过了夜，炒出来的茶叶就泛红，品相不好。后来有了柴油发电机发电，工人晚上在电灯下炒茶的效率高了很多，晚上也能早些睡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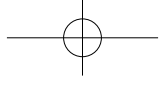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在与老司的攀谈中，我愈发相信大雨山脚下的这座小山村与电有着不解之缘。

既然问了什么时候用上电，那怎么也避不开扶贫故事。经过多方打听，我联系到了已经退休的黄花塘镇供电所所长韩伯明。韩伯明今年64岁，退休前与当地群众打交道多，很是健谈。

韩伯明说，1984年左右，盱眙县实现了“乡乡通电”。当时，农村用电主要依赖农民集资办电，而乡镇之间发展有差距，发展好的地方用电就早。茶场效益好，雨山村1982年便接上了电。

“当时镇上一共才3台变压器，茶场就有1台。”韩伯明当时参与了茶场接电任务。那些事，他如数家珍。那时，从镇上接过去的线路叫茶场支线。为了尽快完成接电任务，





他们一个班十五六个人全部住到村民家里。没有床，他们就在地上铺稻草打地铺。韩伯明开玩笑地说：“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中午豆腐汤泡大米饭，晚上被柴油灯熏得一脸灰。”

我忍不住打断：“用上电灯之前，不都是用的煤油灯吗？”韩伯明告诉我，那会煤油也是凭票供应的，煤油点完了，群众就捻根灯芯放在盛有柴油的碗里。柴油灯比煤油灯放出的灰更大，熏得屋里到处都是黑乎乎的。

雨山村属于丘陵山区，到处都是石头，那时候他们挖不了埋电线杆的坑。村民用心切，想出了个土方法——放炮炸坑。他们先凿出个坑，将炸药放进去，点燃引线，坑就被炸开了。村里通往镇上的路不好走，有一片片的水稻田和数不清的小河沟。运送电杆的时候遇到河沟，茶场工人和电工师傅都卷起裤管跳入水中。30多人抬一根电线杆蹚水前行。遇到较为平坦的山路，他们就将牛车拉过来帮忙运电杆。

回首往昔总会让人容光焕发。我在韩伯明的脸上看到了岁月沧桑和时间长河缓缓流淌。

老司说，茶场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在2010年前后。由于制茶工艺落后，炒茶设备陈旧，茶场生产的茶叶越来越少。加上绿茶市场竞争激烈，茶场连续亏损导致村里大片茶园荒废，很多茶树都被砍掉，茶园改成了农田。他说：“茶树被砍掉的时候，我们这些老茶农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我听出了老司语气里的无奈。他说2018年前后，村里有32户贫困户96名贫困人口。

在与老司的攀谈中，我找到了老司总是紧皱着眉头的原由。老司的老伴患病多年，还去南京动过手术。儿子因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丧失劳动能力。儿媳妇也患有心脏病，需要长期服药。他家里生活境况很不好。

2018年7月，盱眙县供电公司“能源绿·一品红”电力扶贫项目落地雨山村。供电公司给茶场打造了苏北第一条全电气化红茶生产线，增容改造了村里变压器，还在茶场车间

的屋顶上安装了光伏板。茶场不仅能生产绿茶了，还能生产红茶。“能源绿·一品红”红茶品牌应运而生，销售渠道也拓宽至线上。

这接二连三持续向好的变化改变了老司的生活，也改变了雨山村。2019年年底，雨山村贫困户全部脱贫。

三

再次来到雨山村，已是2022年的秋天。去的前一天晚上，我给司奶奶打去了电话。我听出，电话那头的她开心得像个孩子。

雨山村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村里道路平坦宽阔，很多人家建了新房。在村里的茶文化展览馆，我看到杨海涛拿着相机正忙着给老人们拍“定妆照”。

“一辈子没穿过旗袍，这么大岁数倒是穿上一回。”已经化完妆的司奶奶笑盈盈地走了过来。原来，杨海涛要送给村里的老人们一个特殊的重阳节礼物。

杨海涛在2021年4月接过同事邱巨春手中的“接力棒”，担任雨山村驻村第一书记。他性格开朗，会摄影，还烧得一手好菜。杨海涛平时与村里老人接触多，经常会拎上一些米和油到孤寡老人家里拉家常。杨海涛说他脑海中记忆最深的画面是：傍晚时分，一些形单影只的老人走在村里的马路上。

我与司奶奶聊过“留守”这个话题。司奶奶说自己的子女都很孝顺，平时一有空便回来探望，多次提出要接她去城里同住享福，她心里很欣慰，可是每次却都摇头不同意。

驻村走访过程中，杨海涛细心地发现村里很多老人连一张像样的证件照都没有，于是便萌生出为他们免费拍证件照的想法。起初，他的心里也有顾虑，担心老人们忌讳拍证件照。没想到，他挂起作为证件照拍摄背景的红布后，老人们纷纷过来拍照。杨海涛也自掏腰包买了相框，将照片装好后送到老人手中。

他还想到要给茶场老人们拍摄旗袍照。这个想法还得从杨海涛看到的一个茶叶宣传视频说起。有一次，他在寻找视频素材时，发现一个视频中的采茶姑娘们身着蓝布白点采茶



服，忙碌在一垄垄翠绿的茶树间，视频画面很美。杨海涛便想到了村里的留守老人们。谁年轻的时候不是光彩照人呢？杨海涛从城里租来了旗袍，还请来了专业的化妆师。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便带上相机，领着身穿旗袍、淡扫蛾眉的老人们走进茶园。

拍摄过程中，老人们对着镜头都比较紧张，放不开，笑起来也很勉强，拍出来的照片效果不理想。杨海涛便给我安排一个“艰巨的任务”：负责在老人前面说一些漂亮话，逗老人开心。

万万没想到，杨海涛这一举动让他火了。他给留守老人拍证件照和旗袍照的故事上了微博热搜，还被《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和中央电视台多个栏目报道。

摘去贫困帽子的雨山村如今走向了富足。村里空气清新、环境宜人，还办起了民宿、农家乐和亲子乐园。用杨海涛的话说，如果物质文明是一艘船，载着乡亲们驶向乡村振兴的方向，那精神文明便是帆，扬起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愿景。

杨海涛在村里的表现，司奶奶最有发言权。2022年中秋节，杨海涛了解到司奶奶的儿女因故都不能回来陪她过节，于是买了一些菜带到司奶奶家。厨艺不错的杨海涛在灶台前掌起了勺，司奶奶在灶台后烧起了柴火。团圆月下，司奶奶小院里方桌上摆上了一桌别样的中秋宴。

后来，我问起杨海涛这件事，他说那晚还跟司奶奶的儿女通了视频电话，司奶奶很开心。那晚，他回家路过茶园时，突然发现茶园上空的月亮很亮、很圆。

那一轮明月，老书记史有治也见过。

今年5月，一年一度的雨山茶旅文化节在村子里举办。茶场现场发布了5款创新茶产品。可喜的是，面积达4000平方米、拥有2条全电气化生产线的茶场新厂房正式投入使用。

站在大雨山南麓向下望去，新翻整过的100多亩茶田中有10万多株娇小的茶苗茁壮成长着。这些茶树苗，都是今年2月份杨海涛带着村民们种下的。杨海涛说，今年9月份他们还会种下一批茶苗，全年预计能种下

30多万株茶苗。

当然，村民们种茶树并不是义务劳动。村里有一家买东西不收钱的“电力爱心超市”。村民以劳动换取积分，再用积分“购买”商品。村委会以此来引导村民共同参与乡村治理。杨海涛说，去年年底，村里留守老人们远在外地的儿女很担心父母的状况，杨海涛便在“电力爱心超市”里储备了应急药品。

每逢周末，雨山村的亲子乐园总会迎来共享天伦之乐的游客，杨海涛也看到了老人们眼中羡慕的神色。

今年“母亲节”前，司奶奶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她们周六有个“母亲节”活动，问我有没有空一起参加。于是，我便欣然前往。

跟预想中的差不多，在村里亲子乐园的土灶台前，杨海涛着实秀了一把厨艺。为了陪村里留守的“老母亲们”度过一个难忘的“母亲节”，他一早便去早市买菜。他买了桂鱼、母鸡、对虾、豆腐、青椒、毛豆，还有10斤个大体肥的龙虾。除此之外，他还买了6束康乃馨。

从来没有这么正式过“母亲节”的“老母亲们”收到康乃馨时，脸上都露出了羞怯的神色。司奶奶拉着我说：“现在党的政策好，杨书记对村里老人都很好，一点都不‘嫌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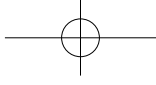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饭后，我们无意之中聊到了史有治。杨海涛说在20世纪90年代，《新华日报》刊登过长篇通讯和评论员文章，翔实地讲述了茶场书记史有治的感人事迹。我看向不远处的大雨山，思绪飘向了茶园。

在我眼中，绿色的茶园有着别的色彩。那颜色是一抹鲜艳的、永不凋零的红色。

杨海涛和我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我们希望能够将这个小山村的故事拍成一部微电影，名字就叫《雨山红》。

罗佳宝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青年文学》《脊梁》《青春》等文学期刊。供职于江苏淮安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娟



海岛的渔家号子

徐明卉

摇大橹，使大船，不缺米，不缺面。
渔家就是不通电，点着油灯过大年。
早也盼啊晚也盼，一盼就是多少年。
就盼通上长明电，亮亮堂堂过大年。

20世纪70年代，我跟着母亲回长岛姥姥家，坐在小板凳上一边看姥爷补渔网一边听他唱渔家号子。渔家号子是山东长岛一带流行的民间渔歌。过去，渔民到海上打鱼，一边劳作一边唱自己编的歌，自娱自乐。特别是在起渔网的时候，为了步调一致，渔民就用这种渔家号子作为口令来协调起网动作。就像赛龙舟一样，参赛者要高喊龙舟号子协调划桨动作，达到共同用力的目的。时间久了，长岛渔家号子的音调和内容固定下来，成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不但在海上作业时渔民会唱，在民俗节日里也成为受到欢迎的演出节目。

长岛渔家号子内容很多，也有关于电力的内容。长岛隶属山东省烟台市，是海岛县。因地理位置的原因，一直缺少电力供应。长岛与蓬莱隔海相望。20世纪70年代，蓬莱由大电网供电，每到晚上灯火通明，长岛却是一片漆黑。岛上的渔民们渴望用上电，这种

愿望反映在渔家号子里。

记得小时候每次去姥爷家，虽然很高兴，因为在海边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能赶海还能洗海水澡，但我总待不长。晚上没电的日子太难熬。这时候，姥爷就会指着远处隔海相望的蓬莱跟我说，总有一天，长岛会和蓬莱一样有电的。看着大海对面的灯光，我想，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2年长岛电业局（长岛县供电公司前身）成立。那一年，电业局敷设4条35千伏蓬长海缆（蓬莱至长岛），长岛居民用上了稳定的电。夜幕降临，长岛县政府门前的路灯下，孩子们玩游戏，嬉笑声不断。因为海底电缆供电能力有限，长岛晚上限时用电。岛上除了一条主要街道有路灯外，其他地方没有路灯，都是黑黢黢的。

为了发展海洋经济，长岛县政府提出“耕海牧渔”，鼓励渔民靠海吃海。我大舅与人合伙办起了修船厂，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渔民还成立了造船厂。长岛用电量猛增，海底电缆供电量不足，停电成了家常便饭。蜡烛是渔民家庭的必备品。晚上，许多孩子都是在烛光下写作业、学习。



面对这种状况，有人提出向蓬莱学习在长岛发展火力发电，建火力发电厂。算经济账，火力发电成本高，新建发电厂不合适；算生态账，火力发电污染大，严重影响环境，对观光旅游和后续发展都有影响。这条路走不通，怎么办呢？长岛县供电公司筹措资金，又敷设了一条110千伏海缆，解决用电“卡脖子”问题。

敷设海底电缆，不仅仅需要海上敷设技术，电缆从海底引出并牵引到变电站也是难题，需要大量人力，政府为此颇费脑筋。消息不胫而走，渔村和岛上企业派人找到政府相关领导，承诺运送电缆他们出人出力。那是在长岛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景象。上千人出动，海滩上密密麻麻地全是人。他们扛起粗大的电缆，喊着整齐的号子：“嗨——嗨——”姥爷和几位年老渔民歌手唱起了新编的渔家号子，给大家加油。

扛电缆啊加油干，长岛电力开新篇。
大家携手共努力，咱们用上长明电。
……

之后，长岛县供电公司又建设了长岛至砣矶岛35千伏海缆输电工程和长岛至黑山、长岛至庙岛的10千伏配电工程，长岛县的10个乡镇用上了大网电。有了大网电保障，长岛的经济飞速发展，1992年成为山东第一个小康县。电力事业的发展，为长岛渔业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育苗业、冷藏业、水产加工业与养殖业同步发展，渔民走上富裕之路。南隍城岛成为长岛县第一个电气化村，是全省闻名的小康村。

长岛海峡每日来往很多船只。船锚钩坏海底电缆的事情时有发生，维护海底电缆成为一项十分重要工作，及时快速抢修受损海缆成为供电公司重要任务。2012年7月的一天，海缆遭受外力破坏发生故障。长岛县供电公司抢修队出海抢修。潜水员穿戴好潜水装备潜入水底不久，海面就泛起波浪。船长大喊：“快上来！要变天！”抢修队长赶紧通知潜水员上浮。潜水员一上来，抢修船就调头往回开。巨大的海浪让抢修船颠簸不止。

不幸的是，当时抢修船失去了动力，像一片树叶在海上漂浮。一排排海浪接连袭来，抢修船快要翻了。幸亏一艘渔船发现险情，赶来救援。两艘船与风浪搏斗了半个多小时。抢修船终于被拖回码头。

风浪稍有平息，抢修队员再次出海抢修海缆。因为如果不能及时抢修，那会给岛上企业、渔民带来很大经济损失。他们再次登上抢修船出发，来到故障发生点的海面，轮番下潜抢修海缆。终于完成抢修任务，岛上恢复供电。

长岛电力来护航，渔民心里喜洋洋。
顶风冒雨去抢修，个人安危放一旁。
及时送电作贡献，优质服务美名扬。

长岛渔家号子歌颂电力的内容这些年不断增多，说明供电公司的服务越来越好。如今，像长岛这样通过海缆接入主电网解决海岛用电问题的岛屿，在我国沿海地区有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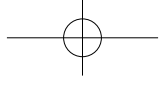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长岛海底电缆串联着海岛光明。如今的长岛，致力于打造绿色、生态、宜居美丽海岛，电网建设步入智能化、清洁化时代。清洁取暖、电气化海产养殖等一系列电能替代项目落地。岛上渔民发展长岛渔业经济的梦想正在变为美好的现实。

早也盼，晚也盼，终于盼来长明电。
改革开放大潮涌，绿色发展遂心愿。
锦绣前程更美好，祖国长青万万年。

姥爷年纪大了，一般很少出门了。我二舅开办了渔家乐，姥爷坐在渔家乐的小院里，一边编织渔网一边演唱渔家号子。他是在为游客表演，引来游客们的阵阵掌声。渔家号子是发自姥爷内心的，伴随长岛的海风越传越远……

徐明卉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啄木鸟》《山东文学》发表文学作品多篇，有作品入选多种选本。供职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娟



情系焦坑

谢作尾

立秋已过十余天，但飞云江两岸依旧酷热如夏。当汽车抵达位于浙江省瑞安市马屿镇焦坑村的110千伏焦坑变电所（以下简称焦坑变电所）时，我推开车门，只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辣辣的太阳虽然还未直射到地面，但水泥路面却已闪闪发光。一群知了躲在路边的树上使劲地叫着，似乎在告诉人们夏天并未远去。

焦坑变电所是瑞安市首座110千伏变电所，温州市第二座110千伏变电所。在该变电所建成投运60周年之际，应《瑞安日报》之约，我和温州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虞秋生一起去采访。

老所长阿福老师和他的女儿瑞珍等早已在变电所门口等候。阿福老师本名嵇惠福，今年83岁，但身体还很硬朗。他中等身材，头戴红色安全帽，身穿浅蓝色格子T恤和灰色长裤，脚穿黑色布鞋，步履坚实，精神矍铄，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我们原计划参观变电所后到他家登门拜访，但老人执意要到变电所去。他说他也想再看看让他魂牵梦绕的“焦坑变”。

两扇不锈钢大门被打开，我们一行人沿着一段上坡路走进了这座历经六十载风雨的变电所。

提起焦坑变电所，不能不提飞云江和温州百丈漈水力发电站一级电站。飞云江发源于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洞宫山白云尖，自

西向东流经泰顺县、文成县和瑞安市，最后注入东海。飞云江是浙江省八大水系之一，温州市第二大河，素有“瑞安的母亲河”之称。飞云江上游的泗溪支流，溪谷深邃，水流湍急，并有天然形成的三段瀑布，即闻名遐迩的百丈漈瀑布。

1957年9月，国家批准在文成县篁庄兴建温州百丈漈水力发电站一级电站。1958年7月，电站正式开工。工程边筹建、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施工高峰期，现场建设者有6000余人。建设者披荆斩棘，顽强拼搏。1960年5月4日，第一台1.2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建成发电，同年8月，第二台同样容量的机组建成投产。这两台机组通过同步建设的110千伏百丈漈至温州牛山的输电线路及牛山变电所向温州市区送电。温州电力发展史翻开崭新的一页。

“瑞安第一个110千伏变电所为什么选择在焦坑这个地方呢？”我好奇地问。

阿福老师口齿清晰，说：“我觉得跟焦坑这个地方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焦坑离马屿镇仅二三公里，老56省道经过这里。110千伏温百线也在附近经过。在焦坑的南边有飞云江下游最大的粮食产区，农田有4万多亩。20世纪60年代，农田灌溉急需用电。当时马屿镇一带还有部队驻扎。据说军区首长也参与了变电所



选址，最后确定在焦坑村的一个小山坡上建设变电所，并在附近挖了一个防空洞。”

据《飞云江志》记载，焦坑变电所是专为瑞平平原实施农业灌溉而建设的。1960年，浙江省水利厅批准投资兴建，浙江省水电勘测设计院设计，浙江省电力安装公司（浙江省送变电工程公司前身）安装，瑞安县政府主持施工。1961年12月开工，1963年5月1日竣工启动投运。蕉坑变电所与110千伏温百线连接，安装一台7500千伏安变压器。

又据《温州市电力工业志》记载，20世纪60年代初期，温州电网形成后，网内农村用电量跃上了一个新台阶。1962年，农村用电量为332.6万千瓦·时。1963年5月，瑞平电灌工程竣工，当年农村用电增加到792万千瓦时，比1962年增长1.38倍，农村用电量占总用电量的比重由1962年的6.9%上升到1963年的15.69%。焦坑变电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阿福老师是马屿镇藤岙村人。1940年出生，1979年从部队转业后主动要求到焦坑变电所工作，1984年起担任所长，直至1998年退休。

“长期在变电所工作，一定很辛苦吧？”虞秋生主任也是一名军转干部，关切地问。

阿福老师的三女儿瑞珍接过话茬说：“焦坑这地方还是比较偏僻的，我小时候经常跟父亲来变电所。他整天忙于工作，我就在职工宿舍里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夏天，我们经常到防空洞里乘凉，里面黑黑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每到台风季，父亲都是吃住在变电所，很少回家。我们四姐妹都是妈妈带大的。父亲经常说，在变电所工作虽然枯燥单调，但责任重大，丝毫不能马虎。小时候我不理解父亲，直到我毕业后也成为一名变电运行人员才深有体会。”

嵇瑞珍出生于1975年，1998年浙西电力技校毕业后参加工作，目前是温州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飞云运维班的一名运维工。

嵇瑞珍拉着父亲的右手，跟我们讲述了一桩父亲因公负伤的往事。那是1985年初夏，温州电业局为统一变电所10千伏出线，决定更换焦坑变电所的主变压器（原为6千伏出线）。110千伏平阳变电所退役的变压器运到了焦坑变电所，替换原来的变压器。那段时间，父亲

和同事们连续加班加点。有一天，父亲急着到镇里购买配件，在变电所门口公路边等待载客的拖拉机时，被疾驰而来的拖拉机撞倒在地。他忍痛爬起来，右手却碰到拖拉机的皮带轮。高速转动的皮带像一把利锯，将他的三根手指瞬间锯断，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同事们立即护送他到医院治疗，但断指已无法接上。他的右手食指被切掉了半个指节，无名指被切掉了一个指节，小指被切掉了两个指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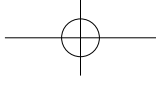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焦坑变电所建成初期主要解决马屿片区和潘山翻水站的用电问题；1980年增设了35千伏仙降线路间隔；1984年增设了35千伏淘山线路间隔；1988年，主变压器扩容至16000千伏安……”阿福老师指着户外电气设备，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在他眼里，这一排排整齐的户外设备就是钢铁战士，顶天立地，无惧风雨，捍卫光明。

2002年，焦坑变电所实施了整体改造，后来又经历了数次阶段性改造。除了进所道路右侧的那堵厚实的围墙被保留下来外，其他建筑物和电气设备都已焕然一新。随着电力科技的进步，变电所也经历从多人值守到少人值守，再到无人值守的过程。目前，焦坑变电所仍是温州电网重要的枢纽变电站之一，装有2台50000千伏安主变压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离开焦坑变电所时，阿福老师站在公路边，高举右手，挥手跟我们告别。凝视着他慈祥的面孔和三根明显残缺的手指，我的内心肃然起敬，眼泪也忍不住流下来。阿福老师是一位平凡的电力人，像山一样淳朴，像水一样清澈，像钢一样坚韧，二十年如一日，扎根山区，默默奉献，用智慧和汗水甚至鲜血，维护一个偏远变电所的安全运行。如今他虽然退休了，但仍情系焦坑。

谢作尾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瓯越之光——一个温州电力员工的自述》。供职于浙江温州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娟



心中绿竹

付金琪

一纸调令又开启了我的新工作旅程。换办公室对我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了，掐指一算，这已经是我第十三次调换办公室。望着几个打好包的纸箱，我心中有莫名的感慨。抬起头，我习惯性地去看窗前那盆陪伴我多年的绿竹，再三叮嘱大家搬运它时一定要小心，因为每一片绿叶对我来说都很宝贵。

—

记得去年妻的生日，我给她画了一张明信片，几竿翠竹中间有两只可爱的麻雀，麻雀在竹林间快活地飞翔穿梭。细心的我当天特地去邮局盖了妻生日当天的邮戳，因怕丢都没敢实地邮寄。晚上，妻吹完生日蜡烛，许完愿，看到我拿出这原创礼物时竟表现出少有的喜欢和激动。明信片背面是我用心写的一段话：“不知何时起便爱上了竹，一爱便到白头，只想在今后的日子里，与你在种满竹子的庭院中，一起坐看云起云落，爱你的竹。”我们一家三口在饭店吃完饭回到家，妻一进门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明信片小心翼翼地用纸包好放到她的首饰盒中，还要求每

次她过生日我都要送她一张画满绿竹的明信片。夜晚，在床头灯下看书的我习惯性地将要关灯睡觉时，一回身看到妻手中攥着那张画满翠竹的明信片睡着了，脸上露出幸福的笑意。我无意中看到她那已不再光润的眼角，闪出来的是细碎的泪花。

我喜欢竹，微信名也是“悟竹”。种竹、画竹、摄竹、收藏竹画、读竹诗是我除了工作以外唯一的爱好了。我现在已是单位里小有名气的画竹“高手”。但我记得启蒙我画竹的是妈妈绣在我书包上、家里门帘上的熊猫翠竹。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北方大多数人家家里都会挂一面门帘。那个年代，家家都不富裕，能手工制作的东西一定是自己动手做。家里的门帘、沙发罩、电视机罩、洗衣机罩等全出自妈妈之手。妈妈出生在河北正定，没念过几年书，但能绣出金玉满堂、荷花鸳鸯、熊猫竹子等精美的图案。

那个年代，我家孩子多，哥仨和一个姐姐。仅凭老爸一个人的工资是养活不了这一大家子的。随老爸从农村老家来到唐山的妈妈不得不四处打零工。我们四个孩子年龄差



作者创作的竹画

都在五六岁，孩子之间也是互相帮助。老大照顾老二，老二照顾老三，这在当时的家庭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老爸因工作原因，一年中难得回来几次。除了大哥已下乡，我们三个全凭妈妈拉扯。为了贴补生活费，妈妈在铁路上扛过垫铁轨用的枕木，在食堂做过面点工，在街道的纸箱厂干过计件工。每天晚上伺候我们吃完饭、写完作业、洗漱完上炕睡着后，妈妈就在昏暗的灯光下给我们缝补衣服，也经常会将街道工厂的小加工件拿回家里加工。半夜醒来，我总会看到妈妈因营养不良而消瘦蜡黄的脸。妈妈一针一线地给我们缝补衣服，还一边干活一边不时地回头看看我们，给我们掖被角。有时，调皮的我因怕妈妈唠叨总是装睡，眯着眼看妈妈。妈妈瘦弱的身躯在灯影下有一圈淡黄的光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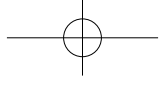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我在公鸡的打鸣声中醒来，发现枕头边放着一个发白的军绿书包。我是这个书包的第四个使用者。昨天上学，我因迟到要跳墙进学校而把书包挂了一条一指长的口子。妈妈细致地将那个口子缝得基本上看不出来了。更为神奇的是，为了遮丑，妈妈在口子上绣了两枝翠绿的竹子。为分出层次，近的一枝竹子用的是墨绿色绣线，远的一枝用的是淡绿色绣线，几片绿竹叶深浅不一，错落有致。在翠竹的右下角还有一只憨态可掬的熊猫，正在卖力地啃着竹叶。背上书包，我

高兴得一蹦三尺高。看着我一溜烟跑出家门，妈妈倚在门框旁一再喊：“慢点，慢点，小心跌跟头。”从此以后，书包上的熊猫翠竹图案成了我的临本。一次，我临的翠竹熊猫图还被美术老师当作范本在全班展示。这极大地满足了 my 自尊心，还激发了我对绘画的兴趣。一直到初中毕业，我都是班里的艺术课代表，还加入到学校的美术兴趣小组。可以说，妈妈是我画竹子的启蒙老师。

二

画草木的人有“一生兰，半生竹”之说。草木本无情，人们在绘画中倾注感情，并寄托忧伤喜乐。艺术的手法塑造出竹之君子的形象，是朴素的却又是浪漫的，这表达了人们对生活与理想的追求。元代张退公的《墨竹记》中云：“夫墨竹者，肇自明皇，后传萧悦，因观竹影而得意，故写墨君。”宋代黄山谷云：“吴道子画竹不加丹青，已极形似。或传说西蜀李夫人月夜映窗描竹。”画竹者，著名的还有李颇、李煜、徐熙、黄筌父子等。

但从对后人的影响和竹画地位来讲，画竹者首推宋代的文同。文同，字与可，四川梓潼人，曾任湖州太守，世称文湖州。文同留下的作品不多。他最有名的一幅《墨竹图》被今人誉为千年来画竹的天花板级作品，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图展现的是低垂而倔强向上的墨竹。文同中锋出竿，节与节虽断而意连，小枝用笔迅疾坚挺，竹叶浓淡相间。史料记载，文同之竹“浓墨为面，淡墨为背”，整幅作品聚散无定，疏密有致。文同与苏轼是表兄弟，又是诗文书画相知的朋友。苏轼曾说文同画竹是“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文同画竹又经常请苏轼题诗，世称“文画苏题”。两位画竹大家共同总结画竹经验时，又有一段精辟的见解，其中苏东坡的“胸有成竹”道出了绘画规律与自然规律的一致性。这个理论贡献，影响了后世中国画的发展。其他画竹名家如元代的吴镇、明代的金农和夏昶、清代的郑燮与李方膺等，无不受文、苏二人的影响。值得



一提的是，苏轼自称画竹师于文同。苏轼画竹孤本《潇湘竹石图》，现藏于中国美术馆。我有幸三次目睹“真容”。据专家说，这幅《潇湘竹石图》价值连城。

竹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人们在竹子身上看到的是气节、风骨、虚心、谦恭等品格，于是竹子的风姿经常出现在历代文人诗词歌赋中。苏轼一生爱竹、赏竹、品竹、画竹、写竹，留下了多首咏竹佳作。广为流传的一首诗是《于潜僧绿筠轩》：“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作者以自嘲、幽默的笔调写出了对竹子的喜爱之情，同时传达出自己远离世俗、清高自洁的品行。“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两句近千年来已成为普天之下爱竹之人的座右铭。

清代郑燮的《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丞括》写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诗展示出诗人对百姓真挚而执着的人道主义情怀。全诗语言朴实，既有明智自勉之心，更含有相与为善之意。竹之清雅超拔与诗人两袖清风的高尚节操相映照，是古往今来题画诗中的佳作。

人当君子，君当如竹。竹虽清瘦却挺拔，风过不折，雨过不污。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人们已将竹子作为君子的象征。人简如竹，是一种质朴；人清如竹，是一种境界；人正如竹，是一种品质；人淡如竹，是一种品位。

三

十二年前，我们一家搬到了现在的住处。屋子一层有个不大的庭院。勤劳持家的妻想在院子里种点蔬菜和她喜欢的花草。在家里极少当家的我却为那抹竹绿初心不改。最终，妻还是理解我，买来竹苗种了一排北方毛竹。如今，一排竹苗已长成两层楼高且疏密有致。它和我们夫妻一起经历了数度春夏秋冬。每

年春天第一场雨后，我和妻就会来到小院数着冒出来的竹笋。有一年，小院一次竟冒出了十几棵。春笋有的粗、有的细，像一个个娇嫩的娃娃。雨后春笋节节高。那雨后弯了腰的竹枝像是感谢春雨的滋润。春日的风是经常吹的，竹子随着风势翩翩起舞。风住，它又回到自己的位置。那句“风过不折”是对风竹最佳的描述了。

小院竹林为喜欢摄影的我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拍摄条件。十二年来，我拍摄了上万张竹子的风雨晴雪图。我在微信群里仅发过一张雪竹图。图中，一枝略粗的竹子在离地面第六节处被折断，断口处已被白雪覆盖，露出几点绿色的不规则碴口。一竿竹枝被雪压得已快着地，像拉满的弓。几簇竹叶上面撒满了白雪，在初晴的阳光下闪着绿莹莹、白晶晶的光。这张雪竹图展示出了雪压竹枝低的情景。

历史上的画竹名画，我如数家珍。因喜欢，我也偶尔收藏了几幅自己心仪的竹画作品。其中一幅管桦的《墨竹图》的收藏经历可谓一波三折。管桦，已故著名作家、诗人、画家，河北丰润人，是小学课本里《小英雄雨来》的作者，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管桦画竹，自成一家。他画的竹子稀落成章，粗狂而明亮，文人气息浓厚，人称“管竹”。管桦名气大，人品又好，所以他的竹画一幅难求，赝品也多。记得2005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接到书承斋画廊陈师傅的电话。他告诉我刚刚有两个丰润人因家里急需钱，到画廊出售一幅管桦的竹画。据卖画人讲，这张画是管桦给他父亲（管桦同学）画的。画要价一千元。因画廊给的价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买卖双方没有谈妥，两人就想走。陈师傅留了他们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他看着是真品。等到下班，我联系到卖家，他们已经快出市区了。见面后，我在路边急忙打开画轴观画。画幅约是四尺竖幅。画面上，一浓一淡两根粗大的竹竿占据画面的右面，从右底角生出浓淡两枝竹枝。竹枝和竹叶随风势交叉伸向画面的左上角。竹干粗豪，竹上似有风雨，上不见梢，下不见根。画面左下角



是一块顽石，笔意老辣。石上面几簇兰花与竹叶上下呼应。左上角题字：“思念大地之恩泽。”落款是“庚辰年管桦”。管桦名下盖有一枚阴刻管桦章。整幅画，文人气息浓厚，脱俗而清高，典型的“管竹”风格。当我兴奋地看完画准备付钱时，卖家也许通过我的表情猜到了我的心思，竟提出1600元才肯卖。短短两个小时，他们坐地涨价600元。没办法，我得为自己的喜形于色买单。我怕与好东西失之交臂，与卖家几轮讨价还价，最终以1300元成交。据卖家讲，我再晚来几分钟他们就坐上公交车回家不想卖了。拿着得到的战利品，我既有得到宝贝的喜悦，又有多花300元钱如何向媳妇交代的苦恼。

为保险起见，拿到画，我第一时间找到家乡经营字画生意的黄老板，请他鉴别一下。黄老板是我收藏字画的领路人。平时节假日，我会在他那里花点小钱买几张便宜的小品字画，听他讲收藏界的故事。黄老板慢条斯理地戴上老花镜，远近、上下看个遍，貌似忠厚地眯起笑眼说：“这张画仿得不错，是丰润管桦家乡一带的仿品，笔墨、气息都不错，但就是字软一点。”一听这话，我好像被迎头浇了一盆凉水，心里懊恼。当时1300元相当于我半个月工资。这时，黄老板又说，这张仿品一般人看不出来，要不你就放我这里，应该可以卖出去。我给你1500元，也不让你白忙活。我一听马上就心存感激地想把画转让给他，但我一琢磨，黄老板为什么多出200元买一张他认定的仿品呢？这里面说不定有故事。我说：“谢谢老兄的好意，刚买的，在我手里还没热乎，我还是留几天看看再说吧。”这以后，随着自己的书画阅历逐渐丰富，那张管桦竹也经过多位专家的鉴别，大家一致认为这张确实是一件“管竹”精品。黄老板的小心机，也应了商界那句老话“无商不好”啊。

四

竹子凌霜傲雪、严寒独立，教会了我们如何坚持自我、战胜自我；四季常青、出泥不染，让我们懂得了洁身自好、修身正气；

铁骨有节、凌云明志，告诉我们要百折不挠、虚心向上。竹如君子，不激烈，不张扬，不卑不亢。它就用一抹翠绿，绿到沁人心脾，用中空外坚的风骨，教人坚守和谦逊。看竹、赏竹、画竹，不仅仅是我在艺术上的追求，更是对人生的感悟。唐朝钱樟明在《水调歌头·咏竹》中写道：“有节骨乃坚，无心品自端。几经狂风骤雨，宁折不易弯。”

几十年，我爱竹、痴竹，已将竹的君子气节融入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时间很快，我在电力行业已经工作了36个年头。从一名学徒工成长为企业的管理者，我在多个岗位上秉承竹之精神，为企业作贡献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成长和充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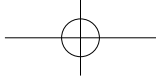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今年春节，我与妻及好友一家驾车转了几个向往已久的城市。在瓷都景德镇，我参观了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景德镇“珠山八友”之一徐仲南的一幅翠竹瓷板画。晚上，在景德镇陶瓷大师李健的工作室，我在大师的指导下画了我的第一幅瓷画，图案当然是我心中的竹了。

我们还去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从馆中出来，雨势渐小，馆外四面环山，山上长满翠竹，一竿竿井冈翠竹笔直插入云霄。井冈翠竹是为革命立过功的。竹笋做过红军的菜，竹板做过军民挑粮食、运弹药的扁担。茂密的井冈竹林更是红军战士出其不意打击敌人的天然掩体。眼前，一排排的翠竹仿佛战争年代坚强不屈、勇敢乐观的军民。从远处看，竹林郁郁葱葱、重重叠叠，望不到头；从近处看，竹修直挺拔，好似当年的哨兵。当地人每当说起井冈翠竹，总会自豪地说：“天下竹子数不清，井冈竹子第一名。”

正当我的思绪随着井冈翠竹浮想联翩时，朋友的孩子悄悄靠近我，神秘地把他肉滚滚的小手里的东西放到我的手里。我展开手掌看，竟是一枚印有“井冈竹”的彩色纪念章。

付金琪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散见报刊。供职于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娟



心愿

罗宗福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正义之战，是胜利之战。像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盛教这样的志愿军战斗英雄，即使到了70年后的今天，英名仍然响彻云天，永世长存，永垂不朽！

在毛泽东主席的决策下，在彭德怀元帅的指挥下，在全国人民的坚强支持下，缺衣缺食的志愿军战士在这场战争中，以大无畏的国际主义战斗精神，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老百姓节衣缩食支援前线，一批批农民报名参军参战，梅兰芳、常香玉等名人筹资捐献飞机大炮，连不谙世事的幼童也省下早餐费用来捐钱捐粮……

笔者那时不过是个戴红领巾的少年，经过县城狭窄的街道时，看到了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的捐献队伍，于是也不由自主地排在队伍后面，把节省下来的2000元（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两角）晚餐钱捐献给战火纷飞的抗美援朝战场，才心满意足地回家。

不用宣传，不用动员，全国民众齐心协力支援这一场战争，支援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

我家出了4名志愿军战士。他们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出生入死，保卫着世界和平和祖国安宁。

我的大哥罗忠良，是一名有着辉煌战功和悲凉命运的志愿军战士。每每想起他，我的心里就迸发出一种莫名的伤痛。

由于家庭贫穷，忠良只读了两年书便挑起了家中长子背负的重担，童年和少年历尽了人间苦难。1948年冬季，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失利，开始在大后方四川疯狂抓丁，妄图卷土重来。彼时，17岁的忠良提篮沿街叫卖花生。他在女子中学大门口为一群女学生称花生时，被几个国民党士兵抓了起来。忠良奋力反抗，被秤砣砸得血流满面。但反抗无济于事，他还是被五花大绑押进了壮丁营。当得知消息的母亲拉着年幼的我去关押壮丁的铁佛寺探望时，卫兵才把仍被捆绑着的忠良押到大门口同我们见面。忠良的头虽然缠上了纱布，但脸上的血迹未干，见了我们就单腿跪了下来。我们母子三人抱头痛哭，还没来得及说上一句话，凶恶的士兵就把忠良推搡进去了。

忠良被抓走后便杳无音讯，母亲到处打



听，才知道抓走忠良的是罗广文的部队。他们当晚便开拔去重庆了。

直到1950年春天，我们才接到忠良自湖南大庸寄来的信，方知他们部队在江津区白沙镇起义了，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139师，赴湘西剿匪。

湘西一带历来土匪猖獗，国民党残部同土匪勾结在一起，成了政治土匪。他们抢劫村镇，攻打县城。梁兴初军长带领第47军从东北打到西南，此时又奉命进驻湘西，向土匪展开了强大攻势。

参加人民军队后的忠良，政治觉悟飞速提升。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亲手活捉了匪首，荣立二等功，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渠县渠江镇（现已撤销）党委书记王学成把立功喜报和军属光荣的匾额递到母亲手中时，我们全家是多么高兴！北大街的邻居们围在我家门前祝贺，那一刻是多么荣耀啊！

和平幸福的生活才刚刚开始，美帝国主义便把战火烧到了我们的近邻朝鲜，大有跨过鸭绿江入侵我国的架势。

人家都打到祖国的大门边了，难道新中国是好欺负的吗？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已经不是帝国主义列强可以任意欺凌的了。小小的县城里，到处都是游行的队伍。

全民激荡的当口，大哥忠良来信了。他们的部队已经改编成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加入到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战斗里。他在信中告诉家人，打美帝不像打土匪那样容易，人家有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和现代化的新式武器，志愿军的装备依旧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武器。但是正义在我们一边，志愿军战士有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的精神，一定能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

后来忠良又多次来信，说他们解放平壤了，他们打进汉城了，他们决心把红旗插上济州岛。

我们都被忠良的来信鼓舞着，祝福志愿军早日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去。

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上半年，忠良有将近一年没有来信了。母亲急得团团转，跑到渠江镇委去找王学成打听情况。王学成告

诉母亲，叫她不必担心，志愿军在朝鲜又打了大胜仗，把盘踞在上甘岭的美国兵消灭了。为此，国内派出了慰问团到朝鲜去慰劳志愿军去了。母亲听了当然高兴，但是心里仍然嘀咕，既然打了大胜仗，忠良为什么不写信告诉家里呢？

忠良没有来信的原因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部队在第三次战役时解放了汉城，接着又发起了第四次战役。但是志愿军的后勤补给跟不上，战士们不仅没有吃的，连弹药都用尽了，再也无力追剿向南逃窜的美军。彭德怀总司令果断下令所有部队北撤，撤回汉江以北防御，休整以待。

取代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李奇微洞悉了志愿军的意图，便派所有美军转身杀向北方，并出动飞机狂轰滥炸，以迟滞我们部队的北撤计划。美军的反攻给志愿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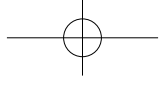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忠良所在的部队在从汉城北撤时被美机炸散了。他的右腿也中了弹片，因此留在了汉江以南。一名朝鲜小姑娘救了他。他们躲在山洞里没被美军发现，但陷入了美军的包围之中。忠良高烧几天后，小姑娘果断决定冒险渡江，准备拼尽全力救下这位志愿军大哥哥。

两人历经艰险，终于到达北岸。在医院，师长前来看望忠良，兴奋地说：“小鬼，我已经给你开过追悼会了，想不到你还能回来！”

鉴于忠良的伤口已经化脓，医院决定截掉他的右腿以保住生命。但忠良坚决不干，锯腿不如死去。医院最后决定把他送回国内救治。

等到忠良伤愈返回部队时，上甘岭战役打响了。忠良的部队受命在下甘岭打阻击战，以接应上甘岭兄弟部队。这次战役以美军失败而告终，迫使敌人坐下来谈判。在旷日持久的和谈中，美国侵略者终于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忠良归国后长期在南昌医院养病，1955年转业地方，来到渠县农林局工作。当时县里为了培养后备干部力量，把忠良送到四川农学院深造。上了大学的他依然保持军人作风，担任了年级党支部书记。1957年那场政



治风暴来临时，忠良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他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被开除了党籍，押回原籍劳动改造。

在农村的劳动改造让忠良吃够了苦头。后来，他早早离开了人世。根据他的遭遇，我创作出版了35万字的长篇小说《叛逆》，以怀念这位在战火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志愿军老战士。在他逝世20周年的2017年中秋，我写下一首七律《胞兄二十年祭》：

铁马金戈战湘西，狼烟烽火征高丽。
愤青数句闲聊语，功臣一朝被犬欺。
洗心革面牛马泪，饥寒交迫猪狗食。
感喟平生壮心在，奈何韶华迟暮时。

我要讲的第二位志愿军战士，是我的姐夫陈禄富。

陈禄富是县城北边板桥乡人。他原本姓雷，因家里实在贫穷，父母便把他送给了当地的大地主陈家，以接陈姓地主的子嗣。但是地主后来生了儿子，就把他当作了长工，让他干的是牛马活。解放后，村干部都了解他在地主家的处境，把他划为贫农分了土地。后来，他踊跃报名参军，随着四川子弟兵到朝鲜前线作战。

陈禄富从参军到跨过鸭绿江，不过一个月时间。15军军长秦基伟带着一批农民队伍，到了朝鲜战场。这样一群农民，政治觉悟和战斗精神都异常高，后来还涌现出了黄继光、邱少云这样的战斗英雄。郭沫若老先生赋诗赞扬他们：“克敌敢将身作盾，护军甘以血为油。”

陈禄富一字不识，没有半点军事常识，却在这支英雄部队里摸爬滚打、百炼成钢。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陈禄富同战友们一起坚守坑道，在干粮用尽、严重缺水的情况下，打退了美军的数十次进攻。坑道的山坡上堆满了侵略者的尸体，我方阵地却岿然不动。无水无粮的艰难坚持，终于迎来了志愿军的大反攻。志愿军一举歼灭了敌人，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陈禄富1955年转业回家乡，经人介绍同我姐姐结了婚。然后，他被分配到银行做保卫工作。当时的保卫工作就是人运钞票。因

为交通不便，既无公路又无水路的各乡镇银行，每天结算的钞票要由人工徒步背回县银行存库。为了防止意外发生，银行给运钞人员配备了手枪。即使如此，那也是个很危险的工作。在银行做此工作的人，全是从朝鲜战场上转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这体现了国家对他们的信任。

陈禄富担负的是不通公路的青龙、望江、清溪等乡镇的运钞工作。他早晨从县城出发，徒步抄小路运送现金回县城，无论酷暑寒冬，天天如是，循环往复。这样枯燥且危机四伏的工作他干了3年。后来，他毅然辞职，跳槽到了四川石油勘探地质队，到了成都八里桩基地。姐姐生下第一个女儿后，还抱着孩子千里迢迢到成都探亲。

石油勘探钻井的工作，很对姐夫的脾气。不久之后，党中央对经济工作提出了“巩固，调整，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石油部门精简人员成了大趋势，19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人员，除个别实在需要留下的以外，其余全部精简回家。

陈禄富被精简回家了。他的石油勘探技术，在地方上派不上用场怎么办？全家5口人要生存哪！当兵出身的陈禄富一咬牙，跑到建筑合作社当起了石匠。他在石匠的岗位上干到了退休。姐夫在67岁那年患肺癌去世了。

我第三个要介绍的志愿军战士，便是我的三姨爹。三姨爹名叫赵尔昌，与《归心似箭》里的演员赵尔康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但三姨爹的故事比赵尔康丰富多了。

我的三姨妈叫胡绍荣，我的母亲叫刘静碧。为何同父同母的姐妹俩不同姓呢？这里头是有缘故的。

母亲的老家在渠县静边乡。外公外婆生了4个女儿，家里穷，养不起。因此老大刘桂芳很小就离家到了县城帮佣。我母亲排行老二，刚满12岁就被放到县城兴隆街罗家做童养媳。农村中就剩下8岁的老三刘绍荣和四岁的老四刘正清。过了几年，外公外婆相继去世，两个小女孩在农村无法生存，便跑进县城来寻我的母亲。那时我们一家吃了上顿愁下顿，哪有能力再养两个小女孩？没办



法，老三老四便被送到南街李家祠堂胡姓地主家，做些打扫院子和端茶递水的杂活。因此，她们也改成了胡姓。

那年月，四川军阀混战，各占地盘割据一方。军阀杨森占领了渠县，统治了川东大部。杨森有一个连的士兵驻扎在李家祠堂。那个连的连长姓邱，30多岁的人了还在打光棍。他看上了当时14岁的三姨妈胡绍荣，便把婚事办了。安定的日子过了一年，邱连长的部队随军开拔。后来，邱连长左臂负伤，在三姨妈的恳求下，弃官回老家另谋生路。这是1931年的旧事了。

邱家在童家镇是大户。邱连长利用自己在镇上的老房开了一间杂货铺。夫妻俩便在童家镇定居下来，再无波澜。后来，他们一直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直到邱连长去世。

孀居多年的三姨妈无儿无女，甚是寂寞，后来经人撮合，与在资阳水利机械厂供销科工作的赵尔昌结为夫妇。赵尔昌的老婆去世以后留下3个儿女，三姨妈到资阳后便以带孩子做家务为主，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

赵尔昌是志愿军老战士。高中毕业，他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旋即开往朝鲜前线。那时的高中毕业生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了。因此他在安东边境被上级留了下来，重新分配到了志愿军后勤部工作。

在后勤部工作的危险程度丝毫不亚于在一线战斗的部队。当时美军欲截断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每天出动上千架飞机狂轰滥炸公路、铁路，使得前方将士一度弹尽粮绝。

赵尔昌作为后勤部参谋，每次都带领十多辆汽车，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把物资送到前线。从安东出发，运输物资到汉江前线，来回数百千米，不知要经过多少次轰炸、多少次险阻。既要防天空的敌机，又要防地面上美军的袭击，本来是一个星期的行程，有时要花一两个月才能返回。每次都有车辆损失和人员牺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间断。

一次，他带领15辆装满弹药的卡车从安东出发，驶过鸭绿江新架的隐形桥进入朝鲜，在距新义州不远的树林里隐蔽下来。敌人的飞机密密麻麻越过上空，去轰炸已经断成几

截的鸭绿江大桥。

夜幕刚降临，汽车连连长一马当先驾车驶入漆黑的夜色中，后面的卡车鱼贯而出，赵尔昌坐在最后一辆车上。他睁大双眼，紧盯车窗外模糊的山川河流。汽车尽管在黑夜行驶，但不能开大灯，只开着微弱的小灯紧随前车爬行。这样的速度虽然慢一点儿，但是更安全。他们趁着夜色，一口气行驶100多千米，在一条小河边停了下来。

连长过来告诉他，河上的桥白天已被敌机炸断了，现在修桥部队的战士正在抢修，争取在天亮前抢通。

趁这个间隙，汽车连战士们抓紧喝水、吞干粮。赵尔昌同连长商量，有没有其他方法渡河。连长同他一起去察看河面，只见河床不宽，但水很深。汽车显然不能涉险渡河。

他们俩离开桥头往上游行走，大约一百米处，有一处浅滩。两人踏着滩头，下面全是鹅卵石，水刚淹过脚面。连长大喜过望，大声说：“赵参谋，这里汽车能过呀！”

连长的汽车打头，小心翼翼地开到浅滩处，加大油门一口气冲了过去，眨眼就到了对岸。连长高兴地挥手，后面的弹药车如法炮制，顺利过了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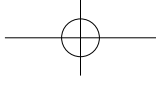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赵尔昌一看手表凌晨4点半，还有1小时天就亮了。于是，他命令汽车全速前进，到一处树林里停了下来。

战士们刚下车准备小解，连长发现密林深处有点点光亮。他同赵尔昌耳语了一阵，然后带着几名战士悄悄接近亮光，伏在暗处去听那些人说话。

那些人说的是朝鲜话，连长因为常年跑运输，能听懂部分意思。那些人说，刚才有汽车驶进了树林，估计是志愿军的运输车，等一会儿悄悄接近汽车，用手榴弹把车炸毁。

连长判断这是敌人派出的破坏小组。他迅速下令，战士们跳出隐蔽处，一顿冲锋枪便把对方撂倒了。连长上前察看，发现六七七个装成老百姓的匪徒全都倒在了血泊中。

那里已经处于天德山地界了，距离我方部队很近。激烈的枪声引来了志愿军前线部队的侦察兵。他们发现是自己的运输车到了，



赶紧派人回去报告。一位团长带了一个营的战士赶来，他们就地卸车，把15辆卡车上的武器弹药搬回了营地。

这次运输任务完成得痛快，不仅弹药丝毫不损，时间也大幅提前。回到安东，后方基地的副司令亲自来表彰了汽车连。

志愿军的战斗越来越频繁，后方补给线的运输任务也越来越重。赵尔昌始终坚守在千里运输线上。这是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啊！千千万万个赵尔昌长年累月奔波在这条线上，为志愿军的胜利出力。

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战场，还是在热火朝天的工地，赵尔昌兢兢业业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2008年，我和妻子到资阳参加三姨妈的葬礼。在资阳郊外的公墓，我把三姨妈的骨灰盒安放在三姨爹的骨灰盒旁边，让这两位老人相伴长眠于此吧。

我的邻家大哥易仲全，也是一名志愿军战士。不过，他是一名卫生兵。

易仲全同我的大哥罗忠良很有缘分。易母同我的母亲是小时候的结拜姐妹，两个小孩又是一前一后生于兴隆街。只是易母没有奶水，仲全和忠良两兄弟就吃我母亲的奶水一同长大，两家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忠良由于家贫只念了两年书就辍学了，仲全却读到了初中。说来很怪，忠良被抓了壮丁不到1个月，仲全在校门口也被抓去当了兵。忠良在江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仲全却在浙江舟山参加了第26军。忠良当了连队的文化教员，仲全因有文化被派去卫生队学医，当了连队的卫生员。

朝鲜战场上战事吃紧，为了增援东线部队，毛主席急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第20军、26军和27军的10万人马，乘车赶往辽宁沈阳。当时，这10万战士正在浙江一带进行水上训练，单衣单裤，来不及换装。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见状，要他们在沈阳等待3天，紧急调了10万冬装给战士们。

仲全所在的连队到达长津湖时，战斗早已打响。他们替换下第42军的战友，投入了阻击战。

激烈的战斗让人们忘记了寒冷。可是到

了晚上，战斗停下来，满天的鹅毛大雪加上呼啸的北风，冻得战士们在原地不断跺脚。仲全在战壕里疯跑，给战士们发放防冻膏，让他们涂在裸露的皮肤上。但因准备的药太少了，不够一半战士使用，许多战士都被冻伤了。连队只有他一个卫生员，整个晚上他都没有休息。要命的是，预防感冒的药品已发完，消炎药和纱布、药棉也都告急。眼看天快亮了，他把情况报告给了指导员。指导员派了一名战士，护送他去团部卫生队领药。

仲全背上药箱同那名战士出发了。团部离他所在的位置大约有5千米路程，需翻过一座大山。两人在雪地里艰难跋涉。天逐渐亮起来，空中传来了敌机的轰鸣声。大约是敌机发现雪原上有人影浮动，就往下面投掷炸弹。

一颗炮弹在仲全身旁不远处爆炸了。那名战士连想也没想，就猛地把仲全扑到自己身下。鲜血滴落在仲全的脸上。他翻身爬起来，发现战士被弹片削去了半边脑袋。他含着泪从战士遗体上取下冲锋枪，将枪挎在自己身上，继续向前爬行。

他从团部领完药品返回战地时，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着。他向指导员报告了领药的经过，然后便投入到了急救伤员的工作中。

仲全的连队在长津湖阵地坚守了三天三夜，150多人的连队打得只剩30多人，才被后续部队换下来休整。从朝鲜胜利归国后，他所在的部队改编成了海军，他也变成了军舰上的卫生员。后来，他到海军东海舰队的医院参加了系统培训。学成归来，他成了一名正式的军医。

仲全1958年转业回到渠县，但是渠县已经没有他的亲人了。他决定到重庆工作。他姐姐在重庆九龙坡小学教书，他母亲也在3年前迁往重庆同女儿生活。

他把自己的想法向渠县转业军人办公室汇报后，军转办的同志为他办好了去重庆安置的介绍信。我和母亲送仲全去长途汽车站时，仲全穿了一身白色的海军军装，在众人羡慕的眼神中登上了汽车，向我们挥手告别。不久后，我们就收到了仲全的来信，他被分配到了重庆市医药公司工作。此后很久，我

们没有再见面。

直到1968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在成都的人民南路广场办事，突然看见来此地办事的仲全。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跑上前去仔细瞧，果然是他。但他却不认识我了，因为我已长成20多岁的大小伙子了。当仲全听说我母亲也在成都时，马上要我领他去看望我母亲。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出差路过重庆时都会抽空去看仲全。他退休后练起了书法。我看过他写的小楷，还是很不错的。《重庆晚报》不仅登过他的书法作品，还专门采访过他。但是等我退休搬到重庆长住时，仲全却仙逝了，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话题再回到抗美援朝时期的大后方，四川渠江边。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房前坐了两名中年男子，一个是我认识的王学成书记，另一名解放军我从没见过。

王书记老远见我回来，连忙招呼我在他旁边坐下，随即介绍那名解放军，说他是县武装部的强副部长。我立刻站起来给解放军叔叔敬了一个少先队礼。

强副部长笑着拉我的手让我坐下，问道：“小朋友，今年几岁了？上几年级？”我回答他：“我9岁了，上小学三年级。”

这时母亲出来了，王书记说：“小罗，你会写信吗？你给哥哥写过信吗？”

我尚未回答，母亲在一旁说道：“他会写信。每次他哥从朝鲜寄回来的信都是他念给我们听，回信也是他写。”

“好极了，我们让你给哥哥再写封信可以吗？”王书记说。

这次仍然是母亲帮我回答：“当然可以，他现在就可以写。”

于是我拿出作业本，开始写信。不一会儿，信就写好了。

强副部长和王书记拿过我的本子，仔细看了内容，不住地点头。王书记员撕下了那两页纸，对我说：“小罗，信写得很好。这封信我们交给邮电局发出去，你放心吧！”

第二天下午放学，我被同学刘仁凡拉住了。他指着街头的黑板报对我说：“看哪，

是你写的文章呢！”

我抬头一看，醒目的标题就是：《九岁儿童的心愿》。不用看内容，我就知道准是昨天下午写给忠良哥的信上了黑板报。我很不好意思，埋头匆匆往回赶。谁知刚到北门城门洞口，同学李全福就指着墙上的黑板报让我看。不看我也明白那是什么。我飞跑回家了。

回到家母亲就对我说：“儿呀，你写的信上了黑板报了。”我装作没听见，一口气爬上楼，按住怦怦直跳的胸口，让自己平静下来。

我记得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忠良哥，朝鲜还是冰天雪地吧？可我们这里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有你们这样的忠诚卫士在前线奋勇杀敌，保家卫国，才有祖国的和平安宁。老百姓才能幸福地生活在阳光普照的世界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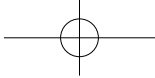
告诉你吧，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前方的将士，全国人民都为你们捐献飞机大炮，连我们小孩子也节省早餐费，支援最可爱的人抗击美国侵略者。不仅如此，大家天天晚上聚集在城门口听广播，千方百计打听志愿军在前线又消灭了多少敌人、打了多少次胜仗。广播中还说，苏联的3岁儿童都在惦念中国的志愿军叔叔，希望你们打胜仗。

亲爱的忠良哥，有全国亿万人民作你们坚强后盾，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时刻挂念你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挥，你们一定能够奋勇杀敌，把侵略者赶出朝鲜，赶到大海里去！

岁月如梭，物换星移。转眼间70年过去了，我也从幼稚的孩童变成了白发苍苍的长者。在感叹人世沧桑的同时，我忘不了那场牵动全国人民心的战争，忘不了那段激动人心的岁月，更忘不了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不怕牺牲的志愿军战士。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

罗宗福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国网四川电力退休职工。出版10部长篇小说、1部散文集、1部报告文学集，以及《宗福文集》十卷本。

责任编辑：骆喆



饮茶趣事

秦铁飞

说起饮茶之事还真有几段小故事。

我最早品茗还是从福建武夷山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力报社首次在全国范围内举办摄影学习班。来自全国电力行业的摄影记者聚集在江苏无锡，用一周时间聆听了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图片社摄影专家的授课，然后分成12个组深入全国实地采访。我们这个组由来自山东、湖北、甘肃的8人组成，准备去武夷山九曲溪进行摄影创作。那天天还没亮，我们几个人就动身了。来到半山腰，天气不好，大雾弥漫，不一会，淅淅沥沥地下了雨。远处的玉女峰、大王峰都躲进了轻纱曼舞的雾霭之中……

由于天气不好，无法进行摄影创作，我们心中难免产生怨气，但谁也不愿离开，生怕漏掉雨后的彩虹。突然，我们看到不远处的山崖下隐隐约约有一处茅屋草舍，于是便奔跑前往。到了一看，原来是个茶摊。因为时间太早，这里既没有喝茶者，也没见卖茶人。我们便主动与摆摊的店家联系。不一会儿，从房中走出一位年轻姑娘。她好像刚起床不久，用手向后捋了一下散乱的头发，就在灶台前忙碌起来。只见她揭开灶台上的一口大锅盖，舀了瓢水，开始洗刷，经过一番清理后，又重新往大铁锅里倒上水，开始点火烧水。

见到这口大铁锅时，我的记忆大门瞬间打开了。十几年前，我刚到农村插队时还不会用

大锅灶，吃饭都成问题。记得有一次，外面下着雨，摆在屋外的柴被淋湿了。正准备做饭的我，被不易点燃的湿柴弄得手忙脚乱。烟熏得我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没办法，我便给湿柴上倒了些点灯的煤油助燃，可柴还是没被点燃。情急之下，我就将头伸向锅台灶口，用嘴往里吹气。突然，火舌喷出，瞬间燎了我的胡子和眉毛，当时真把我吓坏了。看着眼前的这位姑娘烧火动作那么娴熟，我真是既羡慕又敬佩。

火舌不停地舔着锅底，温度慢慢升高，不一会，大锅里热气升腾。姑娘从灶洞里取出还未燃尽的柴火，熄灭了火，然后挥舞着瓢，把水灌进一个个热水瓶里，顺手抬起胳膊用衣袖抹了一下额头。

热水瓶送到我们一行人围坐的桌子上，她开始给我们洗杯子。这杯子既不是我当年用过的水果罐头茶缸，也不是后来用过的景德镇景泰蓝细瓷带盖茶杯。我第一次见茶盅竟然和小酒杯差不多大小。只见她将茶盅放在一个小盆里，用开水浸泡，又将茶壶盖打开，放进茶叶，倒入开水，盖上盖，浸泡一会，然后将一个个茶盅夹出来摆在桌上茶盘里，把壶中的茶水倒入茶盅，再给茶壶添满水。我刚想伸手去拿，却见她将盅里的茶水倒入了茶盘，并告诉我们第一杯茶是用来洗茶的。接着，她又重新倒上茶水请我们饮用，并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敬茶时的礼节。例如当茶倒到喝茶者面前时，喝茶者



用弯曲的食指和中指在茶桌上轻敲几下，以示敬意。这叫扣手礼。

由于常年在峡谷中的水电站工作，我既没见过这种喝茶方式，更没喝过这种茶，于是在茶水倒到我面前时，也学着用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当接过递来的茶盅时，我按照她的示意，像喝酒似的先呷上一口，在嘴里转一转，润润嗓子，然后慢慢吞咽下去，口中留有淡淡的苦涩和甘甜。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放松过，在蒙蒙细雨中品茶，浮躁的心情荡然无存，头一次体会到饮茶竟然是件如此惬意的事。不是有这样一种说法，上海人喝的是腔调，成都人喝的是闲适，杭州人喝的是诗意，福建人喝的是茶艺。若不是雨中留客，恐怕我们就没有在此品茶的机会了。

我第一次接触茶，大约是在十一二岁。那时父母因工作忙，便把我和小弟送到外婆家。外婆和舅舅们一起住在县城下面距公社（乡）不远的平房里。院子的东边和南边都盖了几间大瓦房，南边的房后便是一条马路，路边生长着一棵大树，南来北往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歇脚，我们也常常在此玩耍。大舅家的女儿比我们年长几岁。一天，她带我们到这棵大树下，伸手摘了几片椭圆形的大树叶。回到家里，她用清水把树叶洗了洗，丢到了大锅里，又给锅里倒满水，再点燃灶台的火。表姐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可干起活来十分麻利。随着时间的推移，锅盖边缘冒出了热气。揭开锅盖，无色透明的水竟变成了褐色，刚刚放进去的几片绿叶上下翻转，也由绿变成褐黄。表姐熄灭灶台的火，拿来大瓷碗，盛上一碗，放一旁凉一下。我端起大碗茶，喝了一口，虽感觉味道有点苦涩，但还是好奇地把它一口气喝完了。等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辗转反侧没有睡意，直到天快亮时才迷迷糊糊睡着。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棵茶树，茶叶有明显的提神功效。

随着时光的推移，饮茶逐渐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一次到黄山游玩，登了黄山之巅，看了云海、日出、奇松和怪石，然后来到了黄山脚下的一家茶叶店。过去，我曾在这里买过茶

叶，认识这家老板。老板笑迎远客，坐在功夫茶台前，为我倒上了一杯淡黄色的茶水。我由于口渴，等不得茶稍凉一下，就先呷了一口，还是觉得不解渴，端起一仰而尽，接着一口一杯连喝几杯。老板看我如此喝相，就给我拿来一个茶杯。玻璃茶杯晶莹剔透，杯中的茶叶完整，颜色青翠，根根鲜嫩，入口香醇。老板告诉我，这是黄山太平猴魁，在国际茶博会上摘过绿色茶王之冠。通过这次品茶，我与老板结下了更深的友谊。一晃多年，我时不时还购一些太平猴魁让老板寄来。

还有一次是在夏天，我到浙江杭州旅游，想看一看有名的虎跑泉。我来到距市区约5千米的虎跑寺，除了观景，还想品尝一下被誉为西湖双绝的“西湖龙井虎跑水”。可我万万没想到，这里也是人山人海，想喝一杯茶也是不易的。我心想既然来了就喝一杯，哪怕等一等。等了很长时间后，我终于喝上了西湖龙井，但没有喝出想象中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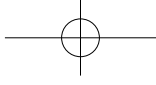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我呷过陇南严坪村村民煨在火盆边熬出的苦涩的罐罐茶，也喝过小时候过年才能喝到的云南沱茶；品过内容丰富的兰州三炮台，也饮过成都茶馆的茉莉花盖碗茶；尝过甘南草原牧民帐篷里老阿妈煮的奶茶，也啜过斯里兰卡色泽通透、红醇厚实的锡兰红茶。然而，让我最难忘的还是20多年前，每次回岳父家，岳母亲手给我沏好的一杯八宝茶。坐两小时汽车颠簸到家，我总能喝上一杯温度适宜且内容丰富的茶，既解渴又提神。后来岳母因病去世，我就再也没有喝过这样内容丰富的茶了。每次到坟上祭奠，我都会想起这杯茶，点滴中感受一位母亲藏于心底的那份深深的爱。

谈到喝茶，我还是喜欢喝功夫茶。它直接、简单、纯正，有一种苦尽甘来的味道。我们的生活不也是如此吗？人生如茶，需要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放得下。

时光荏苒，饮茶的情趣却令人至今难忘。

秦铁飞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沙枣花的梦

郭文英

午夜，翻开珍藏多年的日记，一朵已经干枯却还散发着淡淡清香的沙枣花，顺着指缝轻轻滑下。我的隐痛又一次被触动了，埋在心底的往事赫然浮现在我的眼前。沙枣花香把我的思绪带到了那沉沉的记忆里。

小时候，我家屋前屋后栽满了树，其中沙枣树居多。这在村子里并不多见。在很多人眼里，沙枣树长得弯弯曲曲，树皮也是皱巴巴的。只是这歪歪扭扭的树干，虽然派不上什么大用场，但因木质非常坚硬，村里人都用它做榔头和木凳，特别结实耐用。如果用沙枣树干打个箱子盛放粮食，那是箱子又好看、粮食又不生虫。

我爱沙枣树，不是喜欢它的枝、喜欢它的叶，而是喜欢它的花、喜欢它的果。沙枣花像一个个银灰色的小火炬，密密麻麻地爬满了整个枝条。最初，枝条上是银灰色的，渐渐就变成了醉人的鹅黄色。没过几天，这鹅黄色的小精灵不知不觉就张开了小嘴，如金黄色的小喇叭花，一个个倒挂着挂满所有枝条，散发出股股馨香。其独特的、醉人的香味总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上学的时候，小伙伴们总爱带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吃，如酸杏子、青果子、野鸭蛋、麻籽，来学校炫耀。我便在自家独有的沙枣树上打起了主意。但就是因为那个主意，我的心里却留下了难以熨平的伤痕。

父亲曾疾言厉色地告诉我们姐妹几个：“谁要上树折沙枣花，我腿棒子给他打断。”但为了满足自己小小的虚荣心，我采取了偷的办法。放学时分，父母都出去干活了，家里只有天天做饭洗衣带孩子的年过六旬的奶奶。奶奶眼睛不好使，我蹑手蹑脚地关上院门，悄悄顺着树干向上攀，转眼到了树梢。沙枣花精致可爱，我刚伸手折下一段花枝，将其塞入书包，就听到奶奶沙哑的喊声——“花儿，你快给我下来……”我一脚踩空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待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身旁不远处还坐着一位头戴白帽的人，我想那也许就是在语文课本插图上见过的医生吧。我害怕极了，想抽身起来，可两条腿如灌了铅似的沉重，脸颊上像抹了胡椒粉似的疼。当时的我委屈极了，心里直埋怨奶奶多事。那医生见我醒了，便抱起了我，眉宇间露出一丝欣喜，但很快就消失了，悻悻地道：“你个女娃娃也太淘气了，上树掉下来不说，害得你奶奶也不得活。”我急切问道：“阿姨，俺奶奶呢？”她脱口答道：“没了，早让你队里人抬回去了。”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我从她怀里跳下来，边哭边往回跑，嘴里不停地叫着奶奶。那时已是黄昏，残阳如血，映红了整个天际。

奶奶下葬完，父亲一气之下操起斧子把沙枣树砍了个精光。打那以后，村子里的人再也闻不到沙枣花的清香了，家里人也闭口不提那件事。我将一朵捡到的沙枣花夹在了日记本里，把它永远锁在我童年记忆的小屋里。

沙枣花开香天下。每年端午节前后，沙枣树那淡黄色的碎花就会静静绽放，淡淡的香气四处飘逸。端午节这天，一些村子里的习俗是在门上插沙枣枝。据说插沙枣枝是为了辟邪。

又是一年端午节，依然十里枣花黄。我静静地伫立在这香味十足的沙枣林中，那些被岁月淡忘的记忆也都回来了。

如今乡下的老院子依然在，却不再有那缕芬芳，只剩下几棵老柏杨，还依稀记得那沙枣花的梦。

郭文英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国网宁夏电力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飞翔的蒲公英

董 丽

在家乡广袤的大地上，到处都是蒲公英的影子。它们的生命力特别旺盛，庄稼地、沟壑里、大路旁，任何地方，只要给点阳光雨露就会朴实地生长着。它们像极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固守着一方土地的乡亲们。

蒲公英开金黄色的小花朵，像极了太阳光，让人感到温暖。蒲公英花谢之后，会留下一个小花盘托着的毛茸茸的圆球。风一吹，一朵朵白色的小伞就会像蝴蝶一样自由飞翔，飞向遥不可及的未来，开始生命的轮回。

在我的记忆里，一直盛开着一朵坚强的蒲公英。她乐观向上，勇敢善良，向往外面自由的世界，努力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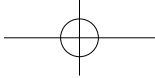
暖暖是邻居二叔家的孩子，和我同岁。我们是同班同学。二叔因为在城里上班，家里的条件比村里所有人都好。二婶体弱多病，二叔很少让她干活，只让二婶照顾好暖暖。二婶每天变着花样给暖暖做好吃的，把她打扮得像个公主。暖暖根本不像是农村出生的孩子，就连名字也不像。农村里的孩子名字大多俗，红红绿绿花花草草，就像随处可见

的蒲公英。暖暖是独生女，让有好几个姊妹的同龄人非常羡慕，也让我很嫉妒。

暖暖活泼开朗，学习也好，嘴巴又甜，特别招人喜欢。她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也得到大人的夸奖。二叔二婶说起暖暖来，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满足。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大家看暖暖的眼神明显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具体是什么感觉，我又说不出来。

有时候我会问母亲，为什么大家都对暖暖这么好？为什么二婶就生了暖暖一个孩子？母亲就叹气，不再说话。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村里人在背后议论二叔二婶：“条件多好的一家人啊，可惜不能生孩子，幸亏捡了这个孩子给他们做伴，不然老了多孤单。”听到这句话，我心里的震惊无以复加。我终于明白母亲的叹息声和村里人看暖暖那种不一样的表情，是对她的怜惜。此后，我不再嫉妒她，有时候还想，这么好的暖暖，亲生父母为什么要抛弃她。

因为是邻居又是同学，我和暖暖的关系特别好，做什么都是一起行动。暖暖有好吃的也会给我留着。我们这些小孩都要去地里帮家里干活，暖暖却不用。但她一个人在家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很孤独，就跟着我一块去地里割草、挖野菜。我们挖的大多数野菜就是蒲公英，大人们说蒲公英全身都是宝。

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暖暖会采来蒲公英的花朵，再搭配上别的野花，编织成一个花环戴在头上，像少数民族的女孩子。她会扭着身子做各种动作。她那明媚的笑容，像极了怒放的蒲公英，灿烂、温暖。

等蒲公英成熟的时候，我和暖暖就会一人拿着一朵，撅起嘴使劲一吹。看着蒲公英飘飘洒洒飞走，暖暖就会伸出双臂大喊：“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蒲公英那样飞翔，走出这个村子，去大城市生活。”我苦笑着，也羡慕着暖暖的自信。

二

转眼，我们长大了。暖暖一如既往地活泼可爱，依然是众人的宠儿。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自卑，默默无闻地生活着。我仿佛看到命运迥异的两朵蒲公英飞向不同的方向，有着不一样的人生。

二叔和二婶为了给暖暖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把家搬到了城里。学习的紧张，让暖暖很少再回农村。我和暖暖几乎见不上面了。不同的生活轨迹已经让我们找不到有交集的

地方，从小玩到大的两个人有了隔阂，渐渐疏离起来。

时光平静地走过，转眼间，暖暖快要高考了。我盼着暖暖能考上大学，圆了她走出村子的梦想。我永远记得当年她举着胳膊高喊要像蒲公英一样飞出村子的样子，是那样地自信、洒脱。

这平静的生活没过多久，就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被打破了。暖暖的亲生父亲找上了门，暖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暖暖一时接受不了，考试失利了。她留下一张纸条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暖暖像一朵蒲公英一样飞了出去，却是以这种残忍的方式。二叔二婶接受不了这个结局，和暖暖的亲生父亲打闹一场后，双双住进了医院。我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或许生活就是这样，没有彩排，不知道下一刻会出现什么事情。命运给你什么样的生活，你得生生受着，不管是刀山火海还是阳春白雪。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暖暖已经离家出走了。我忽然好想暖暖抱在怀里，什么都不说，就是抱抱她。

后来，我才知道暖暖被抱养的真相。原来，二婶体弱多病，无法生育。二叔父母知道二婶不能生育，就让二叔和二婶离婚，找一个能生养孩子的媳妇。二叔和二婶感情很好，

执意不肯离婚。孝顺的二叔又见不得父母失望的眼神，就听从别人的建议抱养了暖暖。暖暖是邻村的。她的父母想要个儿子，但前面已经有了两个闺女。作为第三个孩子的她，是计划外的产物。她来到了二叔家。二叔给她起名暖暖，希望这个孩子给他们带来温暖和希望。他们对暖暖的好，我们一路看在眼里。没想到幸福的生活被她亲生父亲硬生生打乱了。

原来暖暖的亲生父母把暖暖送出去不久，她母亲就因病去世了。暖暖的亲生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太过严重，两个姐姐和他们没有多少感情，出嫁后很少去看望父亲。她的老父亲孤身一人，日子过得不好，就想起了还有一个女儿在别人家里，想来重新认这个女儿。没想到，这一举动对暖暖影响这么大。她的亲生父亲也后悔不已，整天借酒浇愁。

后来我结婚，生子，跟着爱人去了他的家乡。我在异乡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家乡的人和事与我渐行渐远，我只是偶尔从母亲的电话中了解点家乡的情况。暖暖结婚了，暖暖有了孩子。

三

一天周末，我在家休息，忽然听到门铃响，打开门一看竟然是多年不见的暖暖。她比过去丰腴了不少，越来越漂亮了，却依然如小时候那样活泼。她捶了我一拳：“如果我不来找你，你是不是就不联系我了，忘恩负义的家伙！”我不好意思地笑，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这还是曾经的暖暖，不曾变，依然那么开朗明媚。

原来暖暖从南方回来了，和丈夫在家乡开了一家茶叶店，主要加工蒲公英茶。这次是利用出差的机会来看我。那天她给我带来两盒她自己加工的茶叶。暖暖笑道：“蒲公英可是好东西啊，从小大人们就告诉我们喝了它养颜美容、清热解暑。”

我问起二叔和二婶的状况。“父亲已经退休了，母亲身体一直不好，我的亲生父亲身体也不好，都需要我来照顾。我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照顾他们。他们对我一个有养育之恩，一个有生育之恩。不管当年我亲生父亲对我怎么样，都改变不了血缘关系。那时，我年轻不懂事，一时接受不了这种结果，任性跑了出去。在外面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我才知道还是家里好。长大了，有了家，做了母亲，我也知道自己的责任了。父母都已经老了，到需要我的时候了。”暖暖轻轻地说着。

这个下午，我一直听暖暖叽叽喳喳地说，没有抱怨，没有哭泣，只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好像原来的痛苦不曾发生。她就像一朵蒲公英，经历过风吹雨打，经历了人情冷暖，却依然生机勃勃，愈发茁壮，愈加刚强坚韧。

我伸出胳膊，抱了抱暖暖。这个迟来的拥抱错过了很多年，终于圆了当年我想抱着暖暖安慰她的心愿。暖暖被我这个举动搞得不知所措，我不想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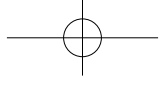
曾经以为暖暖会像蒲公英一样自由飞翔，跨越千山万水，开启人生最美的旅程。兜兜转转以后，她又飞回了故土，在故乡扎根、发芽、成长。或许人生就是这样，随心而动，随缘而行，有些事回不去了，还有未来能拥有。

每天被生活和家庭牵绊，被工作和琐事牵绊，这些牵绊让我离故乡越来越远，和暖暖的联系也渐渐少了。人，终究走着走着就散了，唯愿各自安好。但那个像蒲公英一样的暖暖始终在我心里。每当在路上看到蒲公英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她。她的坚强、乐观和善良也一直影响着我。

曾经年少轻狂的我们，心愿许得无限大。没想到最终飞出家门的是我，固守家园的是她，每个人终究在生活面前败北。我们就像蒲公英一样，有一颗自由的心，也有一颗博爱的心，不管在故乡还是他乡，都要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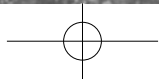
董丽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淄博市作家协会理事。就职于山东桓台县供电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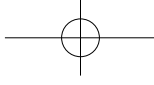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骆喆



诗歌

电的荣光	蒲素平
电厂（组诗）	王宏玉
火红的奔赴（组诗）	刘淑清
唱给光明的歌（组诗）	徐明莉
电是电力工人的血脉（组诗）	许庭杨
人生没有彩排（组诗）	麦莎





电的荣光

蒲素平

一

在山西、在河北、在内蒙古……
在祖国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有人
挖煤，燃烧发电，有人
架线，传输光芒
有人，弯下腰用毕生
成为一束光

这光，不仅仅是光
这光，有着无限的意义
和明亮
这光，照着一个民族前行的脚步
温暖并有着幸福的指向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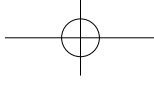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所有的黄昏都来自黎明
所有的记忆都来自内心
正如所有的隐喻
都有指向
正如一个叫中国共产党的政党
在神州大地发出耀眼的光芒
如果时间可以回走

我们返回到 1941 年的一天
在黄土地的深处
在长征的终点——延安
阎店子电厂突然轰鸣起来
发电功率 3 千瓦，这
足以让无线电的信号长出双翅
从延安的窑洞一下子飞遍大江南北

是啊，阳光哪怕只有一缕
就足以划破黑夜
宣告夜的结束
——白昼到来

三

一只报喜鸟从延安出发
继续向东飞
飞过三晋，进入八百里太行
进入燕赵大地，在慷慨的歌声中
遇见一条其貌不扬叫清漳河的河
正一路奔跑着穿过涉县赤岸村
哗哗的水流声格外响亮
令刚刚到此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怦然心动
多好的水啊，多亲的人啊
建造一座水电厂该有多好！



没有图纸就自己绘
五间农房改为厂房，劳动的人用双手
造出一台木质水斗式水轮机
用皮带与发电机连接——装机 10 千瓦！
谁站在河边，对着大山高喊一声
发电！
光，瞬间照亮了一二九师司令部的夜空
照亮了这个“九千将士进涉县，
三十万大军出太行”的红色地方

红色，天然有着温暖
有着光的明亮
1948 年 1 月 25 日，在“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的西柏坡
在一个叫洹水的小山村
天很冷，风很硬，地很冻
朱德总司令微笑着伸出手启动了水车门
洹水水电站一次试机成功！

一道光照亮了党中央、解放军总部
兵工厂车间的机器也动了起来
无数的电波腾空而起，在天空交叉飞行
一个又一个重大战役
一道又一道光芒，闪耀在西柏坡
这个小小村庄的上空

一个叫胜利的名词，被历史喊醒
一条沉睡的巨龙昂起了头

四

大地轰鸣中，地球的东方
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
百业待兴，万物正在启动
一个声音说：
“电气事业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前驱部门”
前驱就是先行，就是立即出发
在河北石家庄山区，凤山发电厂抖擞精神
在一个崭新的时代里写下：
“全国第一台发电机组满负荷运行和百日无事故”

在北京，正来回踱步的毛主席听此消息
停下脚步，禁不住露出笑容
刺啦一声划燃一根火柴，点着烟
重重吸一口，坐下来
提笔给石家庄电业局写下一封信
“努力工作，为完成国家的任务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

是的，开始了
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启动了马达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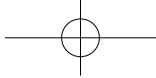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阳光万朵，百鸟争鸣
新的视野，带来新的征程
“电力要先行”
是重要战略，更是一种行动

大地山河间，六大区域电网形成
500 千伏平顶山——武昌输电线路运行
超高压电网在 1981 年年末，拔地飞行
火电一路高唱光芒颂
大国重器，百年三峡梦轰然启动

时光之手，加快了速度
电力先行，电
一种原动力，推动着整个社会奔跑
大电网、大电厂、大机组、高电压、高自动化
这些大和高，频频启动

2020 年，一个声音在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
中国力争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国家电网大步走在绿色发展
服务“双碳”目标
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
的大路上
一场恢弘的演奏在天地间轰鸣

清洁的电，绿色的电
正从远方奔来
从遥远的北部、西部、西南部奔来



200

脊梁 

从一群人的血液中奔来
从一面鲜艳的旗帜上奔来
从一群人的理想和信念中奔来

光芒沿电流急速上升，抵达天穹

六

2023年7月
太阳从大海中升起
光芒把亿万人照亮
时间被放置在钟表之上
是的，时间正在开始——

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
正写下崭新的篇章

蒲素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诗刊》《中国作家》《脊梁》《文艺报》《人民日报》等。著有《一个人的工地》《大地之灯》等多部。获第三届孙犁文学奖、首届贾大山文学奖特别奖、诗探索第六届中国诗歌发现奖等。供职于国网河北超高压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电厂（组诗）

王宏玉

电厂如花

电力建设者的骄子
就是电厂
电厂如花
迎风怒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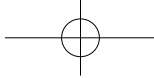
30万、60万、100万千瓦机组
摇曳张扬的花瓣
火电、水电、风电、核电……
点缀灿烂的花朵
220、330、750千伏输电线路
伸展扩充的枝条

厂房、铁塔、空冷岛
挺起坚强的躯干

钢铁之花
没有临界
恣意地开放
在荒原上在海滨里
在冷清与沸腾中
在城市看不见的地方……

进度似箭

进度似箭



在残酷的竞争中
嗖嗖作响

老师傅背起设备
连夜疾走上百公里
和时间赛跑
女工们捆起线圈
上了空冷平台
——寒风刺骨
她们面对
烈日炙烤
不敢喝水
为的是不上厕所
不把时间浪费

突击队飘扬的红旗
映衬布满汗渍的工服
此起彼伏的声浪
撩拨着嘶哑的嗓音
还有技术员跑肿的双腿
专家熬红的双眼
以及家中老人期盼的眼神
和妻儿远隔千山万水的呼唤……

进度就这样追赶着企业
令我们在转移的时候
来不及喘息
一个工程的结束
是另一个工程的开始

真实的神话

钢架是真实的

管道是真实的
电缆是真实的
成千上万吨钢铁
连接着真实的神话

工期赫然在目
流程一字排开
从混凝土浇筑
到168小时运行
一个个节点
不再是雾里看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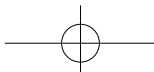
安全利剑高悬
夜以继日重复着
如履薄冰的感觉
质量金盾永擎
用一丝不苟的标准
安装汽轮机平稳的振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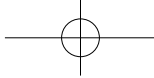
这时
神话离真实越来越近

而当卸下炫目的光环
奠基、发电、移交生产
也不再匆忙地
为某个节日献礼
真实的神话
便如期而至

王宏玉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中国能建陕西电建一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火红的奔赴（组诗）

刘淑清

火红的奔赴

奔向上海望志路 106 号的
是火红的步履
奔赴嘉兴南湖的船是火红的摇篮
奔赴延安的心是火红的烈焰
奔赴抗日战场的是火红的号角
奔向小康路上的是火红的初心
奔向你的电流是我火红的青春

每一次奔赴都是炽热的心跳
每一次奔赴都是倾心的朝圣
每一次奔赴都是一次红彤彤的日出

一代又一代，我们有一个相同的目标
就是奔赴光明
紧紧抱团，不改火红的旗帜
一路赶来，走到今天

奔赴，奔赴
我们一直坚持，没有放弃的是
以自己的光芒，唤醒沉默的事物
并赋予希望与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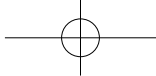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巡线路上

从新疆到珠江，从东北到西藏
幅员辽阔的疆域里，有我辽阔的视野
每一次相视，都有新感觉
每一次输送，都和阳光一起奔跑
一基基铁塔，一座座电站
都是我种下的庄稼
枝繁叶茂的田野里，年年丰腴
是我最贵重的财产
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春光无限，元气满满
我不知如何描绘这一望无际的坚强
还有光芒万丈的敞亮

巡线路上，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存在
我只知道，你沸腾的生活里有我火热的加持

每一度电

每一度电
可以生产布匹 10 米
可以灌溉农田 330 平方米



可以产出大米 11 万粒
可以让 10 瓦的灯泡亮 100 小时

每一度电
都让你熠熠生辉
每一度电
都包含着一个灯火通明的期望

名字叫电

夜晚占领了白天
它的出现
轻易地摧毁了整个黑夜
它的名字叫作
电

我的电力兄弟

一根导线，把我们拧成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根安全绳，把我们紧拴得相依为命
一顶安全帽，把我们遮盖成同一个屋檐下的兄弟
一身国网绿，能席卷一切黑暗

仿佛燧石点燃了心中的火海
我们说出的话，字字有电，句句炽热
天天打交道的螺丝刀、钢丝钳
飘逸着金属的火红，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怀揣着它们，就像怀揣着一片灿烂的星空

在一度电中奔跑

朴素，沉默，总是躲进绝缘层里
在金属的丛林里千回百转，让夜色
望而却步，让一座机器露出锋芒

一度电，坚守着自己恒定的信念
独守生活中的寂寞、空灵
送出的总是热闹和繁华

一度电，
从不停息自己忙碌的脚步
那是移动的爱，走到哪里

都给出家的味道

一度电，给世界的永远是爱
历尽炎凉后，依然向世人伸出
温暖的怀抱

我经常看见
你在一度电中奔跑
也经常看到
一度电在你心中闪烁

金子般的光芒
夜色如此庞大
一只发光的萤火虫是不够的
强有力的心率
始终不是独奏
一个又一个手执灯盖的人
追随着
手捧一颗颗发光的心
点亮千户万灯

黑夜里的举火者
通往一扇扇家门
照亮心房
人们迎来
金子般的光芒

时光正在衰老
而举灯人们正变得年轻

弓弦的命令

从业多年，足以让你
变成万能的“电工师傅”
每一个黎明，每一个傍晚
你都身挎电工包
搬运希望的光影
你的笃定
连飓风都吹不动一丝一毫
我曾看到过
本来已经累得直不起腰
但只要听到客户的一个电话



204 脊梁

你就像一支箭镞
听到了弓弦的命令

燃烧的一生

日复一日
你清空了自己全部爱好
内心被所有客户填满
千户万灯，旋转着追逐你

你的世界，门槛用开关做成
推门而入，你就变成了流动的电荷
跳进金属的空间
无尽的刀闸、插座、保险丝
等待你去更换、安装

螺丝刀

拧紧前进的脚步
验电笔
书写共产党员的赤诚
漏电保护器
一手保护电器，一手为
空巢老人的遮风挡雨
肝胆照亮
虚掩的光阴
温暖的不光是灯盏
更有一颗颗冰封的心

一根电线、一个开关
向世界延伸的
不只是东西南北
你呈上了自己燃烧的一生
照亮四面八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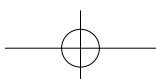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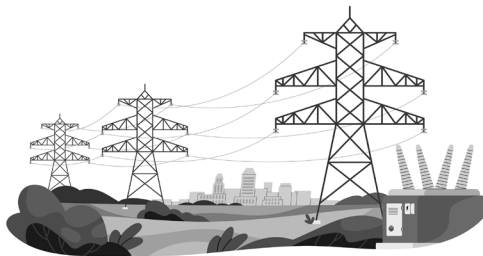
更多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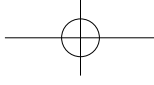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更多的时候
你不在别人的视线里
在荒野 在郊区 在地下电缆沟内
悄无声息地靠近铁件 电器电线
没有哪天 你不在江河里沾水
没有哪天 你不是双肩披霜
更多的时候
你是黑暗中的举火者
深夜里的未眠人

你并不在乎
自己是熙熙人群中的高光

刘淑清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有散文和诗歌在《脊梁》《山东文学》《散文选刊》《时代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供职于山东胶州市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唱给光明的歌（组诗）

徐明莉

追光而行

一首歌，唱响笃定前行的生命诗行
一盏灯，点亮执着坚守的璀璨星光
历史的长河，岁月的锦绣
在银线里飞舞，在高塔上传递
电流里传递着无声的呐喊
激励着我们冲破黑暗寻找曙光

我们将日月锻造成执着坚守的勇气
我们从无穷的黑暗里找寻光明
我们将风雨塑造成恢宏的力量
在漫漫长夜里点亮星光
一首首沐浴着繁星的赞歌
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彰显价值
一盏盏温暖着人间的灯火
在铁塔与银线里源源传递

今天，我们追寻着光明的足迹
用辛勤的汗水做奉献的凭证
用铿锵的意志做坚定的誓言
从繁华的都市到偏远的山村
从南方的春暖花开到北国的冰霜雪雨

把光明尽情地书写

今天，我们踏浪而行
用诗歌阐述生命的激情澎湃
用勇于探索追寻时代的脚步
将光明写进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从繁忙的厂矿车间到每一个温馨小家
从四季流转到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都有一群无私奉献的身影
描绘着一幅勤劳与幸福的画卷

把滚烫写满人间

光明到达的地方
必有故事可以书写
一根根电线，一座座铁塔
架设成天地间的琴弦
美妙的旋律，轻轻落在心头
一曲曲光明的赞歌，冲成暗夜的迷茫
汇成脚下大地涌动的热流

在山峰与高塔之上



蓝色帽檐下的鬓发，已被染湿
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
伴着电流的声音
携带着山河的壮阔
细细弹奏出人间最美的乐章

杆塔成行，光明的电网
伸向灯光绰约的千家万户
我们的父辈
用一双双布满老茧的双掌
架起击破黑暗的杆塔
黝黑的脸庞上有专注的眼神
那是他们不用言说的勋章

纵横的电网
如一盘棋局
落子，便是长杆高塔
涌动着叠涌的潮汐
巍巍铁塔，条条银线
妙手之间锦绣中华
华白的鬓发间流淌的汗水
将滚烫的人间写满万家灯火

舞动光的和弦

灯火辉煌，到处都是光的影子
在电流的加持下
一盏盏灯在星空下
带着夏夜的诗意
照亮一条通往光明的路
在祖国的星空下奏起和弦

早晨，一场盛装舞会拉开序幕
地上的电力建设者
空中的特高压检修者
大山里的线路巡线者……
他们辛勤劳作的身姿
化成山的初心，江的使命
舞动出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和弦

在雄壮轩昂的曲调里，山河壮美

杆塔和线缆传递无限电流
日趋织密的能源互联网
都属于新时代最美最炫的交响曲
光伏板间、银线间、高塔间
变电所里、线路上、集控室内、山间地头
歌者在整齐的和弦下尽情欢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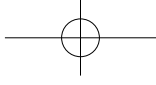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层峦叠嶂之间
信仰刻在每一条线路间
每一座铁塔上
构成高低音的简谱符号
在绵延的浑厚山脊上
激情地弹奏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瑰丽乐章

金灿灿的麦田里，绿油油的茶地里
鲜红的党旗、鲜红的马甲、鲜红的心
一簇簇如火焰一般的红色在舞动
在朝阳里、烈日中、夕阳下
留下了一帧帧漂亮的剪影
用无悔奉献、优质服务
谱写“你用电，我用心”的奉献之曲

徐明莉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
作品散见报刊。供职于黑龙江牡丹江水力发电
总厂。

责任编辑：周玉娴





电是电力工人的血脉（组诗）

许庭杨

远山的输电线路

鸟飞不上的山峰，电力人脚踏祥云
登上去了，还架起了
直插云霄的铁塔
一座座高山，被铁塔上的输电线
琴弦一样连接在一起
没有人迹的山峰上
一根根银色的输电线路
被电力人拨响，音符是高压电
响在千万里外的城市和乡村
把人们心里的幸福点燃
山峰上的一座座铁塔
又仿佛是电力人给只有野兽飞鸟的
无数群山，收听人类文明的
天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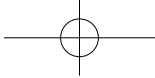
电是电力工人的血脉

看不见，摸不着，野性难驯的电
只有电力工人能寻找到
它们的行踪，能把电驯服
听从调度，安排，调遣

电力工人能用电画画，弹琴
唱歌，能将电当成生活的调色板
电力工人，把电送上无人迹的
山峰，送到无底的深谷
悬崖峭壁和江河湖海
挡不住电力工人的勇气，把电
送到天空和水下
让电，有更宽广的舞台
把生活描绘得五彩斑斓
电是电力工人的血脉，只要生活
需要，电就会从电力工人身上
输送出来，把日子点燃

眉清目秀的电

不管你静水流深，还是奔腾湍急
不管你是大江大河，还是
山中小溪，只要把你们蓄积起来
让你们集中发力，你们
无处发泄的力量就成为干净的电
电力人在河岸、峡谷
给它们穿戴整齐
沿着一根根银色的输电线



浩浩荡荡，规规矩矩
把明亮、温暖、激情，分送到
全国各地。这些水的力量
转换成的电，面目清秀，帅气
眉宇间没有一粒尘土，没有呼出
二氧化碳去污染蓝天和空气

风是流落在外的电

海上的风，高原上的风
草原上的风，山岭上的风
是漂泊在外无依无靠的电
这些流落在外的电
有时轻柔吹拂人的情思
有时怒号拍打人的情感
不管海上的风还是陆地上的风

好像都在提醒人类
想有归宿，不再自由散漫
于是，人类制造出风轮
发电机组和塔筒
为风安家，而且是豪华的家
风吹动桨叶时，驱动风轮
这些回家的风在发电机组里
恢复了身份，给经济安上翅膀
给生活带来明亮和温暖

许庭杨 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诗作散
见《中国作家》《诗刊》《星星》《四川文学》
《青年作家》《红岩》等文学期刊。

责任编辑：周玉娴

人生没有彩排（组诗）

麦 莎

岁月静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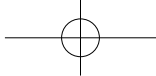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生活，是缓慢的
光阴，在它旁边簇拥
这个世界，有一缕阳光
在和花朵，和一切事物
发生爱情，并陶醉于春天的细节部分
我，就像那一只蜜蜂
嗅到了它的甜蜜

生活在左，我在右
幸福尾随，烦恼开路
热爱生活，总有一颗欢喜的心

在每一个日子里
我，与早晨的一缕阳光相随
把影子投在身后
让每一天写上，岁月静好

一天的美好时光

一天的时光
柔和，金色和缓慢
它的快乐，复制更多的微幸福
于无声处中，我习惯缄默
身边的生活逐渐打开
风景在路上，忧愁相伴



看见的春天，制造更多的花朵

每一天，你都在蹉跎
并给自己活着的自由
生活里的诗意，是你的
就像那若即若离的幸福
它和你近在咫尺，又若一个温暖的词

热爱吧，莫吝嗷你的热情
这生活，环绕着你
是你的，拿过来
享用这一天的美好时光

我的每一天，可以有诗

早晨，从最后的一点夜色上来
我看见它
像新娘揭开的红盖头
这个时候，绿树和花朵
比我醒得更早

生活当是热爱的
我把生活慢下来
一点一点爱她
一点一点打开她
一点一点虚度她
生活给予我的，是幸福的造访

每一天，认真生活
我的心灵，被她迷恋
我的每一天，诗意栖居
我的每一天，可以有诗句闪耀
我的每一天，可以让幸福环绕

每一天

每一天，像一只飞去的鸟
黄昏，它剩下了一根羽毛

每一天，像一朵鲜花
早晨，我嗅到它的一股芬芳

每一天，像一个神奇的空壳子
我看见，它的里面储存满了阳光

每一天，像一尾木鱼
我听见，它的里面有敲打出的清音

每一天，像一片森林
我发现，它的里面有大象走过的响动

慢生活

生活太快了
正在把每一个人变成木偶
正在小偷一样，窃走你的美好时光

当你老了，躺在病床上
你会说，这一生，算是虚度了
你会发现，自己的人生太快了
还没来得及品味，就到头了

生活太快了
那就快慢下来吧
慢生活好啊，享受一分一秒的光阴
并有大把的时光，去抚爱身边的事物

如果生活慢下来了
每一分钟都是你的
陪陪孩子、老人
你会觉得幸福在那儿储存
陪陪爱人，你会觉得爱很温馨
读读书，你的心，会有诗和一个远方

一个人可以有許多美好的时光

每天，我都让自己慢
不蹉跎人生，享受生活
这样，一个人就可以有许多美好的时光
我告诉自己，诗意栖居，宁静地生活
每天，像一个发现者，与身边的生活
能有一个亲近，并学会热爱
爱这个世界，不需要喧哗
爱这个世界，用心思考它



每天，我的心有一个味蕾
 让我对生活有足够的嗅觉
 从爱到爱，让忧愁和悲伤走开
 有时候，穿过一座城市
 我会感觉红尘滚滚
 有时候，我穿越山野
 我的心上，则会结满了累累硕果
 所以，我感恩身边的一切事物
 与他们发生爱情，与他们一起见证岁月之美

人生没有彩排

一天很短
 短得像昙花一现
 每天匆匆
 你急着赶路
 没有慢下来
 低头看书，或出门看景

一年很短
 日月如梭——
 在虚度的时光里
 你看见
 岁月是一个小偷
 他悄悄地，行踪不定
 偷走了你的人生
 你啊，还抓不住他

一生很短
 美好年华如镜中花
 不知不觉有一场小雪
 悄然落下
 染白了双鬓
 接着，你也会在皱纹里
 看见自己
 蹒跚着佝偻的背影

爱情更短
 两情相依
 一见钟情也好
 错过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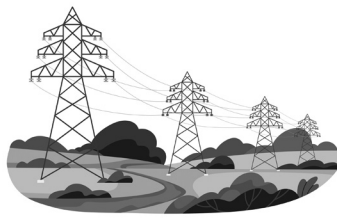
还没曾牵手
 她就已转身
 之后
 总觉得所爱的人
 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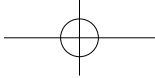
生命，也很短
 短到还没有爱过
 就已苍耄
 几十年
 自己行色匆匆
 每天，自己只愿赶场
 再回首
 一切的一切
 已是一幕幕电影

人生太快
 人生没有彩排
 唯有珍惜每一天——
 每一天，总是很短
 可它很美好
 你啊，可别蹉跎了它

麦莎 本名范红杰。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诗刊》《阳光》《星星诗刊》《上海诗人》《散文选刊》等文学期刊。出版有诗集《寂静的春天》《乌金》。有作品获河南省五四文艺奖。供职于河南省焦作煤业冯营电力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娟





文艺评论

常理常情中的人世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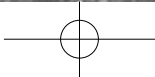
张 菁

——评王啸峰小说集《虎嗅》

行走中，寻觅诗意和乡愁

侯 军

——品读散文集《大地上的行走》



常理常情中的人世温暖

——评王啸峰小说集《虎嗅》

张 菁

城市文学在中国大规模兴起，是社会城镇化加剧后的现象。从早年上海、苏州弄堂里的市井生活，再到如今鳞次栉比的内地新兴城市都市景观，从乡土和农村出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有了新的观察和写作领域。其实，无论以城市还是以乡村作为书写对象，文学的目标始终是人。城市文学不单指那些描写城市风情和都市生活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要通过生活在城市里人的切身经验彰显城市文化精神。但是，由于农耕文化的强大传统，加之中国的城市生活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的，当下的城市文化与农耕文化呈现出一种交错的状态。这应当是中国城市文化最重要的表征之一。表现在文学书写中，城市的人多少会受到乡村的影响。在这个视阈下，理解王啸峰的小说集《虎嗅》便有了多重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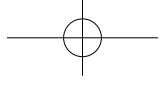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虎嗅》的名字似乎源于虎年在南京的文学刊物《青春》上开设的专栏，取“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之意吧！也恰如艾略特所说“要像嗅到蔷薇的香味那样嗅到思想”。在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中，王啸峰透视出对周围世界敏锐的感知。《虎嗅》小说集里的众多人物为了谋求一份体面的工作或是可能的未



来，远离亲人和熟悉的家乡，在充满竞争压力的城市中奋力打拼。孤独与分离伴随着人物的日常感受，也拉长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王啸峰恰恰在其中建立起了连接。他在观察中设想众多职业人背后的人生境遇，在世界的感性和细节中注入体恤、理解与爱，并以此跃向生命的真相。从城市转移到乡村，这些人物身上带有脱不开的乡村印记。关于这部小说集的推介，出版社用的是“以

二十四节气为纽带，串联起二十四个城市生活中普通但动人的小故事”之类的说法。而“二十四节气”明显是乡村文化的象征。城市生活早已丧失了乡村的四季分明景象。这也反映出小说主题和人物情感世界的复杂性。

24个短篇，王啸峰勾画出城市中众多行业的从业者。每一篇的篇幅都在5000字以内，短小精悍。综观当下写作，短篇小说是最需要仔细品读却难以快进的文体。中外作家中不乏短篇小说大师，例如契诃夫、欧·亨利、汪曾祺、刘庆邦等，他们都在短篇的有限体量中留下了含着思考的彩色瞬间，让读者觉得生命富有价值。王啸峰在短篇小说中细作深耕，不断挖掘生命里的有机细节，克制地表达他的热爱与珍视。他非常注重探索小说



技艺。回顾他的写作,《隐秘花园》《井底之蓝》《抄表记》和《告讦者》等均是带有先锋色彩的作品,表现出他对文体和叙事的理解与尝试。他对现实的感知和对生活真相的探求,多隐藏在相对繁复的修辞之中。这一次,王啸峰的写作有了转变。在《虎嗅》中,他的讲述脱离了之前一直追求的写作技艺的修炼,展示出如契诃夫所说的写作特点——要真实,要朴素。以素朴平实的表达,对或陌生或熟悉的人们注入积极的关心。从女保安到理发店老板和老板娘,从机关干部到企业高管,从房屋中介到职场女性,在浅浅淡淡的似有似无的联系中,王啸峰以记忆和现实的交融,撞击出更多人隐藏在寻常生活表象下的困境,梳理那些无从言说的内在情感,呈现出职场生态和生活百态。

德国思想家阿伦特将现代社会中的人形容为“原子化的个体”,这个概念精准地摹画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隔膜感。城市生活中,发达的物质基础和公共设施给予绝大多数个体必备的生存条件。人类不必再像农耕时代那样需要众多人的协作才能对抗自然以获取生存的机会。由群体生活向个体生活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人的精神世界。王啸峰在精彩的城市生活中看到,寂寞的人们和孤独的时刻。那些挑战、犹疑、伤痛、挣扎和纠结,那些被一带而过的时刻,转瞬即逝的情绪,百转惆怅的思虑。不同于匆匆而过的一瞥,他在与人物短暂的相处和注视后就走向了人物生活的身后。毕竟,如何面对真实的生活,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课题。在这之中,和解和希望是《虎嗅》里的关键词。它们又指向了同一个命题:幸福。作品中出现的每个人都在努力生活,努力找寻和抵达幸福。作者深知,人根本的幸福来自内生的自足。也由此,他延展了人们的内心世界。

王啸峰笔下,在寻常的城市生活中,立足于常情常理常态,写出了人物精神世界里的普遍性。他叙述的往往不是极端化的事件故事,而是人们的日常处境以及这种处境下的常理常态的人性。在无奇处找到可以生成小说的要素,这对于任何写作者都是一种艰

难和冒险。因为它不让人陌生,寻不见那种刺激性的跌宕起伏之感,人很难在其中发现“小说”。可这些作品也因此赢得了共感力,获得了阅读者情绪上的投入。《雨水》一篇中,曾经的体制内的高级工程师,面对职业身份的转换,需要在思考中有勇气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辞职后入职到一家家族企业,要在饭桌上作陪他原单位的继任者。“他硬着头皮把场面撑下来,回到家吐得连绿色胆汁都出来了”,而后以高级“临时工”的姿态进入下一家公司。不知道未来等待他的会是什么,但是他相信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恐惧和不确定性,是经常会遇到的,也是城市生活中难以消除的特点。它不像乡村生活的按部就班或者如二十四节气流转般的周而复始。城市带给人的永远是变化和新鲜,不安全感也由此而生。正像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说的那样:“我们被放在这,有如戏院的世界里,每个事件的起源和缘由却完全隐瞒不让我们知道,我们既没有足够的智慧预见未来,也没有能力防止那些使我们受伤害的不幸事件的发生。我们被悬挂在永恒的疑惧之中。”

王啸峰的小说,善于从身边人走向更多人,这也许是一种从特殊到普遍的写作能力。但这并不只是从个体到群体的简单逻辑,而表现为作者有一种由己及他的善良与悲悯。正是这种情感上的驱动力,使他的小说在朴实的叙述和平淡的事件中极具情感上的感染力。真实的生活经验在王啸峰的笔下发酵,他写下《霜降》。文中的主人公一面经营着馄饨店,一面照顾着需要做透析的丈夫。丈夫心疼她支撑一个家的辛苦,轻信网络上的传言,以为在透析前顶住饥饿就能让治疗效果翻倍,反倒因低血糖而晕倒,需要妻子以更多的心力来照顾。这样的生活场景在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司空见惯。小说写出了很多人在寻常日子中隐藏的波澜。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中,谁能知晓在对方的忙碌中隐含着怎样的辛苦?

在这些篇章中,故事唤醒了个人记忆,更唤醒了更多人的人生经验。作者写出了斑驳的生活、多舛的命运和复杂的人性。那些

城市里的店面招幌和招牌背后，遮挡着的是丰富而驳杂的生活状态。在他的表述中，我们看到烟火蒸腾的人间希望。《小暑》中曾经决裂的师徒二人最终走向和解。二人心拗着，一切就都不对。“事情没有绝对好和坏，适合自己的，并不一定适合别人”，师傅的祝福，让徒弟看到越来越亮的路灯。同样是师徒，《大暑》里展现的则是另一种释然。即将退休的主任放不下之前跟着自己的秘书，只是她不知道，她退休了以后，秘书也即将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还有一种放下在《处暑》中，是一个人与自己的对话。妻子被推进手术室做一个寻常的手术，他们等到的却是死亡通知书。愤怒、震惊和悔恨久久吞噬着他。时间流逝，他退休后写完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完成自己对妻子的承诺。这一切才逐步地沉到生命之下，他的心中才有了平静和安宁。

德裔美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艾瑞克·弗洛姆曾在《爱的艺术》中说，爱是对所爱对象的生命和生长的积极关心。王啸峰对生活投入的热爱，对身边的人的真情意，都在《虎嗅》中用温热的细节展示了出来。《霜降》中，作者对食材和食物做法的展现细致入微。“取一个青花碗，加入葱花、虾皮、紫菜、榨菜末，点上猪油，肉骨汤锅里舀汤冲入，撒上胡椒粉。开锅盖，加冷水，水再开，馄饨浮上。”此刻，我们也仿佛感受到那食物的香气。日常生活里的氤氲，在这些带着温度、可感可触的具体生活描写里生发出来。《清明》里，主人公在等待检查结果的过程中，在路上数香樟树的数量。单数不吉利，双数安然无恙。若是数到了单数，就告诉自己，不算，不算。“城市里的一切，看上去那么平静，而平静只是无数躁动、惊慌后无可奈何的产物。”其中无处可说的慌乱、紧张，乱想中的无措、恐惧，几乎把人淹没。记得一位作家曾经讲过一个观点，大意是说小说里人物的吃饭、生计很重要，作家必须能解决人物的生活问题，这才会使小说人物有根、使小说可信。王啸峰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之所以能打动人，跟城市生活里的细节和“物”有着必然的关联。

作为一名书写城市生活的作家，王啸峰放低他的视角，真正进入社会百业和生活百态中去观察、体味和想象，去触摸那些看似庸常实则蕴藏着城市奥秘的具体物象的纹路。以他的善良、诚实，构建起我们这个时代全部相貌中的一角。他书写城市，依托的是城市中生长出的审美经验，更意在体察城市中人的精神境遇。他以他的书写提醒我们，人和人之间是有机的整体，人与人不要相互遗忘和抵牾，以此连接起在寻常生活之下人们面对困境时的心态。然后，他再以一些人勾连起更多人。所谓“有机”，意味着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它是一种生产性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通过把个体与同伴的接触延展到个人际遇之外，放大了个体的生命体验。也因此，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触碰到自己的曾经。城市文学在乎的是内里的现代精神，作者需要有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具有生存经验和文化经验。《虎嗅》体现了这一点。这些作品关注内心世界、关注人与社会关系，展现现代文明下的自我实现、尊重与自尊。

这次收入《虎嗅》中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王啸峰试图以朴素表达来超越写作技术的努力。这些作品从日常生活中取材，以接近时代现场的平实书写，观照或陌生或熟悉的个体，从中发现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幽微情感和人性。文本和叙事更加浑然、圆润与厚重。这种变化，虽然是写作技巧上的主动转向，但背后则显示了他在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方面有了情感和观念上的深化与提升。我们似乎可以将这部作品看作他创作转型的开始，也能看到他在钻研短篇小说创作中日益成熟的创作能力。

张菁 女。《青年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编辑的作品获得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入选多部选本。有评论、随笔等散见《光明日报》《北京文学》等多家报刊。

责任编辑：周玉娟

行走中，寻觅诗意和乡愁

——品读散文集《大地上的行走》

侯 军

前不久，读到散文集《大地上的行走》，装帧设计也走的是极简路数，淡雅而平实。翻阅了几页，我立即就被吸引住了。

我与作者周玉娴是在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的年会上认识的。书中收录的好几篇文章，其行走的路线和驻足的地方都是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组织的文化记者采访的地方。我和她都是“同行者”，如贵州思南、重庆黔江、云南大理、西藏林芝……读作者的书，就好像一路重走这些灵山水，亲切感油然而生。不过，她所发出的山水感叹，很多却是我当时未能想到甚至是不可梦见的。这大概就是个体的差异吧。

作者以女性的细腻和敏感，一路与山水对话，并且“推己及人”地写出山水对她的回应，这使我随着她的文字“重走”旧路，生发出不少新鲜的感觉。如她写乌江的水，写林芝的雨，写南部的湖，写东川的土……都是我曾与之同行的景点，而一经她的文字点染，却显现出别样的风景与另类的神采，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细细思量，唯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那就是作者总是把“自我”全情投诸其间，于是，山川风物便都染上了一

抹独属于她的色彩——一样景物，不同风貌，笔下所写，既是作者目中所见，更是她心中所想。由此，我不禁想起清代画家石涛的那句名言：“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确实，在作者行笔至此的那一刻，她似乎也成了山川景物的“代言者”。

品读书中散文，只觉语言具有独特的节奏。我称之为古典的精致化呈现。作者善于将古典句式转化为现代白话，又不失古韵的典雅，短句排比，长句铺陈，平仄错落，音韵抑扬。这种语言特色的形成，显然与其专业背景有关。譬如她写《田园之秋》的一段文字：“漫步田园山林间，最易让人懂得天人之际，自然之理。所谓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月是上弦月，夕阳才落，银钩即出，深林幽暗，群鸟鸣归。”是不是有点唐宋古文的韵味？再如，她写秋水：“泉水奔突，合着山的形状，左跳右旋，时而舒缓如镜，时而急似流星，时而慵懒徜徉于石畔，时而翻滚跌宕腾挪。”这种语式和节奏，显然得自古代辞赋的骈俪风貌。因为其语言具有个性，其笔下的寻常景物也就变得古意悠然，声韵铿锵。这种特色，

在《一苇箬叶出平湖》《日暮乡关望西山》《故乡的清明》等篇什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散文与诗密不可分，诗不论新旧，其要旨皆在抒发诗人的情怀。作者天生具有诗人的气质，在大地上行走，寻寻觅觅，自言自语，所写无非是一缕诗思、一脉乡愁。诗思和乡愁，原本不是一样东西，但在作者笔下，却将两者捏合在一起：诗思靠乡愁来烘托，乡愁用诗思来搅拌。这使她的散文，无论题材的选择，还是行文的铺展，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浓郁的诗思与乡愁的生成，又与她的个人成长经历有关——她祖籍在安庆枞阳，紧临长江，可谓江南之苗裔；出生地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戈壁大漠中度过了童年。这种地域上的反差，使她的乡愁失去了准确的地标。读其文，可见这乡愁是随机飘移、变换不定的：身在新疆时，怀念江南的春雨；回到江南，又惦记兵团的白杨；后来，定居北京，却时常在春雨和白杨之间徜徉。这种由个人经历而造成的大幅度大范围的思维跳跃和情感跌宕，成为作者散文的一个特色。距离产生美感，思念萌发诗意，岁月增添乡愁，这几条都被她占全了。由此，她的文思变得纵横跳跃，她的文笔变得诗情浓郁，她的叙述变得乡愁深沉。读她的《童年》《穿越时光和乡愁的火车》《白雪芳草湖》《兵团端午》《白杨树》诸篇，我仿佛跟随着她的脚步，从西到东，驱驰千里，咀嚼着她细微的心思，品味着她清淡的情调，聆听着她絮絮叨叨、音调平缓，有时不乏琐碎，但却绝对真诚的哼唱……于是，你在她的行走中，汇入了她所营造的文学氛围，一会儿白雪皑皑，一会儿长江浩浩，一会儿大漠孤烟，一会儿小桥流水……你的思绪跟着她的脚步行走，不知不觉间，你的心灵也开始与她同行。

作者是很有文化情怀的写者，但她从不把“文化”二字挂在嘴边。她不说文化，她只是描摹着自己的耳濡目染，委婉地渗透出自己的文化偏嗜。她从自己第一次写春联，回忆起在新疆的姥爷、在安徽的爷爷。这一南一北两位长者都是写春联的高手，一个正楷一个行书，在她的笔下，这两位至亲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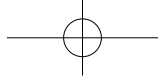
都成了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她写兵团的端午节，绘声绘色地描写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兵团人家，把各自故乡的民俗带到西北边陲，而在这种移民文化的浸润中，她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也有了切身的体悟。她写故乡的祭祖，细致入微，涓滴不遗，这是她细心观察的结果，更是她亲身体会的记录。在文章的结尾，她写下了一段颇有深度的议论：“冯友兰说，行祭礼并不是因为鬼神真正存在，只是祭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将祖先养育的恩情寄托到祭祖的礼仪中，代代相传，我们也在祭祖的过程中，得到情感的慰藉。在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这种源自家庭的情感回归，已渐渐成为吾乡祭祖的意义所在。”读到这里，我发现，那绵长悠远的诗意已被作者寻觅到了，而那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便也随之而至了。

说起来，我们每个人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都会有一些时间段是在大地上行走，每个人的行走都有各自的追求，有的观赏美景，有的寻古探幽，有的猎奇探险，有的寻亲访友……而作者的行走，却是在寻觅那些散落在岁月深处的诗意，那些曾经驻足之地的乡愁。

欣闻这本散文集获得第九届冰心散文奖散文集入围提名奖，我也为她高兴。应当说，她的“行走”才刚刚起步，这本散文集也只是她的旅程初始阶段的“雪泥鸿爪”。大地很大，路程很长，我期待着作者能够行走更远，也把读者带向更加辽阔而深邃的“诗和远方”。

侯军 资深报人，散文作家、文艺评论家，《中国副刊》新媒体中心总编辑。出版有散文集《青鸟赋》《收藏记忆》《雪霁》、文艺评论集《东方既白》《读画随笔》、艺术家传记散文集《孤独的大师》、文化对话录《问道集》、序跋集《守住宁静》、书话随笔集《淘书·品书》等专著27部。

责任编辑：庄晓玮



新人新作

失眠（小说）

苟国军

最是梅子红时雨（散文）

徐芝婷

故乡在忻州（散文）

杜鹃

山坳里的红薯地（散文）

张瑞成



失眠

苟国军

老费退休后的生活其实蛮有规律的。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洗漱后散步一小时，早餐后读书看报。午餐后浅睡一会儿，然后在书房里写作。他写的东西很杂，小说、散文、随笔之类的都有，完全是兴趣所致。晚饭后，他散步、电视，十点上床。老费是业余作家，几十年下来也有二三百万字发表。退休后，老费就是在这看似枯燥却自得其乐的日子中度过的。

但有一天，老费规律的生活被打破了。

那天，老费散步后在小摊上吃了两根油条一碗豆浆，回家烧水泡上一杯铁观音，摊开纸笔准备写篇文章。前一天晚上，他在梦中重游峨眉，颇有感触，于是想把它写出来。妻子一早去省城探望女儿郑爽了。郑爽在读大三，妻子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去看她。妻子带了自己亲手做的辣椒酱，那是郑爽最爱吃的。临行，妻子给老费包了很多饺子放在冰箱里冷冻着。老费不擅家务，不会做饭不会洗衣，一直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家里全靠妻子操持。老费和妻子都是二婚，在一起十年了。妻子每次出门前都会安排好老费的伙食，把换洗的衣服放在床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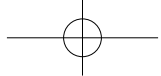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敲门声响起。是谁？是妻子没有赶上火车回来了？不对啊，妻子回家都是自己用钥匙开门的，从不敲门，她担心打扰老费的创作思路。敲门声急促起来，老费起身开门，看清来人后吃了一惊，是前妻王玉玲。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今天是我们结婚四十年的纪念日，想和你庆祝一下。”老费惊得好久说不出话。王玉玲推开他，将手里拎的东西放下后，脱掉外衣挂在了衣架上。

“我们已经离婚了。”“离婚又怎么了，法律规定离婚了就不能过结婚纪念日啦？再说你家那小妖精也不在家。”老费现在的妻子是小了点，可妖精也算不上啊，还有，王玉玲怎么知道妻子不在家呢？

“你现在过得怎样？”“还好吧。”老费觉得回答好还是不好都不合适。

接着，王玉玲从卫生间里端出一盆水放在茶几上开始擦拭家具，她一边干活一边唠叨：“看来你那小妖精也不是利索人。窗台落了一层土，卫生间的便池有黄渍，鞋柜旁边的鞋子扔了一地，我真服了你了，这样的环境你也能待得下去？那小妖精当初是怎么



缠上你的？是不是我们还没离婚你们就有了一腿？”

老费无奈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王玉玲在，他是无论如何也写不了东西的，唠叨声在耳边萦绕，仿佛又回到从前。

王玉玲原先在棉纺织厂工作，因为工作环境机械轰鸣、声音嘈杂，所以养成了大声说话的习惯。更年期后，她整天唠叨，只要不睡觉，她嘴就没有闲的时候，且脾气越来越大、怨气越来越多，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她。王玉玲看老费也越来越不顺眼：“我就是你的保姆你的奴才，全世界的妇女都解放了，只有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而且永世不得翻身。”“这不是你的家吗？”老费稍有反驳，王玉玲就会摔掉手里的东西坐下垂泪，弄得老费左不是右不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想发火却不知从何说起。老费不干家务，自觉理亏，他也曾试着干，可每次都被她推到一旁：“笨手笨脚的，做给谁看。”慢慢地，实在烦了老费就到外面躲躲，以求得片刻宁静。

退休后，老费无事可做，他不善与人交往，不会下棋打麻将，也不喜欢户外活动，就想坐下来写点东西。他构思了一部推理小说叫《微波站里的谋杀案》，可写作时思路常常被王玉玲打断，半年时间过去了才写了不到五万字。

老费和王玉玲真正闹翻是在建市60周年前夕。那天市文联主席给老费打电话，说为了给建市60周年献礼，希望老费将发表过的作品汇集成册，不过费用自理。老费觉得人活一世得留下点什么，于是将旧作整理成册取名《费自清白选集》，然后开始找出版社跑印刷厂。一番忙下来，花掉了近一年的工资。这下王玉玲不干了，她骂老费败家子瞎折腾，说孩子上学正要用钱，他却只顾自己的虚名不顾家。

于是老费失眠了，整夜整夜睡不着，稍有困意，头往枕头上一沾，立刻就精神了。医生说老费是神经衰弱，需要心理和药物双重调理。因为吃了太多安神类的中药都不起作用，老费开始服用安定片，开始是一

片，后来是两片。安定类药物长期服用会刺激大脑神经，小半年下来，老费整天头重脚轻、精神恍惚，一百七十斤的体重骤降到了一百三十斤。

老费想到了离婚。刚开始这样想时，老费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一把年纪了，离婚岂不是遭人耻笑。几夜辗转反侧，老费终于下定决心，他觉得只有离婚才是最好的解脱。他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女儿听，女儿沉吟良久后说：“实在不行你们可以分居，干吗非离婚不可？”女儿嫁在邻县，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不常回来，老费不想让这事烦扰女儿。面对女儿的态度，他不置可否。接着，他打电话给在北京读研的儿子，儿子坚决反对：“你们几十年都熬过来了，难道就不能继续熬下去吗？”

最后，老费才跟王玉玲提及此事。她说：“好啊，我终于解放了，再也不用给你当牛做马了。”离婚时，老费很大度，他把家里的一切包括存款都留给了王玉玲，只带走了所有的书籍和随身衣物。他搬到单位的单元房里，虽然面积小，但交通方便。

老费净身出户前一个月，王玉玲一天给老费送两餐饭，老费说不用送。王玉玲说：“我是担心你不会做饭把自己饿死，是不是后悔了，要不要复婚啊？”老费干脆躲了出去，都已经离婚了，长此以往，邻居们会说闲话的。老费做不来家务，每天不是吃泡面就是去饭店。邻居们见他可怜，于是给他介绍了现在的妻子。

妻子过来和他见面的那天，帮他把屋里屋外彻底收拾了一遍。那天中午，妻子做了西红柿鸡蛋面，吃着热气腾腾的面，老费仿佛找到了家的感觉。

不知不觉临近中午，厨房里飘出阵阵香气。老费走进厨房，发现厨房里焕然一新，灶台上，各种瓶瓶罐罐摆放得整整齐齐。王玉玲还是那样能干、那样利索。锅包肉、香菇炒油菜、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一盘皮皮虾，全是老费爱吃的。

王玉玲带了一瓶酒，她拧开瓶盖，将酒杯倒满后对老费说：“风风雨雨四十年，我

们还是第一次过结婚纪念日呢。”老费心想，都离了，还过结婚纪念日，真是闻所未闻。老费不擅饮，过年过节也只是小酌，他端起酒杯轻抿一口，对王玉玲说：“你今天来，不单单是为了过结婚纪念日吧？”“还真有点事儿。”“什么事？”“听说你买了墓地？”老费愕然。

前些日子，老费咳得厉害，胸口时时作痛，他认为自己应该是得了肺癌，抽了几十年的烟，病魔终于找来了。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老费刚好七十三，有些伤感。但到医院一查，不是肺癌，是感冒引起的。

回家的路上，妻子说：“后面的事该准备了。”老费问她什么意思。妻子说：“你我的公积金取出后一直没动，我们买块墓地吧。现在墓地跟房价一样涨得厉害，我怕再过几年，这几个钱买墓地都不够了。”

老费明白妻子的用意。她的前夫是个警察，一次执行任务时牺牲了，后来被评为烈士，骨灰放在公园里的英雄纪念碑下，她死后是不能和前夫相守的，她想百年后和自己合葬，于是他们一起去买了墓地。

“你怎么知道的？”老费问。“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我是想和你商量一下，我死了想和你葬在一起。”“我们已经离婚了。”“离婚了又怎么了？离婚后死了的和前夫葬在一起的多了去了。再说你再娶了，我可没有再嫁。”“你可以自己买块墓地。”“没钱，房子我已经过户到儿子名下了，离婚时你留下的存款也全部打到儿子卡上了，儿子成家还要买车，将来还要养孩子，开销很大。我们既然生了他养了他，就得牺牲到底。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老费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他想起王玉玲和自己结婚后还真没过几天舒心日子，前些年孩子小，开销大，日子一直紧巴巴的，别说金银首饰，几十年来王玉玲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买过。想到这些，老费觉得愧疚，觉得欠她的，觉得她到了垂暮之年提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可她偏偏没有为自己想想，自己毕竟再婚了呀。

“其实对你来讲没什么为难的，你只要写份遗嘱同意我死后和你合葬就行了，这对我们都有好处。一是省钱，二是孩子们扫墓不用来回地跑，三是你活着抛弃了我，但我死了没有成为孤魂野鬼。”说完，一行清泪顺着王玉玲的脸颊流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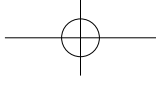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老费彻底蒙了，这事儿如同天空掉下一枚炸弹，把老费炸得灵魂出窍。妻子能同意自己写这个遗嘱吗？自己年龄最大，多半先死，死后当然是先占用墓地，那王玉玲死后，谁来替她完成我的遗愿呢？郑爽会同意吗？

老费后悔自己不该买下墓地。活得好好的买什么墓地呀，不买墓地，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死前海葬、树葬有什么关系呢？最让他不明白的是，王玉玲怎么知道妻子今天不在家？又是怎么知道他买了墓地？老费脑子里乱糟糟的，平时思维缜密的他，此时所有的逻辑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就连王玉玲什么时候走的他都不知道。

老费很想好好睡上一觉，晚上继续创作，可一上床他就失眠了。估计老费的失眠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苟国军 供职于国家能源集团江西万安水力发电厂。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散文

最是梅子红时雨

徐芝婷

浅红、深红、紫红……
一树树、一丛丛、一片片……

眼下，江南杨梅进入最喜人的成熟时节。

“嗨吱——嗨吱——嗨吱——”浙江永康江南街道永祥乡的梅农们背起了箩筐，沿着祖祖辈辈走过的山路，上岙、爬坡，撷取大山最慷慨的馈赠。经历了一年漫长的等待，阳光和土地共同孕育出漫山遍野的丰硕果实。它们在绵绵不断的细雨中生长，缀满蓬蓬勃勃的枝头，宛若灼灼星火。

很快，梅子红了的喜悦，传遍四里八乡，纷至沓来的人们争相在这个味蕾最丰盛的季节里相聚。

拈梅子入口，唇齿之间立即充盈了清甜丰富的果汁和绵软细嫩的果肉。新鲜汁水裹挟着酸中带甜、甜中含酸的味道，令人齿颊生津。从口腔顺至肠胃，继而周身通体，这是温暖的阳光、清甜的山溪水和芳香的梅果融合而成的味道，源源而来，从浅到浓，由深转淡，轻易就触及内心柔软处。

很难有一种水果如杨梅一样，以清甜而不失微酸、爽口而不失浓郁的口味让人欲罢不能。也许，这正是江南和煦的微风、潮湿的细雨、肥沃的土地孕育出的果实的动人之处。

明末清初大戏剧家李渔独爱杨梅，撰《杨梅赋》，开篇即道：“南方珍果，首及杨梅。”杨梅别具一格的味道也同样让南宋诗人方岳赞不绝口，其《咏杨梅诗》诗云：“筠笼带雨摘初残，粟粟生寒鹤顶殷。众口但便甜似蜜，宁知奇处是微酸。”诗人对杨梅的偏爱，千百年来在中国古典诗词歌赋中占据一隅。

文人笔下婉转动人的珍馐之美，可从永祥乡拱瑞下村出产的荸荠杨梅畅销不衰得以佐证。《永康地景赋》有云：“拱瑞杨梅，恍如赤玉盘枝”，赞的正是杨梅成熟挂果时的丰收景象。拱瑞下杨梅历史悠久，南宋时期就成了贡品。其外观玲珑小巧，圆润饱满，色泽紫红，其味道酸甜适中，口感丰富。独具风味的拱瑞下杨梅随着在外经商办厂求学的永康人，成为走遍天南地北的江南佳果。

杨梅有7000多年历史，起源可追溯到河姆渡时代，浙、闽、赣、粤等12个省出产的杨梅有荸荠杨梅、丁岙杨梅、晚稻杨梅、大叶细蒂杨梅、早芥蜜梅、二色杨梅等近20个品种。

不同环境生长而成的杨梅各具风味。北宋王安石的诗《寄袁州曹伯玉使君》对杨梅的成长环境进行了细致描摹：“湿湿岭云生竹筍，冥冥江雨熟杨梅。”可见，优质杨梅



生长的地理环境需要在依山地带，有丛生的竹筒和蒙蒙的江雨。

永祥乡绿水环绕、青山常在，是得天独厚的“天然氧吧”。千年来，永祥乡的杨梅正是诗意地栖居在近二万亩的竹林之中。南北走向的低缓山坡和茂密丛林、良好的通风和充足的日照、自然净化的空气，都为杨梅喜阴喜湿的成长特性提供了绝佳的天然环境。

近年来，永康市政府加强对杨梅产地的山林、空气、水质的保护，配套实施电力设施升级改造，大幅提高供电质量和可靠性，让梅乡1万多居民都用上了放心电、满意电。

村民们办起了10多家民宿。每逢节假日，这里都会吸引无数市民前来观察游玩，梅乡的绿水青山成了金山银山。

董宇辉说：“人间的美好，是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云和十二月的雪。”当梅子红了枝头，六月的江南烟雨浸润着梅子的酸甜，洒落于江河湖汉、田间地埂，诗意了柳梢，拉长了情思，也慵懒了心绪。此时，你会情不自禁挎上一只竹篾的篮子，戴一顶草帽，迎着细雨，去山间找寻清凉与沁甜。

连绵的山峦被氤氲的云雾笼罩，田间小道、山野路边，无数盛开的栀子花与树梢间红色的杨梅交相辉映，煞是有趣。花香四溢了山林，梅子甜了心扉。

徐芝婷 女。供职于浙江永康市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苏亚静

散文

故乡在忻州

杜 鹏

总是热衷大好河山的秀美风光，总是迷恋时代奏响的光明乐章。从点亮一个家，到温暖一座城，电网发展的日新月异，赋予了忻州城一份独有的温馨与浪漫。

忻州自古是福地。忻同欣，西汉刘邦北上抗匈奴被围，至忻口解困破愁，欣然一笑，故有此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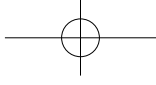
今天的忻州把生态环境作为民生福祉，大力开发风光水资源，新能源装机容量占比达到57%，居山西省首位。绿水青山变身金山银山，绘就一幅天蓝地绿、宜居宜游的动人

画卷。

黄河浩荡，太行巍巍，中华民族挺身站起于黄河流域，表里山河是山西的代名词，也是忻州的名片。

忻州北揽云朔，南通太原，西望陕蒙，东邻京冀，坐拥雁门、偏关、宁武外三关，占据险要之势，也集聚四方福气。

多数人认识忻州是因五台山。这是一座位于忻州东北隅的世界名山。从北魏起，不远千里来此祈福纳祥的旅客便络绎不绝。五台山五座山峰各不相同，东台奇峻，南台灵秀，



西台陡险，北台高耸，中台广阔。岿巍敦厚的崇山峻岭间，铁塔林立，凌空飞架的条条银线绵延不绝，它们与波涛翻涌的白色云海纵横交错。

沿路一直向西探寻，登临海拔2700多米的宁武管涔山顶，马仑草原一派美景映入眼帘。独特的高山草原风光，融合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两种样态。豪迈壮观的风电塔从大地直入云端，徐徐旋转的风叶与远处的青山绿水遥相辉映，吸引着众人的目光。游览草原其间，春可赏明月，夏可观山花，秋可看日出，冬可望瑞雪，一年四季美不胜收。

电力足迹可以窥探城市的前进脉搏。

这几年，忻州电网建设蹄疾步稳，平地起宏图。110千伏晋昌变电站等11项工程投产运行，220千伏复兴输变电、蒋芳扩建等工程相继开工，电力照亮了城市乡村，也照进了百姓心田。

历史古迹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忻州古城即是一篇电力与城市同频共振的浓缩史，将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紧紧融为一体。

东汉建安二十年，忻州古城为抵御战乱纷争而建，1800多年来，发挥出定城安民的重要作用。坚实高大的城墙上垛堞绵延、楼榭耸峙，四座门楼激荡着杨家将浩气长存的英雄史诗。十六座角楼彼此相望，散发出日久年深的沉稳气息，把金戈铁马交锋的声响隔断在外。

古城如一盏长明灯，为忻州几代人民阻挡住战火，给这片大地带来温暖和抚慰。

古城是人民的福气，人民也是古城的福气。千年犹未老，如今正年少，古城虽年久，却丝毫不见老态龙钟之相。

昔日的忻州古城历经朝修葺，建筑群统一为明清特征沿革至今。传统方正嵌套格局，南北大街贯穿中轴，牌楼营造不偏不倚，角亭、店铺、街巷和民居星罗棋布，古寺庙宇点缀其间，既不拥挤也不铺张。

行走在古城厚重的青石板上，电杆电线的印记悄然全无，经过美化的箱式变压器、电表与周边景色沉浸交融。城内当数中心十字街热闹繁华，一大早游逛熙攘的早茶和花

市，家乡味道的记忆再次被唤醒。晌午饭后，锣鼓一响，北路梆子戏声声入耳，淋漓酣畅的音符流淌而过，令人心醉。

夜幕降临，一点点微光汇集成色彩绚烂的海洋，勾勒弥漫出古城的斑斓轮廓。挠羊赛火热开场，城墙灯会盛大夺目，“遇见秀容”情景剧动情上演，烟火气里氤氲着文化味儿。川流不息的游客行人中，随处可见供电公司的保电人员，他们承接跃动的光影，是守护这片光明的无名卫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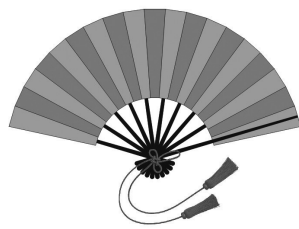
走过艰苦岁月，忻州人民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祥和。这里淳朴的民风紧贴自然，人们秉持温和豁达的处事态度，过着“云中牧马水悠悠”的简单生活。每逢初一和十五，许多人家烧香祈福，虔诚祈祷。到了春节元旦，城中更是宾朋云集，写福字儿、贴窗花、挂红灯笼，大家伙儿笑逐颜开，其乐融融，充盈着浓郁的温情。难怪曾经在外的游子元好问思乡心切，写下“何时石岭关山路，一望家山眼暂明”的诗句。

站在历史的时间节点，忻州百业百态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日臻美好。电力能源让这座城市古老幸福的底色更添现代烂漫。百姓富足安逸的期盼和愿景，已然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晨钟暮鼓，朝云晚霞，若要择一城终老，觅一城脉脉温情，忻州也许不是不错的选择。

杜鹃 供职于山西忻州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苏亚静



山坳里的红薯地

张瑞成

阳光越过远方的山脊，倾泻在田野上的时候，簸箕状的红薯地依然静默在阴影里。这里地势较低，东南两侧的山坳围拢过来，将这薯秧蔓延的绿掬在了掌中。露珠攀着藤蔓而上，趴在心形的叶子上，成片的绿叶托举着颗颗露珠，将漏进山坳里的丝丝缕缕的光幻出了彩。

这块地是爷爷开垦的。他趁着农闲，带我平整出了巴掌大的这块地，虽说只有二分，却也费了一番周折。这地旁边有一孔废弃的土砖窑，空洞洞的，里面砖头瓦砾凌乱不堪，狗尾巴草肆意生长，从地面一直长到砖窑的四壁和烟孔附近，看得人直挠后背。爷爷不让我进去，说里面阴气大，而且年久失修，顶上掉落的砖石也能伤着人。

荒地不平，杂草荆棘遍布，土石混杂，只能用锄头一步一下地翻过，遇到大一些的石块，还得动手刨才行。爷爷挥舞着锄头，不断地掘起新鲜的泥土。我手握小锄，跟在爷爷身后，捡拾着石块和倒伏的野草，随手扔在地头。

泥土中并不总是了无生趣。在刚翻过的泥土中，有一种有趣的昆虫，长相奇特，褐色的硬质外壳，类似于蝉蛹，只不过尾部会转动，农村人称之为“影子”。农村的孩子常常会用拇指和食指小心地将其捏起，然后对着太阳，郑重其事地问：“影子影子几点了？”一连问过三遍，影子像是听懂了，尾巴转动，几圈后停下来，尾巴尖所指的位置，就是“答案”。孩子们是天真的，所以总会愿意相信影子。

红薯秧苗栽下后，这块地便被遗忘了，直到霜降节气，地表下的红薯根茎耐不住寂寞，蠢蠢欲动之时，这块地才会重新热闹起来。清代诗人黄化鲤有诗云：“味比青门食更甘，满

园红种及时探。世间多少奇珍果，无补饕餮也自惭。”红薯的甘甜，诗人好之，农人尤胜之。

红薯是喜欢热闹的，总是几个或者十几个挤在一起生长。它们身披浅红色的外衣，在泥土深处，用细密的根须紧紧连接在一起，欣喜地感知人们踩在土地上的脚步。它们在锄头和双手的帮助下，挣脱泥土的束缚，一窝又一窝，以相拥相簇的姿态，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挖红薯是快乐的，个头特别大的和长相怪异的红薯，总会引来家人们的惊叹和围观。此时，爷爷最是满足。

在地头休息，随手拿起一个红薯，在路边涧水里清洗一下，放在嘴里一咬，唇齿之间立刻被香甜的汁液填满。我不满足这样的吃法，便去找来了一些枯枝干根，挑选几个粗细匀称的红薯，挖个浅坑，摆放在一起，捧起几把干土把它们掩埋，用干柴覆上。火焰升起后，烟气裹挟着热浪，直烫人脸面，我兀自离开，让火堆与红薯相处得当。不多时，烤红薯特有的香甜气息便透过焦土和柴火的余烬在空中扩散开来，引得人味蕾跳动。红薯躺在手掌中，已然变了模样，赭灰色的表皮如牛皮纸撕裂，皱巴翻卷处，焦黄色泽饱沁着令人迷恋的汤。古人云：甘之若饴蜜，我却要说：甜之如薯汤。

寂寞的红薯地，孕育了直抵人心的甜，薯汤的甜，朴素醇厚，没有太多的浮华，就像爷爷的微笑，饱经岁月的洗练，依然镌刻在我的心际。生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过往时光的怀念，更在于对未来美好的追寻。正所谓，冷暖自知，酸甜苦辣咸。

张瑞成 供职于山西晋城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苏亚静